

華夏知青文集選

第一輯《知青情结》

牵手相聚

华夏知青网



北京的冬天，对于我这个在哈尔滨长大的东北人来说，感觉是暖融融的。特别是一想到就要和在网上相知相熟的令我敬佩的朋友们见面了，心里更是增添了几分暖意。阿灵什么模样？阳光多大个子？疏桐是不是很温柔？缺月是不是很威严？宇鹏大哥是不是像一个老学究？......呵呵，真像小时候盼过节一样啊！

终于到了见面的日子啦！我和在北京工作的老知青朋友小崔早早地收拾停当，竖起耳朵等着电话铃声响起。我想他们一定是要事先来电话的。突然，门外响起“微风！微风！”的呼喊声，是阿灵和阳光！我像风一样冲出门去，还没看清来人的面目，三个人已经拥抱在一起！都像孩子一样叫着对方的名字，全然没有一点初次见面的拘谨和陌生，然后就是哈哈哈......

我们坐在阳光的车上，听着阳光一边开车一边讲着过去聚会的趣事。仔细看看阳光，真的是眉清目秀呢，圆圆的脸，说话高声大嗓，纯粹像个男孩子！用“豪爽”这个词形容阳光简直再恰当不过了。阿灵高高的个子，水汪汪的大眼睛，及美丽、爽朗、温柔于一身，具有知识女性特有的风度。啊！一见如故，真的很亲切！两人都送了我礼物，我却两手空空，不好意思，不说了。阳光又给呼伦河打了电话，得知她家很远，她今天刚买了家具放在家里，正忙得不亦乐乎呢，也许赶不过来了，遗憾！ 一会儿功夫来到了广建宾馆，走进我们预定的包间。呵，已经有四位男士和两位女士在里边了，阿灵让我猜猜是谁？我握住了宇鹏大哥的手，张口就喊：“虫二！”宇鹏大哥气得茶点打了我一巴掌。北国游子我也是端详了半天才猜出来的，他和宇鹏大哥虽然都是目光深邃敏锐，前者却是多一些精明干练，后者则是多了一些善良豁达。曾经草原和老熊我连照片也没见过，当然是无从猜起啦。曾经草原的画家所特有的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清秀刚毅的形象以及老熊的机敏幽默、纯朴敦厚都让我暗暗吃惊。

再看两位女士，一位端庄美丽，长长的黑发，长长的黑毛衣，笑眯眯地望着我，是“疏桐！”前一天疏桐和我通过电话，聊了很多，直觉告诉我就是她！哈，竟然和我想象中的疏桐如此接近！只是多了几份温柔啊。孙晶晶我画过她，一下子就被猜中了，好一个善良厚道慧中秀外的好姐妹！ 这时门又开了，两位风度翩翩的女士出现在门口。在网友们FB的照片上见过她们，是缺月和阳阳！缺月比我想象中的形象确是多了几分威严，与她在论坛上犀利准确的言辞极其吻合。阳阳更像一位教授，文质彬彬，彬彬有礼，有理有据......呵呵~~~又回到她们的职业上了。亲切的笑容化解了她们职业特有的严肃，锋利睿智的目光此刻却充满了柔情。

相间的激动过后，全体合影留念。真庆幸自己带了一个“傻瓜”来！那一台相机是谁的还没弄清楚，两台相机“咔嚓咔嚓”响起来，永远地保存下了这一美好难忘的时刻！

十二个人围着大大的圆桌开始进餐，我又仔细地端详着每一位朋友。心潮澎湃，千言万语，却口笨腮拙说不出来。在宇鹏大哥致了祝酒词，酒过三巡以后，才壮壮酒胆，举起酒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感谢网络！是网络让我认识了你们---这些杰出的老知青和朋友们！"你们牺牲了宝贵的时间来这里与我相聚，让我见到了真人，你们是我心中的明星，使我的心中无比充实。让我们的知青情、朋友谊地久天长！ 此时此刻，陌生变成了熟悉，拘谨变成了沟通，喜悦充盈于我们的心胸，梦想变成了现实。有共同经历的我们都拥有共同激动的心，知心的话和知青的情在我们心里涌动，在我们耳边萦绕，我们互相被感染，互相被感动！

奇怪！诺大的北京我却找不到一间网吧？真让人郁闷！以下的报道就由阿灵来继续吧。



（一）

经过14小时的颠簸总算于17日清晨6.30分到达上海站,通过过道总算出了站台，拨了秋姐的电话，可不知怎么回事只是卡答二声就没声音了，（我心里还想可能是秋姐家电话没放好吧。）后来再拿起手机一看是所拨的号码少了最后面的1。加上这个数重拨听见了秋姐的那略带江苏口音的女声，她听说我出了站，就说：“你可以不出站就可以上车呀，笨呀！快卖票吧……”并要我改变原来的计划，先到镇江。

4小时后，我终于到达镇江，下了车随着人流离出站台越来越近，此时的心倒越紧张。心想要是认错人怎么办！（真没用）此时二条腿也越来越来越软了。（是没有休息好的缘故）睁大眼睛扫描人群，突然看见站台右边中有一位短发，面孔慈善的女性，回忆网上清姐上贴的最新图象，确定就是她-秋姐。我胆怯地朝她举了一下手，只见她对的一笑此时的心总算轻松了，腿也不知什么时候不软了，雄壮地和秋姐一同走向回家的路上……

（二）

公交车送我们到镇江政府站下了车，只走几分钟的路就到了秋姐父亲的家。已有83岁高龄鹤发童颜的老父亲把我请进了家。等我洗漱完毕出来后，见餐桌上已摆满了菜，当然除了有鸡、鸭、鱼、肉、虾外还有许多蔬菜，最叫我喜欢的是那瓶专为我准备的辣椒酱，同时也感到秋姐是个很细心的人。

宴席开场白还是要的，我向老父亲作了简明扼要介绍，他老人家听说我来自江西老区，不顾我的反对（此时反对也无效了）特别要秋姐开瓶五粮液硬是要我先喝二杯，在这种场合下我也就先喝为敬了，老父亲见我喝了又问我到底能喝多少？我心想你探我的酒量，就谎说我曾喝下过一瓶二锅头。老人家一听高兴了，对秋姐说他这么能喝，给我加……。天啊！

这天中餐我的酒喝的特多，听秋姐说，她下午出去经过我房门时听到里面有雷声……

第二天秋姐到单位处理完自己的事，下午和我一起到南京办我的事情，汽车在阳光下的公路上飞驶……现怎么抓紧时间等到事情完全办好，已经是晚上7点20分了。赶紧到车站购票，此时只有21点41分的1311次的车了。因为

南京火车站也经烧毁了，一时还不能进不临时候车室，所以我有时间和秋姐在车站外面散步，在散步中才知道秋姐的近况，我敬佩她的情感、更敬佩她的为人，在夜色中我仿佛看见我身边的不仅仅是一位热忱可亲的姐姐，而更应当是一位可尊可敬的好妻子、好母亲。此时；天空下起了雨，这雨一直陪同我们到镇江都没停过，而且更大。我想上天受感动了吧，那让老天去哭泣吧……. 谁要你不公平!

19日清晨8时37分。我和秋姐分别在镇江车站。尽管她从容不迫送我出了检票站台，但我转身想再打个招呼却不见了她……（后来听老棋手介绍，我后悔应该多留一天帮助她可这已是后话了。）

（三）

20日凌晨6时15分，在性格开朗的清姐送别下我登上崇明到石洞口的轮船，在呜呜的气笛声中船缓缓地离开了崇明岛。江水无声无息地流向大海，岸边的人、房、树也渐渐成为一条黑影。想起昨晚的事，还沥沥在目，清姐70多岁的老妈妈，为我亲手做了许多好吃的菜，清姐还特意到菜场上买了几个辣椒，切了几丝放在菜上。还说这是特为我做的菜。哈….在席间才知清姐365天不做事，全老妈妈做。原来清姐有这样一位慈祥能干的母亲,那有不长份量的道理！时间的确是过的快，细想起昨天还在往崇明赶，现在就离开了……

其实清姐电脑上的一些问题，是由于清姐对一些关联文件不理解造成的。她对一些不能运行的文件就DEL了。（一些关联文件是不能独立运行的呀！）我对她说这就是你的电脑不能正常运行的结果。以后可不能乱DEL了……

在地图上不起眼的一条小线，可船要运行1个多小时才到岸。公共汽车又在路上整整行驶了1个小时才到鸿兴路口，招了一辆的士开往地铁站，开车的师傅说：“乘地铁到哪？”我说：“莘庄“师傅说：我的车也可到呀。我说：“如果你的车价是地铁的两倍我就租你的车去。”（其实当时我不知到莘庄的票价是多少？后来才知是5元。）师傅说：“加个0可以考虑。”我说：“那不行，光加个0你就亏了。我还是乘地铁吧！”

到了地铁站又经过1个小时总算是到了清姐说的莘庄。到了大厅里我的手机才有信号，可是没有棋手的电话号码，嘿，只有打电话给清姐了，电话总算拔通了，我告诉棋手我在大雨棚里打的电话，老棋手接到电话后很激动，叫我就在现在卖书刊的地方不要乱走动，他5分钟就到达……

可这五分钟叫我等了近一个小时，我实在忍受不住了，又打电话给清姐问怎么回事？这时的清姐在电话的那头是大笑我们是笨蛋！并说老棋手也找我晕了头了……并告诉了老棋手的手机号码。你看这早说不就好了吗！我气的对清姐说：这男生找男生真不容易呀！

老棋手个子并不高大，但显的沉着，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上过早地写下了痕迹。一看就知道是位生活经历丰富的人……。用餐后棋手老兄带我到的办公室、家看了一遍。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不过不要象

我一样难找哟！

后记：其实要写有很多要写的。就是文字功底差了，只能这样应付一下。如果写的不对请大哥哥、大姐姐们指出。尽管这次出行，我留下许多的遗撼，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坏事，我认为有遗撼才会有今后的努力方向。感受最深的应该是“知青”这个情结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很难走在一起相聚相见，更不会有今天我体会。

最后真诚的说句：感谢秋姐、清姐、棋手兄的精心接待！

2001-6-22

午夜，一阵电话铃把我惊醒，原来是林海第二天要到崇明来，细细的告诉了他到崇明要走的路线就又一头睡去，谁知清晨6点，睡梦中的我又被铃声惊醒，原来是秋叶姐不放心，怕林海路上走丢了，又让我把路线说了一遍。这下可好，让他惊醒了二次好梦，害的我白天上班净打瞌睡了。下午二点半，准时到码头接林海，呵呵。。。一眼就认出那小子来了，帅帅的，和照片一点儿也没差。

走出码头，先急着要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哇~~~~~~不好，售票处的联机电脑坏了说是要等第二天下午才能修好，急得林海转头就想回上海去买票，赶紧安慰他没事的保证让他按时上火车，（我的电脑还有一大堆问题让他帮忙处置呢，想溜？没门儿。）

于是，晚上打电话给老棋手，让他去火车站帮林海买好第二天下午的票，呵呵，这可不能怪我不买票，是电脑不让买啊，只好辛苦老棋手了，老棋手在火车站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上票，等接到老棋手的电话说买好票了，林海就乖乖的在我家帮我整理电脑了。

第二天一早，林海就急着要走了（可能是没吃到老毛蟹吧，现在这时候毛蟹还没有呢。）送他到码头坐头班船到上海，告诉他到上海莘庄从火车站坐地铁是直达的，下车后和老棋手约好了在地铁口的报刊亭会面，反正林海带着手机呢，到时联系就是了。

上午9点40分老棋手打电话到我单位，问林海到了没有，我说估计差不多了吧，让他等林海的电话。过了20分钟，林海来电话问老棋手的电话号码，呵呵~~原来他没带着老棋手的电话号码啊，赶紧告诉他，让他下车就到说定的地点接头。

10点15分，老棋手又打电话来了，说是他让林海等在那儿他5分钟就赶到的，怎么不见林海的身影啊，我说和老棋手细细的说了林海的模样，圆脸上架一副眼镜，高高的额头，个子大大的，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黑色长裤子，脚穿一双咖啡色的皮鞋，夹一个黑色的小公文包。让他仔细找找，可是到了10点半钟又接到老棋手的电话了，说是还没找到林海，打他的手机也不通，我问他地铁口有几个报刊亭，老棋手说是有二个，来回找了好几次也没看到有我说的这么一个人啊，听他那着急的声音我也恨不得赶过去了，这林海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走丢了，到时他夫人象杰夫的佳人一样到论坛来找人我可吃罪不起啊，打他的手机总是说不通，真把我急死了，10点50分，老棋手来电话说还没找到林海，这时他才告诉我一个手机号码，说要是林海有电话过来就让他打这个手机（你们看看，这家伙早做什么去了？这时候才说出手机号码，）。

11点，林海打电话来哭兮兮的说：我在书摊旁边等了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见老棋手来啊，赶紧告诉诉他老棋手的手机号码，让他找到了就给我回音，哎~~~~~~~~~谢天谢地，11点15分，总算听到林海说他和老棋手已经坐在饭桌边了，这回我才放下心来，看这一上午把我折腾的，单位的电话让我一个人占着了，同事还直笑我：你的这两个网友可真够聪明的，找个人也找这么久。

嘻嘻~~~~~~~~秋姐啊，这下明白我为什么不到上海去接人了吧？这上海站可不是镇江就这么一个出口，就算是聪明绝顶的林海，也找不到人呢，呵呵~~~~~~~杰夫和我上次接头时的冤案也出头了。这回笑他们去吧，这林海还说了一句：大概男生找男生就是不好找吧？（嘻嘻~~~~~~~~~~~~~~~同性相拆？？？？？？？）

最近网友频频来京，北京网友趁机团聚，轮番FB，今天这个馆，明天那个居的，几位JJ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聚会中的人、歌、情以及种种故事。而无名居的菜，既然号称“国宴”，也值得大大描述一番，各位小心接着自己的哈拉子啊！

无名居的国宴菜应指新中国的国家级宴席菜式，不同于北海里的仿膳，那属于满汗全席，颇有皇族气息。现如今的国宴应是淮扬菜系，因为周总理是淮安人的缘故。据说他最爱吃淮扬菜里的清炖狮子头，我们吃的第一道热菜就是这个著名的狮子头。一人一个小沙锅，里面一个大嫩肉丸子。这个狮子头应该是由猪肉丁、马蹄（荸荠）丁、鸡蛋清组成，丸子做成小孩拳头大小，卧在碧绿的青菜叶上，放上鸡汤，在沙锅里清炖而成，口感韧脆，爽而不腻，尤其那个汤看上去清寡，但味道鲜美。以至于小姐要撤去沙锅时，好几位JJ都直嚷：“先别撤，我还要喝汤呢！”哈哈，不知道会不会遭到北方小姐的窃笑？

第二道菜是炒膳糊，将河鲜膳鱼活杀去头剔骨切丝，在热油中爆炒，加入葱姜蒜白胡椒面即可，味道鲜咸微甜辣，是扬州的做法。然而，同是江苏菜，一江之隔的无锡，做膳鱼时就是另外的样子：“响油膳糊”，把生膳鱼丝挂糊入热油炸，成假山状装入盘中，将美味酌料浇上，膳鱼假山滋滋作响，色香味声俱全！吃饭耳朵也别闲着！

第三道菜是红烧肉。浙江人膳烧东坡肘子，加入腐乳，肉呈绯红色，香气扑鼻。北京人烧的红烧肉，要切成小肉块，先用水焯一下，沥干后在八成热的油里煸，肉有些收缩，肥膘雪白，瘦肉酱黑，口感有嚼头，味干醇。而淮扬菜里的红烧肉是将一整块半尺见方的带皮五花肉与香料一起焖炖几小时，味道比北京的红烧肉要甜，但放的是冰糖，使肉皮粘你的嘴唇，肉皮呈枣红色，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某个平时最怕胖的JJ特爱吃，一个劲儿地用“吃肉皮能美容”来安慰自己。

第四道菜是大煮干丝，即用鲜汤大火煮百叶（豆腐）丝，大火是为了使百叶饱吸鲜汤美味，吃到嘴里特别鲜美又去油腻，所以，要吃一筷子红烧肉，吃一筷子百叶丝。而东北人吃这种菜，是直接切成扑克牌样方块，一张张卷起来沾酱，有生豆腐味儿。山东人也是用方块，但要卷上豆芽炒虾皮，是海味儿。北京人直接凉拌，图省事儿，全不管口味儿。要不说国宴得选淮扬菜呢！

第五道菜是。。。。

（不能再说啦，自己都一边抹口水一边打字啦！）

但是，最后不能不说说无名居的点心，那天吃的是黄桥烧饼、南瓜饼、罗卜丝饼、糯米卷饼等。最著名的是黄桥烧饼，圆形的是甜的，荤油拌糖做馅，椭圆形的是咸的，葱花和肉松馅，外面有一层白芝麻。它的知名是由于陈毅的黄桥战役，在解放战争时期，江苏泰兴市黄桥镇，老百姓送烧饼上前线，最后打了大胜仗，大家又把它称作得胜饼。那时候没这么高级，只是用前一天剩的粥，有点发酵，和上面粉，放点糖或盐，做成发面饼而已。知名后制作方法逐渐讲究起来，颇似仿膳里的栗子面窝头儿的命运吧。

菜刚上了一半，大家就渐渐吃不动了，宇鹏大哥细心又关切地问：“大家吃得不欢实呀？！”看那神态，仿佛是公社里的饲养员！

感谢小路为大家找了这么个好去处，她和LX忙着照相也没吃好，下次得大补一下。小姐，上甲鱼！

2001年8月31日



在“无名居”的一间单间里，大餐桌上的菜缓缓地静静地转着。围坐在餐桌旁的北京知青朋友们默默地听着，听着远方的朋友DDN讲那遥远熟悉而又陌生了的真实故事。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那草菅人命的怪事、那死去了的同事的悲惨故事-------。DDN讲完自己的经历和两个亲身小故事后就改口说：“大家来讲一点轻松的吧！”这时听着迷瞪了的宇鹏一下子清醒了说：“吃呀？”呵呵！餐桌上的气氛开始缓解了，但是对我们这代有过亲身体会的朋友们来说心情还是不能一下子平静起来，对那一起来的小辈子们更是不理解？从小笨的眼神，小书童的神态，虫小二的疑惑可看出他们在问：为什么哪个年代的人那么不可思议？人与人之间那样怪异------？还是虫小二说的好：我们在受教育。

DDN给人的印象是个历经沧桑、饱受苦难的知识分子，他有着温温而雅的外貌、风度翩翩的体态，和蔼的面庞，专业的歌喉……DDN的“长江之歌”震撼着我们，我内心里真是有说不出来的五味。接着我们的阳光也用关牧村的中音唱起了“哭沙”阳阳、小潞一一唱了歌。

再谈谈我们的小辈子吧！老笨的儿子小笨当天下午就要去西安交大报导了，书童家的小书童呢是考完了硕士研究生，虫小二呢更是影界的新秀。看着成材了的小辈子我们虽受过苦也还是感到欣慰。

这次的北京网友聚会是小路的成绩，是她把大家聚在了一起，使国内外的、北京的知青能有机会相聚“无名居”真是不容易的。小路是论坛的“老领导”了，她走过的地方多，见的网上知青也多，她在网上是持笔挥毫，网下却是不大爱讲话的，她有着一个很苗条的好身段真是让人羡慕呵呵。

来的知青里阳光是最开朗最爱笑的，经常引的大家哄堂大笑。书童是唱歌的评委，她总是用她专业的眼光评价这些50岁才出台的“歌手”。呼伦是老师要有尊严，就显得要严肃些。阳阳是律师当然还要保持她的逻辑性。虫二好象随时在收集素材，老笨为他主持的节目选择角度，宇鹏总是迷瞪地想问题，LX从头到尾忙着摄影，是为了给南加的朋友们看看。只有我、阿灵、小潞那边热闹往那边靠，显得是那么没立场呵呵。

好不多说了，下边还有“国军”呢！继续说！

2001年8月28日

看我华知三大男高音放歌京城

****

疏 桐

就在板筋为自己屡失“网聚”大叫“郁闷，想唱歌”的当口，位于京城西南的无名居内飞出歌声（听见了吗？板筋）。此特为华知幕后英雄DDN回国省亲而聚。

举杯共庆后，与会大小网虫十七位（含演唱者）意想不到地欣赏了一台极具专业水准的男声独唱。引亢高歌者系首次同台亮相的我华知三大男高音。下面以出场时间为序—

第一男高——老笨

身着大红运动衫容光焕发的老笨率先登场。只见他从容不迫，昂首挺肚，手持话筒，潇洒放歌，其间不失时机地向观众席频频抛去微笑（不愧出自表演学府，注重与观众的双向交流）。神态酷似，奥不，恰似帕瓦洛蒂。先一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节奏鲜明，气宇轩昂，瞬间将场上气氛领向高潮。那感觉就像歌者正踩着非洲鼓点向我们掷地有声、一步步踏来。于是众人报以热烈掌声。备受鼓舞的老笨在一片喝彩声中，再献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愈发激越宽广，感性十足。让人兴奋之余又生出点儿怪怪的感觉。咋久违了三十多年的歌儿，而今重唱全不陌生？大概曲调中听就有生命力，艺术之树常青嘛。词儿不词儿的倒被撂到一边。

第二男高——虫二

神采奕奕、笑眼常眯的虫二不等“帕瓦罗蒂”下台，一个健步登台亮相。开口一句“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引四座惊叹。好个悠扬舒展、余音缈缈。尤其那个“跑”字处理得忒有味儿——结尾处巧妙地拐个小弯儿向上一甩腔，再接下句，愈显意脉相连、神韵不断。隔几个人后，又一曲拿手之作“赞歌”，令人赞美不已：有味！地道！还令人生疑：唱得这么原汁原味。虫二！你到底哪噶来的？大草原吧。要不前边那段儿七沟八拐难度极大的引子，怎被你演绎得如此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听得好过瘾，一如曾经笔下曲折迂回、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不看人，一准儿胡松华没跑。对了，还像多明戈。

第三男高——DDN

主角、佳宾、头天刚从米国飞回家的DDN。此刻虽面带倦容，话语不多，看样子还在倒时差，但很兴奋，脸有些红。唱歌前，他先讲了两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悲惨故事，主人翁主要是文革前插队新疆的知青，包括他自己的遭遇。听得人心里沉甸甸的像压了块重石。其间问女儿什么感觉？她说像听故事。看看对面小笨、小虫的表情，亦同样一脸迷惑。听故事就听故事吧，总比一无所知好。就像当年我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怕影响气氛，DDN说以后再讲，还是唱唱乐乐的好。可回来后总忘不了他说的那些事。边写边琢磨，是否趁他在北京短短一周时间，再专门听他讲一次并记录整理出来呢，赶紧和呼伦、阳光及在上海的缺月在OICQ上讨论了一会儿。决定看人家安排再定。

此为后话，再回歌场。

DDN唱的第一首是“长江之歌”。一声即出，全场哗然。好家伙！专业美声。标准抒情男高音。音质纯正，气韵沉实，几乎不用话筒，只象征性置于胸前较低位置，全凭硬功。一旁摄影的小路见状不禁大呼：好！一个顶仨，美军胜国军！哈……笑完接茬儿热烈鼓掌。于是第三大男高音，也可说是最具实力的美声男高音（那二位服气吧），唱的第二首歌是柔情似水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儒雅风度恰似卡雷拉斯。阳阳与之配唱，锦上添花。此曲升半调处甚多，稍不小心便跑音走调，而新疆歌曲好听就好听在那半个升调上。我仔细甚至有些挑剔地听他唱的每一个半音，完美无缺，无刺可挑。顿时掌声四起。DDN也好像更放开了。当他第三次满怀深情地唱起“怀念战友”（电影“冰山上来客”插曲）时，在场所有人几乎都随其进入角色。听得出，这支歌DDN唱得非常用心。他像用全部心思、全部情怀呼唤咏叹那一个个曾经生龙活虎而今早已逝去的年轻生命。我甚至从那略带伤感的歌声中听出他仍在向我们继续讲述发生在他身边的那个备受折磨摧残，直至死后还被大卸八块的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的悲惨故事……

不好。本想轻松些，放歌嘛。谁知落笔又堕入沉重。过去的事怎么就像把刀？一刀一刀不停地刻在已然老去的年轮上。虽然好多圈了，数不清……可再多，也是生命年轮的一部分；再残酷，也要全部刻下。

期盼DDN及所有过来人继续没有讲完的故事。

2001年8月27日

“国 宴” 之 前

****

呼伦河

从联络图中知道是去无名居。“无名居”这三个字我太熟了。从二十多年前父亲搬到学院路一带，我每星期必去一次。途中经过的高梁桥街的两边，密密麻麻全是店铺，各种店牌鳞次栉比，花红柳绿的，但其中“无名居”的匾牌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不太大的长方形，黑色底，暗金色字，字体劲瘦挺秀，一看便知出自启功之手。而店铺是一带

红墙，绿色琉璃瓦顶，窄窄长长，后面紧贴着薄薄的一小排很旧的平房，这种不事宣扬的低调处理，在满街夸张的、现代化装修的店铺之间，愈发显出它的宫庭风范、皇族渊源。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它。很有一段时间，它关门阖户，像一个闭目养神的人，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任何表情。这是什么地方？干什么的？我问过许多人，也问过一位当时住在附近的朋友，但是都不知道。后来，它开张了，哦，是餐馆。两扇不太大的、纤尘不染的玻璃门向里开着，从外面看去，左看右看，看到的只是窄窄的一面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每次我都为自己的视线不会拐弯而感到深深的惋惜。于是，渐渐地，我明白了，它虽然是身居闹市，但正是用这样一种深深重门次地开的样子，拉开了它与市井之间的距离，显示出它那久远了的沉默的高贵。

后来，门外坚起了简简单单一个木牌，上面有方方正正“国宴”两个大字，门口站了一个很精神的门童。有意无意地，我搜罗着关于它的传说，比如，这里的“掌勺”是当年国宴的名厨；比如，这里的菜价格不菲，小小一盅“佛跳墙”，就够两、三个人在普通饭馆小吃一顿的了；再比如，假若一位打工青年，有了在这里当过服务生的经历，那么再到北京的任何一家高级餐厅应聘，都会被接纳的，等等，在在显示出它的不凡与神秘。

一直以来，它在这条小街的西边，差不多一年前吧，它搬到了东边，一幢很漂亮的大楼的一层，肯定是宽敞明亮多了，也可见它发达了，不过，我却留恋它过去的样子，心中觉得有些失落。

看了联络图才知道，原来航天桥附近也有一家，这次就是去这家。以前每次活动，或是缺月（她家离我家很近），或是阳光（她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很近）有车来载我去，无论多远多难找的地方（比如说那次去见林子），我都毫不用操心，很是怡然自得。这次不行了，缺月在上海，阳光休息在家，原本指望与疏桐一道（我们正好顺路），有个伴，可她要与女儿同去，而且她们还要先去别的地方，于是只好自己走了。

上网一查，原来我知道的这个是北下关总店，燕莎附近还有一家分店，却没有航天桥那家的资料。于是打电话到总店去查询。总店只知道那家的电话，但是具体怎么走，很抱歉他们也不知道，最后，对方说：你离地铁近吗？那你坐地铁到西直门，然后坐16路在北下关下，到我们这儿来吧。我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定好了的，谢谢！于是按着电话打过那边，得到了答复：坐地铁到万寿路下，再坐609路到定慧寺下，然后走将近十分钟，就到了。

出了地铁，找不到609路，打车。是位女司机，打开车门，我说，去无名居。还没等我坐进去，她就说，国宴，知道。哦？这么鼎鼎大名？我原本拿着那张图，还想指给她看呢。但她答得太痛快了，我有点不放心，又问：就是在肿瘤医院西边的？是呀，就是江青的闺女开的那个。什么，江青的闺女？我脑子转了一下才想明白，问，是李纳？女司机说，是呀，就是她。真奇怪，以前提到李纳，大家只说“毛主席的女儿”，从没听过“江青的闺女”这种提法，而且，与我就像老熟人一样的无名居是李纳开的？唉，姑妄听之吧。我问，你是不是经常送客人去那里？没有，第一次。那你怎么知道那里的？我常从那儿过。我又问，离得远吗？不远。。。。。。，可是你要走

着去也不近呢。我脑子里又顿了一下，才明白她可能错会了我的意，就说，不是，我是怕太远了会迟到。哦，不远，不远，很快就到。

果然，不一会，先看见“国宴”两个大字，然后，就是我那么熟悉的“无名居”。下了车，听到打招呼，才看见宇鹏站在那里，他告诉我进去，上二楼，他一直站在那里等大家。进门，小姐问：您几位？我说：定好的，二楼。哦，请跟我来，是葛小姐定的，还是史先生定的？我边走边答：都不是，是路小姐定的。。。。。，哦，不对，是葛小姐定的。。。。。誉。。。。。领位小姐莞尔一笑说：誉松阁。请跟我来。

至此，我走进了无名居。

同时，也见到了早闻大名，未曾谋面的两个人。

DDN。还是在我上网不久的时候，一次，忽然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我的名字发帖了，我在网上向小路大声呼救，当时小路还不知我是何许人也，不敢回答，是DDN默默帮我排除了障碍。这次听小路讲，曾经有多少次，我们这里遇到故障，只好把DDN从睡梦中拉起来帮我们排除。他一直在幕后支持着我们。这次，他诚恳地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并说，希望大家都讲讲，互相了解，可是当时大家很兴奋，很欢快，静不下心来谈，以后，真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谈谈。

老笨。先用他那件寿字团花棉袄使我在第一次相聚时认错了目标，后又用他那“我家有两张大民”使我笑岔了气，见了面才知，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过闻名。大家都说在电视上见过他，可我却一次没有，真是奇怪。还有小笨，考上了西安交大，下午马上要去报到，此时父子两还是抽空来了。

莘莘只见过两面，有些腼腆，总是那么恬静地微笑着，话不多，默默地帮小路招待着大家。她的先生，那位与小路驱车洛阳却把唯一的护送对象丢了的大名鼎鼎的搭档，一直在忙着为大家照相，摄相。

其余的，都是老熟人了。

之后的事情，疏桐与SJJ都写了，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2001年8月28日

四月上网，九月就能与远在美利坚的DDN和京城的J见面，不亦乐乎！加上老棋手的款待，莘庄红茶坊的一顿午餐将永远留在记忆中。

将受到领导的接见，河水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早早地就动身前往上海，如意算盘是：到达上海后，先到银行给女儿交学费，然后看望老母，最后，11时赶到莘庄红茶坊拜见领导。

318国道一路通畅，一个多小时车就上了市区高架，按原计划9时就能到岳父家。然而，高架竟成了停车场，密密匝匝地挤满了吼叫着的各种车辆，车子只好一拱一拱地挪动，5分钟的路程开了近50分钟。好不容易到得第一站，汽车钥匙又不留神锁在车里，待橇开车门，已近11时。什么交学费，看望老母，算了吧，还是径直去莘庄吧。应该说上海的交通在国内是一流的，我很快就上了沪西的“环西一大道”，路宽车快，估计11：30时能够到莘庄，可是在出口处又遭堵车，不免心内焦躁。老棋手及时来电，指导如何选择最佳路线，下了“环西一大道”，5分钟，红茶坊就到了。

下车，手里高高举起最后定好的暗号－两盒苏州豆腐干，忐忑不安地朝红茶坊望去，既想见领导，又怕见领导，谁叫我初次受接见就迟到呢。

只见红茶坊的落地玻璃窗里，有两男一女正朝我盈盈地笑呢，满是亲切，满是鼓励，这样的领导上哪儿找，肯定平易近人，上吧！迎出来的汉子笑容可掬，台阶上，我们紧紧握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用猜——老棋手。里面，两位早已起身相迎，我（当然拘谨地）握着女士的手说：“是缺月，你好！”。J介绍一旁温文尔雅的男士说：“你猜猜，他是谁？”“是DDN!”我脱口而出。

在包厢落座，老棋手邀远道的客人点菜，一番谦虚，还是棋手自己三下五除二将菜点罢，上好的百威啤酒就来了。碰杯之后，围绕“华知”和“老三届”，不尽的话题借着酒兴源源发挥出来。虽然都是初次见面，却如故旧一般，席间谈笑风生：全是网上网下的故事。听得我这个菜鸟目瞪口呆，恨自己没有早日领略知青网的风光，恨自己对网络技术乃至电脑技术的拙笨，真真实实地感到茅塞顿开，又今是昨非。终于弄明白了J、JJ、JJJ都是缺月；“网傻”、“老眯瞪”都是宇鹏；还讨论了由于为何能够脱口秀，她的幽默诙谐那么自然而不带一丝牵强。还有许多网友在我们的舌头上滚上滚下，那天不知有谁耳根发烫了？

DDN是个书生，他将博士的头衔深藏不露，一副好好大哥的样子，任我们海阔天空，偶尔插上一句半句，掷地

有声。J是律师，与我先前想象基本一致，极具口才，虽然她并没有表现出北京人特有的伶牙俐齿，但纵横家的口才尽在言语间。老棋手则与本人相象，属于忠厚一类，但棋手言语实在，不乏幽默，可见功底，不似河水平淡而木讷。河水唯一可取的，是啤酒灌得最多，这有DDN、J、棋手作证：他们三人喝两瓶，河水一人喝三瓶。那是因为，一口渴，二压气（堵车的气）。

好像有“话逢投机千句少”，不觉已到下午2时多，谢绝了棋手到家坐坐的邀请，我请假早退，要将上午的“要事”完成，还要赶回苏州呢。

他们起身相送，被我关在门里：“别送，咱们网上见！”

2001-09-12



早就接到情报，美军星期六将入侵崇明岛。于是岛民们加紧防范，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星期六一早，接线报美军已坐上午9点的船向崇明岛进军，立即调动装甲车严阵以待，来一个抓一个，决不放过。

10点30分，船准时靠岸，一眼看到美军在两个线人的陪同下走过来，于是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呵呵，两手就握在一起了。

在北京国军已用国宴招待过了，到了我这绿岛就享受一下农家乐吧，于是驱车直奔崇明第一村“瀛洲古村”，时值金秋季节，一路上，只见两边绿地郁郁葱葱，轻风吹处，绿浪翻滚，好一派田园风光。老康感慨说：想当年他到崇明农场劳动时，这儿还是荒芜一片。然后对我们悄悄地说：他在这儿还有过一段“梁祝”式的初恋故事呢。（各位看了可别告诉康嫂哦*_^）

一路上说笑着不知不觉古村已在眼前了，村口的接待员把我们领到预先定好的农民家中，一会儿，就摆好了满桌的农家菜，都是崇明特产哦，有马兰头、金花菜、黄金瓜丝，家养的白斩三黄鸡，凤尾鱼，崇明的甜玉米，盐水花生，毛豆夹。咦。。。怎么没有老毛蟹呀，哎。。。别急啊，先吃起来嘛。叫翠花拿酒来。本来是要让DDN尝尝崇明自酿的甜米酒的，可DDN赶紧摇头说不要，怕头晕，于是大家要了点啤酒，边吃边聊起当知青时的甜酸苦辣，DDN说了一个喝火油的故事，是他自己在新疆时亲身经历的，虽然听起来有点好笑，可是仔细回味一下，真的眼泪都会掉下来的。

哈。。。老毛蟹端上来了，缺月叫：先别动，我得照下来让板筋郁闷一下，我赶紧拎起一只老毛蟹让月姐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来，可惜现在还不能上传，无法一睹老毛蟹的风采了。

（美中不足的是本来说好就我们一桌的，谁知临时又有什么局长带了一帮人在那儿摆了两桌酒，在那儿吆五喝六地大叫大闹，把我们的兴致都扫没了，在这儿清雅向NND、月姐、老康表示万分的歉意，也向华知的各位作深刻的检讨，清雅没有很好的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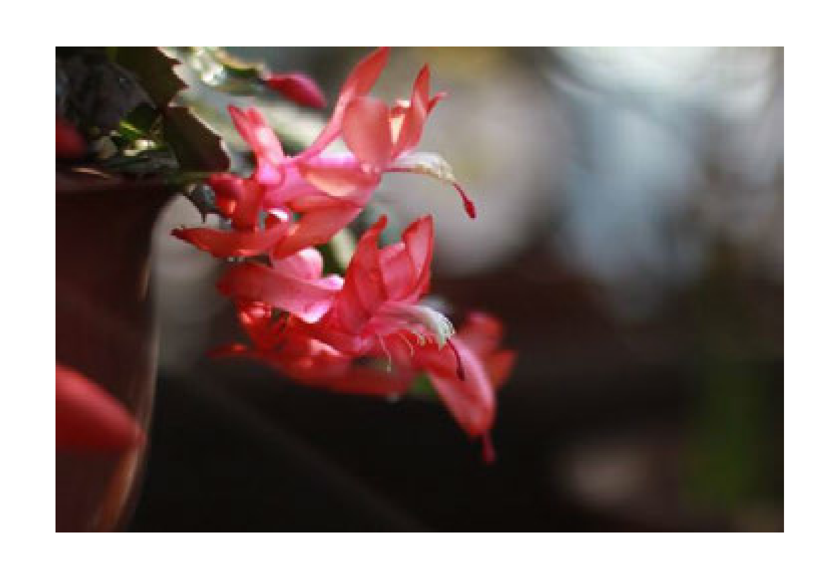
接下来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古村的旧址参观古代农家的生活方式，走进那芦苇茅舍，只见屋中纺线织布，推磨磨面，果然好象已经回到那男耕女织的远古时代，月姐兴致勃勃地坐在织布机前，拿起梭子来回穿梭，呵。。。还真象那端庄贤淑的七仙女在织云纺雾呢，（想看照片？没门，）

DDN和老康则在磨房表演起了双推磨，嘻嘻，让天文学博士和铁路运输队长推磨，这可是清雅的杰作哦。

古村还有一景是抛绣球择婿，DDN和老康说，还好今天没刮台风，要不准得留下一个在古村当女婿了。时间不早了，乘姑娘还没抛绣球，赶快逃吧。。。。。。

哈哈，下面谁讲啊。

2001-09-11





上海浦东，有个去处叫高桥，高桥有个林家宅，林家宅只有一幢房子，就是蓝屋。

蓝屋傍依在浓茂的芭蕉林旁，两三棵橘树，七八株雀梅，在隆冬腊月里还是绿绿地，将蓝屋围在了里面，自成一统。高耸的东方明珠、金贸大厦，长长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及一概市井尘嚣，远远地，远远地被摒在绿色之外。

难得一个没有风的早晨，冬日的阳光，照着绿树，照着蓝屋，暖暖的。门前的空场上摞着几把藤椅，使人遐想孵太阳的惬意，然而此时蓝屋的主人肯定无暇享受这温暖的阳光，老康和康嫂正忙着准备接待一批陌生的客人——“华知”和“老三届”的网友。

沪宁线上，老牛先生坐在隆隆的列车里，怀中揣着上好的“五粮液”，心绪似奔驰的火车：10点与微风、河水碰头…中百一店…千万别晚点……；崇明南门港，清雅提着满满一兜老毛蟹，憧憬着FB的美好情景，恨一江恶水汤汤，只盼轮渡快快起锚，别起雾，别刮风……；大卫则早已匿下两瓶送丈母娘的“女儿红”，辗转浦东大街小巷，甩掉尾巴，径往蓝屋而去；河水虽身体略有不适，仍早早起身，对家人的盘问“王顾左右而言它”，掖上数码相机，竟奔中百一点报到。另有leini、秋叶、诗韵等，急急已在赶往蓝屋的途中。

老牛、微风、河水等出地铁，上公交，到得高桥时已经临近中午，与老康说好，三人呆在第七人民医院门口等他来接，可等了足足二十分钟，也未见康兄的影子。电话打过去，老康说派去接的人早就出发了。既然接站的了无踪影，他只好亲自出马：立即驾助动车前来。 牛哥三人正等得焦躁，那边一女子踩着小碎步急急走来，笑盈盈地说道：“我是老康的妹妹，特前来迎接你们，久等了，不好意思。”一口上海腔，听得河水好感亲切，心想，此次FB搞大了，老康连妹妹都动员出来接待，可见那头正忙得很呢。老康妹妹头里领路，一边解释说她早出来了，在医院南侧栅栏外等到现在，还说一般她们家里来人都不在医院大门口等。河水几人听此一说，便觉得那二十分钟的冷风吹得不冤枉，实在是自找的。 大家随着老康的妹妹，过大街，穿小巷，或右拐，或左转，疑是前头无路，走去豁然开朗。正走在兴头上，远远地就见弄堂那端有个人影在晃动，大家定睛望去：一红衣女子，正在“迷宫、八卦”般的弄堂里惶惶不辨方向。微风一下子认出是清雅，清雅也像遇到亲人解放军一样迎了过来，她，已经在这儿转了大约二十钟，虽然先前来过一次，此时却已经分不出东南西北。尽管如此，清雅手中一袋老毛蟹一直攥得紧紧的，未曾逃掉一只。

走近蓝屋，先到的leini、诗韵、大卫闻声迎了出来，大家先是胡乱猜测对方，多有张冠李戴的，准确率仅为50％。微风以画家特有的眼光审视过多少网友照片，所以无论猜谁一猜就中；老牛长了几岁，且网上早已亮相，故100％被猜中；大卫、河水个头、肥瘦相似，多被人弄混；leini为FB特意剪成短发，被河水认定为葛焰，因为两天前微风发上网的照片中，leini还是梳着鬏，而《全家福》中葛焰是一头漂亮的短发。

大家见面欢欢喜喜，就在门外热烈地交谈起来。那厢老康和康嫂正在厨房里煮鱼蒸蟹，这厢老康妹妹忙里忙外地端茶送水，一个劲儿地往客人手里塞花生、瓜子和糖果。她真是能干人，转眼，又削好一片片苹果，硬是用牙签送到每个人的嘴里。看着又是搬凳又是抹桌的老康妹妹，几位女士称赞说，秋叶真能干！啊？秋叶是老康妹妹，老康妹妹就是秋叶？河水恍然大悟，怪不得她那么殷勤，她哥哥的网友不也是她的网友嘛。 天如人意，阳光无遮无拦，把个冬日晒得如阳春三月，大家坐在露天的空场上海阔天空，周围¦绿树拥簇，鸟语啁啾，十分舒适。河水、老牛都带了数码相机，赶紧抓拍镜头，摄入一个个神态自然，毫无做作的画面。老康妹妹想是腼腆，只是用手来遮挡镜头，不让拍特写，惟恐曝了光。微风反之，眼见“后皇嘉树”尚有余果一两枚，岂有不拍之理，摄几张“冬橘佳人”，馋死哈尔滨北方佬。 FB的高潮当然应是酒桌上，只见康嫂镬盖一锹，变出多少盘盘盏盏，荤荤素素，摆满一桌子。老牛的“五粮液”开了，糟香醇浓，“汩汩”倒进四条汉子的大酒杯；大卫的“女儿红”开了，酒气氤氲，浅浅斟入几位女士的酒盅。老康举杯，犹如将帅一声令，十双筷子齐落下，各奔自己喜欢的菜肴而去。待各位网友酒酣耳热之时，老牛、河水又掏出相机一阵猛拍，将网友红红的脸和桌上红红的老毛蟹一并拍成特写，想他日发到网上，准保点击率空前。

席间，河水趁着酒兴对老康说：“难得你妹妹与你同好，且都是‘华知’和‘老三届’网友。”一语既出，那边已笑坏了不少人，微风认为河水不是装傻就是真傻：人家都已看出秋叶是冒充的“老康妹妹”，你河水为甚就如此愚拙？这个秋叶真是，装得煞有介事，把老实人给搞糊涂了。 网上的秋叶能说会道，网下的秋叶更是八面玲珑，虽是初次见面，却似几十年的老友，又似作东的主人，只见她倒酒挟菜，端汤盛饭，不够她忙活的。幸好合肥的诗韵、上海的leini没有像她那样反客为主，否则一同张罗起来，老康家不沸反盈天才怪呢？

酒宴接近尾声，驰名网上的两员骁将刘琪、葛焰夫妇驾到，一下子，FB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虽然二位已经用罢午餐，众网友还是将他们摁到桌前，取来杯盏，硬是逼着下水，FB了。那河水到底是乡下来的，眼见得敬慕已久的网上偶像降临凡界，也顾不上礼貌一番，忙不迭地举起相机就拍，想捕捉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好在“华知”和“老三届”一炮打红。

当大家最后一口酒干罢，老康说：“中午不算，晚上到饭店继续，一个不能少。”乖乖隆地咚，这FB连顿了，如何能治？

下午大家是一作堆地挤在老康的电脑前，一会儿大卫捉刀，一会儿又秋叶代笔，将上海FB情况向“全世界”作

了报道。其间，接到南风从广州打来的电话，网友们一个一个接受领导的祝福，一时欢声笑语溢满蓝屋。谁说南风一口鸟语，今番听筒里传来的分明是悦耳的国语，是有人慌报军情还是南风参加了普通话速成班不得而知。之后，由老康主讲flash，众兔子拉长了耳朵，惟清雅、秋叶、诗韵、微风、leini等最为认真。老牛、河水、大卫挤不上槽，一旁与刘琪、葛焰夫妇“拉话话”去了。

晚上FB不再赘述，大家自是又快乐了一番。这儿应该说说蓝屋主人——老康。

老康文质彬彬，看上去不是那么阳刚孔武，颇有学者风度。而康嫂一看就知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持家能手，要不，康兄哪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据知，康兄在家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老爷”，那里里外外的事，除了电脑，根本就不用老康操心。别看老康在网上是个大侠客，谁都有求必应，哼…，在家可是个绝对权威的大男子！不过，人家康嫂乐意，我们也就更不必计较了，哪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没有一个贤惠能干的女人呢！若评最佳“网嫂”，非康夫人莫属。

老康蓝屋、闪坛在网上名声遐迩，不少人都以为老康一定有个颇具规模的工作室，工作室里一应高水准的设备：配置高档的电脑、扫描仪，彩喷……。其实不然，尽管老康制作了许多令人赞叹不已的精美动画和页面，他的“工作室”仅占房间一隅，乃一桌一椅一机而已。事实上，他的电脑根本算不上先进，其网速也时快时慢，远不如许多网友手中的“现代武器”。老康的成就，在于他的聪慧、刻苦和勤奋，想想老康夏日蒲扇驱蚊，冬天搓手跺脚，一心扑在flash和photoshop上的情景，能不使我们这些所谓网上遨游的兔子们汗颜吗？

老康有事业心，有成就，但也是个热心的网友。近些年来，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频频来访，切磋技巧，老康每每以诚相待，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各种闪技，还酒菜款待，视同自家兄弟姐妹。每个网友到此，会觉得偌大上海，我们只有一个蓝屋，蓝屋有个老康！

为赶着过江，再者次日还有一个FB，晚餐后早早地就散了。巧的是大多网友居然同路，在陆家嘴合影之后，一同上了地铁二号线。



“有朋自网中来。。。不亦乐乎？。。。（滴水新语）”

3月10日，广州阴，云很厚。

10点50分，CZ8961航班的波音737飞机驶入起飞线。稍停后，两台罗尔斯罗伊斯引擎发出轰鸣，飞机猛然启动，加速滑跑，人被紧压在座位上。。。十来秒后，机身离地，机头拉起……九运会的新体育场在机翼下闪过，接着飞机进入云中。我在飞机的颠簸中闭上眼睛，渐渐地ZZZZZZzzzzZZZZZ……13点，吃过午餐，降落在盐城，40分后再次起飞，飞向北京。这时天气晴朗，苏北大地纵横交错的水网清晰可见，我深深地看了一眼这块父母曾工作和战斗过的土地，思绪回到了昨天……

昨天下午公司决定我11日赴京。我打电话给小路，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气死我！”原来她和板筋已决定11日飞渝。眼看大家就要错过，一阵磋商后，他们决定推迟一天走，我正好有些私事办，提早一天启程，大家在北京见面。定下行程，我就琢磨到北京可以见到哪些网友。在小路论坛上呼伦河已经看出我要来京，发帖询问时间，这样会见呼伦河就没问题了。晚上进入聊天室，和帆、风絮、DEER等打过招呼后，宇鹏来了，我说了要到京，宇鹏马上约见我。再稍后，王老五也来了，知道此事后，老五留下手机号码，要我跟他联系。看看时间已过午夜，我退出聊天室，上床睡觉……

15点10分，飞机落在北京机场，步出到达厅，小路和早上到京的板筋已在招手，大家坐上小路的汽车，板筋掌舵，向着市区驶去。虽然三人不久前才见过，仍然嘘长问短，小路说到昨天我从聊天室走后，老五又来了一次，问我是否记下了他的电话，我不觉心里一热。谈笑间，车子进入二环，东直门、朝阳门、建国门、、转入十里长街，王府井、北京饭店、轻纺部、煤炭部、、、一一从两边掠过，再经天安门、新华门，在西单的民航售票处停下。小路板筋下车去拿到重庆的机票，我在车上等候。十几分钟后他们回来，虽然机票到手，两人嘴里却一个劲的嘀咕“民航腐败”。

在来的路上，小路告诉我王爷等一帮秋日网友知道我来特别高兴，晚上安排和我们聚会。秋日聊天室是“人到中年”网站的，我也常去，那里聚集着一批30到50多岁的人，大部分是30多岁的，气氛友好、话题广泛，主人黄先

钢热情好客。小路、板筋、风絮、素面、年月和我（好象还有杰夫？）都是华知、秋日的两栖网友。

由于吃饭时间还早，我先找地方安顿，决定就到板筋和虫二住的粤北宾馆。小路给宇鹏打了个电话，说了今晚聚餐和明天上妙峰山的安排，遗憾的是宇鹏不能来。我和宇鹏讲了几句话，问了好。鹏哥的声音沉稳，他说我有东北口音，其实我从未在东北生活过。说话间，汽车开动，很快到达粤北宾馆。

虫二是湖南电视台的一级编剧，在为北京电视台写“把一切献给党”的剧本，赶在“七。一”上演，此刻住在粤北宾馆。板筋早上来的时候和服务员讲他也是写剧本的，虫二写上集他写下集，于是房费由200元降到160元。这回我来了，板筋说我是导演，他们的本子写好了，我来导。这样我也只付160元房费。板筋这一手搞得服务员小姐们信以为真，以至后来出现排队要板筋签名的喜剧。

虫二听小路说我来了，走过来会面，我对于他在极度繁忙中见我感到大为惊喜。虫二气色很好，曾是二级游泳运动员，现在仍保持着每天早起锻炼的习惯。大家似乎早已熟识，略为寒蝉后就开始神侃。正所谓“网友是先认识、后见面……（滴水新语）”。我们各自从自己的经历谈起，山南海北，一顿神聊。特别是板筋讲了文革中父亲遇害，未满二十岁的他几年里数次上北京告御状，历尽艰辛的故事……真没想到板哥这样一个开朗豁达的人，竟有着一段血泪的经历。我想，板哥有这样的一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也能对付过去……

接近吃饭时分，我、小路、虫二驱车先到王爷公司所在的庄维花园，板筋要会客，迟点来。在王爷公司和王爷、江湖、老虎几位秋日网友一见面，就逐一来个俄罗斯的熊式拥抱。王爷将我引进一间房，只见素面端坐在沙发上，我赶紧走上前，弯腰和她握手。素面是我上网后第一个认识和聊熟的网友，也是她最早向我介绍小路的。这位女高级工程师身上透出一股侠客般的英豪气概。她的飞车本领我将在第二集再说。

聚餐地点王爷说定在“小肥羊”饭店，据说经济实惠。一行人就开车前往。小路把车交给我，我是第一次在北京开车，倒也不怵。到饭店后，又见到了知天命、知秋、梅影诸网友。知天命刚到聊天室时总是说自己大，结果我俩一摆谱，我长一岁。知秋是个文静苗条的漂亮女子，她总是叫我大哥。小路说她有一种格格的气质，我看讲的不错。今天她是带病来的。梅影也是很早就和我聊过天的女孩子，这回见面才知道这个很标致又很快乐的姑娘是从安徽来到北京闯天下。大家坐下开吃不久，板筋也到了，宴会气氛达到高潮……一时间，网事与美酒共酌、友谊和杯盏齐舞……

约10点，宴会散席。板筋开车，先将小路送回家，我们回到宾馆。虫二把小路放他那里的手提电脑给我，我们就在我的房间里一边上网，一边聊天。这天大坛进不去，我就直奔聊天室。进去后，见到小路、号子、风絮、帆……等好多人已在聊天。我向大家打过招呼，说明我们是三人在一起和大家聊天。于是我和板筋、虫二边看屏幕边讲话……海吹神侃更加了得，从文革初起到当今世事，从人种的发展到民族的形成，从中国失去的历史机遇到究竟是大一统好还是分化为几个小国好……都不知道谈了多少话题……虫二学富五车，时时旁证博引，我和板筋听的

入神……板筋生活功底雄厚，观点事例信手掂来……只有大石头绞尽脑汁如点点滴水，倒也夸夸其谈……谈论中还不时向聊天室网友汇报，特别是警察少将帆更是紧追不舍。直到近下三点时，小路一声巨吼“虫二你还不睡！”将我等赶出聊天室……板筋、虫二各自回房……我又到处浏览一番，不知不觉已是到京第二天了。为了上妙峰山，我也只得睡了……呜呼！

2001-03-20



听到门外有蹦蹦跳跳的跑步声音，宇鹏大哥说“来了”！一会儿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一窜就跳到房里来了。我、书童、阿灵和宇鹏大哥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刚才大家耐着性子等待的那烦恼心情一下子没有了。

进门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见的，大名鼎鼎的“木头先生”。他笑着首先认出了宇鹏大哥，紧紧地广州-北京的手握到了一起；“猜！我们-------？”我们三个女士一起站在了木头面前，木头笑着稳了一下情绪就开始了张冠李戴。“这个是林妹妹？这个是书童----？这个是阿灵？” “哈哈！错啦”我们一起叫起来。木头一吐舌头一下子就坐到了桌子上只有作罢。“我才是阿灵”，阿灵说着就把我和书童介绍给了木头。于是大家一见如故，嘻嘻呵呵地聊起来。是呀这是一种“情”，这种“情”是现代年轻人不能想象的一种情，就象过去老一辈人的战斗情、抗美援朝情、留苏情一样是那样的纯真、质朴和美好。

宇鹏到底是大哥总是笑着不轻易表态，木头开始自我介绍，在他的谈话中透出那种精明、能干和思维的灵敏；我们开始了海阔天空地聊天，从老知青论坛到老三届再到华夏，聊那些知青朋友，那些小有成就、大有成绩的同龄人们，谈起办知青报，谈起寒月大姐--------谈了很多很多。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已经很晚了，我们要告辞了，木头说：“今晚是我最轻松最快乐的一晚！”是呀，何尝不是我们最高兴最快乐的一晚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边骑着车边想见面的情景，自己不仅笑了起来“真有意思！”

下面由阿灵 书童和宇鹏接着讲吧，嘻！

北京有个家！

因为西里有回国探亲的计划，所以我和西里在911后的一个夜晚就相约一定回师北京！

尽管我们单位正在进入重组的敏感期，我也要找个机会溜出来去趟北京（这次是绝对保密的），想给北京的哥们姐们带点山东的大甜枣，可下班后才知道天黑人家收摊是很绝的，只能买点糖炒栗子，也管不了那栗子摊上还写着“北京精制特产”，当时是真好吃，凉了可就完了，又把家里的西瓜籽都拿上——这可真是山东特产啊！

这次可接受了教训，早晨4：30就爬起来，一切顺利地来到了车站才6：30，还想偷个懒从绿色通道走，没门！人家那是紧急入口。只好乖乖买票正常等待，上车后直接睡觉防晕，醒后先给老贫农打电话，接电话的听着是个年轻人，心想可能是老贫农的大儿子吧？敢情是恐怖分子马老大啊，好年轻的马头琴、好老成的大儿子啊！哈哈，笑4我了！相约晚上北京烤鸭店见。。。一会接到西里的电话说她已在J姐家了，她们想得真周到：把返程票都给我买好了，逐相约站口见。

出了站口接到J姐姐的电话，说她们就在地铁口，其时我也到了那里，可我们都说谁也没看见谁，人真多，我瞪着鱼眼使劲找，终于找到两个人正背对着站口冲着电话使劲喊：我们就是看不见啊！我心想：背对着站口接人真是创举，一辈子也看不见啊。我就喊：我看见啦！我冲到了她们跟前了，J姐姐还冲电话喊着呢！真是个马大哈，大马哈！
终于见到美丽的西里姐姐，其实我们彼此很熟悉，在聊室里是配合默契的管理员，其实她才大我一岁，性格真是善良稳重，既有原则又讲分寸，她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所以一直是我心目里的维纳斯。我们都挤进J姐姐车的后坐，再打量对方，好！妙！西里是个苗条的大眼睛美人，一看就是我们北方人。

J姐姐问我们想吃什么，我说：炸酱面啊！（小时侯吃过一次北京的炸酱面，终身难忘那个好吃）西里也随声附和爱吃面，J姐姐就开车领我们到了一家刚开业的专业面馆，好！真好玩：跑出来一个胖乎乎的、戴瓜皮帽、穿绸花团对襟褂的小老板，热情地迎接我们，J姐姐问：“你那小辫子怎么回事？”那小家伙一把揪下帽子说：“都是假的，你那意思让我真留辫子啊？”原来辫子接在帽子上了，进了大门听见一阵大声吆喝：“来了您啦。。”逗得西里和我哈哈大笑！
J姐姐给我们点了很多小菜，还有三种面（炸酱面、麻酱面和打卤面），我们俩就埋头苦干起来了，但还没忘了互相提醒一句：“哎！少吃点！晚上还有烤鸭子呢！”，好吃好吃真好吃，管他晚上的呢，先对付这顿再说，我们就

一连吃了好几碗面，末了还每人喝了碗面汤，带着滚瓜溜园的肚子就回了J姐姐的家，就象回到了自己的家，J姐姐真象个过去说的那个“老姐比母”，为我们买了新的被子床垫和枕头，反正我们也欺负她不很讲究，在她家里乱踢打一阵，一会虫哥来了，我们就上网发帖，反正虫哥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我们就连比带划地、手脚并用地胡说八道一气，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大聚会的点儿了，我和西里还是带着滚瓜溜圆的肚子赴宴去了！

北京有个大家庭

西里正象老笨兄说的那样是个很文静的人，我其实也是个外强中干的主，人一多都要犯点社交恐惧症，这点我可真羡慕人家阳光大妹子，人家到底是个心理大夫，100个当10同等对待，人越多她买卖越好。经验：心理大夫都不识数。所以我一路上心里直打鼓，笑要怎么笑？露上牙还是下牙好？握手怎么握？握大拇指还是小拇指好，越想越打哆嗦！怎么办啊，要是有什么办法能绕过见面，直接进去谁都别理谁地埋头吃起来多好呢？

红莲烤鸭店真是车水马龙好风光，那阵势真吓人，不过还好是老规矩，咱们市招办的迷瞪宇鹏老大哥和路办的路姐在门口，一看见他们我就稳定了很多——有这班老家伙在此就好办了！我和西里就不管J姐姐和虫哥了，直接跟老迷瞪跑了，进到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厅（墙上真的挂着大红喜字呢），看见好多熟悉的面孔，老贫农和马老大竟然稳当当地坐那呢，真人马老大一点都不恐怖，还总是笑眯眯的，拉等要是他的话世界就可爱多了。正在心里庆幸见面会成功了，突然一个大眼睛姐姐拉着我大叫：“由于猜我是谁？”，我就使劲翻着眼珠子想：“她的一点蛛丝马迹我怎么都没有呢？”尴尬了一会，旁边也不谁大叫一声“是老凡啊”，“哎呀乖乖，我真笨蛋啊，把她忘了，可让我到哪去想她呀！”，仔细看老凡姐鼻子眼睛真的很象大骝啊，又想起99：你这家伙要是晚来个把月赶这一批多好啊！

LX和莘莘是一对可敬的人，他们都显得很年轻，但一对岁数竟然是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路姐的好助手，每次聚会没有他们的操办，真不知会怎样，他们跑前跑后的辛苦，让人很感动，可面对他们温柔的笑容你只有把感激藏在心里，说一句谢谢都显很多余！

一会人们又硬要我认一个穿着火红衬衣、吊带裤的黑脸“小伙子”为老胡不可，让我大惊一把：怎么可能？我心目里敬重的胡老师，应该是白净净软绵绵的、动作比较缓慢架子很派的老者，怎么和眼前这个精神焕发、结实得象小牛犊一样的老小伙对不上号啊！不过老小伙对我也很吃惊：“原来由于是个MM啊？看帖子以为是GG呢！”，这么公开的秘密就老小伙子自己不知道，我还真颇为得意了一会。忙问大嫂可在？老胡兄（既然不白绵就不叫老师了）解释：本来大嫂要来，可今晚感觉很累了，就不来接见我们了。真是感到遗憾啊！

北京的一大帮子都我见过的姐姐都到得齐刷刷的，还夹杂着我那阳光灿烂的大妹子。

我还见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有着大痘虫一样浓眉毛的彬彬学者，是米军的秋枫大哥，一直以为秋枫是个大姐，因为从来没见过他参加战斗，总是见到他的祝贺和感谢的帖子，原来和DDN一样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大哥呀！

还见到了久别华知著名理论家的王老五（方正）先生，和照片上的比年轻很多，以后不许叫王老五，改王小六（记得那是我给他起的进聊室的名字）。还有那叫老熊的，简直是小熊一头，经验：网上叫“老”字号的都是假货！

曾经草原大哥真文静得吓人，是个典型的学者风范，你要是想和他龇牙笑笑，都不忍心打扰那片诗一样安详的草原！

随着一阵喧嚣，进来一个黑社会打扮摸样的人物，不过这人我早认得是老笨兄，老笨兄也是个假货，冒充老，其实人一点也不老，头发还很潇洒地来了个中分，还给大家一一行抱拳作揖礼，他坐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笑声。

还有那老漂、漂流瓶，简直是易碎物品，绝对不宜倒置！大活宝一个！

开宴了，菜肴可真丰盛一盘一盘又一盘，我和西里肚子还圆着呢，都在互相鼓励和谦让让对方多吃，但我们都吃不下就眼巴巴地等着烤鸭子！还有一道酱炒鱿鱼，大家都让我先吃，我只好咬了一口自己，简直是块能做弹弓的猴皮筋！

有个小插曲太好玩了，迷瞪大哥提议：北京网友起立给外地网友敬酒，这时虫哥犹豫地站起来说：“我算不算啊，我是三证都全的北京人啊。”迷瞪说：“算半个，你站矮点”，虫哥就只好蹲下一大节喝酒，一会又有人提议：外地网友起立给北京网友敬酒，虫哥又说了：“我还不能算北京人呢，我还是个外地的。”，大家说“你三证既然都齐全就还是半蹲着吧！”，可怜虫哥还是只好蹲着喝酒！

烤鸭子终于来了，西里还不会吃呢，在大家的指导下，小心地这边夹点那边沾点，终于象完成一项科研项目一样搞定一小卷，一咬大叫好吃，我也弄了一卷，北京的鸭子就是正宗，我们那里的要咬住还要手左右配合摇晃一下才能咬断，人家那个真很酥脆，卡嚓一下就断了，真好香，可我怎么就长了一个嗉子呀，经验：吃烤鸭子之前千万别吃炸酱面！

北京有个大家庭别墅群

这可是大头帆给定的标题，意思是以后他到北京住的地方就随便了，北京的要小心，他可能人还没进来，下巴已经伸到你家的肉锅里了。

我还见到了一个言语不多总是文文静静的SJJ姐姐，在聊室里大家没少受到她热情的拥抱问候。我们还想起了很多不能到场的网友，大家说要是把大活宝大石头、老半斤、老地主和大头帆都弄来多热闹啊，记得南姐姐特意给我描写大石头和老地主（广东普通大舌头话）：“哑哑，老地主可好玩啦，我跟你说象兔子嘛，那两只眼睛都是弯弯的呀，大石头也很好玩呢，笑起来他会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睁着来！”看来老地主是兔子，那大石头是波斯猫，那半斤大家都知道，脸上都是狼狼才特有沟沟道道，象只沙皮狗啊，大头帆特象只大河马，要是都来全了咱们就可开动物世界晚会了。还有号子，大家咬着她带来的香甜的小白球和小方块，冲着通向她的电话齐声高喊：耗子。。，还有

白云鸟带来的糖淹藕又脆又甜，喝着姐夫那里的绿清茶，真幸福啊！

到处是朗朗的笑声，遗憾的是西里和我怎么鼓不起勇气站起来代表村里父老乡亲给各位尊敬的大哥大姐敬酒，可在此声明我们两可绝对想到了，就是不好意思，有好几次都几乎象虫哥那样半蹲了，又都感到底气不足地坐下了，所以说楼下的那位说西里在炫耀什么，真想呸他（她）一脸吐沫，后来我们只好改策略了，拿着杯子绕敬了一圈。我注意到迷瞪大哥和路姐为了给海内外的网友记录下这宝贵的时光，也没吃好喝好，拿着摄象机和照相机不停跑来跑去地拍摄着，J姐姐、LX和莘莘不停地嘘寒问暖照顾大家吃喝，可能他们都回家再吃东西吧，后来J姐姐回家后才感到饿了，说北京有个大家庭一点不过。

聚会达到最令人兴奋的是看大哥大姐们的即兴表演，有老胡兄亲自指挥的男生鹅语小合唱，反正我们听不懂俄国话，可能听出来水平很高呢，能分出和谐的高低音声部来，也不知他们怎么临时凑出来的，女生合唱《花儿朵朵》是由J姐姐指挥，看着呼伦姐和疏桐姐她们拧真眉毛很认真地唱着，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啊-啊了两声（实在不会），老迷瞪让我给大家唱《沂蒙山小调》，我也真想唱，可他老人家给起了个歪头：“沂蒙山上哎咳呀……”让我怎么也想不起以后该怎么唱了，后来老漂起来说了几个笑话，其中有：有个人给大家起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一摆唱……”，起了好几遍都没人跟，自己还奇怪着，后来有人提醒应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出了门回去的路上我才想起了我的小调是“人人那个都说……”。老迷瞪真迷瞪，还把别人带着一起迷瞪。不过他竟然还会唱信天游，很出味。

还有老笨兄捶胸顿足地即兴表演电影上老毛的讲话，把个过去迈克里传出的颤音效果模仿得惟妙惟肖，后来老笨兄越表越来劲了，干脆跑到台上连唱带跳地来了段身体大实话舞。

西里接到了在北京出差的木头的电话，他因公没能赶上聚会，西里来趟不容易，所以我们决定去他那里看望他，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哥大姐，和秋枫大哥坐上J姐姐的车跑到木头那里，木头真的和大家说的那样是玉树临风的摸样，他给我们买了很多小孩食品正等着我们呢，木头是个网络安全大专家，所以在他面前我可很谦虚的，他别的理论还一套一套的，说得秋枫大哥直点头。我们后来还合影留念，已经到了半夜了，匆匆告别木头，送回秋枫大哥，我们就跟着J姐姐回家了……

北京有座妙玉峰

那天散会看完木头后我们就随J姐姐回到家里，我和西里各就各位地，西里哗啦地睡觉了，可J姐姐还在兴奋点上下不来，进门第一件事很习惯地打开机器，然后就在机器上噼里啪啦地，还紧着忙活呢，有时她还特有力地来一个重音“啪！”，吓我一惊醒，最后一声“啪！”我睁眼一看终于本拉灯了，她可真辛苦啊。第二天问她干嘛呢，

她说她想尽快把聚会的情景告诉网上的大家，都写了一大块了结果一个误操作全没了，气得她啪的一声睡去了，简直是个驴大哈。

也不知迷糊了多少个回合，突然铃声大震，想可能板哥终于进关到京了，果然J姐姐说板哥和LX他们就在门外呢，我们连滚带爬地去收拾，铃声又响了好几回，终于停当出了门，在黑蒙蒙的晨曦中看到门口有辆车，车里钻出个大个子，板哥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地出现了，脖子前的大糖饼吃得一干二净。LX可够坏的了，把车灯大开，照得我直想载跟头，板哥说：怎么好象还没睡醒啊？一看车里还坐着老迷瞪呢，难怪我犯迷瞪。我们上了J姐姐的车，从此板哥正式当上了我们的司机。

我们要去和路姐碰头，她也很早起来在前面等我们呢，他们可真能连续作战啊！一会就看见路姐的车停在路边，板哥离着老远就闻到他外甥狼狼的气息了，高兴地说：狼狼在那望呢。我仔细一看：果然在驾驶座位前的窗口，有只鼻子和嘴都漆黑的小狗探出半个小身体、皱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向远方眺望着，我们一边喊“狼狼”一边跑过去抱它，狼狼真可爱啊，和我们一见如故，兴奋地象犯了人来疯的小孩，逮谁舔谁扑谁，使劲摇着小尾巴，小屁股肥得让腿看上去都有点罗圈，跑在前面浑身小肉到处乱颠，难怪板哥一见它就闹着要吃狗肉煲，还羡慕地说现在能出两煲肉了，第一次看见板哥那样溜狗的，他个子高，狼狼的背带短，他大步地走，拽得狼狼脚都不能着地，狼狼无可奈何地直回头求援，气得狼妈直翻白眼。哈哈，笑死人了。。。

吃过早饭我们就向妙玉峰进发，板哥开车技术高超，既快又稳，变速无级，可我实在不太争气，老毛病一点没减，到了山顶风光很绮丽，空气里散发着秋叶的清香，山峦被染得红一片黄一片的，因为下午我要赶火车，所以我们也没怎么仔细玩，路姐和西里都很虔诚地款款叩拜了各庙的娘娘，拍了照片就匆匆下山了，在路上我们还接到了盐贩子的问候电话，只听板哥深情地冲着电话叫了声：姐姐……，此情此景感人肺腑，可那盐贩子铁了心狠了心就是不接见我们，得！可怜板哥红颜知己不知何时得以相见，多情公子空牵念。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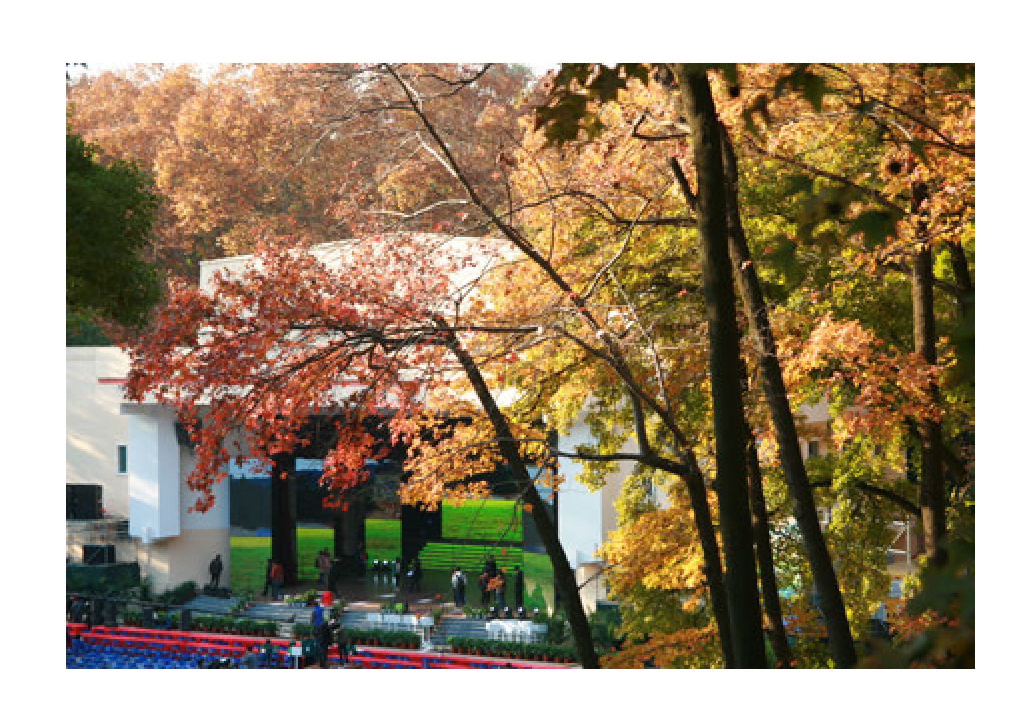
路办和宇办的全体工作人员还是非要让我们尝尝极品国宴，面对那么多的好东西，我和西里还是最记得那顿炸酱面呢，怎么就没有个好肚油肚呢？我俩又私下议论：要是睡到10点，然后赶这顿国宴，嘿嘿，肯定是风卷残云、浪扫缺萍，哈哈，又让老三届那联帮传染了，我要赶1点半的火车了，车票是西里和J姐姐她俩也不知谁给我买的，非不要钱，不要拉倒吧，后来才发现还是软卧呢！4小时的路让我睡软卧够FB的了，可这次却真的是太需要了。

带上J姐姐给我打包的好吃的，西里一直送我到车前，象比我大很多似的嘱咐这那的，就这样地与西里在车前拥抱告别，不知下次何时见，涌出点女人的伤感。

板哥中断了美好的食欲，先开车送我去车站，这时我已经吃了片老迷瞪大哥给我买的治晕车药，就感觉这药劲要上来：舌头变板筋、脑袋象99、身体似漂流瓶。所以是绝对不能在候车室等待，那非误点不可，心里默念快检票，就跟着人流进了站，又默念快上车，正好我的车厢正冲着摆那呢，急三火四地挤上去了（其实也没人跟我

挤），进了包厢，象到了家，赶紧躺在床上进入梦乡，这一睡一直到下午3点，我才感觉到这是在火车上呢，心里暗暗感谢给我买卧铺的西里和J姐姐，要是让我坐着，那是什么洋相都能出得来的了，哈哈。想想真可乐啊！

（叙完，由于口述，执笔）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有幸经历了知青网网友大见光的活动，从新加坡到广州到武汉，第一次见到众多素未谋面的老朋友，感触良多，由于俗事缠身，难以细细述说；而见光的经历，在杰夫、天涯浪子、号子、路姐等人的大作中已得到甚为生动详尽的描绘，于此，我就以“花絮”的方式，作一些简略的补充。

一、机场“探监”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到知青网友是JJJ。JJJ途径新加坡往欧洲公干，在新转机，停留八小时，可惜来不及办签证出不了海关。于是，我就赶赴机场跟JJJ会面。好不容易找到会面的地方，那是机场二楼大厅旁一个餐馆的一排柜台，分隔成一个个对讲间，就像电影上所常见的探监场所。隔着厚厚的玻璃，但见JJJ嘴巴张合，不闻其声，看样子是柜台上的对讲设备出毛病了，于是我就指手划脚地示意JJJ叫里边的工作人员来处理。JJJ会意地点点头，收拾起随身物品，缓缓往里边去了。等了好一会儿，不见JJJ回来，我有点急了；再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JJJ回来，我有点慌了；又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JJJ回来，我可六神无主了。JJJ蒸发啦？！

无意中发现旁边有一条小走廊似乎绕到这餐馆后面，看前后左右无人，便钻进走廊，心想是否能转进餐馆后头甚至里头。转了两个拐弯，眼前豁然又是一个大厅，又见一排似曾相似的柜台，还有一位似曾相似的JJ端坐在柜台后面——不就是JJJ吗！原来这餐馆位于大厅中央，两头各有一排柜台供不能出海关的过境旅客会客。而JJJ便以为我让她转到这边来会谈，于是就发生了我在那边干站，她在这边干坐的情形了。

“会谈”就在隔着玻璃的情形下进行，双方各握一个话筒，却又面对面的，蛮滑稽，真有“探监”之感，不同的是，探监的律师是在“外头”的，可这回的“探监”，律师却是在“里头”了。这话一投机啊就忘了时间啦，不知不觉就聊了两个多小时，JJJ依然神定气静，我可有点撑不住了，原因当然主要是JJJ精神比咱老例好多了，次要原因就是这会面场所的设施安排有点儿不公平：里边有座位而外边却无。

二、夜游珠江

回到广州当天，木头兄因次日要上京，便在当晚宴请我和林子。这木头兄啊，令人叹为观止！但也只能叹为观

止，还真不敢下笔记述。待各位日后找机会亲自体会吧。宴后木头兄驱车载我们赶去白云鸟、大石头、JJJ、破帆晚宴处，然后到珠江边跟南风、西里村长、晓露会面，一起珠江夜游。这是一个临时生发的念头，转换了两个地方才登上游船。江面晚风习习，两岸灯火璀璨，船上欢歌笑语，好愉快的游程！上岸时大家还余兴未尽，又通过手机跟远在东北的板哥调侃，直逗得板哥郁闷不已（这郁闷很快就成为知青网坛的时尚传染病，至今仍然猖獗）。分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将所遇上的第一辆出租车让给村长先行，在阵阵“村长再见”声中，但闻出租车司机大哥颇为恭敬的一声问候：“村长，您要到哪儿？”

三、会师白云深处

广州网友的会师地点，“理所当然”在白云鸟家。之所以说“理所当然”，除了白云家宽敞外，主要还是白云是出名的热心肠好领导。如何界定白云的“热心肠”呢，就以她接JJJ机为例吧。接机，很简单的事啊，不就到机场把人接回来吗？可你要知道白云可是从广州出境到香港机场给JJJ接机的呀！这么个古道热肠，还真前所未闻。

我是早上就跟着林子提前到白云家打前站，即先行进行会师饮食的筹备工作。主要工作当然是林子、白云啦，我的任务则是到厨房转转，在客厅坐坐，较为艰险的是到阳台跟狗狗交谈（被抓了一爪子）。中午时分，网友陆续浮头：知了、风絮、鹿鸣、南风、西里、JJJ、狗尾巴草、老狼、晓露、叶子、大石头、帆、老知、特酷、大骝、天涯浪子、学海、三更罗……呵呵，都是相知神交已久的老朋友啊！一见如故，见面就侃、就逗乐、就开涮……

见识了大骝那名震网坛的“口哨”与歌喉，真可谓穿云裂石、石破天惊、惊天动地、地动山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呵，是我被震晕了）。也见识了美丽的老狼和青春常驻的老知，奇怪，他俩都是清远来的，莫非清远那一方水土有何奥秘？还见识了大石头的大将风度，在一片喧闹声中，居然便将其浑圆的身躯摔进小客厅的躺椅，美滋滋会周公去了……

夜深了，仍有大石头、帆、学海、风絮、JJJ、南风、西里等流连不去，品茶畅谈，谈起一位JJ上网趣闻，极逗，说是该JJ将鼠标从桌面拉到桌下云云，哄笑之后，我有感而发地谈起自己的经验：怎么会将鼠标拉到桌底下呢，我就懂得用鼠标垫子托着往外拉……

四、要见网友先练歌

武汉历来是南北交通枢纽所在地，这回知青网友大见光也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当地网友有胡发云老师及夫人李红、号子、杰夫、老老乡、老知青、TK、琥珀、行者，还有金画家、刘作家等，以及多名原武汉一中的老三届知青；来自美国的有秋枫、晓风、长虹等；路姐则专程自京南下，此外就是从广州北上的西里、JJJ、帆和我了。

由于要在武大开会，我跟网友相处的时间只有半天，游玩了东湖磨山风景区，晚上则与武汉知青会餐团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网友的歌声了。在东湖泛舟时，已有网友放歌湖面，正式的歌声大比拼，当是始自晚上聚餐时胡大哥所唱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纤夫曲》：“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哎哟嗬，哎哟嗬，拉完一把又一把！拨开茂密的白桦树，踏开世界不平路！……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对着太阳唱起歌，哎达达哎达，哎达达哎达……”胡大哥那低沉、雄浑而又有力的歌声深深感染了在座的网友们，大家不由自主地轻声伴随哼唱起来。随后，美军秋枫、晓风，以及杰夫、一中老三届知青等相继献唱，要命的个个歌声都一级棒，令我们在物质会餐（丰富的晚宴）同时也得到更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大会餐。

宴后转战卡拉OK厢房，在此，除了秋枫、杰夫等继续引吭高歌外，号子、西里、JJJ、帆等也都加入了“歌战”。杰夫、号子的帖子对此已有精彩的描述，我就不多说了。要交代的是，我可是始终不敢加入“歌战”，只能在底下装模作样地张合嘴巴，以示“伴随哼唱”（杰夫就信以为真啦），但心里可真是懊悔极了，因而也暗自下了决心：下回见网友前，非得下苦功练好唱歌不可！







此次进京，的确是感慨良多，最感动的是终于能和北京及各地的网友们想见。他们的真挚和热忱、他们的音容和笑貌，将必定在我的心中永驻。

10月19日，北京的天气并非明媚，我突然有一股强烈的想悠闲地去散散步的愿望。来到望京城的公共绿地，享受着室外的清新，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些走来过往的男女老少，一任思绪在脑海里恣意泛滥。

秋已深了。

古人云：“秋之为气者，悲也。”跨过50岁的人，难免滋生些许老气横秋，这是极可怕的。记得教科书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人从50岁左右开始，思维中会有一种下意识的回忆倾向，这种回忆倾向妨碍着个体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和兴趣。如果某人过多地沉浸于回忆之中，说明这个人的思维开始老化。而思维的老化，是一种心态的老化，对心理健康是十分有害的。

为此，我尽量克制回忆，而更多地去关注新事物。说实在的：我真怕老。

缺月把FB定义为“犯病”是极好的创意，昭示着我们应该寻求心灵上的年轻。阳光能给大家带来欢笑，是因为她不失童真。童言无忌，不正是我们相聚相会时最需要的吗？

然而，我们毕竟早已迈过了童年。今天的无忌则更透出一份成熟的睿智，一份镶嵌在素白之上的经典。这是我们足以面对年轻人而感到自豪的财富。

我为马头琴和老贫农而感动，也为他们作为我的同龄人而自豪。直面命运而不失尊严，就是人类精神的一个制高点。将这个制高点置于脚下，我们就会因淡泊一切功利而求得心灵的宁静。

宁静致远。

多年穿梭于摩天大楼的森林中，对季节的概念的确是淡化了。只是冬季在车里多放上一件防寒服，却也很少有穿的时候。食品中，越来越多的反季节蔬菜，也会让人忘记室外的炎热或寒冷。这是人工营造环境的结果，人类营造环境是需要成本的。

但是，当已不再年轻的我们来营造心中的春季，却是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可以做到的。这不需要资本的投入，只要求我们不失去自信，加上艰难时刻亲人的相濡以沫，欢乐时刻朋友的赞许和籍慰，这些都足以令金钱显得苍白。

留住心中的春天，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这次回国出差，在小路和宇鹏的安排下，有幸与北京网友相聚。见到闻名已久的宇鹏（名符其实的大哥级），小路(狼狼的妈妈，狼狼呢？），老笨(哪里笨啊），虫二（长得真后生，害得直率的虫小二认为我有60多岁），疏桐（忘了戴红手套，怎么联络？），呼伦河（原来是MM），还有晶晶，阳阳，阳光，小潞，LX等（对不起啊，名字可能拼写有误，因为我较少看到你们的大作）和几位小字辈。大家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为答谢大家的热情款待，这次顾不得自己的文笔笨拙，斗胆写一篇小回忆献给大家。

《小分队之梦》

在农场劳动数年，方知跳出农业连队才是光荣的。不信？有文字为证。机耕连一位拖拉机手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处分决定上写着:“撤消XXX拖拉机手职务，下放X连（农业连队)劳动”。可要跳出农业连队，谈何容易。每次抽调，这三条是必不可少的：

1. 高举MZD思想伟大红旗。
2. 家庭出身好。
3. 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

可我一条也不够格。看来我命中注定要抡一辈子砍土镘了，不甘心哪！当时，有一条路还有机可乘：如果我有文艺才能，可调到文艺小分队。可是，我哪有文艺细胞呀！突然，我想起有人曾说过，我的嗓音还可以。也许，我可以去小分队唱歌呀。抱着这一丝希望，我悄悄地去沙包后吊了一个星期嗓子。

听说隔壁连队有一位学过声乐，托人请他听听我唱歌。那天，我去了隔壁连队，尽了最大努力唱了两首歌。那位老兄的评价是：“一位拙劣的小提琴手拉着一把音色还可以的小提琴。”这一瓢冷水浇灭了我的歌星梦。不死心！不能唱歌我可以拉乐器。向朋友借了一把旧二胡，我开始自学二胡。

功夫不负有心人，苦练两个星期，我居然可以把“东方红”从头拉到尾。

正当我为自己的成长沾沾自喜时，邻居提了把斧子，推开我的房门，一进门就把斧子往地上一扔，冲着我吼：“你就把我劈了吧，我受不了啦！”

离开北京前贴一点杂感，杂七杂八，没有条理，将就着看吧。

昨天晚上，欣赏了小虫二编导的湖南卫视八点档节目“老同学大联欢”，英达主持。欣喜地看到了老知青的新一代长大成人了，有出息，逐渐挑大梁了。时光不饶人，我们不久会进入从叔叔阿姨到爷爷奶奶的转型，快啊。

正因为时光不饶人，老知青们更加关切国家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为历史，作一点贡献。有这样的凝聚力，老知青们才会从五湖四海，从天涯海角，相聚在网上，交流讯息，切磋技艺，聊叙情谊，探讨问题。虽然素不相识，却是一见如故。别小看嘻嘻哈哈，斗嘴对联，那都有一个知青情结。聊天室的欢歌笑语，使老知青们益发年青。难怪村长急了：“这样年青下去，咱村里一个壮劳力也没了！”

这次回国的观感，可归结为一个字：变！市容变了，高层建筑大批涌现，高架公路环城，北京变得清洁漂亮（据说托申奥的福），绿化多了（也看到黄土堆用绿色塑料布包着）。消费的档次变了，公共汽车少了，出租车，私人汽车多了，小吃摊贩不见了，饭馆装潢豪华，必有漂亮小姐在门口恭候，旅馆设施也向国际标准靠拢，大哥大相当普及。文化生活变了，电视台有几十个频道，内容丰富多了，主持人的风格变成有亲近感的聊天型，广告水平提高很快，很有现代感，新闻联播全国各电视台统一口径的老风格还未变，流行歌更普及了，老歌更难听到了。人们的精神状态变了，文明礼貌的层次高了，电视实地采访后面也有人做动作扮鬼脸了，谈生活，股票的多了，谈国家大事的少了。上网的人多了，网路塞车更严重了，网页水平提高很快，国外网站被封杀得更厉害了，病毒泛滥更严重了。总之，看到了希望，也有失望，但希望多于失望。

从北京看到了中国迅速向世界先进水平接轨的缩影，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崛起。在世界经济低迷，米国道琼指数再次跌破10000大关同时，中国的经济能保持一枝独秀，实在很不容易。

然而，我总感到少了点什么，又说不太清楚。也许，当年在农村，农场所感受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情，现在不容易接触到了。这不是说现在没有真情，而是说它很容易被放进各种现代化的包装内，不象当年赤裸裸的，一擦就可以喷发出火花。

这就是为什么这儿人们尊敬地称我专家，博士，先生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我在“无名居”见到老知青，再一次喊一声“哥儿们”时，心里特别舒畅。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名居”的菜肴的确很好，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家的知青情结。

嗨，哥儿们，咱说话缺条理，杂七杂八的，多包涵啦！

2001年9月2日



象一阵风儿刮过，象一阵雨儿下过，象一片云儿飘过，象一只鸟儿飞过。白云鸟飞临崇明岛，停留了三个多小时就悠然飞走。

接到老康电话说白云鸟已到上海，还要到崇明来看我，清雅真是好高兴，第二天打了好多电话到老康家，直到下午快5点才听到老康气喘喘的声音，原来他也刚下班进家门，白云鸟还在徐家汇到他家的路上呢，说好了过一会再联系。

等到快9点时，心想这回总该吃好饭了哪，再拨响老康家的电话，果然，鸟儿正坐在老康的电脑旁看图片呢，说好了让她坐16号上午的早班快船到崇明来，清雅就放心地上网玩了。

晚上11点时，白云鸟来电话问了，“清雅啊，到崇明我到哪个码头啊？”哈~~~~原来一高兴只说了让她从什么码头上船，却没告诉她买到什么码头的船票，（这下好了，要是她买了离清雅家很远的那个码头的船票，一定比上次到上海接杰夫时还要好玩。）赶紧说买到崇明南门的票就行了，可是白云鸟在地图在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南门的位置在哪里，（一定是买到伪劣商品了，商店买给她的这张地图是没标南门这两字，这可是崇明县政府所在地啊，^_^)告诉她不要管啦，买到南门的票没错的。

16号早上起床一看，哇~~~不好了，外边白茫茫一片大雾，5公尺以外就看不清东西了，心想这下惨了，这早班船一定开不了了，果然不出所料，白云鸟早上8点就赶到码头，可是因江面大雾，船票不卖了，只好在码头慢慢等啦，就是真的长翅膀的鸟儿，这会儿也飞不过来了，清雅在家里的电话机旁边急得团团转，等着心焦，走开又怕鸟儿来电话没人接。眼看着太阳出来好久了，可白云鸟来电话说江面的雾还是很大，她正挤在码头的售票处等买票呢，一直等到10点半才听鸟儿说总算买到票了，可江面雾没散净，船还是不能开，哎。。。鸟儿这次可是年初一吃酒酿——第一糟（朝）啊。到了11点半，总算听到白云鸟说已经上船了，谢天谢地，上了船就等于到清雅家了，不是吗？现在的船比以前要快一半多了，清雅赶紧坐上三轮车赶到码头，到江堤上一看，只见江面还是淡淡的罩着一层薄雾，载着鸟儿的青龙号船已经从远处乘风破浪而来了，一会儿船就靠岸了，清雅在大门口细细的辨认着一个个下船的旅客，一眼就认出了白云鸟了，和网上贴的照片一样，好年轻，好漂亮哦。拉住她招来一辆三轮车，上车后几分钟就到家了，（这三轮车可比坐“的士”舒服多了。不信你试试。）

到家都已经12点半了，一定把鸟儿给饿坏了，我妈妈早早准备的饭菜也都快放凉了，接着就开动吧，到了崇明，这老毛蟹是不能不吃的，（照崇明人的说法是：“请侬七哈，七未呒得哈七”呵呵，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吗？）拿来一瓶崇明的米酒，给鸟儿倒上一杯，开始边吃边聊了，你别看这米酒吃起来甜甜的。可后劲很足的哦，要不是鸟儿下午还要赶回上海去，我非把她灌趴下不可，这不。等吃好饭，鸟儿就开始头晕了，脸儿也红红的了，嘻嘻，这可是我手下留情的哦。

打开电脑看了一回，本来想请教鸟儿好多问题的，可怎么留她还是要赶回上海去，只好等下次再请教了，也来不及到外边去玩了，匆匆在门前留了几张影，就送鸟儿到码头了，买好下午4点的船票，一看还有半小时多一点开船，到江堤上再留几张影吧。可时间已经很紧了，一溜小跑冲向堤边，鸟儿倒没什么，可是把穿着三寸来高跟的清雅害惨了，哪儿能跑得快啊？还好，抓紧时间到江堤上标着崇明岛的大石头边拍了几张照片，也没算白来一趟海岛了，赶回码头已经放客了，紧紧握住鸟儿的手，相约来日再见。（这广州清雅是一定要去的，不说有好多网友在，就这鹿脯可是馋了好久的哟……）

2001-4-24



见清雅贴，仅有的几许“墨水”全吓没啦－清雅写得真切、翔实、风趣、幽默！哈哈，老康仅补叙一、二——

听说白云鸟此番出游，变数极大，所以未曾告之任何人，直到真正栖落沪地，才电告：我已来沪！

因网站事务，平时白云鸟常在广州向沪地发号施令，眼前听来这声音的频度、分贝毫无两样，老康半晌才确信此鸟真的在上海啦！

老康驻地举世闻名的外高桥保税区，一介村夫要见远道而来的领导，一时怵得没了方寸，又闻白云称请我吃饭更觉离谱过远！逼人太甚反长了老康胆量：吃饭事不谈，来老康“蓝屋”再议！

终于与领导达成共识！

第二天（为何要第二天？虽共处沪地，其一东一西相距几百里也）傍晚，老康于一重要会议中途开溜，驱车（小摩托）直刺“蓝屋”，过江轮渡上手机响：我等已过杨浦大桥！哈，一口标准沪语！原来是领导随身翻译（粤沪语言大相径庭，白云请哥嫂同行，其哥驾车），老康更急，终得抵家，气喘喘开锁进屋却闻室内电话铃大吵，哪个机灵鬼侯得如此准？抓起听筒却是清雅（楼上贴已交待，本文略）。

急电招老妻速返，什么？还有两个小时下班？不行！把办公室门锁了快回，天大事俺大丈夫顶着！（惭愧，家里俺老康说一不二）

手机响：咱们已到高桥！

老康锁了门急奔接头处：一辆红卧车旁伫立三位白领，清雅对白云鸟已有妙笔描述老康不敢添笔只觉弹丸小镇从未见如此亮丽！

妻子手脚尚麻利，几支烟下来酒菜却也料理停当，席间不免汇报工作、讨论站务、议论众友，不想白云鸟胞哥也是个电脑迷，一说起电脑竟然菜无味；酒无劲，齐刷刷离席直扑我那宝贝机器……

崇明是我第二故乡，那里尚留着我知青生涯的足迹，数度梦见那片盐碱地，极想陪白云鸟同赴，怎奈……

次日近午，在公务途中拨清雅电话，无人接，再拨白云鸟手机：老康，我在码头欣赏大雾哩！这飘忽的迷雾太美啦！天哪！难得此雾，引发白云鸟如此雅兴！

余事，请阅楼上贴……

2001-04-29





（一）

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后天去北京旅游。此时我所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上京会网友。我曾经N次到北京，最早追述到1966年上京串联，一个猛劲的满街抄大字报。最近一次是99年送儿子上京读书。对于北京的很多景点我是一乘二次的去玩过。游玩是早没有兴趣了。可这次上北京却有了新的兴奋点，一想到能够见见在华知摸爬滚打的网友，有种说不出来的喜悦。

晚上回到网上和所以能够联系的网友联系，真没有想到北京网友欣然接受我的要求。直到要走的当天，还在网上E来E去。

到了北京一切安定以后，我电话联系小路。她说下午4点多来拖我。我心里好笑，怎么用“拖”字，好像是货物。四点半以前我办好所有的事，一个人在房间静候。4点半过了还不见小路人影，我赶紧又拨电话，回答是不在家。联系中断，唯一的办法还是等。快5点了手机响起，正是小路。她说在秋日网友那里，还要洗车交手机费云云，让我等等。漫长的等待，看着时钟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门铃响了。进来的这位正是我所等待的小路。小路是我想象中的轮廓，修长的身段一阵风似的闪进。她仍然是我眼中的小妹，没有一点老的感觉。“好秀气，号子”，小路一进门就给了我评语。这评语是褒是贬我已经无暇去斟酌，急忙按计划上车去拜见朋友……

小路告诉我宇鹏等北京网友约好星期六下午见。

星期六我在儿子宿舍接到小路的手机，仍然是关于拖的问题，可这一次不是“拖”，是用的“拉”字。唉。仍然是货物。我和儿子匆匆吃过午饭，乘早赶到公主坟。在我们挑选呼机的时候小路来电话了，马上来路口接我。我催儿子赶快搞定，在路口去迎车。

没一会车来了。秋日的版主阿钢也在车上。阿钢挺豪爽，原来他也曾是武汉人。我俩用武汉话对了几句，很快跨过了陌生。很熟悉的聊了起来。原来阿钢是学文的，他那网站程序全部是出于他一人。不论是网站首页，还是八个论坛。弄得栩栩如生。可惜时间太短只能简单对语。很快阿钢就下了车，在西客站附近儿子也下了车。至此我们就踏上接网友去聚会的路途。

（二）

在小路的指挥下我负责手机联系。一电话打给虫二。请他上路口迎候，免得汽车要钻胡同。小路这车把式我已经领教。一上路就像那迷途的羔羊找不到路口。她一边开车一边比划着，该哪里出哪里进。时不时还和旁边的车逗上几句，她说是骂骂咧咧，可我听着这骂声挺温顺，不伤和气。对于我这个胆小如鼠的人来讲，这样开车是有点悬。我的心反正是提着的，也不敢说话打岔。这一段路上只是出了点小错，好不容易算是看见站在路口的虫二。

老远看去虫二也不年轻了，好像头发已经花白。走近一看却并不显老。虫二穿着朴实，下面还是运动裤。这使我想起曾经在武汉电视台录制节目时，看见电视导演就这全身运动打扮，想想是同行也不足为奇了，尽管虫二解释早上去锻炼的运动裤没有换，我也见怪不怪。虽然虫二架着副眼镜，可一点不象白脸书生。宽厚的肩膀托起圆润的脸膛，健壮的体魄，全然不是我所认为的虫二。

虫二自称自己是半个北京人，路线比真北京小路还熟。这会儿我才算有点放心，增强了能够顺利接到疏桐的信心。我再次和疏桐通话，干脆让她直接告诉虫二在哪个路口。虫二指挥车上上下下，可我们谁也不认识疏桐，到底哪个路口说清楚了没有？这路口汽车一闪就过。我这心又开始悬了。眼看赵家口到了，只有又执行手机行动了。疏桐在手机里喊着过一个路口又一个路口，并且告诉我们，她穿一身全黑的衣服，手提一篮包。我死死盯着路口，忽然看见对面一女子拿着手机正通话，正好是一身黑衣黑帽。我脱口喊起来，“疏桐在前面”，只见疏桐也频频向我们招手。当车开过去时却见疏桐往右边走去。小路冒了一句“突然扭头就走”，引起我们一阵哄笑。车赶快靠近马路边，虫二夺车而出奋力追疏桐。当疏桐进车时，我重复了小路那句话，疏桐顿时笑得弯了腰。总算还顺当该接的都接到了。

接下来的路程本来是疏桐联系的，可她只知道那个地方，并且妈还住那里，但车路怎么走不知道，而且说自己是最不会带路的。这下完了，这艰苦的担子只有还是落在虫二肩上。好在有手机。汽车在公路上飞驶，虫二京腔慢板的报着路牌，抑扬顿挫保持始终不变的频率。一个命令传过来，“出路口”，车已经飞了过去。又一个命令传过来，“出路口”，车又飞了过去。好不容易出了路口，正赶上放学的人流，车拥人挤，汽车给人让道，小路也骂开了腔。这时那进门的路口就更难找了，经常是该进的路口一晃而过，汽车就绕着这周围转悠。当电话里指挥车向右拐，开进左边的机械研究所大门时，迎面就看见对面机械研究所大门，虫二的京腔璜板也打了结，他左手指着左前方，右手掌着手机，嘴吐“机机机。。。”半天也没有机出来。小路手快转动方向盘抢过马路，进了大门。我和疏桐两个笑得几乎没有晕过去。虫二镇静自如，依然坚守岗位，车进门继续前进。此时电话已经挂断，他们下来接我们了。可他们是谁呢？都不认识，只说是两个老头。迎面来了两位，疏桐大叫“王老五”，他们好像很熟悉我们，指挥车靠边，大家见面一一握手，自报门户。

（三）

宇鹏大哥带着大家上了楼，进了门大家坐定。宇鹏大哥忙着照顾大家，说爱人去阅稿了，星期还忙着呢。突然门铃响起，宇鹏开门迎来一位中年女士，我们五个人嘣的一下全部起立，宇鹏忙解释，“大家不要弄错了，这位是来找我爱人的。”，原来这位不是宇大嫂。现在这会儿想起来好笑，可当时谁都淡然而过。那位张女士很随和，很快就加入我们的神侃队伍。北京人能够侃是出了名的，今天我倒真想见识见识。看那王老五，高侃起来哪像五十开外的人，除了头发少了点，哪里都精神。疏桐银铃般的声音，清脆悦耳。而小路来一句，就象横空出了一闷雷。很快谈到虫二正编写的电视剧《吴运铎》，这下可让虫二独占了鳌头。只见虫二眼镜也摘下了，他眉飞色舞，一字一字吐出，咬字清晰，腔圆有力。当讲到激情之处，还配以动作，手舞足蹈，挥手而过。此时展显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年轻的虫二。

门铃再次响起，真的宇大嫂进来，大家再次肃然起敬。大嫂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想来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精干的女主人端来削成片的苹果，插上竹签，请每位客人分别到胃。

“再说XXX”虫二一句话又把大家引入“......之后”的故事。大家听得出1了神，宇鹏也找机会录了像。当我们欣赏那录像，只见虫二是指点江山，我们却目瞪口呆。虫二编的好不好，届时今年八月请大家一定收视，虫二先生所编的电视剧《吴运铎》。

大嫂请大家去用餐，到餐桌上各自选好自己的饮品。只是宇鹏的白酒受到限制。当听说宇鹏高血压时，小路干脆夺去了他的啤酒。大家一下惊楞了眼，好厉害的女人，小路。满桌的人没有拘谨，一点客套。边吃又边聊起来。从国事谈到家事，从大家谈到小家。并切磋着上网技术。吃了很久，整个餐厅就我们这桌人了，服务生小姐实在等不起了，进门来催客出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日也只能到此了。客走主人安，看着宇鹏大哥腰不舒服的神态，真有点过意不去。出门我们互相道别，有了今次不愁来回。

晚上驱车回行，又重赴那段找不着的北（小路告诉是北京方言，“晕”的意思）的故事。但这时候我的心情自然放松，没有急赶的事情。疏桐终于还是没能盯上回家的路口，车仍然下去绕道重行，回到招待所已经是10点多钟，临下车我还嘱咐返北京再联系。

（完）

001年3月09日

（一）

2001年4月22日—4月26日，我与网友QY从不同的地方飞往长沙，此行不但感受到长沙网友的盛情，还发现湖南是一处美丽的地方。

22日凌晨1点，我打电话给QY，本想告诉她我不去长沙了。因为我7月初要出门，手头上积压了很多事情要处理。可QY不愧是干律师的，嘴头了得，三下两下就把我说得动了心，恨不得插翅直飞湖南。匆匆把一些事情安排好，不觉已到2点多了，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天已大亮。到处打电话订票，只能订到下午4时40分的机票，还没有折扣！现在广州到北京、到上海的机票通常可以打到7折，湖南这么近，没打折扣价钱与飞上海差不多了。提早两小时去机场，路上接到虫二的电话，他询问我的航班号，要去机场接我。我坚决不告诉他，我这人最怕给人添麻烦的了，我说我自己坐民航班车出机场就行了。可过了一会，他又打电话来，说已经借好了车子，哎，我再不告诉航班号，好象有点不近情理了。看看，还没到湖南，已经领受到湖南网友的深深情意。

下了飞机首先开了手机，就听到虫二打电话来，他已经在出闸口等着了，说着说着我也到了闸口，看到一堆年轻人拥挤在那里，赶快戴上眼镜左看右看。听说虫二是老三届，估摸着也有50岁吧？有一个人向我伸长手臂直挥，我看他有点象上次论坛上看到的虫二的剧照，可是不象老三届的年龄呀。我的手伸到半空，又犹犹豫豫地放下了，我不能确定那是向我招手。我转头向后看看，后面没有人有反应，那么这是冲着我来的啦？犹豫间已经到跟前了，虫二一把抢过我的行李，我们同时摘下了眼镜。呵呵，原来虫二也是为了认人才戴上的眼镜。

机场距长沙30公里，虫二一路向我介绍路边的风景。看到一条蜿蜒清澈的河流，我想起了浏阳河。我问浏阳河在哪里，因为我年轻时弹曼陀铃，最喜欢弹的就是“浏阳河”，她优美的旋律，是我万念俱灰不幸生活仅存的美好……虫二说这就是浏阳河呀！哈哈我高兴极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浏阳河！她象一个沧桑而又温婉的少妇，永远宠辱不惊走自己的路。可惜，没有拍上照片留念。

车子开到QY住的富丽华酒店。我这次来，是沾QY的光，她出差，我的住宿也有着落，嘻嘻。湖南网友陆续来到，XL、老呆是第一次见面，都是很善良热情的人。吃饭时，摆了满桌子的菜，我却没有几样能吃的，湖南菜真是辣！辣！辣！已经交待厨房做菜时不要放辣椒，端上来时仍然是辣，原来是煮菜的锅已经洗不掉辣味了。他们向我推荐吃这个，吃那个，我都要问：“辣不辣？”及至到后来，他们叫我吃窝窝头（是现代化了的窝窝头，做得小巧

精致），我还习惯性地问：“辣不辣？”惹得他们哄堂大笑。后来我只好吃甜食啦，八宝饭、红米粥，使得我旅途增重4斤！

第二天我们去了韶山，韶山离长沙130公里，一路上走过的都是丘陵地带。浏览窗外，发现这里农村的景致和广东差不多，也是秀气郁葱。就是建筑物风格和广东农村的不一样。在广东农村，农民有钱了盖房子，多是长条瓷砖贴外墙，绿色琉璃瓦盖顶，阳台栏栅用桔红或枣红的，总之就是大红大绿亮闪闪，图个喜气，结果却很俗气。而湖南农民的房子，朴实中透着文化的底蕴，色彩是那么协调。虽然也有在窗户装蓝玻璃绿玻璃的，但决不会再用红色相衬，因此不觉得俗气反而有了些许洋气。

韶山到了，与我想象中不一样，不象画片上、电视上看到的那么宽广明亮，而是象平常农家的院落。倒是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一说起来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是在通往毛故居的一条窄路上，地上搁着一块木牌，写着“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　国家级AAAA景区　严禁车辆通行”。4A级景区？这个提法我第一次听到，觉得很稀奇，就拿出照相机，准备拍一张照片。当时很多游人，从镜头看去，木牌的后面、左右，有很多双脚在走动。我开玩笑问虫二，把这些脚都拍进去吧。奇怪，说了这句话后，照相机突然失灵了，怎么弄也没有显示，而在这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这下吓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再也不敢乱说话了。可走到毛的住宅，照相机又好好地能使用了。返回的路上，我还是拍了那个令我心惊的木牌，立此存照。

黄昏回到酒店，看见左轮在大堂沙发端端正正坐着，等了我们一会儿了。左轮听说我们在长沙聚会，就向领导建议七一的节目来韶山做，他借着踩点特意绕来长沙与网友见面。左轮加上虫二，这个场面能安静吗？他俩抢着说话，其他网友就只有欢笑的份儿了。左轮也奇怪，他抓住机会向我兜售他的新波鞋是多么地舒服多么地好，劝我也买一双这个牌子的。我暗自嘀咕，这个左轮，大老远跑来，怎么就光注意了个脚！我得意地向他展示我的新凉鞋，红色的绊带，橡胶鞋底，衬着我涂了浅紫色指甲油的脚趾。我问他我的脚漂亮吗？他说就象一粒粒晶莹的贝壳，很漂亮，可是你还是要买我这种波鞋。当时我不以为然，只是在几天之后，我才明了左轮是多么地英明！

第三天早上我们去了岳麓山。啊，神秘莫测的岳麓山，我一直想去，是因为前两年余秋雨在岳麓山书院讲学，引发了文化界一场争论。谁是谁非我没在意，倒注意上了岳麓山书院。名不虚传，世界上最早的千年学府，历代学者宗师洒下心血和才智的地方，果然有一种大智慧、大精神的风范。怀着崇敬，我在那副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前留了影。

半山著名的爱晚亭，重建成绿色琉璃瓦、红柱描金漆、飞檐走壁的，与一般公园里的亭台楼阁差不离，不象是清高的学子们看书的地方。反而后面的枫林亭，竹子搭架，茅草铺顶，朴素又自然。旁边一小池，竖有“放鹤”石碑，周围种植了本地特产“枫香树”，一阵一阵的浓香随着怡人的山风传来，真使人有出世的感觉。

（二）

从岳麓山下来的路上，看到有个妇女在遛狗，QY说那就是小路养的那种狗，叫巴特犬？长不大。它正在欢快地跑着，灰色的身子，小尾巴细细的，在滚圆的屁股上打圈，真真象一头小猪，可爱极了！路边有一家生态公厕，我们都猜不出怎么个生态法，有说里面可能种满花草，有说可能与猪圈连在一起，要不是赶时间去橘子洲头，真会进去看看新鲜。

从岳麓山下来打的沿着江边走，很快就到了橘子洲头。想少年时的毛主席，在这里豪情满怀，吟出那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时，这里才是滩涂一片，现在已经是一个现代的公园了。说她是现代的公园，即是说她没有一点特色，也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地，点缀着几个亭子，几块石头。倒是有一片茂密的橘子林，QY说她4月份来的时候，密密麻麻开满了白色的小花，整个公园弥漫着清香，现在花已结成了小小的绿色的小橘子，不负其名。湘江在这里分叉，天水一色，对岸高楼节次鳞比，显出现代化城市的雏形。毛主席当年在这里激发了浪漫主义情怀，我们也不妨浪漫浪漫，租了一条快艇，在湘江疾驰了一会，也算是畅游了湘江吧，江风扑打得我们脸儿都麻木了呢。

QY中午约了客户，我自己去了天心阁。知道长沙有个天心阁，还是始于网络。前一段冒出了两个天心，一老一少，互相引证网名的出处。年少的是长沙人，名字取自本地古迹天心阁。最近她刚好也去了外地旅游，人见不到，总要见见出处吧。天心阁是古色古香立于古城墙上的楼阁。据说长沙是天上一个星宿的名字，天上的星，“星”在这里同意于 “心”，因此取名天心阁。登阁远眺，长沙城一览尽收。但见偶尔几座现代化高楼，掩藏不住夹缝中的破墙颓瓦。想起虫二介绍过，1938年长沙驻军误以为日本鬼子兵临城下，为了让日本人只能得到一座空城，驻军慌慌张张浇汽油烧城，却忘了通知老百姓出逃。结果老百姓死伤无数，大半个城市也成为一片废墟。后来仓促盖了一些简陋的房子安置老百姓，造成市容破破烂烂，至今难以恢复元气。唉，不管是战争还是动乱，受苦的总是老百姓！天心阁的古城墙出自什么年代？这里没有资料介绍，后来我问虫二，他也不是很确定。哈哈，我终于难倒了博学多才的虫二！现在我考证出来了，那城墙出自明代。

2001-07-01



接网友贴，聚白云鸟处。二点坐上车子，下午三点半，至广州市入口。

在白云家附近，我躲藏在一家农村信用社处，用手机联系木头和白云鸟。因为我怕在大街被人抢手机，却让这家银行疑我是劫犯，老让我走人。

到了接头处，即见有两女的背向我，手拿手机在嘀咕什么。我一下就估出：这是白云鸟和天心了！我马上上前叫喊“白云！天心！”……没什么戏剧性的见面，这就好象相知多年了的熟人。一下想起沪上老康的《天外来客》，网友相见就象地下党的接头，为何弄得鬼鬼祟祟的！

到了白云鸟的家的就会领略什么是高品味的生活。每一件东西都体现了主人的品位，独见匠心。她还有两只可爱的小狗，一只叫“叭地”，一只叫“露丝”（这是音译）。刚喝上杯茶，白云一开那隔门，这两只小狗就滚动般涌出来。也不如常见狗的汪汪叫和摇尾巴，也许因为它们的尾巴太短了，一朵白菊花般紧贴在肥胖的臀后，状若团绒球般扑向我们的怀里亲热，跑动得太快，实际上没法看清它们是否摇尾巴。白云鸟家还有一只“咖啡猫”，这是我暗中叫的，因为让白云鸟调理得胖且顺，大家老是抢它来抱，还有，这猫也和主人一样中意玩电脑，这不，当大家上网时它端端的叭在白云鸟电脑台旁的扫描仪上。

傍晚，“木头”出现在客厅中。天心说：“知了！来，这就是‘木头’。”我赶紧从房中出来。这一见，哈！这玉树临风般的人就是我心中的饱读圣贤书的老学者“木头”？哎呀，真让我不好意思了！这这真叫人想不到！

网人陆续到齐了，同来的还有脸色红红的小玛丽狐，风絮、同龄人。我们品尝了白云鸟的好厨艺后，接下来是领略她的茶道。玻璃壶里的水在一旁泛着烧开的泡，众人静静地欣赏白云鸟优雅的茶道表演。只见她用一竹片轻夹住精致极了的茶具，手指翻飞，一会是热杯，一会洗茶，还有什么闻香的，众人如痴如醉。“令人发晕”，我恨恨地在心里说。老天，到底还有了没了的？我看了上半天还没出有喝上实际意义上的茶！？这时到了所谓的“闻香”，天，一只长一点的小杯淌过那茶就一一送至众人前闻，我刚低头，凭良心说，这真的是极香的桂花茶！众人一逐一闻过，最后杯子至“木头”前，只见此君皱下眉，耸耸肩曰：没味呀！是让你们闻完这香味了！众笑。白云鸟智答：“此乃冷香！专门优惠你的！”众人大笑！

喝过桂花茶后我们又喝白云鸟煮的咖啡，随后又是玫瑰单丛茶。

香茶喝过，众人围着电脑上网。点开华知聊天室，只见有老脸孔数人。风絮飞快地打字“说话”，我也坐下，

一看白云鸟没安装五笔，只用拼音。我是拼盲，只得用123，888乱七八糟说几下。网上小路说“你有病？”，自知不是，又无法说话，5555，天见怜我！

这次相会是为天心一行人接风。说到天心，真没想到她不光文章了得，闪技也了得。我真是为自己汗颜！

次日上午近11点，大石头才风尘仆仆赶来。白云鸟让我在房呆着，好让石头来猜。只听木头已和天心寒喧，该我出来了，我猛一跃出，双手放耳朵两侧，大声乍呼“知了！知了！知！知！”大石头大笑。想当时，惟恐知了叫没学到，老鼠尖叫倒像。石头往台面倒下一大堆他买回的菱角。白云鸟不知如何下手。我高兴地用牙示范——咬破再剥。只见大石头也如此豪放，用牙咬那硬菱角，两人相视大笑，我不禁说：我们的牙齿真象野兽，算了，你就改为“野兽帮主”罢了！

与君相逢，终有一别。下午2点，我踏上归程。4点半回到单位。呜呼！我从美梦中醒来，回到了人间。

2001-03-20

（一） 接 头

3月11日晚，小路打来电话，说是第二天大家聚会，去妙峰山，届时滴水北上，板筋南下，都来到北京，问我能不能去。一听妙峰山，我心里跳了一下：很远呀！可是马上一口答应下来，上次号子来我就没去成，这次不能错过了。北京的网友较散淡，没客来一般就懒得聚会了，那么又见不到大家了。小路那辆大名鼎鼎的车要去拖别人，于是我们又具体商量怎么碰面。说好我坐地铁到公主坟，从那里去航天桥，小路告诉我她在航天桥的方位。可是我方向感极差，平时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心里总要设想着自己在长安街上，想清楚东单、西单在哪儿，才能分清方向。于是小路又仔细告诉我她车的颜色与车号，我一一记下，我们又再一次敲定时间，说了明天见。

放下电话，我就去翻地图，找航天桥的确切位置。我家有很多张北京市地图，买的时候都说是最新版本，但看来都不是，因为都找不到航天桥。正在翻着，又有电话来，原来是疏桐，这是我们第一次通话。小路的声音是浑厚的女中音，疏桐的声音是快乐的，象细碎的小铃铛。我们先互相惊喜了一番，然后她告诉我，缺月有车正好顺路可以接我。说好在崇文门的新侨饭店门口，因为我们不认识，她说她的装束是黑大衣，黑帽子（这也是我早已闻名的），为了更好识别，她特地说她再戴一付红色手套，戴一只，拿一只。这时我才想起要问问到妙峰山后怎么活动，她说据小路说，车一直开上去，基本不爬山，到了那里，有一块平地，大家可以走走，不过鞋还是要穿合适。本来我还想找一件短大衣，听她这么一说，我想那就不用找了，就穿我平常穿的长大衣吧，我问疏桐，她也穿长大衣。她又告诉我车头朝西，我问车的颜色，她说她没注意，说不好（后来我坐了一天的车，可现在问我车的颜色，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听了想，那就更不用问车号了。我告诉她我的大衣是灰色的，戴蓝色头巾，斜背一个书包。

我又想起一件事，我说我晕车，没想到疏桐高兴地说，她也晕车，于是我也很高兴，有个伴了。我告诉她可以找一块鲜姜，贴在内关穴，男左女右，我以前不止一次用这法子，有用，不过用的次数多了，就差了些，她第一次用，会很有效的。一切说定，互相说早睡，休息好。放下电话，收起地图，找鲜姜，又特地找出相机放进书包，可惜后来没用上。

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差五分，我到了新侨饭店门口。不到两分钟，就看见一位黑大衣，黑帽子的女郎走过来，我紧盯着她看，她走到辅路的一辆车旁，车旁还有三位男士。我想这就是疏桐吧，还想，已经有四个人了，看来我

们要挤一挤了。可是她穿着裙子和高跟鞋，而且两手插在衣袋里，我看不见是否戴了手套，从这些地方看又不象。但我发现他们的车正是车头朝西，而且尤其坚定了我的是，那三位男士中有一位穿着一件咖啡色“万”字团花的中式棉袄，记得在大坛上看到记述某次聚会时，其中有人穿这样一件衣服。我又一次看了看那位女士的双手，她还是插在大衣袋里，我想可能是有些冷，她一时忘了。于是我走过去问那位女士：“请问你是叫疏桐吗？”她说：“什么，学徒？我们不学徒。”这时那三位男士也问：“她说什么？”，“她问咱们是不是学徒的。”，“哦，我们不学徒，不学徒。”这里离崇文门三角地不远，看来他们把我当成招工的了，我赶快解释：“我是问你是不是叫疏桐。”，“哦，不是，不是。”

我离开他们，抬头向西一看，就在不远处的“三宝乐”面包店门口，一位黑衣黑帽的女士，尤其是那双显眼的红手套！我快步走过去，离着还有一段距离，疏桐也认出了我，指着我笑起来。看来是有感应的，像刚才那样，我在他们周围那么半天，他们都毫无反应，绝对不是，以后要记住。

大家互相介绍，缺月开车，还有王老五。我和疏桐都晕车，我俩在电话里都说好了，一起坐在后座。车开了一段路，停了下来，王老五下车，我们不知他去干什么，一问缺月，原来是给我们去买治晕车的药。啊，真是。车很快到了约定地点，早了将近半小时，于是我们又先去到王老五的单位，有点事。王老五想请我们先吃些东西，可是我怕吃了会不舒服，说不吃，大家都说不吃，不饿，这使我心里很有些不安。

又开回去，老远就看见了小路她们。小路高高的个子，很豪爽。又看见了滴水，我们曾经在网上“兴风作浪”。板筋从后面走过来，就在“三八节”那天，我看到他的一个帖，还以为他是女的呢，原来是个大高个，当然不是女的。还有两位年轻的新朋友，其中一位是江湖。一起开车到了301医院门口，又有两位新朋友其中一位是老虎，还有素面。小路下了车，过了些时候，她提来几大袋“肯德鸡”。

（二）上 山

大家各就各位，上车出发。事前问好了各车的手机号，便于路上联络。一开始我们以为有四辆车，后来通过与前车联系，知道有三辆，不管有几辆，我们是最后一辆。第一辆是位男士开，飞快，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我们紧紧盯着第二辆，那是素面在开。一开始我和疏桐在后座也紧紧盯住前车的车号，想出些力，可是很快发现不用，缺月一方面照顾到我俩，车开得很稳，同时又咬得紧，拉不下，尤其还有王老五在旁，不时给些相当内行到位的指点，有种王老五挥手我们前进的感觉。

我右手手腕上用白色橡皮膏固定着一块姜，很可笑的样子，但没办法。疏桐没找到姜，她含了一片王老五买的药，有用。前不久我从皂君庙坐车到崇文门，下车就吐，我真担心今天这样，那就太煞风景了。因此虽然一路说笑

着，但我心里总惦记着晕车这件事，这甚至成了我这一天的主旋律。看来这实在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反而助长了这件事，虽然有姜顶着，还是有些难受。

很快出了市区，进入门头沟地界。不久，车右边高高的天幕上就出现一带蓝灰色剪影，那是山。在这种状态下的山，总给人一种巍峨的神秘感。道路开始蜿蜒向上，路旁闪过裸露的大石块，这就是说，我们已进入山门，在爬山了。头顶上有个指示路程的标牌一闪而过，王老五没看清是还有2.1公里，还是21公里，我一厢情愿地说，是2.1公里吧。但很快就发现不是，于是我们都重新调整了一下，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我要了一片药含在嘴里，有种清凉的薄荷味。弯道渐多而且转角渐小，缺月开得仍是那么稳，前面那辆车只在山路的转弯处时隐时现，我们紧紧跟着。

远远的山顶上，依稀有些屋宇，那肯定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了。忽然车旁掠过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玫瑰谷”三个大字，使我大感意外。那是74年刚回北京不久，朋友间传说京西有个叫“玫瑰谷”的地方，青山绿水，还有大片的玫瑰，听来就象梦境一样迷人。我们相约一定要去，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没有去成。后来大家各奔东西，我再对周围的任何人说起这个地方，没一个人知道，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么多年了，以至我渐渐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来，以为真是梦中的事。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看见了，可那时明明说是在百花山附近，怎么会在这里呢?也许，这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吧。

车又拐了一个大弯，眼前一个坡地，有些开阔，原来是到了。缺月很细心，她让我们先下车，以防她转入停车位时动作大，我们晕。我们下来，脚一沾地，就觉站不稳，摇摇晃晃的，心想糟了，难道晕得这么厉害？看看眼前的疏桐，不好，也是有点晃。再仔细一看，原来地面是斜的。下意识地看了看车，心想车可别溜下去。

听老人讲，这妙峰山本是一处道教盛地，以前每年的某一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里朝香祈福，人们带着香烛灯火，连夜上山，有很多人一步一个头直磕上山。从山脚下望上去，延绵不断的灯火挤挤挨挨直达山顶，求到福后，人们又互相祝愿着：“带福下山，带福下山”一路下来，真是盛况空前。如今是萧条了，但也不尽然，我们来时，迎面不断有车下来，现在门口仍停着另外几辆车。我们当然是最大的一群。门外一溜卖货的小摊，统一的小棚子，卖货的人比我们游客还多，大声的招揽着生意。那香粗粗的一大把，足有两尺多长，一开始我都没看出来那是什么，比白云观的香似乎长多了。

2001-03-20



五月初，好节气，芸芸众生都在为一个“玩”字忙乎，人称：黄金周！

黄金周之周末，迎来了两位年轻人，裹挟着雁荡山的灵气，身揣着挥之不去的劳累，风尘仆仆直赴上海。

南京路步行街的西端是市区的中心，TOP级商家环抱，面向广场，东指外滩，地铁入口、火车出境均是倏忽间的距离。我们就在这里接头。

“接头小记”

说起“接头”略作交待：阅过老康“接头记”者，当知几次与网友会面均源于此地，而今重历此事仍有些惴惴：

两位朋友：一唤毛虫；一称天心，前者以其画笔虫行天下；后者以其文笔纵横庳阁。虽则江湖上久见其名，然而却未识其形，毛虫者，虽于沪与我相聚“一支烟”的功夫，并以此构画出轰然大作“老康印象”！但如今对毛虫印象却实在忆不真切喽，真不知其面部布局是否改版，或许Dele了什么，或许Copy了别的好东东？而天心者，以其职业、文章都该是个蕙心兰质中年女性了吧，更难凭空构思其五官尺寸喽！

我正时到得接头地点。步行街游人如织，就是在白天，也流光溢彩，风情万钟！

正目不暇接间，一“小女孩”拦在我前：请问这儿是南京路吗？

罪过啊，在我眼里确实是个“小女孩”嘛！

老康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程序：真的问路？不象！是天心？太小！不是天心？不合逻辑……

女孩顿时笑成了花：老康吧！

眼前这活泼可爱的女孩确是天心！

须臾，旁边又冒出个浓眉大眼的毛虫，这不，毛虫的头发已经Dele，叫我一时也认不出哩！

毛虫伸过数码相机，屏幕上是老康与天心在“打哑迷”，精彩极（有照片为证）！

与年青人共演“接头记”，硬是有新意，别出心裁！

“忘年之交”

老康不乏年轻网友，涉网初就曾与几资深小网民过往甚密，我整日与之周旋于港台歌星、校园轶闻等话题，有时不得不问女儿“灌蓝高手”里那几个角儿的称呼以应对！终于我向他们告明我的年龄，“啊，看不出，老伯伯，咱们是忘年交啊！”

话虽这么说，与一个老伯伯谈“灌蓝高手”总有点邪乎，随之，老伯伯又成了孤身只影！

以老耄之龄结识毛虫、天心已是去年之事，毛虫后来多次称咱们是“忘年交”，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喽！天心说：抛却手头万般事，毅然出游，就冲着老康一句话！戏言？真言？哈哈，我相信，至少有一半是真货哦！

为了感受年轻人的那种朝气与睿智，我邀到了新结识的“历史与和平协作网”的同龄网友白日星。我们把南京路的繁华抛在脚下，直升新世界九楼美食广场。我们只需要一个说话的地方，毛虫执意选择临窗一桌，只耐广场广播音源正好在头顶，我们个个直着嗓子整整吼了三个小时！

终于，耐不了这份嘈杂，我们又融入了南京路的人潮，一边计划着下一步行动，我为朋友预购的车票是次日下午，还有足够的时间玩老城厢、金茂大厦、东方明珠、大桥、世纪公园……

我的两位年轻朋友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为了与老康多说说话，不玩了，从现在至离沪希望与老康在一起！

我明白了！快，咱们对东方大都市的新容貌不屑一顾直奔地铁，赶往另一个小天地：东海之滨，外高桥保税区之傍的弹丸小镇－高桥……

“夜宿蓝屋”

“老康蓝屋”座落在高桥老镇，紧挨着著名的外高桥保税区（嘻嘻，天心还是股东哩），外高桥建设日新月异，经常使老康下班时认不得路，而老镇却维持了旧貌，仿佛一件艺术品刻意留下了一斑老痕，以示嬗变的时空对

比。而我那“蓝屋”更是保持了初建时那种简陋，为了朋友的那份情谊，破屋硬是接待了贵宾！

老康正遥指远处绿荫环绕中的破屋，忽两声狂叫唬得我差点将眼镜震落！缓过神一查，原来路边一家狗，大概也少见多怪，猛然狂吠起来，而天心显然不习惯这等欢迎方式，也跟着大叫，我敢保证：更具震撼力的是后者！

惊恐甫定，已抵达“蓝屋”。

家人对毛虫、天心倒是不陌生，大凡在网上与老康接触多者，家人都能叫出名姓，这毛虫的图，天心的文早已溢出屏幕，流芳蓝屋喽，很快，毛虫、天心融合进了我的家庭：一起晚餐，一起玩耍，毛虫甚至挤掉我女儿，上了牌局！

餐毕、浴后，洗涮了劳累、我们兴致勃勃促膝神侃，小天心胸有翰墨气自华，吹牛加写实滔滔不绝，如说到网上用语：这“嘿嘿两字慎用，因其表示轻蔑”云云，不料老康常用“嘿嘿”！与其力争，而与毛虫十八般武艺各擅胜场，他吹

捧“PS＋FP”，我推崇“FW＋DW”，相持不下，上机较劲，看得天心忘了评判，连说这个精彩；那个极妙，直到呵欠连连一头栽倒在茶几上……

“相约再见”

第二天，在“蓝屋”边留了影。

终于，踏上返程路，我也得上班喽。

送出“蓝屋”，毛虫、天心盛赞“蓝屋”环境，我告之：没见那脏水沟，早先时是个规模可观的小湖，屋傍是小竹林，湖边芦苇丛丛，野花遍地，小桥加流水，哪能与现在不是水泥就是脏水比拟？！

是啊，时代在进步，同时又多了一份困乏和茫然：那时，我常独对满湖的蛙鼓，和水底叽叽喳喳的繁星，操琴来一段“二泉映月”，“家清塘荷韵”的美好回忆让人心醉！现在“E”时代，紧张过后还是紧张，电脑网络吃饭睡觉，不识秋虫何时鸣，不觉春草何时生；无暇操琴吟一曲，无暇提笔练一字，水泥地接着柏油路，无从体验赤足踏在泥土上的快感……但你愿意回到过去？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网友……没有天心，只有刘某某；没有毛虫，只有杨某某；没有老康，只有凌某某，这“老康蓝屋”更是……还是这奇妙的“E”时代！这虫啊，虎啊，狼啊，鹿啊，天涯海角，千里迢迢，聚聚合合，磨砺出一脉脉绵绵网友情，天心、毛虫上车了，远去了，请记住诺言：明年再相会……

2001-5-17

浪子浪迹天涯，广交朋友，讲的是以诚信为本，浪子在接到白云鸟、相月广东网友聚会的邀请后，焚香沐浴，脱下平日穿的破衣烂衫，用当了三天董事长赚的钱买了套新衣服，穿在身上前去赴会，可谓是很重视这次聚会，可是参加完聚会，浪子感觉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现将事实一一列举出来，请北京、天津和东北那旮旯的以及其它网友给评个理。

1、相月和99在网上大喊大叫，邀我参加聚会，可她们自己却没有去，这怎么解释？

2、去赴会，浪子在白云鸟楼下找不到南北乱转悠的时候，正好风絮过来了，杜甫诗云：颠狂柳絮随风舞，按理说他应该是和浪子差不多，是一个又颠又狂的大恐龙，谁知是一个很文静的美眉，害得浪子急忙用唾沫抹平了头发，拿出从来没有用过的绅士风度，上前问到：小姐，请问。。。。。。

3、上得楼去，开门的是主人白云鸟，初次接触，印象不坏，可你发起聚会，准备好吃喝就行了，干嘛在那古筝旁的书架上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好书，惹得浪子手直痒痒，差点犯了偷鸡摸狗的老毛病，不是看在他忙前忙后招待客人的份上，我非把那老毛点评的《二十四史》装进兜里。

4、进了门，过来一网友，经介绍，方知是老狼，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有一个凶残的狼外婆，专门吃小孩，可眼前的老狼怎么也和那狼外婆对不上号呀，面带笑容，充满活力，看来不是老人乱鼓捣，就是她化了妆，把狼尾巴藏起来了。

5、先到的有老例，这老例最可气，看他在华知说月谈桐，旁征博引，引经注典，就一轮J月他能写个洋洋万言，想他一定是个满腹诗书的老学究，可他比我还小，居然以老字冠前。

6、还有大馏，长得精瘦精瘦的，吹口哨和唱陕北民歌，钟气十足，字正腔圆，肯定是藏了个录音机在什么地方，用假唱来哄骗浪子。

7、曾是知青也有问题，你既然当过知青，就应知道知青辛苦，要休息好，干嘛要打三更罗，吵得大家睡不好，你打三更罗，我还会打三棒鼓呢。

8、那个南风，一口鸟语，缠着本董事长要报名参加联校的学前预备班，先去学好普通话，否则那平仄没法教。

9、缺月在诗词里理解是很凄惨的，可一见面，不是那回事，她如同一轮满月，光华照人，她要往法庭上一坐，原告非说被告的好话不可。

10、说浪子是大青蛙的知了在温酒吧和浪子斗嘴的时候，舌剑唇枪，厉害着呢，可见了浪子寥寥数语，就到厨房忙活，等饭菜做好，却招呼也不打，就飞了，青蛙又不吃知了，怕什么？

11、村长是后来的，原以为村长会很凶，左手拿戒尺，右手执香板，教训小浪子，可见到浪子，是和蔼可亲，亲切

握手，浪子受宠若惊，到现在还没敢洗手。

12、后来的还有老知，他没把浪子气死，三十几岁的一个靓仔，楞说他有53岁，那为什么脸上一点皱纹没有，未必是谁说的：用熨斗烫平了？看看浪子，50岁不到，脸上象铁路枢纽，尽火车道。

13、狗尾巴草是浪子老乡，没来由一曲动听的“洪湖水，浪打浪”，勾起浪子思家愁情，差点眼泪都下来了，下次让狗不剩下她。

14、对了，还有小酷，当年在村办公室关过我浪子几天，见了面居然不认识浪子，这种人怎么能时刻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当民兵排长呢？

15、有个美眉叫叶子，斯斯文文的，可一见浪子，就来一句“天王盖地虎”，如不是浪子在江湖闯荡多年，马上来一句“宝塔镇河妖”，非象栾平一样让九爷给崩了。

16、在论坛上，总有人说学海无牙，说话牙不关风。可见他是一口白牙，口齿清楚，谈吐流畅，这不是误导革命群众吗？

17、还有个老帆，可见了一点不烦，不是他和老例带头抽烟，浪子不憋死也要鼻涕口水流满身。

18、那大石头最可笑，照相就照相吧，要我们一起喊茄子，你大石头上能长茄子，那磨盘上还不长稻子呀。

至于林子、鹿鸣、记者等等，由于她们在厨房忙，接触不多，暂时找不到她们的毛病。

反正这次聚会使我原来对网友的想象全乱了套，就是对鱿鱼的印象没改变，是好象有八只手，在聊天室，这边话没说完，她就回复过来了，反映和字打得真快。

另外补充一点，参加聚会的人大都是在广阔天地锻炼过的，应该有很高的思想觉悟，聚会时要把世界风云放在心上，要想到阿富汗难民现在可能正没有饭吃，怎么可以是鸡尾酒、五粮液、二锅头，加上螃蟹、大虾、红烧肉，还有烧鱼块、爆牛肉等好多好多的佳肴，大吃大喝呢？（哈哈、其实我吃得最多），不谈阿富汗难民有意见，其他没参加聚会的网友怎么想，还不流哈喇子呀。

综上所述，在评理没评清楚之前，我辞去联帮学校董事长的职务，由老地暂时担任（到时记着还给我）。

后悔了（一）

第一后悔，这次FB忘记了拍集体照，其实我和小路还有阿灵他们商量了这个问题。后来光顾说笑了，忘记了，真可惜。

第二后悔，话没说够，可能因为人太多，话题太多，不能集中，不知道和谁说好了，总之有话没能说痛快，连想好的自我介绍都没做到。只因时间太短了，回到家就想上贴，电脑又有了问题就是不让上贴，这不电脑修好了，我就把没说完的话说完。在这里拉拉家常话。

我和马头琴这次去北京，思来想去，因为家里有九十岁的两个老人，离不开人，正在犹豫。可看见了缺月和由于在网上招呼我们，我们就下了决心不能失去这难得的机会。安排好家里人，就给缺月回帖，说一定到，真没想到帖子上去不到两分钟，热情的缺月就来了电话，告知聚会的地点和行走的路线。在缺月的电话里知道由于路过天津。就给由于打电话，未能打通，我就把我的电话留在网上，没想到由于马上回话说明天买了票就给你们打电话，第二天一早就接到由于的电话，说天津不停，真扫兴！本想和由于在火车上接头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决定了去北京的那天晚上，我就失眠了。想我和马头琴，是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的那种人，每天只能当个看客。这个看客可是特忠实的那种，老三届和华知论坛我们每天都要看，不看就根本过不去这一天，实在想说话就跟上一句话，可又没有由于的口才，那可是妙语连珠呀！我想一定还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看客。不然点击率不会那末高的。表达不出我们去FB的心情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做一个大蛋糕上面写上“知青网友情”这份情不就表达出来了吗！到北京去做又怕来不及，一大早我就去定做了这个蛋糕，等马头琴安排好单位的事情，就捧着这份情坐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

到了车上我就困了，迷瞪着了。被电话铃惊醒，是宇鹏的电话：“你们在那了？能找到吗？”好心的宇鹏怕我们不认路，好在马头琴临行前在网上查了地图，连出租车也要听他的指挥。告他放心，又给缺月打了电话，告他已经快到北京。终于下午五点到了饭店门口。太早了，我们想肯定人都没有来。正好旁边有一个小店，买了两杯奶酪坐在那等时间。心情和以往参加过的聚会都不一样，要见一群未曾谋面的老熟人。真有点紧张。不由得想起临出门时儿子说我们：“呵呵，你们玩的可真够高的呀！”那口气，那表情，那眼神儿真叫我感到自豪。心里说：“别以为网络是你们年轻人的专利！”但还是嘱咐儿子不要告家里其他人。他们不上网是不会理解

的，甚至会说我们有毛病。其实想起来就是那份知青情激励我们来的。再说要见面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文化人，都带个冒号，主持人，撰稿人，作家，画家，律师，工程师，设计师，最起码也是个教师，那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呀！都是事业有成的人。我们两个可什么都不是，不要说白领，蓝领，黑领都不算。我们单位被抵押给银行还贷，自己下岗八年又几次创业，打过工，开过店，现在和我儿子合作，他搞电脑硬件，我经销软件，（声明：决不是盗版！那是对知识产权的掠夺，咱不干。）马头琴也是给GCD经营了二十年，忠心耿耿，现在国企又相当不景气，也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只想混个退休，仔细想来，我们和要见的这些FB友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想起来和FB友的差距太大了。深感自愧不如。但想到华知网友们的成长历史，都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得来的，有些人还受到了不幸的挫折和磨难，但都坚强的挺过来了。华知网友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可能象大家说的那样，有下乡的这碗酒垫底，我们什么都不怕。没有过不去的河。我不是也经过八年的自己领导自己，增强了自信，和大家一起走到了网络中来了。

太晚了，到酒店的事明天再说。

此次FB,还真有点进京朝圣的感觉，想那即将见到的：德高望重的宇鹏大哥，灵牙利齿的由于妹妹，领导有方的西里村长，繁星相伴的缺月律师，威镇南加的老邱会长,满腹经论的胡老师，驰骋湘江的柳树坪，还有那满世界乱飘的飘流瓶等等，这可都是些了不得的人物呀！诚惶诚恐的感觉由然而生。想俺马头琴，区区一网民能借网络之光，会此良友也是三生有幸了。时辰以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来到雕梁画栋酷似古建筑的酒店前，没敢直接进门，而是在外绕了一圈儿 。从窗子往里看了看，想提前发现点什么，好有个准备，如果能认出几个人来，进门就打招呼，那多爽呀！可是未发现熟脸，俺们来之前，根据宇鹏提供的名单参照微风画像，可是看了又看的，难道是？？没办法只好进去了。谁想一进门俺们就晕了。

迎宾小姐问俺们：“请问是订餐还是就餐？”

俺答：“找人！”

小姐问： “找谁”

俺：？？？？

找谁呢？一不知谁定的餐，即便知道了也无法说呀！缺月；宇鹏；LX;这是网名呀！人家能听懂吗？也没有用这名字定餐的。只好说：“找定桌最多的。”（后来知道大多都是这样答小姐的问)

小姐乐了，指了指：“屏风后面，三桌。”

嘿嘿！你看这急着的！一进门就来个下马威！还是小心为妙。

来到屏风前，从缝隙中往里又瞅了瞅，还好，人不多，才四人。三女一男，脑子里又飞快出现宇鹏名单和微风画像，都是谁呢？怎么一个也对不上号？难道是找错了！诶，看来是老了，老眼昏花，没办法，只好进去了。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呀！俺尽量把自己的表情收拾好，活动活动面部肌肉，可别吓着人家。（鱿鱼这假小子说我象本.拉丹。对了，等这小子来了，俺得让他好好看看，俺就这么恐怖？）

来到桌前，对面四人站起身来，用眼光互相寻问：这是谁？哈哈！这感觉还真不好形容。事先未定暗号，只好用进聊天室的办法，问大家好。逐一握手，自我介绍，当时太紧张了，一个人名也没记住，害得俺坐下以后不敢言语，好在时候不长，又有人来了。事后想起来也感到万幸，幸亏来得早，如果满屋子人时自己进来，那么多眼睛看着你，还不得溜桌子底下。哈哈！俺们可是初犯（FB）呀！

关于FB的过程，俺就不一一赘述了，由于，阳光，老飘等都有精彩论述，还有路姐图文并貌讲解，俺就说一说男声小合唱吧。

在此声明，这是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即便是卡拉也没OK几回，天生五音不全，没办法。平常倒是挺爱听歌的，也爱瞎哼哼，就是没正经唱过。当有人提出，请男同胞来个小合唱，俺就不想加入，生怕影响效果，扫了大家的兴，可不知哪个美妹硬把我推到前面,加上喝了点儿酒，胆儿也就大了起来，还好要唱的歌俺还都会。这可真成了滥竽充数了。其他GG可都是高手，虫二和老笨嗓音洪亮，典型的男中音，尤其是老邱和胡老师那专业级的指挥，嘿！把那歌儿唱的，有高有底。有快有慢，时远时近，层次分明。连俺听着都感到惊奇。听到了美妹的掌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想不到老了老了还露了一把脸儿。（俺明白那是沾了大家的光！）笨哥已经代俺们表示了：这首歌儿就是献给网上的眉妹的。

没有不散的宴席，欢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分手的时候恋恋不舍，坐在回津的列车上，拌随着隆隆的车轮，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纯真的欢歌笑语仍在耳儿边回响。那深沉的歌声依然激荡：“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我们攀登高高的山岭......。”歌声代表大家依然年轻向上的心声。说实在的俺们每天忙忙碌碌的，很少一起出来，这一天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从来没有的快乐，疏桐说的好，我们欢笑的背后都隐藏着各自人生道路上的苦涩，艰辛甚至苦难，才格外珍惜属于我们的欢聚时刻，才唱得那么真挚、笑得那么开心；才让开心后的自己长些气力，再去直面人生。

正象漂流瓶说的，当已不再年轻的我们来营造心中的春季，却是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可以做到的。这不需要资本的投入，只要求我

们不失去自信，加上艰难时刻亲人的相濡以沫，欢乐时刻朋友的赞许和籍慰。留住心中的春天，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下乡插队距今已40年了！和我在草原上一起生活过的知青同学，都早已陆续回到了故乡天津了。只有我仍孤孤单单地“侨居”他乡为异客。

大家风风雨雨，同甘共苦，亲同手足。那段难忘的草原生活，使我们的友谊和感情不断地加深和升温。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回忆于我的心田里。随着星移斗转，光阴的流逝，当年的青年小伙，花季少女，现全都已霜染两鬓。空间的遥远，时间的漫长，并未将我们的友谊与感情沙化，反而日益加深，不断升华。

故乡重游，你请我叫，他陪你伴，似兄弟，赛亲人，令我潸然泪下。

当我离津返蒙的时候，倍感不适。环顾四周，形只影单，心中不由得泛起层层惆怅的涟漪。更是在心烦意乱之时，总有一种孤雁落伍，内外无助的失落感。此时此刻的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拉起心爱的马头琴，那弦间指中流荡飘逸出的低沉的马头琴声，吟唱出我心中的那段望乡小曲。同时也让我嫉妒起在津的知青朋友，可常常小聚一下，倾吐衷肠，哈哈大笑一阵的幸福。

前些日子，大雪纷飞，洒洒扬扬，好不心烦意燥！倚窗远眺，飞雁南断，忆往事，念知友，心头骤起乡愁云。信手握笔，划拉出小诗一首，寄给了好友马家新。

念知友

寒风烈

长空飞舞鹅毛雪

鹅毛雪

令人身寒，叫人心碎！

茫茫草原雪皑皑

群雁南归留一只

留一只

梦归故里，泪泣面南！

未曾想到，拙诗一首，击起千层浪。大家说：“老白也不易啊！多年只身在外，思乡念友，亦在情理之中，他在想念我们啊！怀柔安抚，或许可解其一时之愁？”鸿雁传书，一封短短家书，跋山涉水来到千里之外的我的手中：

新卫：你好你发来的短信，大家看后十分感慨，你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孤雁离群对回津知青来讲也是件憾事，同伴们每当聚会都会谈及你，没有你的这个团队，无论大家玩的多么愉快，总感到不完美。高兴之余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你的思念，但又不敢轻易给你打电话，怕激起你的情思。我们听到最多的话是“要是老白也在多好啊！”，可见大家的心是相通的。

你当年是一个十分优秀的青年，你扎根草原给知青这篇大文章增添了不少色彩，曾被传为佳话。四子王旗的知青因为你而多了一分骄傲，但我们也知道这分骄傲的代价有多大。众多知青对草原的眷恋之情之所以没有沙化，你的存在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家庭，我们给后代留下了一笔比金钱更重要的无形资产。但是看看我们自己吧！华发已生，憔悴了娇容。知天命之年已过，耳顺之年即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趁身体尚健，也应该过几天属于自己的生活了。忘却过去的苦难，留住往日的真情，找寻现在的幸福，延续今后的友谊，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冲破自己搭建的思想牢笼，快乐就在面前。草原是你的家，但天津又何尝不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吧！同伴们想你，同伴们欢聚的歌声需要马头琴的伴奏。相聚----哪怕是短暂的相聚，也比天各一方的思念要好。归来吧！浪迹草原的游子。

等你！我们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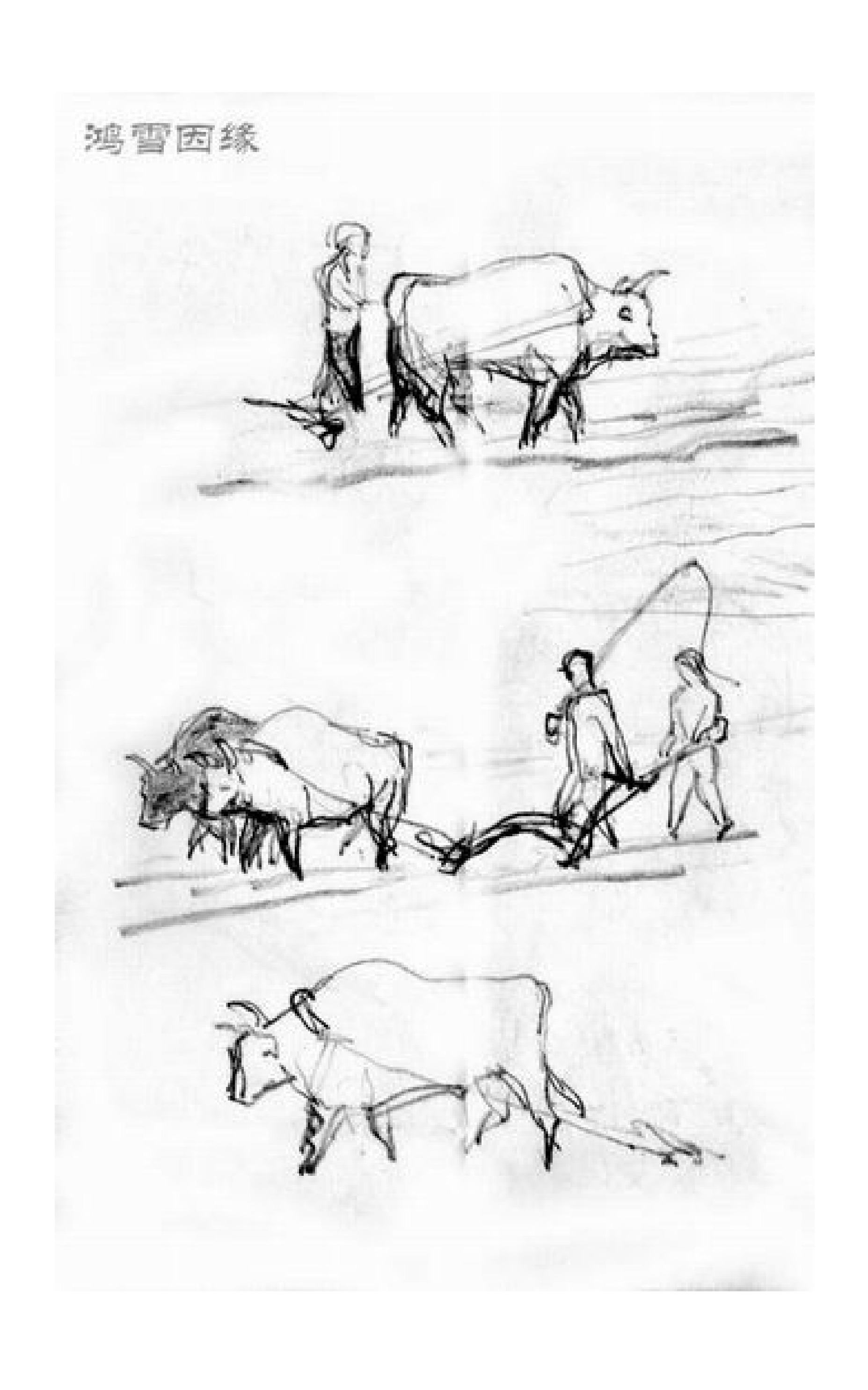
白音朝克图公社依克乌素大队全体天津知青

2005年11月10日

手捧着这封廖廖数语，语重心长的信，字里行间都荡溢着绵绵友爱之情，烫烫思念之心，情真意切，诗一般的

短信，心情难以言表。这浓浓的知青情，使我心潮澎湃，泪水就象决了堤的洪水疯涌而下，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不知由何讲起………

我亲爱的同学啊，知青朋友啊！我想念你们！





北京印象

从北京回来，个个都盯着问，对北京印象如何呀？发了多少幽古之情呀？才突然发现不知如何作答。

不敢说，到了长城只是走了一个烽火台的路，就打道下山，和女儿悠悠哉哉地站在树荫下，一边口含着好象还是广州品牌的冰淇淋，一边仰望着山上，议论着那么多的人挤涌在那蜿蜒起伏窄窄长长的城墙甬道里，怎么看起来就像是五颜六色的巧克力豆滚动在传送带上……

也不敢说，在故宫里随着巨大人流往前涌动的时候，心里的强烈感觉是错进了一个太熟悉了的电影场景，好象那乾清宫坤宁宫御花园的布景，就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之作为假面舞会的用具，虚假而模糊的在眼前晃动着，令人索然无味……

更不敢说，在阳光灿烂下穿越天安门广场时，心中竟无一丝可引起激动的温暖感或幸福感，有的只是一种难以言明的巨大的沮丧，脚步匆匆中竟不肯停留下来照上一个标准像……

那对北京总有点什么好印象吧？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是狐疑之色了。

那当然有！

是什么？

网友！

哗然。

在北京姑姑家时，当我对已是多年不见的姑姑说，开完会后我和女儿将要住到一位网友的家去。姑姑即刻满脸狐疑，上下打量我的眼里还隐隐露出一丝警惕之色，真不愧是军人出身。女儿在一旁偷笑，我仍小心翼翼陪着笑脸，更显出一副平日难见的乖顺温柔。姑姑终是答应了，但仍是不断摇头作百思不解状。想来是看我自小就习惯家教谨严循规蹈矩，怎会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这般令人费解的行为。

转过身来自己也暗自好笑。什么时候也学得像老例一样，视网为家，视网友为亲人了……

算下来，在京的空闲时间只有两天半，而与网友的会面就有了三遭。

第一次会面是到京的第二天。

刚住进酒店，疏桐的电话就追着而至，说是下午与缺月、呼伦河一块过来。一听头就炸了。一下子就要见网上有名赫赫的京城三女将，说什么也觉得心里发怵。

这三女将还是人未到声势就到。整个下午守在电话前给她们的车指点路程，但总也到不了，好象就在附近哪个地方兜着圈子一样。电话里，就一直听着几把女声嘻嘻哈哈吵吵嚷嚷，一股子京城人氏说话特有的肆无忌惮之中，或有骄横，或有柔婉，或有低沉，或有清亮……逼着我人未见到就先以声度人，心里更多了几分胆怯。

终于见到人了。

无论如何想象仍有许多的惊奇。

疏桐是最熟悉的。现实中的人还是比想象中更见柔弱和温婉，典型的江南女子摸样。说笑之间偶尔露出的羞涩之态，令人惊异其还有着一种女孩子家的单纯无暇，更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真诚与善良。

呼伦河最叫人吃惊。早在网上读到过她的一些文字，凝重、苍劲、大气、老辣，扑面而来一股阳刚之气。不料真人身材纤瘦，面容清雅，整一个弱质女子态。唯一开腔，一把圆润而略显低沉的嗓音，才见出了那一份稳重大气。交谈之间，更深深被其神情间一股睿智之气所吸引。细看，便见那双眸子是熠熠发亮的。不少男性告诉过我，女人的智慧最能从眼睛里的光彩看出来，有之则令任何面容生动起来。

缺月，在摸样上最接近我的想象：白皙、端庄、闲雅，大家气度，无形中便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派头。应是那种典型的京城人。记得那晚我们一行几人往餐厅去的时候，路过了会议吃饭的地方。过后有人问我，你的朋友都是何方神圣，就如中央首长驾临。想来也就只是缺月一人，便能营造出那样一种令人敬畏的声威和派头。

其实，是以《路上飘满红罂粟》一文初识缺月。因熟悉和喜爱其间的诗人，深为文中一股悲壮之气所震撼，也为作者的逼人才气所折服，自此如仰高山而不敢轻易靠近。不料第一次见面，就有了极之亲切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关注的话题，还在于其性情可爱得令人惊喜：在成人的睿智中，始终带一点孩童般的调皮，又带一点少女般的撒野……看着她在我们之中总是很放松地说呀笑呀闹呀，觉得她能给她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第二次的见面是正式的聚会了。

最先见到的是阳光。是她开车到疏桐家来接我们。

即便早已从疏桐的口中，知道了阳光是如何开朗快乐的人，乍一见面，还是吃了一惊。远远便看见路口有一着

蓝色碎花衣衫的女子，雀跃着向我们高扬着手，圆圆的脸庞笑成了一朵花，心中疑疑惑惑：这年轻快乐如大女孩般的女子，该不会就是阳光吧？就写出那大篇大篇的充满睿智的心理分析文章？！

果然就是阳光！

那天晚上前往聚会地点的路真是一段长长的路。长长的一路上，洒落的都是阳光的妙语连珠和朗朗笑声。对于我和我女儿来说，那真是一种太饱满的快乐！最终的结果是让娇气的女儿晕了车……

过后，女儿对那次聚会的唯一印象就只有阳光的快乐。说是这位叫阳光的阿姨，怎么会连开的车也像她人一样的快乐，一路的随着笑声欢快地跳跃，所以才令她晕了车……说这话时的女儿已忘了当时晕车的痛苦，却满是欣赏的口气。知道女儿对自己妈妈的性情有着诸多不满，总也希望要多一些快乐的色彩。想着要让女儿来画阳光，她必是会用明快、鲜艳、温暖、单纯的金黄色为主色调。而不像画自己的妈妈，她始终只能用黑色灰色蓝色或紫色……

聚会的地方是一家满讲究的酒家。

过于辉煌明亮的灯光下，令我在相见时产生一种晕晕乎乎如在幻境的感觉。只记得眼前那一张张还是陌生的脸孔上，都洋溢着一种非常欢欣而亲切的笑容。还根本无须开口，就觉得心中已是满满溢溢的温暖和感动……后来，当有一文学圈子里的权威人士告诫我以后不要再将自己的作品放上网时，即便我知道他出于一片好心，心中仍抑止不住一种明显的抵触。也许我无法让他理解，我的写作与这一代人、与这知青网络有着多么难解的关系。我甚至知道，那怕我的作品是多么的不成熟，也可以得到这一代人很明显的偏爱。即使我的作品首先是在大洋彼岸发表的，而那位从不相识的主编托人传过来的祝贺辞，里面最直击心怀的一句还是：致以老三届老知青的诚挚问候……

真是无法解说的知青情结！

陌生的脸孔，其实都是熟悉的人……

最早认出来的是小路。不仅仅是因为她个子最高，也不仅仅是因为她站得最靠近我，而是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这是人人都在说的小路标志。自己也曾在长长的时间里留过这样的一把长发，后在觉得要与青春的记忆作最后诀别的时候，狠着心剪掉了，从此不敢再留长发，而只在内心里羡慕着别人的长发。其实，是羡慕着别人的青春……

后来，与小路坐到了一起。她告诉我，头发的乌黑是染的。其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需要染的头发，无论多么的乌黑，也没有了那样一种天生自成的柔润光泽。那是唯有用青春的血液才能养育出来的光泽……每当我看到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女性，头发虽染成乌黑但已枯涩干硬，心中便有一种无法言述的痛楚。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当她们在失去头发的柔润光泽时，还同时失去了什么。从来就认为，女性不应该属于苦难的年代。天性柔弱温婉的女性，

只应该生活在和平安宁富裕的年代。她们光洁柔润的头发，只应该在花前月下微风中轻柔地飘动，只应该由自己心爱的人用温柔的手来爱抚……而不是，任由风霜烈日过多的磨砺，和任由那些生硬苦涩缺少温情缺少爱的日子过多的摧残，而早早地变得枯涩干硬而没有了光泽……

在一个人送小路出来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伸出手来抚摸了那乌黑的发梢。没错，是少了柔润感的……那一刻，我们无话。

聚会上，另外还没有见过的三位女性是阳阳、晶晶和阿灵。

阳阳看起来性情豪爽达观，给人还很有活力的感觉。晶晶却是很安静内向的模样，每逢我和她的眼睛相遇时，她都是那样静静地对我浅浅一笑，无言，但总令我心中一动，便有了暖暖润润的感觉。

阿灵，一开始就让我感觉到她的与众不同。

见面之前，就听疏桐说过阿灵是搞美术的。在刚一进门的那一刻，就感觉到注视着我的众多眼光中，有一双是最专注最有力度的。那里面除了笑意盈盈，分明还在将你从外到里细细的琢磨和洞察……这是一种专业眼光！我熟悉这样的眼光。便马上在心中就判断出谁是阿灵了。

果然，阿灵一点也不掩饰她的专业习惯，自始至终都用着笑意盈盈的眼光在端详我、观察我。后来我们坐在了一起，细声细气地谈起话的时候，发现她又是有别于一般搞美术的人的。她温厚淳朴、热情直率，很是平实随和。不像我那些多有成就的画家朋友，倨傲另类，喜欢摆一副冷漠寡言的酷态或玩世不恭的摸样。与她交谈，会不由自主地被她很自然流露出来的真诚和善良所感动，便是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说的……

聚会上的男性只有三位。

最年轻的一位原来是虫二的公子，看着他与其父并肩站在一起，强烈的感觉不是他显老了，而是虫二太年轻了，完全没有父子感，而更像一对密友。那晚的聚会还来不及多听虫二说话，他的精彩是到了第二天的另一次聚会才彻底领略到的。

终于见到宇鹏了。

见到宇鹏时的感觉是最平淡的。平淡得就如同见到一位已经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在毫无惊讶之下，那份亲近感就油然而生了。当我们在一旁聊天的时候，靠得很近的看着他抽烟，那动作也如他说话一般的慢条斯理一板一眼，不张扬不显耀，平实得就让你觉得是面对着家中兄长一样。想着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中，有过非常惊世骇俗的作为，到今日外表看来虽已是波澜不惊尘埃落定，但大智大勇仍深藏胸中，偶尔一言半句，会令你琢磨半天回味不已……

开始有人唱歌了。

就如同所有有这一代人在的场合一样，是必要唱苏联歌曲，唱俄罗斯民歌的。那永远也唱不够的《三套车》，唱不够的《红莓花儿开》……每每这个时候，我从来就不能用耳朵，去清晰地判断那唱歌的嗓音，是否专业，是否好听。我忽略了所有的外在因素，而仅仅注意了用心去感受，去感受那歌声里面的一种很深很深的、永远挥之不去的东西……那是俄罗斯民族音乐里特有的悲郁气质！

再也没有那一代人，会像我们这样如此地走近俄罗斯文化的内在精神，会像我们这样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那种特有的悲剧气质：永远充满了忧伤、悲郁和痛苦……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歌，还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还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列宾的绘画……无不弥漫着这种沉重的悲剧意识！

很早以来就发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悲剧色彩，并不来自于我们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袭，而是来自于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多么奇怪，我们还必须要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在一种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异族文化熏陶下，才真正学会了如何用心灵去直接感受人生的冷酷、痛苦和磨难……

多么特殊的一个群体！我们的儿女，也许永远都不能读懂他们父母一代的心灵路程……

第三次的聚会是临时决定的，已是到了我要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了。

板筋在电话里与我说，西郊的大觉寺是极清静之地……听来便很受诱惑。久居闹市，清静已成了极稀罕的事情了。

是坐着板筋的车前往大觉寺的。到郊外时，夜幕已落，凉风拂面，看远山如屏月如钩，给人一种清冷肃穆的美。南方之地却是不同的，一样的夜色中，有风有山也有月时，已是另一种温柔缠绵的美了。

藏于山间的大觉寺，果然清静。下得车来，竟不见一人影。寻着昏暗的灯火进去，一路殿阁重叠，古木森森，应是一座久藏岁月的古寺了。

要找的“明慧茶院”，好象就躲在了寺内的最深处，古色古香的，进门时草草看了那题匾，觉得字也写得不俗。里面从装饰到菜式，都是地道的绍兴风格，到了茴香豆也端上桌时，便觉得不是吃饭，而是享受文化了。心里着实高兴，总算还能体会到京城之地的美妙，不由感激板筋的用心良苦。

板筋也是第一次见到的。原以为东北汉子的模样及性子必多粗犷，但从电话里初闻其声，已觉温文尔雅，心细如丝。见到真人时，看其个子高高，长手长脚，精瘦敏捷的样子，竟也觉得多近南方人氏。他是携带妻女而到的，其妻白净秀雅性情温存，其女亭亭玉立灵气可人。同行的有虫二父子和小路，还有小路坛上的一对夫妻网友及他们的儿子，虽不熟悉，但一样觉得融洽可亲。

疏桐一开始就悄悄告诉我，有了板筋和虫二同在，这饭桌就热闹了。

果然，还只是一轮酒下来，两人的精彩口才兼其顽闹天性就暴露无遗了。首先是虫二，一下子让我另眼相看。在网上读他回忆母亲的文章，那深情、委婉而伤逝的笔调，催人泪下。而在头天聚会初相识时，见他眉宇含威，气度不凡，也断定当年在舞台上，必是出演如欧阳平这样浩浩正气的人物。没有想到大觉寺再一聚，如有变脸一般，就只见到一个极尽风趣幽默、嬉闹笑骂皆成文章的虫二了。那些自成系列的笑话，被他用带着专业编剧色彩的语言述说出来，逼真到了令人而难以置信的境界。到了第二天我在火车上给女儿重述这些笑话，女儿在笑痛了肚子之后得出了结论，一定是这个叫着如此奇怪名字的叔叔自己编出来的。

板筋却是一开口逗乐，便让人觉得是人如其文了。也就是网上有名的“板筋体”：简洁凝练，寓意深藏，往往还在淡淡叙述隐而不发时，便戛然而止，接而一句出人意表的点睛之语，如奇兵突出，直揭主题，让人措手不及之间豁然醒悟，回味过来不禁拍案叫绝！那晚在讲述小路的爱犬狼狼在这茶馆的一次奇遇，精彩非常，末了一句“——不解风情”，让众人都笑翻过去。我心中更是大为称奇，自己一贯以来行文用语极为讲究，深知能到这般收放自如的境界，必是极有智慧者。

男性在幽默上的优势，女性原就是永远不能企及的。即便自己往往有点恃才傲物，但始终知道这一点。

待我们走出寺门时，满天星斗，璀璨美丽。在这北方平原上仰望星空，觉得靠得很近。第一次发现聚集在一起的星群，显得特别的明亮。也许，它们也如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就凭着身上熟悉的痕印来认同对方，而聚集到了一起……

那一刻，我对北京油然而生一股强烈的眷念之意……

感谢北京！

感谢网上的朋友们！

写成于2001年8月28日



采桑子 京津知青联谊会

今年5月15日，天津北京的近500名知青来到天津市蓟县燕山脚下的大平安村，举行了首届京津知青联谊会。

大平安村距著名的长城黄涯关仅5公里，几百名知青攀登了长城，参观了2000年前的烽火台和墙体，虽然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确实做了一把好汉。连续两个晚上，知青们聚集在大平安村的广场上，观看知青艺术团的表演，并举行了篝火晚会，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我们吃住在农民家里，这里的农民几乎家家都有旅店，食堂。村委会统一管理，散户自行解决也行，找村委会安排也行；但大队人马来了，必须提前联系，由村委会安排，尽量照顾到每个农户。我们和8个北京知青网友住在一家，居室很干净，饭菜也非常丰富，而且非常便宜。

5月17日中午饭后，联谊会圆满结束，大家乘坐大巴车返回京津两地。

参加联谊会的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的几十名哈尔滨知青和内蒙知青。

下面的四首小词，算是有感而发吧。

（一）

驱车百里燕山下，

会聚长城。

雪鬓相逢，

昔日小儿老泪横。

四十转瞬如流水，

回首年轻。

满面春风，

杨柳依依不了情。

（二）

津京两地同携手，

天下知青。

四海飘零，

网络连接姐妹情。

轻歌曼舞催人醉，

笑语欢声。

篝火熊熊，

点亮平安不夜城。

（三）

黄涯关上春光好，

奋力攀登。

远眺群峰，

遍地葳蕤小草青。

扶墙遥望三千载，

多少英雄。

几缕清风，

烟灭灰飞谈笑中。

（四）

老翁老妪农家乐，

插队情浓。

暖意融融，

梦醒时分灯正红。

人生苦短惜相聚，

忘却天明。

日月朦胧，

分手东西又远行。

2009-07-21



今晚见到梦影姐姐

梦影是很早就在华知、南加坛子上的老朋友了，她平时发言不多，但我总也不能忘记她那篇《瞎天鹅》，不知为什么……我敬畏所有老高中的朋友，一向被称为“恐高症”，对她也不例外。今年国庆中秋，她说要回来，时间只有一周，她想见见在京网友。问她都想见谁，她说“我不知道有哪些网友在北京。在这中秋时分如能相聚当会份外高兴”。

航班应是29日黄昏到达，她说她不怕时差，希望当晚就和大家见面，马上就到中秋了，她怕影响大家与家人团聚。我和在京网友挑选了聚会场所，却迟迟不敢订餐——9.11刚过，至少在我印象中，国际航班出入港时间都变得不可靠了。29日惶惶了一天，想打电话问问她在北京的家人有无进一步消息，一直又不好打，怎么说呢？说我找“梦影”？……幸亏没有订餐，那天她真的没有回来。

10月1日上午才接到她的电话，她已到京。加州起飞并未推迟，加拿大转机却不顺利，她被搁在那里一天多！

过节大家都忙，七长八短凑不到一起。明天她就要走了！昨天电话里说好，就定今天晚上，谁能来谁来吧——这话是我说的。她说大家要是忙就下次再聚也一样。我说不！就这次！她是那么盼望见到大家呢。

梦影的先生在北京，她是和先生一起来的。我只比他们早到一步，站在门前台阶上还没来得及张望，就听见她喊我了。她在网上看过我的照片，到处乱贴的那些。我却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着随意，笑容满面，整个人显得非常年轻！现在一闭上眼，还能想起她额前细密的碎发、有点尖尖的下巴，一双总是笑眯眯的眼睛，还有脑后那条纯中国式的粗黑的辫子……

LX和莘莘接了宇鹏、呼伦随后赶到。北京网友今天就只有这几个人了。出游的，生病的，其它活动冲突的，都转达了问候……其实宇鹏也在闹感冒，厚厚地裹了好几层衣服，很可怜的样子：（

梦影把她的先生介绍给大家，大家于是就称Z兄。Z兄也不发福，个头可以，很精干、很自信，很健谈，又很沉稳，是有所成就但自己心里并不怎么当回事的那种人。他是老四中的，但宣布自己不是老三届，他比老高三还高一

级，文革开始时已在北大了。这是电脑专家，不久前退休，刚刚开办自己的公司。我觉得他的公司可能应属起点比较高的那种，他笑笑说，也就是好玩儿的吧。

LX从一见面就觉得Z兄眼熟，说话间两人想起，原来他们在N年前是见过面的！莘莘的一位表兄曾与Z兄共事，一直尊Z兄为师。因为这表兄的关系，他们见过，不过真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有关当时细节，两人越说越热闹，热闹了好一阵呢。我说幸亏不喝酒，要不然这至少是三杯。

梦影给我们详细讲述了29日未能如期到达的原委。她说过去走了多少次，在加拿大转机时，行李都不需要出关重新验关的，这次忽然改了规矩。同机很多人干脆扔下行李，还是直接转机走了，反正认定航空公司最终总会把行李转运过去。而她老老实实取了行李出关，细细验过再去登机，已经来不及，她被拒之门外。当天再也没有飞往北京的航班！她发了火，加拿大人好象更发火，说“麻烦还不是你们美国人弄过来的”！她用英语重复了这句话，模仿加拿大人抱怨兼带委屈的口气，弄得很滑稽。

此后种种经过从略，总之她被迫在加作“短期旅游”，当晚竟象流浪汉一样，就睡在露天长椅上！她说真是莫明其妙，其实口袋里又不是没有钱！天气奇冷，她和几个不幸的同路人拣来大堆废报纸盖在身上取暖，恍然又回到了下乡插队的年代……“我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你们说我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一再说这话时，她拌落着两手，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我们全都大笑，说她在21世纪又经历了一次“天涯沦落”。

她从机场打电话给先生，要先生转告小路：不能按时到京了。加拿大机场的国际长途电话收10美元一分钟！起价三分钟！为了这个电话，她一共付了33美元……说到这里，Z兄忙着检讨，说接完电话急着外出办事，没有及时转话给我。我想来想去，没有及时转话不可气，浪费了那33美元却着实可气！Z兄憨厚一笑。

我很奇怪梦影与先生常年累月跑来跑去，一个国外，一个国内，各忙各的事业，隔着大洋长期就这样“两地分居”。她扮个鬼脸说：“因为他爱国，我不爱国。”大家都笑起来。爱国不爱国，这个话题是华知的火药桶，但今天说这个说了很久，没人吵架。大家说起前不久回来的另一位网友，梦影很替那位网友担忧，说以他的研究领域，这样回国讲学，对个人前途一定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未必在眼前，也许在往后……我说：他自己都明白的，但他说他不能不这样做。大家一时沉默……对了，那位网友还是Z兄的校友呢，可惜隔了系，他们不认识。

说起那位网友在文革中的遭遇，Z兄对一些事情刨根问底，分明让人感觉到他对当时种种事件的前前后后因因果果记得非常清楚。我惊讶怎么会那么清楚！要说经历，象我等也算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但我脑子里就一片模糊。还记得中学“四三派”、“四四派”开什么大会，我们在会场人群后面练自行车车技，比赛“原地定位”什么的……Z兄说“比你们大呀！我们那时候都已经懂了么”。是很平静，或者说很冷静的口气。可惜没时间谈得太多太深，其实很想听听他们当时是怎样的“懂”，现在回头再看，又是否有什么不同。

Z兄也讲起他自己下乡五年的经历。我说看过梦影在华知贴的《我老公之“回乡记”》，做到首页了，记得还配了音乐。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宇鹏、呼伦、LX、莘莘都说看到了。说到这时，却见梦影诡笑着，摆出姿式要往桌子底下钻，原来我是多嘴了，暴露了她的“侵犯著作权”。Z兄看看她，倒也淡然一笑。他说：从四中到北大，曾经自视很高，那时候加上家庭受到的冲击，感受最深是忽然从天上到地下的感觉，失落感，对前途的迷茫。下乡吃些苦倒真还是次要的。那是真正开始读书、开始思考的年代……

也说到梦影的《瞎天鹅》了。莘莘问写的是不是真实，她说是。不过她说那种东西都是“最无聊的时候”写着玩儿的。

说到网络和网友，自然就说得非常热闹。Z兄上网只看新闻、查资料，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我们所说的“网友”，听着我们说，时时会微笑摇头，表示不可思议。我们很起劲儿地给他讲什么“美军、国军、共军”……其实梦影在那边不声不响见过我们若干“美军”弟兄呢。她说见到67时，67说“一定要给小路好好洗洗脑”。我告诉她，xxx也这么说呢，我就是没时间，我跟他说了，等我有空就去找他洗脑，给我洗不干净他都不姓x！

其实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破帽遮颜绕道走”，那些“破帽”找到一个不出三五天就被废！说起这个，梦影帮我们想出一些歪门邪道，讲述时眉飞色舞，显得很淘气。她可能从小就很淘气。她说读中学的时候很偏文科，数理化一上课就睡大觉。有一次期中考试，代数、几何，两门加起来才得……“多少分你们猜？百分制？”我说：“50分！”她说：“你太高估啦！加起来才7分！一个3分，一个4分！”她说不敢拿成绩单回家，怕妈妈骂，自己赶快看书，到期末，这两门考了两个100，结果还被老师叫去办公室臭骂一顿，说“学期综合成绩你让我怎么给你算？！”那是五分制，我说，什么怎么算？给5+呀！要的就是“成长性”嘛！呼伦是老师，她也赞同。梦影一笑说：“嘿嘿，还是5分。”

Z兄从专家角度给我们讲了有关“绕道走”的魔高道高，就手段和程度来说，有些东西的确在我们想象之外。他告诉我们还是要适当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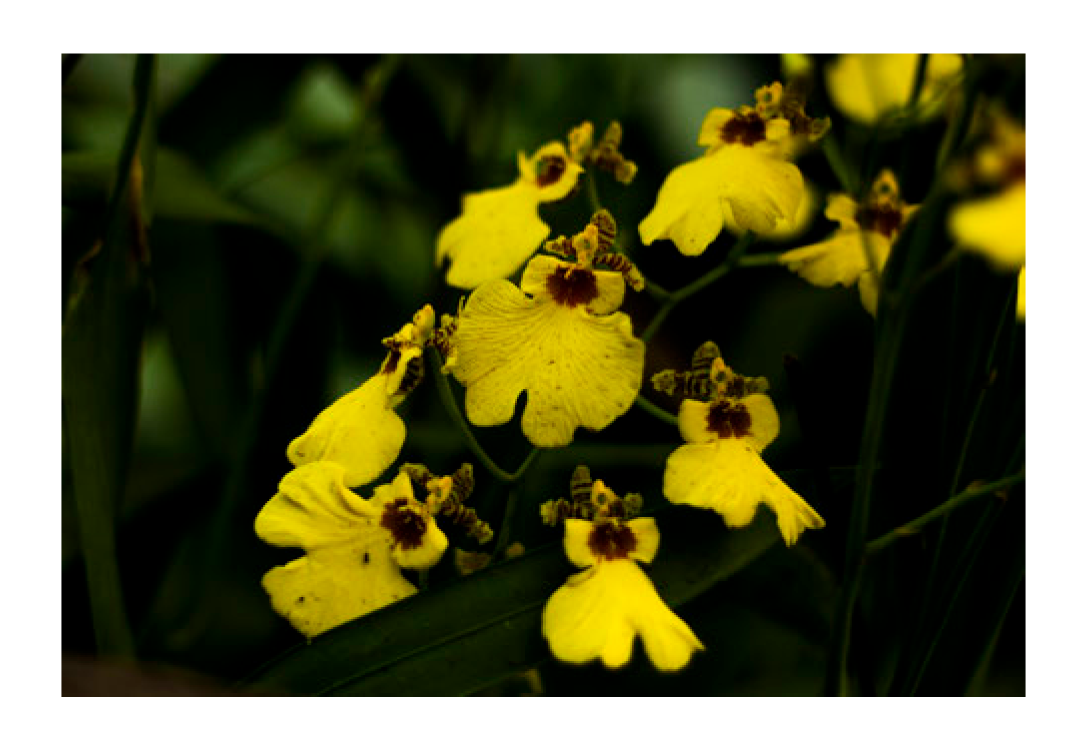
还说了好多别的。说到中国和美国的股市，也说到以色列和塔利班……梦影说：你们信不信，2001年全球十大新闻头一条，肯定就是9.11了！我们都说“当然”，Z兄却扭头盯着她，重重地说了一声：“但、愿！”大家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无声的叹息！但愿。但愿这世界不要真的疯掉吧。

梦影明早还要赶飞机，大家没敢玩儿到太晚。起身收摊儿时我偶然回头，正看到Z兄默默接过梦影的提包，帮她穿好外套……我问梦影什么时候再回来，她说今年回来两次了，再回来就打电话。我说：“不怕你不回来，反正有人质在这里。你要是老不回来，我们就撕票儿！”她大笑。

在门外告别，梦影和Z兄走另一方向去取车。看着他们双双的背影，一刹那间忽然又想起《瞎天鹅》，还想

到“爱国的和不爱国的”……忽然感慨，多么复杂，又是多么单纯的一代人！

明天发出这帖，梦影应该已在飞机上了。祝你平安，梦影姐姐。祝你平安，我们所有天涯海角的朋友。



心底的珍藏——网友会面记

不知为何，年轻时的我，不论遇到多大的苦难，都不会哭。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惊诧、害怕，以为我不是女人。可是，现在的我，很容易动情，很容易就流了眼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现在的我，没有了生存竞争的压力，没有了恐怖年代的畏惧，曾被刀枪雪剑武装起来的内心，更愿意回归到女性的本色？也许，随着年岁的渐长，我知道了世间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发现，人群中还有很多温馨的感情值得我们收藏……

此刻，我翻看着最近我的上海－杭州－武汉之行拍的照片，网友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浮现在眼前……那短短的几天，产生的友谊却是不能承受之重。网友们，我想念你们！

当听说我要到素未谋面的老康家里作客吃饭的时候，我的大哥眼睛瞪得如铜铃般大！他说不可思议，他想像不到“三不识七”（广东话意思是一点不搭界）的人竟会跑到别人家，坐下就吃饭。可是在丰盛的宴席间，说起过去的事情，大哥比谁都激动！大哥和老康争先恐后地说话，我则坐在一旁拼命掉泪，我是深深感到老三届受的苦难太多，相比之下，我受的苦是小儿科。后来说到网络，我们转哭为笑，一窝蜂涌到老康电脑前，看老康是如何用“三剑客”做华夏知青网首页的。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大哥，老康天天晚上在鼓捣首页的图片，上网费不少，有热心人捐款，指明给他一笔钱补助上网费，但他死活不要。我哥哥被深深感动，他说，你们的网友是很好的人呀，我也要加入华夏知青大家庭。

那天一大早，我直奔往崇明岛的码头，清雅请了假在等我。因为大雾，不能开船。清雅一会儿打一个电话，老康也打电话来，他们怕我等得心焦呢。我告诉他们，我正在欣赏雾中的码头旁的小树林：一团一团的白雾在轻飘飘地飞舞，越过碧绿的小河，越过静谧的直直的小树。嫩黄的树叶、青葱的野草、远处灰色的透迤的群山、水中波纹不兴的倒影，一切都如诗如画，如梦如幻。饱受石屎森林之苦的我，此时心底一片纯净。

崇明岛到了，清雅拥了上来，一点没有犹豫，好象常常见面的老朋友。我和清雅坐在飘扬着黄色太阳蓬的人力三轮车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观看小城清洁有序的街景，很快到了清雅家里。真不好意思，又是坐下就吃。热情的清雅妈妈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老毛蟹、清米酒、还有主人的盛情，竟然使我满脸通红，微微的有些醉意……码头上，清雅送了又送，及至我进了站道，折回来看到清雅还在栅栏间等我。我的眼睛有点朦胧，呵，清雅，你是我心中一首散发着纯真乡韵儿的歌，什么时候唱起来，内心马上平静。

坐在上海至杭州的火车上，对面厢的几个乘客在谈圣经，在谈文化，颇令我吃惊。我常常乘坐广州至深圳的火车，最近10年来，很少听见乘客谈这些文雅的话题了，不禁对江南灵秀刮目相看。果不其然，杭州网友大卫和OK与我的见面安排在西湖十里长堤，富有诗意。我们沿着长堤慢慢走着，美丽的西子湖，古往今来已有多少文人骚客讴歌，我就不在此献丑了。只觉得和两个大哥哥般的网友，一起闻柳浪莺鸣，观满堤翠色，亲热又自然地交谈，实是人生快事。不好！原来吹得我们浑身舒泰的清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幸好只是绵绵密密的小雨，但看到凝在他俩斑驳银发上的雨珠，我的心中不禁一丝丝地歉疚。（此处略去吃饭细节，以免每个段落都有吃的描写，不够文雅）

武汉号子一个接一个电话，追得我的手机都快爆炸了！热情的号子邀请我们到她家作客。以前我以为号子不会做饭呢，原来她是高厨。只见她把围裙一扎，一会儿就川流不息地端出大盘小碟来。老知青适时回忆在农村时，每年总有一段时间，靠吃草籽糊口，让我们深感必须抓紧现在的口福，于是毫不客气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席间，TK老想灌醉我，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我的酒量比起在清雅家时，已经大大地进步了，除了脸儿稍微有点红，一点反应都没有。嘻嘻，诸位工作室成员，不要以为我通篇在谈吃喝玩乐，我们有谈工作的，一直谈到万家灯火变成月朗星稀，我们才深一脚浅一脚离去。细心的号子早为我准备了“三剑客”，揣在我包里。

时间淌得真快，我现在又坐在自己家里，犹如作了一场梦。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梦，那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我的心里，多了一份美好的珍藏。网友就象一颗颗闪耀的星星，把我的夜空点缀得如此迷人生动。我们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彼此折射光辉，彼此深情相笑，永永远远！

2001年4月27日于广州



2001年1月，俺来到了承德，为的是《承德知青网》有个网庆；2008年6月俺再次来到承德，为的是老熊要完成夏雨的一件遗愿。

车未停稳风云和柳絮就围上来，拉开车门拥抱！还是当年的八大金刚，还是当年的热情欢迎。此后的两天里，我们会见了秋风、冬雪、柳、蜗、风和CPU，春雷因外出没能见到。不过时隔几日他到了鞍山，俺哥俩还是好好地聊了那么一阵子。掐指一算已经七年了，物是人非，最大的遗憾是精力充沛热情如火的夏雨MM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在承德，熊老FDP一大早就爬起来忽悠俺：去看看外八庙？俺就奇怪，懒惰如斯怎会主动下炕？到了狮子沟，他就念叨：桑爷爷说海奶奶爬山了，你说一个瘸子怎么能爬的了山哦？那些个照片一定是在避暑山庄后院墙上拍的。。。转悠来转悠去，这老FDP指着一条山水冲出来的沟说：要不就是从这里上去的？你去爬爬看能不能上去？

俺觉得桑爷爷就是比他有学问，为了证实海奶奶是爬山上去拍片子的，就顺着坝墙跳到沟里顺着那水沟爬上去了。爬到一半回头一看，果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再爬、再爬，由于山坡上的树木渐渐遮挡了视线只得作罢。回到公路上，那老FDP也承认了：经实地考察，海奶奶当年是爬山上去的。得，俺叫他忽悠了，本该他自己去爬了认证的事儿叫俺爬了！

其实认真翻阅了海奶奶的日记再对照相片，当年日本鬼子占据了山庄，海奶奶根本没机会爬山庄的后墙！可恨这老FDP自己蹲炕上不好好做功课，叫俺去爬山认证！拿自己孩子当孩子，拿人家孩子炒豆芽子，只可怜俺那腿啊两天后还在颤!

看看，又树老根多了不是？咱今天要干嘛来着？不是建一个“热河老档”么？扯老FDP扯了那么远。

为啥建档？当年拍了一些照片，没贴过，此次承德朋友又贴出一些来，勾起俺美好的回忆，此其一；七年后的一见虽短暂，但获悉不久承知四件大事：书、碑、网、展中的“展”将以永久方式重新开馆，这些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后知青时代树立了一个个里程碑的“承知”朋友的确可敬。此其二；开“展”时俺要三番到承德，前面的再不整理出来就会欠账太多，此其三也。

就用当年给夏雨的一封e-mail做开头吧：（看看你啊，还没开头就扯了这么多哦！）

感谢承德朋友们!

感谢你们对俺的关爱；感谢为俺安排了部级的接待；感谢给了俺十分愉快的两天；感谢你们教会了俺许多交友之道。。。

看到秋风大哥在坛子上呼唤俺“给家报个平安”；看到夏雨要俺“交代”三天的去向；接到春雷的询问电话；得知有那么多朋友打了无数通电话。。。

俺心里热呼呼的，又有无限的歉意。。。叫朋友们担心啦！俺在这里给承德的朋友们鞠躬道歉。

俺交代：那天早晨冬雪天还没亮就赶到山庄宾馆，握着他冰冷的手，得知他是骑车赶来，俺真的不知如何才能表达俺的谢意！春雷安排的车准时到达，听司机说：讲好了你坐前边。。。俺再一次为承知朋友的无微不至感动。。。新车老司机天天跑的路，很快俺就到达北京了。

由于小路要去洛阳办些事情，只有老熊一名司机，俺就参加了这次长途跋涉。北京到洛阳8、900公里，一路顺利。第二天原定返回北京（LX都帮俺买好了火车票）路上老熊闺女一通电话说已经提前结束了考试可以回家。。。又临时决定折向济南。。。

这一路，俺接家里的电话，原定与一日本公司签的约，因故推迟几天，又要俺到北京施耐德总部见两个人。。。正好时间上可以配合。俺就被“挟持”到济南一行。。。那天一天里跑了1，100多公里，从早上8：00直到午夜12：00多才到北京。。。为防困倦车里放着音乐加上风噪可能错过了很多电话，后来为了驾车赶路不受干扰，俺干脆关了电话。。。

俺要在这里向关心俺的承德朋友说声谢谢！还要对让你们担心说声抱歉！对不起啦!

另：夏雨请腾空一个信箱，俺要发照片过去。大约2。5M。谢谢!

上面是那封当年给夏雨的信，下面就是从当年那些照片里挑出来的一些照片，让咱们看图说话建老档吧：



这一张本来是分开拍的，这回叫俺拼接成一幅了。当年，俺一到承德就被雷子带去吃了一段风味早餐，随后入住电业宾馆。春夏秋冬柳蜗风全体出面在驻地热情地接待了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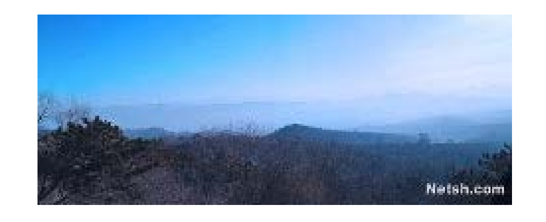




柳和风。这哥俩坐得远了点没能拼在一起。当时还有一幅秋风GG和俺握手的照片，拍的极好，不知是哪位的作品，俺没版权就不贴了。不过此帖贴到“热河泉边”时，哪位手里有可以贴上来丰富本“老档”。



后来夏雨带俺参观了“避暑山庄”。在这里俺享受到了“部级待遇”的接待：由夏雨亲自执棒位俺解说。秋风GG还给了俺一部专车，就是当年很流行的福特科斯嘉，为了这车看还着实现了回眼，此时后话，暂时压下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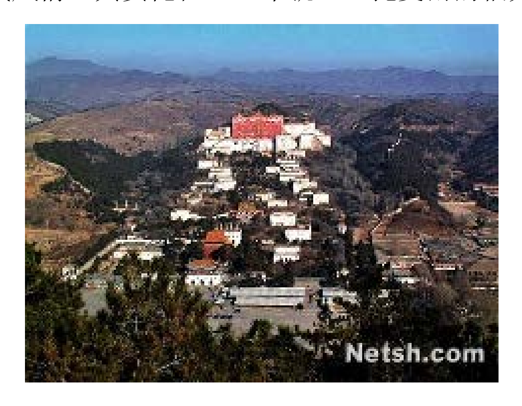
随后我们爬山登上了虎皮宫墙。在这里可以眺望苍茫的承德群山，俺不禁感慨：生长在承德真是一份福气，山川灵秀，古迹繁多，亦游亦研，不亦乐乎？全身心投入承德人文自然之中的人士定能获得长寿的回报！



普陀宗乘之庙的大红台。当年俺也是刚刚接触数码相机，幅面设成了640X480，现在真是后悔当时设小了幅面，今后即便是有机会再来也没夏雨MM陪同了不是？



须弥福寿之庙。班禅的行宫，后藏的式样。俺去西藏因车子出了问题，已经走到羊卓雍错了还是被迫退回拉萨，是俺不得一见后藏风情。其实俺在2001年就已经托夏雨的福见过这仿扎布楞寺的须弥福寿之庙了。



这个角度很经典，只是因植树造林北宫墙歪的树木茂密，已经遮挡了狮子沟。。。夏雨后来送俺的一本她参与编辑的避暑山庄画册里面也有一幅是这个角度。



那个有大龙的大屋顶，俺的小DC镜头不够长，用了“数字变焦”，把它拍的很惨。



下山时遇到了小鹿，很乖的样子。听说山庄的小鹿多不怕人，和谐呀！



夏雨很细心，网上见过俺贴的“俺所见过的六合塔”，就带俺来这避暑山庄的“舍利塔”，她说这塔是照着六合塔修的。当时俺肚里还冒泡来着：不像啊？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是照着六合塔年轻时候的样儿修的，现如今我们见的那个是着了火以后包的皮子，当然不像了。



夏雨还找来工作人员，开了锁让俺登塔一游。俺真是辜负了她，没拍出什么像样子的东西来，今后怕再也没机会登塔了哦。想一想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了夏雨的安排，俺拼老命把上面一横一竖的来那两张照片拼成了一张，糙了点可是比单摆浮搁还是好看了不少。



这个角度拍大佛寺还是不错的，虽然那个烟囱有点碍眼也会死“历史事实”么。可惜案的是俺的镜头不够长，不像这次去承德老FDP怕花钱，把俺拉到大佛寺后院，让俺隔着车窗拍了一张。还说：那里的喇嘛多是假的。。。假喇嘛怕啥？庙是真的不就成了？俺又叫他忽悠了一回！



接着是晚宴，八大金刚齐集，那场面，那叫一个壮观；那酒喝的，那叫一个爽快！这是秋风GG在把关点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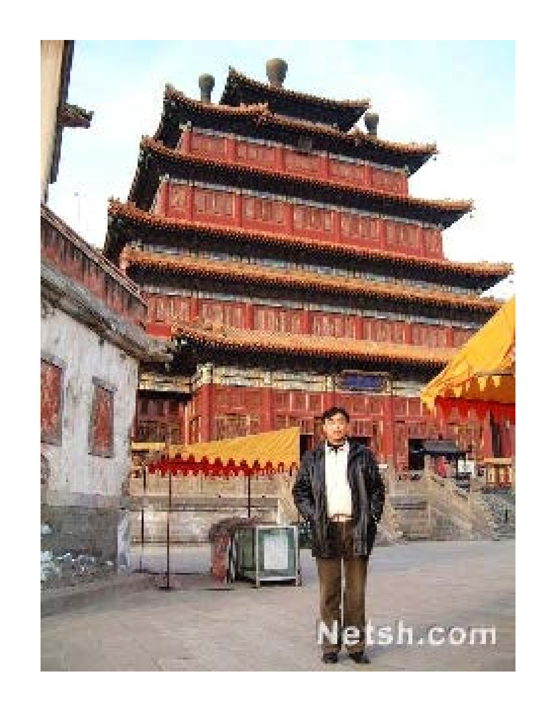
俺丢银现眼地迟到了，因为咋也找不到那辆科斯嘉的大车灯！最后只好“闭着眼睛”摸黑儿进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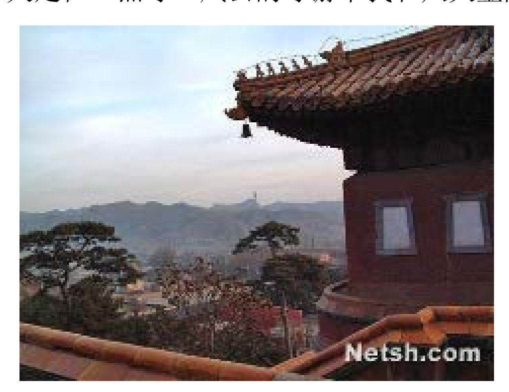
这功节咋还都挺斯文涅？没开喝呢么。。。

那开喝了以后涅？开喝了以后您当俺还能端得住相机么？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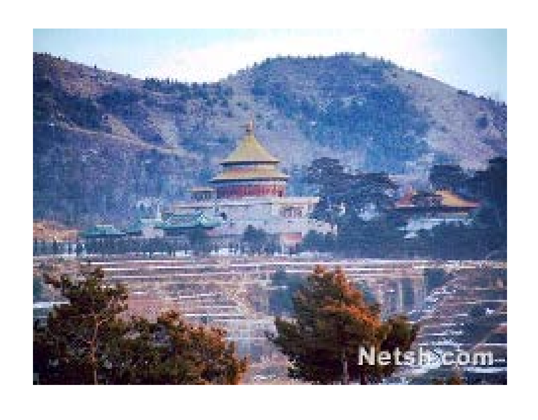
当晚就是网庆联欢会，俺遗憾的没有照片。



二天是在“黑导”风云的导游下我和八大金刚同游外八庙。这里是第一个落脚点：大佛寺。



远眺磬槌峰



在大佛寺无论如何拍不到这张吧？现在搞不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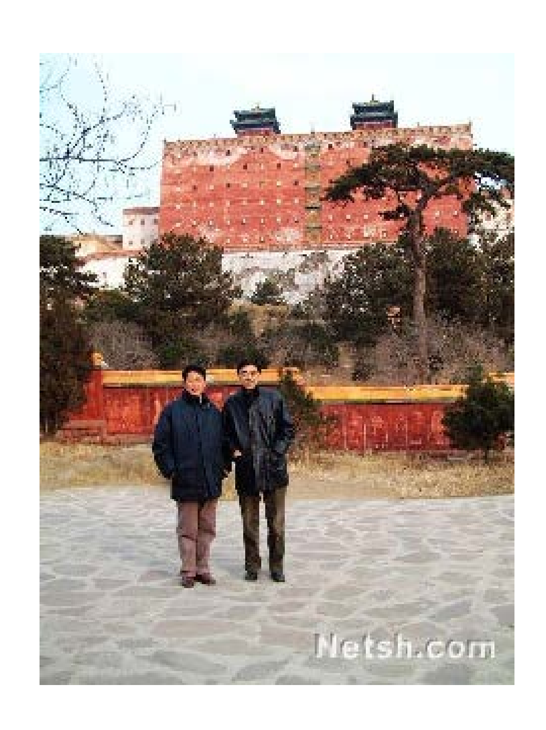
普陀宗乘之庙的五塔门。导游先生风云曾经卖力地讲解过，不好意思，俺现在只记得是代表了不同的宗教派别？和谐到一个门上了？风云，您要是有气就骂俺两句，没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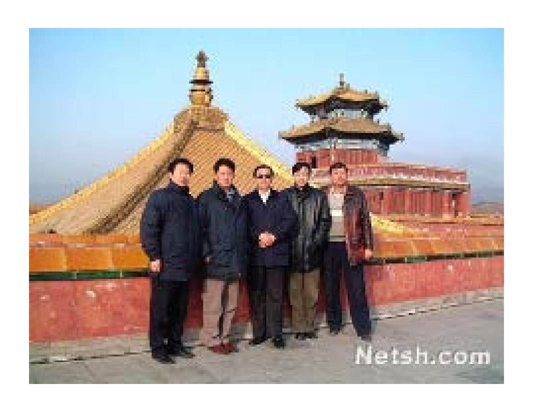
这只蹲着的象海奶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和口吻好好的夸过它一回。据说应该是一位象爷爷和一位象奶奶，俺眼拙，也没分清楚就拍了一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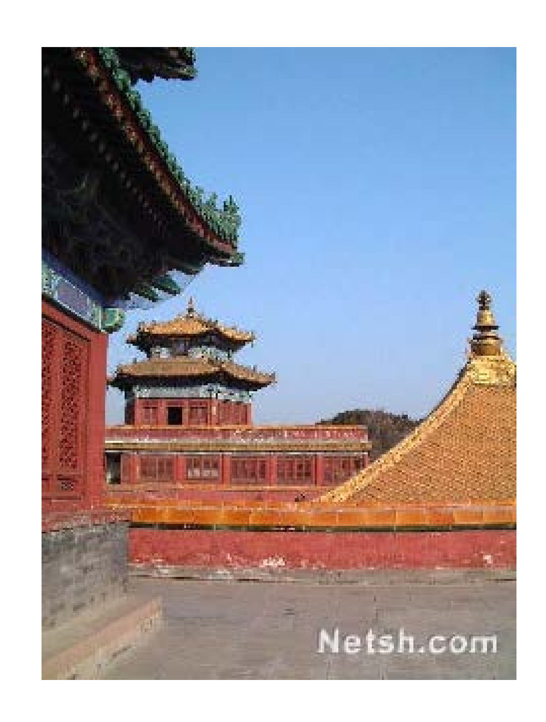
缺了哪位就是哪位给拍的照，咱们没带脚架。



咋样？俩帅小伙儿哦！



独帅帅不算帅，排着队帅可要帅S银了哦！高屋建瓴地帅他一把！



有导游就是好，这个又是一个经典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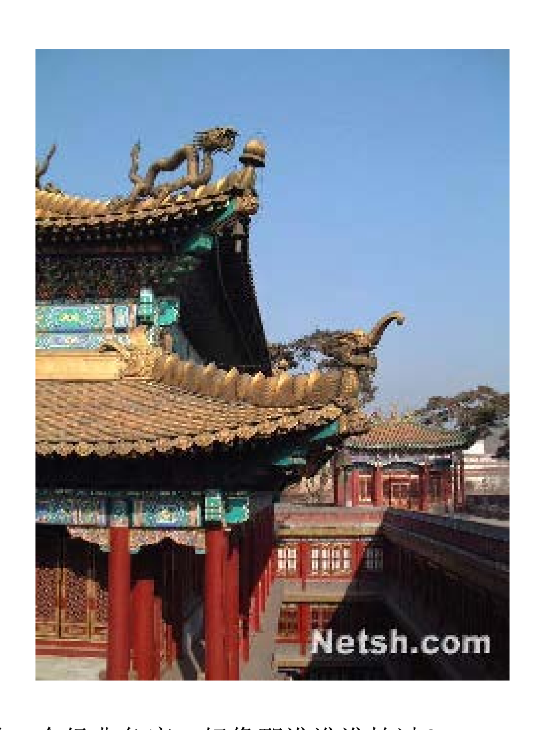
再来两张。



打造御照。皇帝老儿原来是这么包装出来的。。。老迷瞪GG问：你那御照呢？呵呵，俺没版权啊，承德诸位手里有就贴上来吧！



整个“登基大典”就“留资料不见报”了，看看“退朝”后大家伙一起“指点江山”吧！



又是一个经典角度。好像那谁谁谁拍过？



来一张龙儿子



34

游毕，来到夏雨的办公室，她向俺赠送了礼物。



35

很贵重的喔，当然，更贵重的是“承知”给俺的情谊！



夏雨还指着地图给俺讲解了今天的游览路线。





夏雨在她的岗位上。



庆功宴



这时候好像还没开喝。。。



有的银儿已经有点儿高了。。。后边的不能贴了，丢S银了，戴了满头的花儿当麦霸。。。

篇一

三个月前，若有人跟我说起聊天室，我八成会撇嘴耸鼻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小男生小女生们无聊胡闹的地方，可现在，每当夜幕降临，就七神不安八魂不宁地猴急着要进华知网聊天室。（前不久中美海底电缆断了，上网特慢，有时就不屈不挠地花上三两的钟头才可爬进聊天室。）进得去后，便随便逮个网虫狠着劲侃，若遇上相识的网虫则会有滋有味地悠着聊，再若遇上知己者更会启动“悄悄话”机制窃窃私语……聊得来劲，真的个乐不思蜀，往往须劳驾太座采取“揪耳朵”的极端手段方能拽出聊天室来。

当然，咱进聊天室也有个循序渐进过程。刚开始吧，探头探脑进去想看看里边的网虫有多无聊，进得去，撞上一二认识的网虫，敷衍着聊几句，三来二去却来劲了，于是就鸡手鸭脚地乱敲起来，直搞到脖子发硬手指抽筋才笨手笨脚爬出来。下来两天有事无暇进聊天室，心里却就有了“如隔三秋”的焦虑感。待再次仓惶冲进聊天室，便意识到自己已不可救药地成为不折不扣的“聊天室虫”了。

由于自己是电脑菜鸟，故进聊天室的初始阶段不免会闹出些个有失身份的糗事。比如第二次刚进到聊天室，网虫们就咋呼起来，说老例你到底“活过来啦”。我老例从来就没“嗝屁”过嘛怎么会有“活过来”之说？原来我第一次离开聊天室时，不知少动了哪根筋，居然留下了个“老例”在聊天室内，就那么不吭不哈地矗那里两天，任由网虫们如何招惹、挑逗、辱骂、围攻、乃至拳打脚踢拥抱亲吻，总是那么酷酷地岿然不动。网虫看着不对劲可就不知咋回事，又急又愁又恨又怕，尤其到下半夜，还真觉得像个僵尸似的令人头皮发麻脚筋发软。

还有一次嘛，进去就逮住个号为“风絮”的网虫就神侃，正侃得甚是投机称兄道弟的热乎之际，瞥见由于在旁边愣是不说话，就随口说由于你干嘛发愣呀一起聊吧，由于这小子却阴阴一笑道：“没有啊，就盯着你们怎么个聊呢！”咱老例不傻啊听出由于话中有话，揪住由于一阵穷追猛打，终于得知那“风絮兄”竟是个“她”！后来嘛，嘿嘿……没事呀！风絮还真够哥们儿的，就说那阵子吧，我用太座的膝上电脑上网，也不知怎么回事，出来的汉字夹杂着不少乱码，看起来还真以为我老例在说胡话呢。这不仅叫我尴尬，还让网虫看得一愣一愣的。好个风絮兄弟她啊，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来了个同步翻译，尽善尽美地将我的话传与网虫们。

到网技有所提高后，在聊天时就喜欢在表情上卖弄一下，比如点“问好”的指示向网虫们人模人样地“Hi”一声，那感觉还真不错。但也有走火入魔岔了气的时候，有一次，跟由于干上了，义愤填膺地点了个“踢腿”指示，“凌空飞起一脚”踢在由于的脑袋上，过瘾得很！解气得很！之后得胜还朝准备凯旋下网，便向全体网虫说了

声中气十足的“再见”。于是就出状况啦－－我忘了消除“踢腿”的指示，伴随我那声“再见”的，就是“凌空飞起一脚”踢在全体网虫的脑袋上。顿时引起众怒，害得我灰头灰脸鞠躬道歉了半天才能下网。另一次恰又正好相反，为了表示化干戈为玉帛，在由于下网前主动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

。过后又是忘了消除“拥抱”的指示，在接下来跟小路说话时，便自然就跟她来了个“轻轻的拥抱”。马上就有一网兄语重心长地告诫：“老例啊，请注意刚才给小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动作啊？”你说咱爷们的脸往哪搁？

也当然啦，聊天室是咱们消乏解闷诉苦散心的好去处。随便找个谁们聊上几个回合，什么不舒心的东东也可去得七七八八了。还可分享网虫们的温馨美事，像上周号子去北京旅游，小路、宇鹏等就为号子搞了个网虫聚会；广东的滴水岩、风絮、Deer等也正策划下周末上白云山野营……哇，这些个温馨十足的活动真够诱惑得我立马买机票赶回去了！

你看了也馋吧？反正我是没治了，每晚加班加点似地到华知网聊天室报到，如痴如醉地直泡到耳朵被揪得发疼才醒过来。其实耳朵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耳朵疼吗？于是嘛就总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耳朵疼的大无畏网虫精神，坚持到耳朵疼了好几回才恋恋不舍撤出。唉，聊天室啊，我魂牵梦绕的聊天室……

篇二

前几天弄了个《相聚华知网聊天室》的贴子，没想却起到广告效应，这几天华知网一下子热闹起来，旧雨新知络绎不绝。有网虫高兴之余，不免怀疑是否我老例受了电讯局的什么好处把大伙哄上聊天室花钱来了。说得我也心动了，考虑是否真的到电讯局申请诸如广告费、奖金、commission之类。话说回来，九命说得蛮有道理：悠着点，才持久。乘兴而来兴尽而返，随性，亦随缘。对吧？

人多热闹却也有乱象。有时你会发现一下子冒出几个克隆网虫，像由于吧，就有“q”、“Q”、“由于”、“鱿鱼”等，让你还真搞不清楚哪个是真身。前晚一下子冒出“海蜇”、“海鲜”等，加上原有的“鱿鱼”等，令你恍然觉得进入了水族馆，好在赶来了一位"海鲜厨子"，一阵热炒冷盘，才使水族们销声匿迹。混乱中也有人乘机出卖机密，我就接受到好几桩密报，最让我震撼的是说我甫进网就成“铁哥们”的由于是“她”，而且是我同期认识的一位“铁姐们”！这情报至今也无法确证，委实令我沮丧万分，要知道我不止一次“轻轻拥抱”过“由于兄”呀！

我那“广告”最大的效应就是吸引了不少“新虫”进聊天室。如王老五、疏桐本来都是老网虫了，却没进过聊天室，这几天都不约而同爬了进来。还有一个相同点是，他们第一次都是心虚胆怯地露一下脸就落荒而逃。王老五露的那一脸刚好给我逮着，还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来着，却无回应，反而迅即隐遁无踪迹了。当时我还纳闷了好一阵呢。疏桐的落荒而逃我没见着，是她自己在酒吧喝醉了吐了真言。但她第二次进来我正好在场，这次疏桐可脱胎换骨啦，一进来就咋咋呼呼的(是否借以掩饰内心恐慌？)，一开口就表情多多，逮着个“微笑”的动作就可劲用，

冲什么人都“微笑”不已。我提醒她别弄得脸部肌肉抽筋，才知道她根本就不会转换动作。这时候啊，你“抽几个耳光”“凌空飞起一脚”对付她，她也只能可怜兮兮地对你“微笑”。好不容易会转换动作了，却又弄出个“耸起两肩”的姿势，连说话对象也没有，没头苍蝇般的乱撞，嘴中嚷嚷放不下肩膀。我们几个好心肠网虫一起给她会诊，让她到“动作”处转换动作，她却说“动作”不见了！这我们可没辄了，就看她这么“耸起两肩”的痛苦状，心疼不已。最终还是疏桐自己命不该绝，那“动作”又出来了，疏桐得救啦。疏桐一开心呀，点了个“轻轻拥抱”的动作去感谢小路风絮等姐们，轮到宇鹏时也忘乎所以地继续“轻轻拥抱”，待发现却又匆忙换了一个“亲吻”的动作，搂住宇鹏直啃。我就排在宇鹏后边，心里那个激动呀，直祈祷疏桐别那么快清醒过来。可疏桐就那么快清醒了，“十二分歉意”地向宇鹏道歉。(宇鹏啊宇鹏！你什么都占全啦！)轮到向我道谢时，疏桐只是“傻兮兮”冲我笑，一点儿也不激动人心。没劲！

疏桐表情丰富的交际手段，却也引发了网虫们的跟风，一个个乱用滥用起各式表情动作来：“朝……横眉竖目”，“忍不住放声大哭”，“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拍拍肩膀，双眼关切地……”，“用深情的眼神痴痴地看着”(这表情疏桐用得炉火纯青)，“把胸脯拍得噼啪响”，“紧紧握住……的手”，“依依不舍地拉着……的衣角”，“语重心长”，“抓抓头皮露出迷惑的神情”猛丁看到还以为进了疯人院呢。倒是呼仑河的表现令我关注，她(他？)“狠狠地掴了”自己“几个耳光”说：“这一招只能试在自己身上了！”多崇高的思想！多无私的举动！多悲壮的言辞！我心头一热，毫不犹疑地冲上前去，高呼：“我来帮你！”应声揪住呼仑河就“狠狠地掴了几个耳光”。那边厢疏桐却拿腔拿调叫嚷：“不许打人……”这几天在聊天室不少网虫甚是关心我的耳朵：“还疼吗？”“揪长了没有？”“肿了吗？”那热乎劲令我感动万分。可让我怎么回答呢？嘿嘿，这其实是个冤假错案啊！应该说这“耳朵风波”是我合理想象力的产物，太座则说是我自虐臆想症的产物。见解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我的耳朵从来就好好的。当然我也不是天生有自虐臆想倾向，只不过以往我们所理解的英雄人物总有一个阶级敌人或落后分子作反衬，进聊天室嘛我觉得是个满重要的事情，多少总有点英雄感。可太座虽不雀跃参与，但也没有干扰破坏(还出借其膝上电脑尽管打出来的字胡话连连)。于是，为了成全自己的英雄悲壮感，只好臆造了“耳朵风波”。谁想到正遇上“打假”运动呢？

唉，好好写个检查吧，争取太座宽大处理，至少避免“两规”……

写于2001年华知网黄金岁月

—孙伟蓉城行精彩片段记实

序曲

猴哥孙伟在一周前告诉我他要来成都出差，最想见的人除了本木头、板哥、地下水等老朋友外还有西部知青网友。（注：这里猴哥是那孙猴的尊称，不代表年龄大小）

本木头虽然上西部知青论坛时间不长，却赶上了它的蓬勃上升时期，也算知名网友（哈！），已经赶上了这两月的两次接待外地网友联谊活动。

西部知青网的老家在成都，创始人是成都下云南建设兵团的集装知青和部分散装知青。该论坛的宗旨是：天下知青是一家！在每次的活动中最能真切感受到的就是："知青"两个字把五湖四海的朋友联系在了一起。

这里和所有的知青网站、论坛一样，有的是真诚、热情、友谊。原本素昧平生的人走到一起来，丝毫没有陌生感，因为我们都是知青朋友！

话说猴哥要来，本木头不可大意，再怎么说猴哥也是我们华知老三届的名人、品牌之一。经过本木头精心策划，首先在西部论坛帖了去年昆明旅游的《记实》中描写昆帮网友的那几段已介绍我们的昆帮网友，笛韵、猴子和其他朋友也热烈捧场响应，一时间在西部掀起"昆帮"热。而后乘热将自己当年头次捧读猴哥《青春咏叹》的感想的老文帖进西部，紧跟着俺们的叶儿姐姐把自己在上海知青联谊会上介绍《青春咏叹》的文章也根帖上来，叶儿姐这篇可是重量极的哟，另外有看过帮朋友买过本书的网友也纷纷跟帖，猴书总代笛韵紧密配合，又在猴哥到达之前掀起了订书热。

接着西部知青网站站长进勇、站长助手树叶和本木头密切联系，商量好日程和活动安排，就等猴哥登场了。

我们"华知老三届成都"帮的安排就不用说了，俺们哥们儿，谁和谁呀！

这天俺家电话铃响起，接起来，一个带昆明音的川腔男声装模做样的在问：请问是小木吗？我是老孙啊！俺立

马反应道：猴子！你这个哈本儿！猴哥大笑道：瓜娃子！你咋瓜嘻嘻哦！

电话里顿时；哈戳戳！憨痴痴！憨包！保气~~~~~~响一片。闹够了，猴哥说：我明晚到！

片段一：满头猴毛

猴哥来前，所有日程定好，就等他公事办完开始活动。

12号晚猴哥到，第二天晚上板哥有公事应酬，本木头和菜虫地下水在“外婆家乡菜”川菜馆给猴接风。地下水大哥开车接猴，本木头在集合地点等候，远远看到地下水的小白车向俺驶来，副驾窗里边伸出黑黑猴手（不敢说“爪”）起劲的晃，俺赶快迎上，一把握住俺猴哥的手热烈震动，猴哥激动地大声嚷嚷：嘉木啊！你还老样子啊！一点没变啊！俺一看猴哥也还是老样子。最本色的是他那满脑袋自然卷的猴毛跟鸡窝似的和我去年到昆明第一眼看到的一模一样！不用仔细验明正身，俺也立马激动得嚷嚷：猴子啊！你还是那猴样啊，也没变啊！

这一晚在吃饭期间，整个餐馆里最热闹的就是俺们这一桌了！
那猴哥也太瘦小了，他好歹进化了这么多年，才比峨嵋山那还留树上的最大的一只野猴子重了不到八公斤！而且他还忒能吃！俺总结怪不得猴子当不成官，他对不起社会主义对不起党，吃了多少也不长！
不过这猴子在板哥没出现之前还算嘴贫的，一直和俺联手欺负蒙古汉子地下水。
除了俺和猴子联手欺负水的节目外，俺和菜虫姐姐一直在帮猴子策划明天怎样让猴子能闪亮登场。
大家想想啊！猴子往俺们这几人里一站，还有他吗！板哥1.86的东北大汉，地下水也差不多1.80的蒙古大汉，本木头虽苗条但高出猴哥三公分，菜虫姐姐虽然矮了猴哥二、三公分，又比猴哥丰满。商议结果是，入场时嘉木打头做出一副引见名人的样子，然后俺猴哥隆重庄严地走进会场，菜虫垫后，地下水、板哥离远点做成一副保镖的样子，以重点突出那精华浓缩的猴哥。

但再看猴哥，那头猴毛已经被他挠得来乱得不成样子了，再怎么着名人不能老看着象民工不是。最后决定明天下午由嘉木领猴哥去打理猴头。

片段二；闪亮登场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要到了，可是俺犯了个严重错误。因为一大早起床讲了一上午的课，中午回来为了应付晚上的活动俺躺了一下，没想到这一躺就睡着了，误了俺猴哥打理猴头的时间，俺只好通知猴哥：请务必自己洗个头，再带上梳子。

还好猴哥的铁哥们知青战友树军不但给猴哥当司机，还给猴哥把梳子等用具都准备妥当。在俺们带猴哥去登场的路上，坐车里俺和树军一直在指导猴哥梳头，到地方前看看，猴哥这一头卷发很有艺术家的气派嘛！这猴哥全身

浓缩精华，连卷发都是自己长好了的，不用花钱。

这一看吧，虽然在俺比猴哥靓，树军比猴哥俊，但猴哥比咱们酷！以后谁谁谁再要说俺猴哥是民工，俺和谁急！

板哥公事繁忙，要晚点来，地下水、菜虫到了，还带来一位慕猴哥名而来的追星妹妹！这下我们可以进场了。按头天商量好的秩序，在西部知青网的战友们热烈的掌声中，我们簇拥着猴哥走进挂着“热烈欢迎网友孙伟联谊活动”醒目横幅的会场。猴哥终于闪亮登场啦！

会场的气氛西部知青网友树叶、进勇等已经做了很精彩的描述，我这里就省了。猴子签名售书的光辉形象已经保存在我的镜头里，众朋友等着一睹风采吧！

片段三：唱歌

猴哥真是精华之精华，人家不但会写字、还会拉琴、还会唱歌、还会打乒乓球。。。。。看板哥、地下水长那么高除了做衣服费布没多少用。

这天猴哥的歌把整个会场气氛调动到了极致。

会上，签名结束，猴哥现场演唱《知青之歌》，地下水助兴表演蒙古语朗诵加动作《六盘山》，板哥先调侃自己然后不忘调侃猴子都是后话。

最激动人心的是吃饭席间，各桌频频举杯，先唱老“革命”歌曲一曲，再大喊“干杯”，一时间欢声笑语。我们聚会的大青树老板到经理都是原云南建设兵团知青，他们不停给大家敬酒助兴，拿出麦克请孙伟唱歌，原云南建设兵团宣传队的两位女舞蹈演员仍然是那样靓丽轻盈，也助兴为猴哥伴舞，席间高潮跌出。板哥不甘寂寞，非要和猴哥合唱“地主养鸡”，猴哥板哥大个拿大酒杯，小个拿小酒杯一大一小频频碰杯，最后板哥要求和猴哥一起演唱歌曲“心中的太阳”，为照顾猴哥的个子特地搬了个板凳，猴哥站在上边板哥站在下边二人时而下沉时而上升摇头晃闹引吭高歌，直把大家都笑翻！

片段三：唱歌喝酒

联谊会在近九点结束。

我们几个老朋友继续活动，到“故事村”歌厅唱歌。

听说网上有老骆驼等家伙号称“如果猴子在成都掉了一根猴毛就要拿你们试问”，嘉木提议在猴子上飞机之前取下他那猴头上全部猴毛，将光头送回昆明，猴毛寄天津让骆驼数清验明。板哥说不好，还是把猴皮剥下锁银行保险箱，等猴子上飞机前再给披挂好更保险。

已经喝得二醉的板哥开始不断叫歌厅小姐“能不能俺找把快一点的刀来，俺。。。有用！”把小姐吓得躲！还

是本木头比较温柔，在猴哥的强烈反抗下硬在他头上扯了三把猴毛准备给骆驼寄去验证留存。

这夜里咱成都帮荣幸的和知青音乐家猴哥共歌共舞一夜，就着10小瓶啤酒，各位的嗓子都比平时滑溜。
地下水一直无病呻吟唱的都是“流泪”啊，“孤独”啊，不象个男子汉；本木头在听得不耐烦之下点唱了“游击队之歌”，由音乐家猴子在旁边“啊~~~~~啊~~~~~~~~”的伴唱，俺也多少找到点感觉；菜虫姐姐把童安格的歌唱得有滋有味；板嫂的民歌唱得是有板有眼；树军的一曲“滚滚长江东流去”唱得猴子大叫：咋赶上俺的水平啦！板哥一直不服气的在大声嚷：凭什么你猴子是音乐家，俺不是？每当猴子唱完一首他必大喝“不好！！！”，每当自己唱完必大喝“好！！！”。当猴子唱得最起劲时板哥按捺不住居然一把把猴子提溜到桌子上！猴哥面不改色心不跳继续他的演唱好象还站在原地上，气得板哥用另一个麦大声喉道“不好！不好！不好！”。到后来板哥一直抢着和猴哥合唱，俺们听起来两人嗓子都不错，只是一个在正道上唱，另一个在旁道上吼，合作愉快！

夜里一点，大家出得门去，各走各的。俺和猴子坐在树军车上跟在板哥车后只见由板嫂驾驶板哥指挥的车一直忘他家的反方向开去，到红灯处我们赶上树军摇下窗户给板嫂板哥做暂停动作，谁知板嫂微笑着，板哥迷糊着又继续驶去。俺心肠软说是不是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走错了，树军猴子却说别打搅银家，银家可能是喝高兴出去继续浪漫去了。
第二天得知板嫂以为我们在红灯处特地赶上去告别，他们住南门把车开北门又沿二环到了成渝高速口，板嫂问：这是哪儿？俺好象没走过？板哥醉眼朦胧中四处看看“俺也没走过！不硬识你就捡直走吧！”于是板嫂继续沿环路走，还好，好歹在行驶两小时后摸到了回家的路。要不第二天我们可能会接到板哥电话：你们先吃等俺回来买单，俺在重庆！

片段四：曲博家喝茶

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中接到进勇的紧急电话：嘉木你急死我了，昨夜打收机你一直不接！给你网上留言你又不看！曲博今天一定要请孙伟、板筋和你一起去他家家宴，还有好些值得一见的朋友都想来见见孙伟。
我说今天的宴会已经安排满了，中午板哥做东，下午地下水做东。要不我和他们商量一下下午就在曲博家喝茶吧。然后约定中午12点半再联系一次。
等到十点，估计猴哥该醒了，拨通猴哥电话：猴子你火了！曲博请你喝茶，有好些人要来瞻仰你耶！
正梦颠颠地，猴哥顿时吓醒：不会吧？嘉木你又在捣什么蛋？
我说：真的，进勇昨天夜里就找我，我没听见电话，他急死了。
猴哥忙说：诚惶诚恐！诚惶诚恐！一边起床梳洗去。

这边给板哥电话，板嫂说：俺们昨夜三点才睡觉，板筋还没醒。俺忍不住乐：你们昨夜出门走反了吧？一脸坏笑。

下午两点半，进勇曲博在川大门前等我们，上楼时，进勇说；曲博家不大，但你们将闻到一股书香。

进得屋去，让人大吃一惊！小小三件屋里都是书籍和收藏的古董，连家具全都是收藏品。屋里点着藏香，我们坐在古老的木椅上，曲博先生和夫人拿出上好的碧螺春给我们泡上。大家在这样古色古香的屋里谈笑风生，感觉特别的有味，只是进勇一会便挺着大肚子站在一旁，说坐不惯这古董椅子。嘉木发现了曲博先生的皮礼帽很酷，人家曲博带上就是一酷文人，板哥带上很酷一土匪，孙伟带上很酷一牛仔，本木头带上很酷一。。。不知道什么银。

后来让我们吃惊的不断进来的客人：云南知青请愿团的团长虎哥，曲博拿出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一书翻到里边一张照片，是那让人震撼的云南知青集体下跪照片，领头跪在黑压压队伍最前边的只有一位年轻的男知青，他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目光炯炯的虎哥，虎哥给孙伟写了当年他作词的《恨气歌》也是请愿歌的歌词，写毕还慷慨激昂的唱了一遍；还有树叶一篇描写当年赵帆代表中央去解决云南知青绝食情愿事件时，坚决不愿和赵帆握手的知青绝食四号领头人物杨国定；再有知青史料收藏家谢先生；自由撰稿人《娜娜之歌》的首唱帅哥杜九九给我们讲了此歌作者周伦的故事，最后非常动情的演唱了《娜娜之歌》，让第一次听这歌的我们热泪盈眶；还有、还有。。。在场的各位朋友都对孙伟的《青春咏叹》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很有收藏价值，是难得的知青生活史料，又谈到各自的写作或工作或做与知青相关事情的计划。

晚上六点，大家依依不舍的分手告别，整个场面叫人感动、激动非常。

上车后板哥感叹到：猴子啊！你让俺接触到了文化。原来俺以为你弄了一本尽是123。。。洋字码的书来唬俺们，今天俺才真正知道你这书的价值！今天才知道你这猴的价值！浓缩的就是精华的！

还是猴哥说了：这次成都之行最让我感动的西部知青网友对我的这样真诚的接待，俺孙伟何德何能啊，这辈子不为知青做点什么真的对不起大家！

尾声；

晚上这顿饭，拿猴子的年轻老板的话说：和你们吃饭真的是享受！

席间猴哥的表演真的是激情四射，才华净展。

说好了，这节由菜虫写，这顿饭的照片有多精彩，你们做梦都想不到，在板哥电脑里呢！

10点后猴子及同事由树军送去机场，分别时猴哥窝着俺的手猛摇：你这破木头！

南国嘉木

2003.11.16

03年中秋杂忆-全球知青网中秋晚会

03年，飞典肆虐。

中秋夜，冷月凄清，秋风瑟瑟，四处人影稀落，唯网络热闹空前。

这一年中秋，我家里人声熙攘，笑语欢声不断。

一帮华知老三届网友齐聚我家，围着一台老电脑，正以“华知老三届成都”名参加“老三届聊天室”当夜的全球知青网站中秋联欢晚会。

银屏上，图标、图片、字符翻飞，音频欢歌笑语调侃声不绝，各路豪杰侠客各显神通。那时节，还没有视频这玩意儿。那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正如山歌里唱的：拉话话容易唉～～那个见面面难哟～～。

就这样，这帮4、50岁的老家伙们仍尽情享受着网络的好！

"知青就是一群杂碎"，这是华知老三届著名网友板筋名言。既然是杂碎，那杂的玩意儿就多了去，会唱歌的唱歌，会逗笑的逗笑。记忆犹新的有南加州的男士和北京女士的男女声对唱，头天专门彩排过如何让管理员及时递麦。网友中还有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文工团的演员，虽然分散全球各地，歌声动人依旧，当然俺们华知老三届的人民音乐家猴子和民歌王子大骝等人都有出色表演。

最让人难忘的还是俺们“华知老三届成都”的节目，当时那著名的板筋正在此公干。俺们的节目是表演唱“地主喂了两只鸡”，歌曲改编自儿歌《奶奶喂了两只鸡》，板筋领唱，众人和。

板筋：地主喂了两只鸡啊，两只鸡！

众：什么鸡?什么鸡？

板筋：大公鸡和大母鸡啊！

众：大公鸡、大母鸡！

板筋：母鸡白天不下蛋啊！

众：不下蛋！不下蛋！

板筋：公鸡半夜哦哦啼啊！

众：哦哦啼！哦哦啼！

齐声高喊：打倒老地主！

注：老地主其人乃原华知老三届著名版猪，昆帮帮主也。

歌毕，全球知青笑翻！

掌声、欢呼声雷动，震撼网络；鲜花、糖果、气球飞舞，银屏眼花缭乱。各知青坛子情况亦如此。

昆帮集体抗议声：“打倒板筋！打倒嘉木！”早被湮没网海。

那年，全球知青网站正值蜜月期。

这时，刚出炉的知青新坛“西知”版猪绿韵姐及时抓住本人喊道：请快来加入你家乡网站西知网！

随后如接力般把俺塞给另一西知版猪平地大哥：一定要把这嘉木看住！

平地立即给俺一网址，并不断催促道：请立即注册！

注册没有？注册没有？

俺被逼无奈只好马上注册，刚注册完毕，二猪跟贴及时到了。

记得当时西知注册人数只有30多人，随后激增至几千到今天的12329人。

其间，绿韵、平地功不可没。

祝大家中秋快乐！

嘉木

2007年中秋

相会秦淮河

在《春华秋实》论坛里，知道微风已抵沪，便想见见这位网友中大名鼎鼎的画家，加上leini说“我昨天见到友好了！她竟然从天而降……”我计划趁双休日到上海走一遭，没曾想领导突然命令去南京，要几天功夫，计划作废。又想在南京有空的话，寻访一下《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也好为我们“华知”和“老三届”招兵买马，拉些人才。在临行前，我贴了一个帖子：我今日到南京，谁知道任毅的情况，请打电话告诉我。

在南京的事情办得很顺利（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那日下午，在南京理工大学，只觉得右手有点痉挛，怕是瘾头上来了，赶紧打开人家办公室里的电脑，三两下进了“老三届”，见到那熟悉的枫树色后，痉挛方才缓解。此时见到leini一帖：微风和友好周五到南京。

见帖我就顾不上自愿“请缨”的事了，寻觅任毅以后还有机会，这两位网友一南一北，难得一见，失去此机，时不再来！我马上拨leini留的手机号，关机，再拨，还是关机。想leini此时也许在上课或开会，不便开手机，晚上再拨。可晚上又拨了近十次，那头依旧架子实足地回答我：你拨打的移动电话已关机，请稍候再……

我不死心，第二天早起，估计leini总不会还关着手机吧，果然一拨即通，那头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我以为是leini，不，竟是微风，原来leini留的是微风的手机号。这样我们算是接上头了，这也是我头一次听到微风和友好的声音。

能与网友见面总是愉快的，何况还是两位事业有成的女士。为此我设计了见面的方式：请她们到我住的酒店，不妥，有失礼貌；到友好家去（她家在南京），连人家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怎么找？也嫌冒失。于是决定到车站去接她们。我为这个设计自喜：到车站接两位女士，多绅士啊！赶紧打电话将见面方式通知她们，并确定了接头暗号：手举一张破旧的南京市地图（我一时也找不到其它代表身份的东西）

本想提前十分钟到车站，恐堵车，就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这天正逢今冬第一个严寒，直到下午二点，紫金山下水塘的冰层还有一寸厚呢。三点五十分，眼看微风和友好她们乘坐的列车要进站了，我站在出口处，不停地将北风

锨起的几根头发压平，将衣服和领带正了好几回，这三分长相毕竟还是需要它们来掩护的。

终于，从出口处吐出来众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快，我就发现两位与众不同的女士，直觉告诉我：等的就是她们。我走上前去，问："两位要地图吗？"语罢，自己就笑了，她们也笑了，我们虽从未谋面，确好似相识多年的朋友。很高兴顺利接上头，见到了"华知"和"老三届"的两位大将，但我又有点儿沮丧，她们看上去都那么年轻，我怎么就如此经不起沧桑呢。

正如leini说的："我觉得友好比老三届《全家福》照片上要年轻多了。她看上去好象三、四十来岁，面容娇好、身材苗条、行动敏捷……"至于那微风，更是如leini描写得那样："真奇怪，或许是她天天在用'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白丽香皂？"恕我借用leini的语言来形容微风和友好，我嘴苯。

十多年未去南京夫子庙了，听闻那里的秦淮风光愈加迷人，巧的是友好的娘家就在夫子庙，所以，我们就驱车直奔那里。从南京火车站到夫子庙，要穿过整个南京城，热心的友好这时成了导游，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介绍一路景观。微风来自哈市，当然对车马喧闹习以为常，而我河某久居乡间，真被繁华无比的南京城弄得眼花缭乱。经友好指点，见识了不少名胜，自此对六朝古都愈发景仰了。

告诉大家少许关于友好的隐私。她是南京人，这在前已作交代，但大家不知道她是在夫子庙长大的吧？在此容我慢慢道来。

南京系六朝古都，自古繁华，而最好的去处则是秦淮河，那真是灯红酒绿的热闹所在。历朝文人骚客为秦淮河不惜笔墨，唐杜牧就有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著名诗句。然而秦淮河的热闹又因了北岸的夫子庙，中国人崇孔的传统保证了夫子庙千年的香火不断，也就代代相传造就了夫子庙周边的繁荣街市。夫子庙自然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化身，而南京夫子庙西侧的一个小学－－夫子庙小学，想必更是饱受孔老先生正统教育思想熏陶的正统庠序。友好就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应得儒学真谛。

在友好的领导下，我们三人进了夫子庙，时天色已晚，父子庙里的馆舍大都已经关闭，唯有雨花石展室灯火通亮，我们有幸一睹南京民间珍藏的奇异宝石。那石神了：似人，似兽，似山，似水；象戏文，如泼墨；有传奇掌故，有荒诞故事，令我大开眼界，哪象中山陵下一元钱三把的石头。微风是画家，她对这些美丽的雨花石当然另有一番感受，兴许就触动了她创作的许多神经，产生了许多灵感。

出了夫子庙，秦淮河已是华灯初上，煞是迷人。友好说先吃饭，饭后的灯火将愈加迷人。在哪儿用餐呢？友好抬手一指前方－晚晴楼。我们走进这个被轮廓灯照得赛过水晶宫般的楼阁，里面正暖意洋洋，乐曲袅袅。被服务生引入席中，一旁是落地窗的大幅玻璃，窗外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一览无余。我们点了代表秦淮风味的小吃和青岛啤酒，就边吃边谈了起来。

在座的三人是“老三届”的网友，且正好都是初中老三届，其中，66、67、68一届不缺，齐了。我们网上网下地谈着，与在“红茶坊”与网友聚会一样，网友们的名字在我们的话语中频频弹出，又随着醇浓的啤酒咽下，自然是我咽的最多，她们酒喝的少，特别是友好。我酒多自然话多，时常抢了友好和微风的话头，这儿还请她们二位多原谅，我在乡下郁闷久了，难得有机会和朋友在一起畅谈。

开始，我一边胡侃一边偷觑服务生端来的小碟子，里面可怜兮兮地搁着三两根咸菜，几丝盐水鸭，要不就是一两只袖珍点心。说真的，我都不敢动筷，全加起来还不够一口的。谈着谈着就忘了桌上，不知何时已摆满了一个个小碟子，有臭豆腐、螺蛳、藕片、鸭肠、蒸饺……等等。微风见到这些色彩各异的小碟，顿时来了兴趣，掏出相机“嚓嚓”就谋杀了好几张胶片。

窗外的灯一盏一盏，一片一片地闪烁着，我们的话题一个一个，似藤蔓一样攀援，延伸。微风谈京城的FB，友好讲南国的聚会，我则侃上海的红茶坊，虽天南海北，众网友的形象就好像时常见面那样熟悉。“华知”和“老三届”真的就是一个村庄，有村长，有村民，大家“日出而作”，天天相处，怎么会不熟悉呢？

待我们走出晚晴楼，眼前已是万家灯火，水上水下一片光的世界了。我们跟着友好一路走去，不知走了多少彩灯桥，穿过多少霓虹巷，只晓得上也是灯，下也是灯，左也是灯，右也是灯，到处是灯，怪不得乡下没多少灯火，原来都聚到这儿来了。

看罢秦淮灯火，该是与两位网友握手道别的时候了，我还是在红茶坊那句老话：网上见，遂跳上车便走。与网友相聚小酌我很开心，特别是这两位落落大方的女士。稍稍遗憾的是她们不喝酒，如果老地、棋手、hangs、hrs、banjin等汉子在的话，我们喝它一天，侃它一天，多痛快！我真期望有这么一回。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中午01:50:43秒

昆 明 记 实

云南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直让我向往，8.18我和女儿终于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

从c氏30多度的闷热的成都一下来到20度以下凉快清爽的昆明，下火车后的一感觉便是——爽！

到昆明是早上8：30，还有点微雨，昆明火车站很旧，当时火车站进城的路塞车厉害，并没有感觉到城市本身有什么好。来接我的大学老同学说，除了这一段，昆明真的很好，你待几天就知道了！老同学是重庆人，现在热爱昆明超过重庆，这一定有他的道理。

来去云南，中间在大理和丽江4夜3天，我们这次因为是自助旅游，在昆明待的时间便有了整4个白天，不算长，但也走马观花看到了一些，尤其是有昆帮网友的热心指点，离开昆明时，我知道我也喜欢上了昆明！

8.18笛韵如水和她的书屋 . 圆通寺 . FB上半场 网友——笛韵如水

我的旅游活动由在昆明旅游学校做校长的老同学安排从8.9正式开始，这是因为我想用8.18见见昆帮网友。 在遇到这些知青网友前，我的网友都是虚拟的，春节期间的上海聚会第一次见到如此真实和亲切的网友。后来在老三届聊天室和论坛酒吧里又熟悉了一些网友，大家有共同的经历兴趣爱好便都成了好友。昆帮网友最近频频接待国内外网友，也很累了，尽管如此我到昆明不能不去打搅他们，因为与老地、孙伟、笛韵如水在网上已经熟悉，成了朋友，希望有机会一睹“真”容。 老地在成都已见过一次，离开成都前又向孙伟、笛韵要了手机号。

到宾馆安顿好就快10点了，先拨老地电话，被告之没开机；再拨笛韵电话，也没开机。一想头天是周五，这帮夜猫子肯定在聊天室执了长夜班！再拨孙伟电话，通了！听到话筒里传来孙伟爽朗热情的话语，心里一阵高兴，向他问好的同时也向他控诉老地主们居然都关了机，孙伟说：“是吗？昨天他还嘱咐我们今天别关机呢。好，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斗地主！哈哈哈！” 接着孙伟说老地安排大家下午三点在笛韵书屋集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这之前我想去看看市内的圆通寺，孙伟问我要烧香吗？我说不是，是对这寺庙有兴趣。他立即说，那我陪你们去吧！老地这边我负责联系。然后约好12点他来和我碰头。

老地电话很快来了，我这才知道孙伟原来正在打点滴，改由笛韵如水12点来接我们。 接着笛韵电话也来了。 12点，笛韵准时到了，因为只有她一人，不用辨认便知是她了。 网上神交已久，自然一见如故。一阵寒暄后我和

女儿便跟笛韵一起出门向圆通寺一路走去，也一路聊去。 笛韵如水的文和名很相宜。笛韵有文集在网上，我有空时也去看看，她的文章优美、温婉、细腻、明澈、流畅且有韵有致恰如峡谷小溪流水，读起来让人有纯美享受，又禁不住随之情感跌宕。 笛韵其人更与她的另一个网名“女侠”贴切。她长得圆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意，给人以豁达之感，网上网下看她也是一位仗义之人；她在聊天室麦里的声音细而柔，唱歌很好听，当面说话时更多的感觉是其声朗朗，透着爽快和风趣，不时夹着欢快笑声，很阳光。 记得看过其它网友文描述现实中的笛韵话少，但我们一路直到下午、晚上一直聊个不停，好象总有各种话题聊个没完，本来离开昆明前还想再聊一次，可惜没有了时间。昆帮网友中我和笛韵孙伟年龄相近，都是不够格的老三届，可能这也是我们共同语言较多的原因。

笛韵的义诚书屋是下午去的，照片大家都已看见，是一个风格简洁明快的小书屋，书屋还在起步阶段，还待完善和发展。 起步做一件事是艰难的，压力很大。我和笛韵、孙伟曾聊到这个话题，有一共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压力，但是不压抑，压力本身也恰恰是做事的动力。 笛韵是位既聪明有心，又能吃得苦的老板。我和她在网上聊天就是从书屋开始的，这也是我有心想去看看她的书屋的原因。笛韵总是抓住机会向各方人士求教，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有网络这样广阔的天地和这样多的朋友，加上笛韵的努力，相信她的书屋能越做越好。

圆通寺

孙伟坚持说他没事，打完点滴就来（后来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打完点滴，当晚FB以后回家又继续发烧了）。我们等着他来一起吃了著名的云南过桥米线，真奇怪，这玩意儿在成都也吃过，就是没有昆明当地的好吃。 关于孙伟，这次和他接触最多，因为孙伟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是我们在昆明市的最好导游，所以将他放在最后来说。

关于圆通寺网上有这样的介绍： “圆通寺位于昆明市北螺峰山下，最早建于唐代，是云南优秀的古代建筑之一，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圆通寺与其他佛寺不同的是，进山门后不是上坡，而是要沿着中轴线一直下坡，大雄宝殿地处寺院的最低点。大雄宝殿又叫圆通宝殿，其结构和佛像都具有元、明建筑风格。大殿正面内柱上，彩塑有两条盘柱聆听佛祖讲经的飞龙，形神兼备,活灵活现,是我国佛寺中的上乘泥塑珍品。

民间传说此二龙曾在清嘉庆年间飞出殿外，与翠湖九龙池的九条白龙格斗，斗得难解难分，天昏地暗。大殿前有一大水池，池边有假山回廊，池中央有一小岛，岛上有一庄严典雅的八角亭，亭内供有金身佛像。大殿后的石崖上，有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诗词题对。在峭壁下的圆亭旁，有一砖砌高台，叫“咒蛟台”。相传在元代，晋宁盘龙寺的开山和尚觉照云游昆明，发现圆通洞蛟龙作怪，乃筑台诵经咒蛟并降服了蛟龙，故名“咒蛟台”。清乾隆年间，撰写大观楼长联的著名诗人孙髯翁晚年贫困，曾在咒蛟台卖卦算卜，自号“蛟台老人”。咒蛟台旁有一精巧典雅、风格别致的泰式建筑，里面供奉着泰国友人赠送的铜制佛像，故名铜佛殿，游人都喜欢前去参观，留影纪念。

圆通寺坊表壮丽，殿宇巍峨，佛像庄严，楼台阁独特，山石嶙峋，削壁千仞，林木苍翠，吸引历代诗人墨客留

下了许许多多赞美的诗名，并被誉为“螺峰拥翠”、“螺峰叠翠”，一直是昆明的八景之一。现在经过大修，更显其风采，如同一座漂亮的江南水乡园林。从建筑学上讲，它闹中求静，以小见大，并借背后螺峰山之景，形成别具一格的水院佛寺，在中国的造园艺术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圆通地是省佛教协会所在地，又是城内唯一的佛寺，常年游人众多，香火鼎盛。特别是清明、初一、十五等节日更提拥挤异常。” 如文所述，圆通寺确实值得一去。

其实圆通寺还有一重要特点，不知为何我在介绍它的文章中都不见提起。 何为圆通有各种解释，这里我理解其重要的一点在于包容。云南是中国有名的多民族省份，杂居的民族世代和睦相处，民风朴实尤喜客，语言、服饰、建筑都具有多民族文化合壁的特点，这里边体现了一种大包容。昆明圆通寺集大乘、小乘、藏传佛教于一寺，建筑集汉、藏、泰于一园，这在国内绝无仅有，这也是大包容。因此才有这上文中描写的精彩，圆通寺文化是集中体现了云南特色文化，以小见大，这便是我想要去看看它的原因。 我们去时，大雄宝殿正在修缮，没能进去，尽管如此依然香火旺盛人气升腾。

寺后的北螺峰山是孙伟笛韵他们小时经常玩耍的地方，可惜与寺间通道已阻断，没能上去，其它地方均依次参观了。 有趣的是放生池边爬满的大大小小的乌龟，池中的红鲤鱼一群群又肥又大清晰可见。池周环廊或坐或立挤满了等待法事的居士香客。 两点半左右鼓声响起，众居士香客纷纷起身更衣，秩序井然的集中在右侧殿集中，随着阵阵诵经声，整个寺庙不再熙嚷而气氛显得有些肃穆了。 我们也参观完毕出得寺来，一行人打的去笛韵书屋了。

FB上半场 . 网友——金马鹿、天心

这个标题写出来，我就不敢写下去，要不，昨天就写了。 问为何？8.18当夜，孙伟、金马鹿的快报就在论坛出炉了。而昨天我帖前两段时已经非常心虚，帖了后，立即加一“附片”：迟到总比不到好。结果还是招来孙伟“见面”一句：晚报罚款！还有一帖：晚报晚报，正宗晚报！ 不过这还不是原因，金、孙二人的帖子写得哪个精彩啊，早就引起轰动效应。关于白族名菜“吹肝”的回帖就有一大页，其中连正宗菜谱上的正宗做法都查了出来，详细研讨过。还有老地主因为孙伟一句：“嘉木访滇，地主倒床”而赢得国内外广泛关注，姐姐妹妹的亲切慰问让老地主头晕了一个星期，孙伟为此牙酸了一个星期。所以我真不敢写了，只是为了我这记实的完整性，硬着头皮记几句，各位看时最好跳过。

金马鹿、天心大姐到了笛韵书屋一挂电话才知道原来老地生病倒床了，著名的昆帮美人晨曦姐姐出差未归，松云姐上班要到晚上八点。能来的有金马鹿和天心。 金马鹿在网上跟过我帖：南国嘉木的根原来在北国？所以有印象。不过看他和微风姐关于关照女儿的对话，那个细心劲我一直以为是一位JJ。知道金马鹿原来是位GG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成了访滇笑话之一。 金马鹿来了后大家一说起性别问题，他直解释：少数民族称金马鹿的都是男的，金凤凰才是女的！哈哈~~~~~~~~~

不过金马鹿先生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斯斯文文加上肤白眼近的，一介书生模样，看起来比较年轻不象老三届。和猴子、地主在一起时，三位昆帮才子真是外貌气质个性迥异，加上同样外貌气质个性迥异的昆帮才女，才有这精彩之极大名远扬的知青昆帮网友。

金马鹿真是心细手快，每次聚会完毕的当夜都可及时看到他的“快报”，其实应该说是“详报”，无论是人、天气、菜谱都详细有写，让我等懒散拖沓分子万分佩服！不过正是因为有他在前边挡驾，才令我有喘息之机啊。

天心大姐的电话频频就是迟迟不见人影，原来她驾新车出门一圈不能识路又折回放下车重乘公共汽车来。听说她还有个笑话是有一次昆帮聚会，地点正在她当时办事所在地与她家之间，可是她硬说必须回到家门口重新出来才认识路，结果多花了一个多小时先回到家门口再重新返回才顺利到达聚会地点。她自嘲是“路痴”，哈哈！

不过可别以为这昆帮著名才女是书呆子啊，见面就知天心大姐原来是一干练女士。天心大姐声音一到人也到了，一时间书屋里欢声笑语又一路撒向大理风味餐馆。 天心大姐一位上海籍娇娇女，在西藏一待24年，将自己的青春与一半的生命都献给了世界屋脊。让人敬佩！ 说到这事，大姐说：二十几年来，以前人人听说她在西藏工作都是以惊诧、不解、怜悯的语气说：你怎么不想法回来？太惨了！只有近几年大家才开始理解、尊敬、甚至羡慕她这一生能有这样的经历。

大姐自己为自己的经历感到非常骄傲，她说：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在西藏这样的地方工作24年的。而在上海、在内地工作一辈子，谁都能做到！
大姐的论坛很有名气叫做：康巴情浓。 天心大姐是昆帮的老大姐，也是个子最高最苗条的女士。因为常年的高原日照和风雨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不腿的色素和皱纹，也写有生活、岁月的沧桑，但从身材五官仍然可知年轻时的她是位清秀娇小的南方女子，但她的性格则有了高原人的特点，开朗、豪爽、直率且办事麻利，谈锋甚健。 天心大姐的文我看得不多，她的论坛我则悄悄进去过多次，主要是因为那“康巴情浓”是我喜欢的主题，还有那蓝天白云的背景把人一下子就带进向往已久的美丽西藏。

对我在昆明的感叹：云南的云太美了！大姐总是笑道：“这算什么？你去西藏看看！”那自豪劲！！ 她论坛的网友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老三届所有网友一样，大姐童心依然，加上有过丰富的生活经历、扎实的学识基础、聪慧敏捷的才思，赢得了这帮晚辈的喜爱和敬重，成了大家的知心姐姐。

在昆明的最后一天，我有兴亲历昆帮议事现场，昆帮的凝聚力和办事效率都让人佩服，除了帮主老地主领导有方，众才子才女整体素质高而外，天心大姐的个人魅力与办事风格在其中的核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的观察是，天心大姐能说能做还能指挥能组织。 一个新议题，议事形式松散，老地很快进入领导主持角色，但作风民主；众人争相发言各抒己见，出谋策划场面热烈；而天心大姐一阵归纳组织，三下五去二，大纲、内容、什么时间出什么

活，谁谁负责做什么活几下交代分配清楚。天心，真乃一女将才也！佩服！

难忘FB

FB是华夏知青网和老三届论坛的圈里用语，专指指网友聚会。聚会就免不了要“吃一顿”，“吃”或者说“大吃大喝”就有些“腐败”迹象，“腐败”简称“FB”。 关于FB吃什么，这里偷懒引用孙伟和金马鹿的文，主要目的是备忘。 孙伟文： 晚饭吃的是大理白族风味，身着白族服饰的姑娘小伙依次端上乳饼、乳扇、沙锅、螺蛳、饵块、卷蹄、吹肝、白参……涎水滚滚不能写了，看官，您呢？知青网友相聚，一见如故，席间谈笑风生，都是常情，按下不表。而餐馆赠送的一盘白族酱青椒，却把小可可给辣懵了，云南辣椒辣倒了四川人。

好笑之余，不禁想起在网上以嘴辣而著称的由于，若这小女子敢来云南，非以此菜辣她个俯首称臣，老地菜地里有他从插队的傣乡移植来的“涮涮辣”，据说能把大象都辣叫了，何况由于乎？ 金马鹿文： “金花”们给上了火腿乳饼、沙锅豆腐、炸乳扇、炒田螺、牛肝菌、还有一个拼盘，内有吹肝、卷蹄和凉米线。最后又送来一碟剁辣椒，说是赠送的。这应该是四川人爱吃的吧，但是可可吃了两口，就捂着腮帮子直吸气，我们赶快用米饭、啤酒给她缓解。孙伟得意地说：“咱们云南的辣椒把四川人给辣着了！”不过他自己吃了两口，也做出斗鸡眼的鬼脸，受不了啦，我和天心更是望辣兴叹，只有笛韵这位正宗的昆明人吃得津津有味。可惜老呆没来，不然可以测试一下，云南人和湖南人谁更不怕辣！孙伟还咬着牙说：“等由于来，我就拿这道菜招待她，看她还敢不敢踢我！” 备注：孙伟虽然刚打了点滴，吃起饭来胃口依然不减，大口吃菜大碗喝酒，连辣椒都自不量力的大呷一口，结果被辣得先是变斗鸡眼，后两眼翻白差点不醒人事.

各位早就看到，这些菜名真是闻所未问，那个好吃啊，那个新鲜啊，哪个刺激啊~~~~~~~托昆帮的福，真让我大快朵颐！

金马碧鸡坊 . 护国起义纪念碑

8.23日上午我们从丽江、大理一夜火车又回到昆明，中午由老同学请客吃的是云南腾冲风味的饭菜，非常好吃，暂时不提了，嘴馋者自己去吧。 下午游览了著名的世博园，感觉相当不错，据说正是这世博会的召开使昆明的发展提前了5—10年。到昆明的人无不去观光，关于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也太多了，就不浪费笔墨。

下午5：30左右，世博园出来，虽然已经走的很累，但对我这野猫子来说晚上大好时光不利用实在可惜，征求女儿意见，也同意吃饭休息后还能继续走。便给孙伟拨个电话，请教市内有那些地方值得一看，孙伟说：还要看？嘉木你就真的不累啊？我忙说：不累，还行！孙伟说，那就去金马碧鸡坊吧！又说：要不要我陪你们去转转？我也不管人家孙伟累不累，厚着脸皮说：那好啊！最后约定7：00以后在金马碧鸡坊见面。

我和女儿决定就到金马碧鸡坊附近找个地方随便吃点啥。路上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那是昆明的标志性建筑，有

些历史了。 到金马碧鸡坊面前下车一看，正是夕阳西下时，白云、蓝天夕阳与金碧辉煌的金马碧鸡两座门坊交相辉映，华美壮观，令人赞叹！ 说来昆明对我们真是优待，我们一到就刚好雨过天晴，看金马鹿老地的帖子，我们前脚走，后脚就下雨，神了！ 听说金马碧鸡坊就是要在夕阳下观赏，正好这旁边就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米线餐馆，又正好餐馆外有一廊可以就坐一边吃米线一边欣赏渐渐下落的夕阳和夕阳之下越来越有神秘美感的金马碧鸡坊。我和女儿便在这里享受美食美景观看行人过客等候孙伟到来，真是赛神仙啊！

关于金马碧鸡坊资料上这样记载： “昆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远在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昆明留下许多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其中，金马碧鸡坊就是著名一景。该坊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金马壁鸡坊历史悠久，民族特色突出，被誉为昆明的象征。

金马碧鸡坊位于昆明金碧路中段的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历史上曾有“金碧交辉”之说。高12米，宽18米，具有昆明民俗特色，雕梁画栋，精美绝伦，东坊临金马山而名为金马坊，西坊靠壁鸡山而名为碧鸡坊。北与纪念赛典赤的“忠爱坊”相配，合称“品字三”，成为昆明闹市胜景；南与建于南诏的东西寺塔相映，显示了昆明古老的文明。

金马碧鸡坊的独特之处，在于某个特定的时候，会出现“金碧交辉”的奇景。就是有那么一天，太阳将落未落，金色的余辉从西边照射碧鸡坊，它的倒影投到东面街上；同时，月亮则刚从东方升起，银色的光芒照射金马坊，将它的倒影投到西边街面上；两个牌坊的影子，渐移渐近，最后互相交接。这就是“金碧交辉”。相传，清道光年间有一年，中秋之日恰逢秋分。晴空一碧，万里无云。傍晚，许多群众在三市街口等待，到时，果真两坊影子见于街面，不一会靠拢相交，至此，日落月升，交辉奇景逐步消失。但是，这组宏伟壮丽而又奇特的建筑，在问世以后的五百六十多年里，曾于一六五七年、一八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三次被毁。文革结束后，昆明市民纷纷呼吁重建金马、碧鸡坊，并于一九八八年为重建两坊捐赠了二百八十万元人民币。 据说，由于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角度关系，这样的奇景，要６０年才能出现一次。而这种奇景的设计，反映了古代云南各族人民把数学、天文学和建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智能。秀丽的滇池之滨，奔腾奋进的金马、象征吉祥如意的碧鸡将在云南人民的心灵中闪射出新的光辉。” 我们虽然没看到金碧交辉时，却也充分领略了夕阳照耀下金马碧鸡坊的壮丽风采，可惜只带了个傻瓜相机，也没有滤色镜把这壮丽景观真实的记录下来。

孙伟来了后带我们在这广场前前后后转了一圈，也用傻瓜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回家后拿给我老爸看到，先是很兴奋地叫了声：金马碧鸡坊！让我仔细看看！带着老花眼镜细细看过后很失望的说：可惜，这金马、碧鸡四个字变了，以前多好的字啊！没有了。这是后话。

在金马坊前广场角上有拉琴买唱的，孙伟开玩笑说：嘉木看见了吗，我以后下岗后的位置都找好了。他指指碧鸡坊那边对称的位置说：也来拉琴卖唱。大家一阵笑，笑过心里竟有点心酸。

经孙伟带着一路指点我们看见了“忠爱坊”，再朝护国纪念碑走去，到那里天已经黑了，孙伟为我们介绍了月光下的象一把利剑直刺如云霄的护国起义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当年蔡锷将军讨袁护国起义而建的。旁边的两道铁门，据说是当时云南省政府的大门，有意思的是它的铸造的图案是仿照云南地方特色的木门做的，上边还有窗格。马路对面是护国桥，具说当年蔡锷将军带领起义部队就是从这里出发，从桥上走过，而桥面和街面在一平面，下面的河早已干涸，被填平，是这几年扩路时去掉周围建筑才发现被保护起来的。

关于这段历史有这样记载：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清贫的农村家庭。近代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他的少年时代是在邵阳度过的，然而其政治生涯中最主要的活动是在云南进行的。他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起义，被称为“讨袁名将”、“护国军神”，在人们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1911年，蔡锷调任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协统（旅长）……二次革命爆发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围剿宣布独立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但未参战。末后，被袁调到北京，授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衔，暗中却受到监视。1915年，袁世凯酝酿复辟称帝，他伪装意志消沉，混迹于妓院，麻痹袁世凯，随后摆脱袁的 特务的监视，经天津赴日本，再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海防，回到云南。12月 25日，和云南将军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 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1月，蔡锷率领护国第一军主力，由昆明出发攻占川南叙州、泸州一带。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起义响应，护国军声威大振。袁世凯闻警派遣曹锟所部的北洋军进行反扑。二、三月间，护国军在装备缺、给养差的情况下，与数倍与己的北洋军激战于泸州之南。这是中国内战史上著名的恶战，纳溪三次易手，叙州得而复失。在护国军处境十分困难之时，广西宣布独立，蔡抓住有利时机，于3月17日发动总反攻，连占江安、南溪等地，重夺纳溪，直插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的大本营泸州，迫使他请求停战议和。护国战争促进了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四川前线停战后，各地纷纷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惊恨而死。”

离开昆明的那天早晨，我带着女儿浴着朝阳再次瞻仰了护国纪念碑和护国桥，补牌了几张照片。 望着利剑状的纪念碑好象看到当年蔡锷将军扬眉剑出鞘的英姿，走在护国桥上似乎听见当年一代为理想而战的护国将士们铿锵脚步声，往事如烟……很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因为同时走了几个地方，来时有些转向，问了好几个昆明人：护国起义纪念碑怎么走，遇到的却是迷惑的眼神和一声“不知道”的回答，历史，就这样容易被人遗忘吗？

翠湖夜色 . 帮主老地

在护国桥边，我们已经走得是疲疲塌塌，孙伟说：我看你们是走不动了，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吧。然后给老地打电话，其实老地家就在金马碧鸡坊旁边，开始和他联系时他有事走不开。这时听着孙伟用昆明话在说：地主啊！我现在准备带嘉木她们ke（去）翠湖公园喝茶，就是上次请三叶虫吃饭那里，你晓得嘛？我们先ke，在那里等你哈！让人忍俊不禁。 特别是可可每次听见孙伟叫：地主啊！就忍不住直笑，孙伟还解释，等他来了你就知道了，他是

不是象地主。

我们到了翠湖边上，在临湖的露天茶座的一角坐下，要来一壶菊花茶，还有爆米花和配有几种小点。遥望翠湖柳堤，月色、彩灯、树影倒映湖中，影影绰绰，鳞波点点，那光、那色、那景，夜色迷幻中韵味无穷。 孙伟对景大发感叹：看见没有，虽然是光影，颜色的效果，同样也能感觉到韵律，韵律感！确实是这样，同感。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看到翠湖白天的景色了，有文介绍： “翠湖公园在昆明城西南，是市内群众举步及至的游览佳地。园中两道长堤相互绵亘，分湖为四，堤畔遍植柳树，湖内多种荷花，“翠堤春晓”为昆明一景。园内碧波涟漪，杨柳拖青，雕梁画栋，姹紫嫣红，给人以清新秀丽、怡静幽雅之感。翠湖面积21.6公顷，其中水面15公顷，是一个以水体为主的古典建筑园林。翠湖公园由水月轩、西南岛、金鱼岛、海心亭、观鱼楼、九龙池等景点组成。 1985年，西北利亚海鸥不知何故飞临翠湖与人为友，从此年年必至，年复一年，至今已有15年光景。在高原的闹市中心，这一群从天而降的精灵，给昆明带来了生气，也给翠湖平添了奇景。“ 海鸥没看到，因为季节不对。但坐在那里，却能看到有野鸭子呼的一下从天上射入湖中，一会儿又有自湖中呼的一下飞进夜空不知去向，仔细一看，水中还有数只悠闲的游着。 据后来老地介绍说就在几年前开始不知哪里飞来一只野母鸭在翠湖一处下了一窝蛋孵在那里，被人发现后成了新闻。好客的昆明人仔细的把它保护起来，还有媒体追踪报道，直到小野鸭孵出来，一代代繁殖至今已形成一野鸭群。 看来这些年昆明的生态环境确实得到很大改善，才有这些人类的朋友放心客居此地。

正说话间，老地踏着四平八稳的步子来了，孙伟忙对可可说：看，地主来了，快点想象一下，就他这样，带上瓜皮帽，穿上一件中式大褂，再拿上个烟斗，象地主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地主模样嘛！ 经他这一说，再看地主长团脸，笑咪咪，很有福气的样子，如果加上孙伟描述的包装，果然象！哈哈~~~~~~

几人在这里正笑,地主走近来，握手、招呼、寒暄、就坐。这里叫可可叫他声“老地伯伯”大家又笑，又想起上次叫金马鹿是“金伯伯”，哈哈~~~~~~~~

老地主成都见过一次，和善、稳重、说话不紧不慢的，很有帮主风度。还有他自己说话时，和听人说话是总是面带微笑，这微笑就是那享誉全球的昆帮“蒙”式微笑。

在网上第一次接触老地主是我刚进老三届发帖，因为“老马”，老打错字，有人就说，嘉木小心，老地主有戒尺准备着打人，你刚来，他还客气，再有几次就得挨打！越说我越错，只好自己先叫：地主饶命！这时斑竹老地主出来了，彬彬有理地跟一帖：嘉木请进，有要事商量。进去一看：最近戒尺用完，能否给点好木料做戒尺用？赶紧回帖：岷江里漂着很多，请自己去捞。

因为地主幽默，平易近人，有时在聊天室也开开玩笑，也就熟了。 老地主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无谓的牺牲—知青在缅甸。》让我们有机会较详细、真实的了解了一段知青史上鲜为人知的历史。 有姐姐告诉过我，老地主也是知青网有名的才子。到华知老地文集遛过，有记实，随笔、散文、议论，看起来文笔幽默、风趣如其人。

但仔细读觉得老地有思想且感情丰富，还有一点用俺北方话说是：其实心思较重。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吧。

坐在翠湖边上，老地和孙伟不约而同的想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的家都在这附近，孙伟的琴就是每天在翠湖公园练成的。而老地说：这附近几条街没有不认识我的！原来这样稳重有涵养的老地主小时侯竟然是个小痞子王（可能形容有些夸张），厉害极了，没人敢惹他！真看不出来，难怪这从小就是小地主！

不知不觉说到文革，老地主在我和孙伟面前摆起老资格，说：那时你们才多大？知道个什么啊！便滔滔不绝的将起他了解的文革和他的经历来。没料到第二天FB下半场时，天心大姐发言了：文革？你知道什么啊！你初中的小毛孩子在小学的小毛孩面前逞能！说实话吧，我们这帮高中生那时也都是跟在大学生后边瞎嚷嚷，自己还没搞清楚啥就都成了替罪羊被赶到乡下去了。 往事不堪回首……而现在呢？情况也不乐观。知青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得很艰难。

FB下半场时老地说了他上半场没来的原因不仅因为身体不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心情不好，因为一位老知青战友因事故突然去世。这故事天心大姐已经做了详细记述，这里就不多说。只依稀记得老地主当时神色凝重，谈到：到那位战友家里去看看，一家人挤在20多平方的房子里，一贫如洗，家里还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和没有工作的老婆，不知道以后日子该怎么过……大家去看看，能帮点就帮点，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那人工作的厂子快垮了，那里还有许多这样的家庭……看到他们，我自己虽然过得也不富裕，但觉得该满足了。

到后来，大家开始讨论要在网上为云南知青做点事……有心人天心大姐后来把老地讲的事详细的记录下来帖到论坛，引起众多老三届网友的关注。 这就是这一代人啊，忍辱负重一辈子，而责任、使命感总是驱使着他们想做点什么。理想主义一直在他们的心中和行动中，后来人常常嘲笑这代人的执着，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真诚的执着，令人敬佩的执着。这就是曾经知青的一代人！

天下奇观.九乡溶洞

九乡溶洞是昆明一大奇观，也是天下一大奇观。游览石林和九乡溶洞是我们去大理前一天。 游览完石林回来的路上我们特意绕到九乡，是因为几位从昆明回来的朋友介绍说这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地上石林，地下九乡，尽管这里没有石林有名，但比石林还值得看，是因为这里的奇异会让你感到震撼。身入其境，果然如此，不知该用什么词来形容，险、幽、雄、奇、叹为观止！

九乡位于昆明宜良县九乡彝族回族乡，离宜良县城40公里远，以溶洞著称，已经发现大大小小的各类溶洞一百多个，新的还在不断的在发现，目前基本上被公认为全国最大的溶洞群之一。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给游人参观的主要景点有荫翠峡、惊魂峡、古河洞、神女宫、雄狮厅、双飞瀑（雌雄瀑）、神田、彝家寨、蝙蝠洞、倒石林等等。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从惊魂峡起到双飞瀑（雌雄瀑），峻峡峭壁间一条气势磅礴的古河奔腾而下，在震耳的咆哮声中穿过长长的洞穴最后形成银珠飞溅、激情四溢又情缠意绵雌雄双飞瀑布高高跌落下来，而这雄伟壮观惊心动魄的过程从头至尾都在深山峡谷的地底下进行着。 我想从天上俯瞰下来，这里的高山群峰可能就象一位沉稳的巨人，谁也不知他的心中蕴藏着这样的激情，竟能掀起这样的惊涛骇浪。

然而，就在雌雄瀑布一过，洞穴豁然开阔，竟然是一片如梯田般从高到底的层层叠叠的五彩水池，水流到了这里是缓缓绵绵静默无声的漫过一个个水池从高往底流去，这便是称为神来之笔的洞中神田。 这让人联想到一对恋人经过如火如荼的热恋终成眷属而开始了平静而温馨的家庭的生活。

再往后走有溶洞的常见景观钟乳石形成的雄师厅，蝙蝠洞、倒石林，时而开阔，时而狭窄，时而平坦、时而陡峭，其中雄师厅的奇异在于宽阔如大会堂的大厅的顶部是一巨大平坦无缝的整石，洞口居然一个矗立着一只高大的张着大口的神形皆备的天然岩石雄狮。 从深暗幽险的蝙蝠洞出来，感觉好象刚刚听过一场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章，震撼，兴奋的心情久久难已平息。

不由得感叹：昆明有这样的奇异山水，难怪能有象聂耳这样的天才音乐家啊！ 因为洞中光线太暗，又没有专业相机，拍的照片效果都不好。只好在网上下图让大家一饱眼福了。

西山聂耳墓

8.24日上午我们去了昆明西山。 “昆明西山森林公园濒临滇池西岸，距昆明市中心15公里。西山又称碧鸡山。北起碧鸡关，南达灰湾，由碧鸡山、华亭山、太华山、太平山、罗汉山等山峰组成，由北向南逶迤升高，海拔约2507.2米，最高的罗汉山高出滇池水面约620多米。 西山森林公园峰峦起伏，林木苍翠，百鸟争鸣，涧堑流泉，云蒸霞蔚。 远眺西山群峰，既象一尊庞大的睡佛，又似一个仰卧的少女，所以，西山称为“卧佛山”，昆明人又称她为“睡美人”……

明嘉靖年间谪滇诗人杨慎在《云南山川志》中赞美西山“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印澄波，云横绝顶，滇中一佳境也。” 琉璃飞檐，雕梁画栋的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等古刹殿宇，掩映于碧鸡山茂林修竹深处。……

清人李堂阶题西山联：“南浦绿波西山气爽；春风落日秋水长天。” 西山还是佛教、道教胜地。” 游西山我主要觉得站在西山龙门遥望五百里滇池，天水一色美不胜收。另外西山同样具有云南特色：包容。不象其它名山如峨嵋、嵩山为佛教名山，青城、武当称道教胜地，佛道分得很清楚，而西山却是容佛道于一山。

在西山脚，我们瞻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墓。 聂耳墓在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有一片缓坡，松柏森森。他的墓地呈琴状，主体为琴盘，墓穴琴颈，道上七个花台，呈琴品状，象征着七个音阶；道上的24级石阶，示意着他仅活了24岁。琴盘顶部，七块晶莹的墨石上，分两行横书“人民音乐家 聂耳墓”。墓地设计新颖，构思精巧，既富于特点，又显得庄严大方 .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昆明玉溪一个清寒医家，自幼喜爱音乐，能奏多种乐器。 1935年，取道日本赴苏联。不幸于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 聂耳创作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毕业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的女性》等３０余首。 其中，《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郭沫若题《聂耳墓碑文》写道：“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歌并寿而永垂不朽。” 聂耳原葬在高至华亭寺之间公路西侧上方，有徐嘉瑞撰写的碑文。1954年，人民政府进行培修时，由郭沫若重撰碑文。1980年，重建新墓，同年5月13日，迁葬于此。

在墓旁，有聂耳纪念馆，里边有聂耳生前许多照片、创作手迹资料。看到天才音乐家才24岁就不幸遇难，感情丰富的小女可可不禁热泪盈眶，叹息不已。 在目前方松柏林中有聂耳塑像，一30多岁音乐人请我为他在像前拍照后面对塑像，仆地叩头多次，最后头仆地久跪不起，让人为之动容。
离开西山去了大观公园参观了著名的大观楼和大观楼长联，关于大观长联从古到近有许多文章，这里就不费笔墨了。

只是想起上大学时我班一帮小三届男生觉得自己和老三届比显得知识贫乏见识浅薄，于是便掀起一个背诵唐诗宋词，通读中外名著的热潮。还到处显摆，有老三届大哥推荐大观长联让他们背，那几天只见这一帮理科男生人手一份手抄长联，在课件间背得摇头晃脑。还有殷勤者帮我抄了一份送给我让一起背，真是好笑极了。

永垂青史的西南联大

在这近百年的中国教育史上有这样一所大学，在战乱的颠簸流离中，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集中了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最优秀的师资，培养出一批本世纪最优秀的学生，创造了国际百年教育史上的奇迹！这就是永垂青史的西南联大。

作为大学教师和在大学校园生长的我，来昆明前就计划无论如何要抽时间去看看传奇般的西南联大旧址。 头天孙伟告诉我从大观公园回宾馆的路上就经过原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云南师大，所以我们在下午3点半匆匆赶回特意去寻找那旧址。

在云南师大的一角我们看到了仅剩的一幢曾经是联大校舍的简陋老平房。 上边有一个牌子，写着“西南联大旧址”。 据说，以前西南联大校舍就是由数座这样的平房组成。 历史资料记载： 1938年至1964年，迫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三所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使一大批中国文化科学精英得以保存。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杨振声为秘书主任。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 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 联大教授中多为一代宗师和文坛泰斗。

搞社会科学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杨振声、 罗常培、冯友兰、王力、罗庸、向达、陈达、潘光旦、叶公超、 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吴达元、金岳林、陈岱孙、张奚若、钱钟书、刘文典、冯文潜、赵 抟、费孝通、沈从文、 冯至、郑天挺、卞之琳、任继愈、李广田、游国恩、柳无忌、 陈福田、陈梦家、余冠英、张荫麟等，都是我国文坛的著名学者。

从事自科学的有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施嘉炀、饶毓泰、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赵访熊、赵忠尧、 赵九章、吴大猷、王竹溪、许宝禄、郑华炽、言毅、刘仙洲、 张文裕、任之恭、杨石先、袁复礼、曾昭抡、李继侗、孙云铸、 庄前鼎、周荫阿、黄子卿、马仁俊、吴韫珍、杜增瑞、沈同、 李辑祥、赵友民、张子高、谢子山、牛满江、黄昆、杨钟健、吴征镒、朱德祥等。

其中，吴有训早在1924年便与美国康普顿 教授合作，证实了近代物理学中有名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使之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导致了近代量子物理 学的诞生和发展。是我国近代物理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

而赵忠尧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便发现硬功夫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现象，成为发现正电子的先驱。赵九章是我国最早的《动力气象》讲义的撰写者。任之恭在联大领导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最早制成国产的电子管等器件。

黄子卿是我国物理化学界的开山元老之一。他早在30年代便测得了当时最精确的水的三相点为0、00981C，为热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数据，受到科学界的重视。1954年的国际温标会议还再次确认黄子卿测定的数据，并以此为标准确定绝对零度为-273、15C。

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在联大任课之余，潜心完成专著《堆垒素数论》，并开展了矩阵几何和多复变函数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数学界的骄子陈省身“独步遥登百丈大楼”的研究工作也是在联大开始的。

联大短短8年间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如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俩因“宇称不守恒定律”，1959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还有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物理学家严志达，创立了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

又如著名航空动力学家和工程物理学家吴仲华，创立了享誉中外的吴氏通用理论------叶片机械三元流动理

论。这一理论为国际所公认，并被现代航空学广泛采用。当今中国科学院的400名学部委员中，就有联大师生128名。

另据台湾《学府纪要》记载，台湾拥有8位国际第一流的工程师，其中竟有7位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联大学生中许多后来都成为国家栋梁以及各条战线的重要骨干。还有更多的联大师生奋斗在我国教育战线上，为培养新一代英才而作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全国震惊的“一二.一”惨案中，联大师一更是英勇斗争，横眉冷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潘琰、李鲁连等四烈士用鲜血唤起了更多的民众。 国民党反动派乘三校北返之际，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李公朴先被暗杀，闻一多拍案而起，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特务又将罪恶的子弹射向了他。闻一多的死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为联大的历史写下了最精彩的绝笔。

联大融汇了北大的 “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 创新”之风，弘扬了三校的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它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辉煌的历史还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联大校址对面就是“121烈士墓和纪念碑”，在云南师大校园里还有闻一多烈士雕像和西南联大校训。

重温西南联大的历史给后人带来许多启示，让我们反思现在的教育。 西南联大的精神应该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弘扬。这也是为什么我带女儿旅游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亦看重在文化旅游的原因。

下午五点半，昆帮众人集合去北门餐饮一条街继续FB下半场。

FB下半场 余兴未尽 米轨. 福林堂. 胜利堂

8.24的FB下半场到场的人有老地、孙伟、金马鹿、天心、亚林、老山。其中天心的妹妹亚林和老山是第一次见面，晨曦姐姐还在外没回昆明，在聚会时通了电话，笛韵有应酬，松云姐又在值班。好在上半场结束时见到松云姐姐一面，还请她尝到了成都特产的水蜜桃，也算不遗憾了。

下半场的当夜快手金马鹿就做了详细的新闻报导，这里就不多说。 只说说大家对我已经去了那些地方和漏掉那些地方特别关心，七嘴八舌的告诉我还有哪哪哪我必须去，不去可惜了等等，直说得我恨不能就在那里一直呆下去，可惜我26号就要上班了，不得不走。 饭前饭后这段时间，大家是陪着我压马路，一路上指指点点让我目不暇接。

其间，有卖菌子的小贩很有意思，一小口袋一小口袋的各种菌子摆了一排，大家抢着告诉我这些菌子各叫何名，那些是我们FB吃过的，不过我始终没搞清楚，但好在留下照片可考证。

另外，一到“腐败”一条街，首先映入大伙眼帘的就是：胖鱼头，买鱼头、吃鱼头、送鱼头几个字，还有橱窗

里摆着的巨大鱼头，又让大家想起小辣椒由于的另一个名字：胖鱼头，引起一阵好笑。

在路上，金马鹿和孙伟指着一条横过马路的窄铁轨告诉我说，这就是法国人当年修的通往越南的小火车轨道，叫做米轨。

原来这就是“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中的中国铁路的老祖宗滇越铁路，因为这条铁路，云南成为我国第一个拥有国际列车的省份。所以也有说法：“云南十八怪，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

有资料记载： 滇越铁路1901年开工，1910年竣工，历时9年。昆明至海防全线总长854公里。其中：云南境内（昆明至河口）465公里；越南境内（老街到海防）389公里。工程耗资：158466888法郎。筑路工人：6.4万余。滇越铁路迄今已近百年，在这条百年老路上，列车至今仍在隆隆前行，从河口的中越铁路大桥往南行，一路呼啸，一天一夜可直抵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港口城市海防。

若干年前，我国以铁路和外国直接交通的地方并不多，在北方仅有中俄铁路，而在整个大西南，就只有这条滇越铁路了。

滇越铁路是法国人投巨资修筑的一项浩大工程。这条代表本世纪初铁路工程技术最高水平的铁路，在云南境内的465公里路段，有百分之八十在险恶的崇山绝岭间穿行，坡度大，落差大，从海拔2000多米至912米，有隧道150个，有桥173座，桥梁隧道工程在当时举世无双。其中河口的人字桥工程，在两座绝壁这间以"人"形横空飞架，不用一根支撑墩，令人叹为观止，至今仍在中外铁路工程教科书中列为典范。 滇越铁路的双轨之间的距离为1公尺，俗称"米轨"，所用机车与车厢均为法国和德国制造称为"中火车"。 另外"个旧－碧色寨－石屏"的寸轨火车，云南人称之为"小火车"。 "小火车"的铁路是修一条从个旧直抵蒙自碧色寨的铁路，后又处长至石屏县。轨距仅为6公寸，俗称"寸轨"。"中火车"和"小火车"，"米轨"与"寸轨"，两种轨距的铁轨纵横在滇南的绝岭河谷间，穿行于矿山和田畴，连接起城市与乡村，使得滇南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已享受到铁路带来的文明成果，并率先成为云南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金马鹿说他就曾经乘过寸轨小火车。
第二天的火车是中午一点，我准备早点起床再去转转。大家建议了好几个地方，但时间确实不够，所以先去看了天心强力推荐的百年老字号中药铺“福林堂”。

福林堂始创于清朝咸丰丁巳年（1857年），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药店。创始人李玉卿，前清时期随父李德由湖北黄岗到云南。因深谙医道，便在光华街创立了这个药店，并效法三国董奉，为穷苦百姓治病不收诊费，只要求重病愈者在后堂植杏树三棵，轻者一棵，时间一长，逐成杏林，故药店取名"福林堂"，意在"福泽杏林"。李氏几代行医卖药，传自李玉卿次子李复初时（民国初年），由于精通医术，为人豪爽，古道热肠，精明强干，经营有方，服务真诚，童叟无欺，药品上乘，疗效实在，其高明的艺术和崇高的医德而广得赞

誉。”

天心大姐说福林堂有一首诗，是中药谜语，我去她家偷了来帖这里让大家看看： “刚逢半夏雨连桥 是日当归路隔遥 雨邑蒙花香续断 风敲淡竹叶飘消 留行共酌菖蒲酒 活乐似火紫苑萧 只实思君怀远志 小回一舍路迢迢 ”

而后匆匆去瞻仰了昆明胜利堂，那里有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为民捐躯的烈士。最后又回到护国起义纪念碑前，这次的云南旅行就告结束了。

美猴王孙伟.尾声

在火车启动，缓缓驶出昆明时，我接通了孙伟的电话，对他说一声再见，并衷心致谢。 写到这里还真不知道写什么了，因为整个游记里到处都写有孙伟，已经都写的差不多了，可是想着猴哥天天在那里敦促着我写，不就是为了看他压轴这一下吗？再说了，我从来懒散，游过不少地方，没有一次好好写过这样长的游记，即使写，也常常开个头，或者写一半就算了，这次，有猴哥笛韵等人在等着，有许多jjgg的催着，才赶着写了这么多，怎么着也不能虎头蛇尾。

认识孙伟时间不长，开始是因为云南知青边陲巡回演出的记实文章，知道了昆明有一知青音乐家孙伟。有一次老三届论坛里还帖了孙伟拉琴的一张照片。聊天室里看到孙伟，便和他打了声招呼，告诉他说：看见了你拉琴的照片。没料到孙伟说：是那张没穿袜子的吗？我说：袜子？这倒没注意。孙伟更正道：严格说来是一只脚穿了一只脚没穿，偏偏就只拍到那只没穿袜子的脚。这一更正让我好笑。这时有人就把那照片传进了聊天室，一看孙伟真是一只脚光脚穿着皮鞋，另一只脚给切去了，这一下非对称效果便没了。我问他：怎么会穿一只袜子？他说：走的太急，另一只找不到了，就将就穿了一只。我问：后来找到了吗？他说：找到了，在橱柜里！哈哈~~~~~~~真让我笑翻了！

这样在聊天室里便熟悉了，印象里孙伟特别贫，在聊天室我们老打架，常常挥着木棒打过去打过来的。后来老地说，等嘉木来昆明你们比试比试，网下武斗谁厉害。还故意把嘉木形容成膀大腰圆，孙伟说：这不成了孙二娘了吗？

有一天读到了孙伟的一篇文章《聆听草原》，他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是那样的深刻而又美妙，充满激情而又有厚重，读起来让人完全融入其中。其时，好象伴随着时而激烈时而舒缓、时而高昂时而低沉的音乐和一幅幅描绘大草原的美丽画面，使自己情不自禁地跟随着作者的情感热血奔腾、热泪盈眶，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想回归大自然的愿望，最后很自然的引人进入那天人合一的境界。

后来读孙伟的《青春咏叹》序曲“岁月如歌”和尾声“以知青的名义”都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震撼，同时也能

感受到将音乐和画面和谐的融于文字思想之中是孙伟独有的风格。

孙伟的文是那种让人读了一次还想读二次、三次，每读一次都能有新的体验的文章，感染力极强。 孙伟其人，正如他自己所描述，不是太修边幅。看起来黑黑瘦瘦小小，但两眼炯炯，特别有神，而且孙伟说话时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甚至手脚全身都在做辅助运动，加上话语幽默诙谐，活脱脱一孙悟空！ 看到孙伟就觉得他是那种生命力特别强的人，他身躯瘦小却激情四射、才华横溢。他不仅文好，琴好，还是乒乓球国家二级教练。我开玩笑说孙伟是能量集中，就象原子核，原子的能量几乎都集中在小小的核中，要不原子弹怎么有这样大的威力？大家都笑起来，孙伟说：哎呀！我晕！

孙伟是那种能给人带来欢乐的人。他很率真，喜怒哀乐言于表，高兴了，他会大声说：我今天高兴！而且走路都在哼歌，情绪不好时，他会很没劲地说：今天我心情不好；他清高，希望尽量避开社会上的许多污浊的东西，甚至不会保护自己，我想可能因为如此他生活得一直坎坷；他真诚待人，你能感觉得到他的为人处世毫无虚假做作，心地澄澈善良。

听孙伟讲故事是要笑疼肚子的，记得那天晚上在笛韵书屋孙伟给我、笛韵和迟来的松云姐讲他在当知青时，赶集买煮鸡蛋，那卖蛋的彝族老乡一边讨价还价，一边让他等等，说等我挪个地方，结果挪出来的地上有一滩热腾腾的屎，原来在讨价还价期间这老乡在圆圆的铺地的白折裙摆遮掩下就地解决了大便，一边说着他还一边比画着，把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正吃桃子的松云姐还好没呛着。

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礼记》中的一句话：“乐者，德之华也。”说音乐能使人泯去机心，化除争斗，不机不诈，不争不斗，灵府便平静如镜，人就快乐而少忧。云南地灵人杰，孙伟又如此热爱音乐，所以便造就出这样一风格独特的可爱的美猴王来。

昆明之行结束了，我的《昆明记实》也在这里结束了。再次谢谢热情的昆帮朋友们，我想念你们！ 这里借用孙伟《聆听草原》的结尾作为本文的结尾：“当我终于不再问自己：你是谁的时候，我十分地庆幸我是‘边缘人’，我的心中还保有那片绿野的辽阔，我还有肉体的能力心灵的余容，去触及自然的脉搏感受造化的神功倾听人性的欢歌……云蒸霞蔚、春风化雨，一种新的创造性的人生精神随着浓浓绿意向我吹拂……”

2002/9/15

时光无情人有情

陕西老三届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的最大型的一项活动11月1日在西安兴庆宫公园举行，说是征文集和画册的首发仪式和图片展的剪彩，但重头戏是重现十年前纪念上山下乡30周年时，在兴庆湖畔召集老三届知青回到母校的旗下再叙知青旧情。尽管花 几万元在媒体上做了广告，但效果谁也说不准，毕竟不比十年前了，老三届今年已是56岁至61岁的老人了。

11月1日，天公格外眷顾老三届，天气格外晴朗，公园的菊花也格外的艳。不到九点主会场各色旗下就人头攒动，摩肩擦踵，笑语喧喧了，不少学校的校友还是有备而来，打出校友的旗帜，更多的是抱着撞撞看的心态，在校旗下签上自己的名字或在旗上寻找有无自己熟悉的名字。旗下，人流涌动着，留影，合影，留下通讯方式，或者卷裹起一帮人吃喝去了……

因忙着在主席台上照相发到网上，我没有时间到我母校旗下去守候，不知错过多少同学相认的动人场面。大会主要议程结束后，开始文艺演出，我接到妻子的电话，她和女儿来到会场，我赶忙从主席台下来，找到她们，在我们共同的母校旗上签字。这时我遇到我上高一时的女同桌，来不及叙旧，下乡在一个队的女插友就见到我们，妻子兴奋地与她紧紧抱在一起，回转身见到她丈夫，情不自禁也抱了一下他——见一面真不容易啊，他可没敢回抱，他当年号称熊，以坐人把那些初中生唬得服服帖帖的。这时，有一个男子向我妻子打招呼“不认得了？在一锅里搅勺把的……”妻子先不假思索回答“不可能！”后来仔细辨认是我们队另一个男插友。我和妻子下乡在一个队，共有九个同学，今天不到一刻钟四人相聚，几率还是很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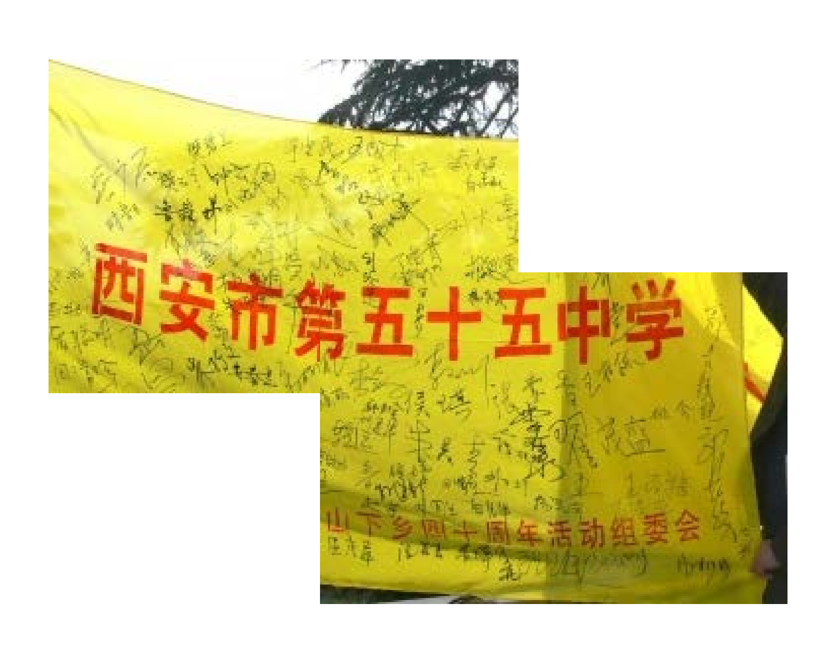
下午，余兴节目要不是音响坏了，很难终止。我挂着相机，捕捉难逢的镜头。忽然有个带着小孩的“老奶奶”叫住了我，我一看吃惊不小，她竟是我高中的女同学，她高二转学到宝鸡，文革中她同情我这个班上的“逆

流”分子，几百里之外给我写了十几封没有发出的信——有过一段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不料离上一次见面不过十年，她竟让一个外孙催得这样老——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带她到校旗前，让她签个名字，她看了看旗上可以引起少女回忆的那些熟悉名字，签上自己原先在学校的老名字，还是那样潇洒。她还有另一个活动，给我留下电话号码后，带上外孙匆匆走了，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背影感觉时光的无情。

我得感谢陕西老三届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组委会给几万人这样一次机会，也希望每年十一月的第一个周六，在这里我们再插上那些写满签名的旗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查黄历十月初四，“宜会友”，果然灵验。

2008年11月



网络千钧爱 知青万古情

——记红河谷和他的知青网友们

如果把千百万知青比作树林，红河谷就是其中的一棵银杏。这位普通而又优秀的53岁沈阳老知青依然胸怀昔日激情，在癌症全面转移的情况下，又顽强地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在这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他呕心沥血完成了此生唯一的著作《追随红太阳》。2003年2月10日下午6时，红河谷依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留下他奋斗追求点点足迹的世界，告别了他情牵梦萦的知青朋友们。

依照红河谷的遗嘱，2003年4月4日（阴历三月初三），他的妻儿、老母、兄弟、妹妹、亲属、好友、同事、邻里及网友代表一行60多人到他曾插队的村庄所在的辽河边上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春风猎猎，黄尘滚滚，阳光灿灿，河水滔滔，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散，逐波流逝……从此，红河谷的生命便永远地与曾洒下他青春血汗的土地和河水溶为一体了……同时，还有许多东西留了下来--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遗作和他未了的心愿，给我们启示和激励，令我们深思和奋勉。

终生进取的红河谷

红河谷，真名王世新。文革开始时，他是沈阳第一中学的高一学生。1965年9月，他在十六取一的竞争态势下考进了这所重点中学。入学后，他成为班里的高才生。他是无线电爱好者，组装过收音机，1967年又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使他的父母兄弟和街坊邻里提前十几年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1968年9月24日，红河谷随同学一起到辽宁省法库县依牛堡公社三尖泡大队插队。他只在生产队呆了3个多月就被抽调到县里，全县的有线广播全套系统就是由他亲手设计安装的。1971年他回城当了工人。1979年他考上电视大

学，学习电子专业，毕业后又到东北大学进修仪器仪表专业。他曾给沈阳市的许多技术人员讲过电子技术及电视维修课程，如今沈阳电子行业中的一些技术骨干曾经是他的学生。在单位他是电子工程师，厂里的技术中坚。

红河谷是个很敬业的员工，但工厂效益不好，每月仅有400元的劳保工资。妻子下岗，150元的生活补助费也难保按月领到。他的生活并不富裕，一家三口居住在面积很小的一室一厅住房里。1997年秋，红河谷被确诊为鼻咽癌。在养病期间，他学会了上网，写下了许多插队时的故事，陆续在网上发表。他感到，有缘在网上结识众多朋友是他今生最大的快慰。2001年秋，病灶转移成骨癌，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体重由160多斤减至110多斤。

恰在这个时候，红河谷萌生了一个写书的念头。他要同命运抗争，同癌症赛跑；他要秉笔直书，记录下他的经历他的回忆他的青春岁月他的难忘情怀。从此，他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跋涉，一段悲壮的历程。

骨癌是极痛的一种癌症。据红河谷生前讲，往往只有泡在极烫的热水池里，他才能暂时摆脱那种让人时刻不得安宁的刻骨疼痛。因此，他一度每天上午都到浴池去，自己带个温度计，因为他的皮肤已经很不敏感，无法感知水的温度。当池子里的水温不致于把皮肤烫坏的时候他便下去（水很烫，别人都不敢下去），坚持数200个数，约3分钟，然后在心里默念：癌细胞，热死你！烫死你！战胜你！之后从池子里出来，到床上休息30分钟，再下热水池。如此反复四次，然后回家。

从红河谷家到浴池，只有一站多地，是健康人步行10分钟的路程。这段路他需要休息10次才能走到。他不愿意麻烦任何人，不让妻子接送，坚持独往独来。最初他还带着手机去浴池，以便随时与家人联系，后来就什么都不带了，因为任何一点重量都是身体难以承受的，甚至在天气已经很冷的时候他也不敢多穿衣服，以减轻骨骼的负担。

就这样，红河谷每天上午去浴池，下午在家写稿子。疼痛时常使他脸色骤变，大汗淋漓……除了在知青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有一部分已经写出草稿，还有一部分只拟出了提纲。"不能让这段历史无端地被忘记一定要留下一些文字让我们的后代从中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成为红河谷的一种使命，强烈的使命感催促着这位理科高才生进行着极其艰难的写作历程。

虚拟网络有真爱

2001年5月以后，虚弱的红河谷已经无法上网并且中断了写作。红河谷经常发帖的论坛是沈阳热线，华夏知青和老三届两个论坛中只有二位网友认识他。知道他得了癌症的网友浮萍见他好久不在坛上发言，便在各个知青论坛上发帖呼唤。当网友们几经周折找到红河谷时，他已经贫病交加，又因儿子的公司受挫而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红河谷的情况被网友清平介绍到华知和老三届等知青论坛上，大家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素昧平生的国内外网友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伸出了友爱之手，书籍、贺卡、光盘、药品、金钱……每一件物品都满载着深深的爱。

参加捐助的网友中，有身患癌症的病友，有已经下岗的工人，有全国各地的同龄人，有旅居海外的老知青，还有年轻的晚辈人，海角天涯的朋友们慷慨解囊，只为帮助红河谷圆他的梦--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完成写作计划，为后人留下一本真实的记录。

许多人认为，网络世界是虚拟的，网络人际关系是复杂的，网络人情是淡薄的。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做不到的事情，在网络世界里却可以做到。如果没有网络，天南地北的人也许永远也无法相识；因为有了网络，遍布世界各地的知青便有了彼此相识的机会。是网络让我们认识了红河谷，是网络使红河谷结识了众网友。众网友与红河谷之间的真情，在虚拟的网络里演绎了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震撼了许许多多人的心，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虚拟网络有真爱！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是十多岁的青少年，我们把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自觉不自觉地献给了那场运动和上山下乡。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着不同的身世和处境，及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知青更是融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分布于世界各地。但是，我们童稚的心中萌生过的理想之花和在同一历史背景下燃烧过的激情是我们共同的过去，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下岗工人，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普通群众，仅凭着共同的曾经，便有了一份亲切感，这是一种血缘，时代的血缘。

如今，在年龄半百左右的老知青中，很少有人还能像红河谷那样仍然保持着最初的激情和热血了。与红河谷谈话，有一种昔日重回的感觉，你会为他的执著所感动，被他的激情所振奋。红河谷代表着我们曾经的激情和理想，他是身居陋室重病缠身无法自由行动却仍然心怀天下乐观豁达的人。他是勇士，真正的勇士！

在医院里的红河谷，承受着病痛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却依然乐天地给病友们讲各种各样的笑话，高唱过去的老歌，鼓舞那些比他更年轻更自由的病友们。在医院举行的护士节大会上，红河谷的发言多次激起热烈的掌声。红河谷是一个很不错的演说家，他的激情和不向病魔低头的精神感染激励着许多人。他以自身的行为鼓舞了病友也鼓舞了医护人员，医院上下许多人都对他钦佩不已。

住院期间，红河谷曾多次在病床的白床单上摆开网友们寄来的东西：书；贺卡；光碟；照片；网友签名打印的红河谷文章；各种小礼物；汇款单复印件；网友来信；实寄信封……这些都是红河谷的宝贝，收藏在一个很大的公文包里，跟随红河谷住院，再跟随红河谷回家。这些宝贝与红河谷紧紧相随，给他温暖，给他安慰，给他鼓舞，给他力量。在翻阅这些宝贝重温网友深情的时候，那彻骨的疼痛会暂时减轻一些。一次，他用姆指和食指捏着一张网友寄来的小卡片，用满含笑意的眼神盯着它说："这么个小物件，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爱呀！"朋友们的网名和真名，红河谷已经烂熟于心。一个个鲜活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关爱，已经注入红河谷有限的生命之中，支撑他生存下去的信念，给予他继续写书的动力。

为工作奔忙在世界各地的网友EE多次打来越洋电话，给予红河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国内的兄弟姐妹们从各地

打电话给红河谷，电话最多的时候几乎天天不断，甚至几个不同地方的电话赶到一起，带给红河谷许多欢快和惊喜。虽然大家不曾谋面，却亲似多年老友。被病痛折磨得有气无力的红河谷会在接电话的瞬间充满朝气，他在电话里开朗地大笑，说话声变得饱满而洪亮……没有人能从他的声音中感觉出他的虚弱和病痛……

来自沈阳、鞍山、盘锦、哈尔滨、承德、北京、上海、广东、美国等地的20多位网友曾专程来沈看望红河谷。鞍山的板筋和盘锦的浮萍、天娇是最先来沈看望红河谷的外地网友。北京的一位妹妹在百忙之中两次专程来沈，只为给红河谷以精神的慰籍。这位妹妹第一次来沈时，红河谷脱下病号服穿上西装高兴地走出病房，像正常人一样地参加聚餐，游园，并且把板筋的车玻璃擦得更亮……这位妹妹第二次来沈时，红河谷已经讲不了太多的话了。每次有网友来沈，只要板筋没外出，总是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开车从鞍山飞速赶来。承德的夏雨、金刚、秋风和柳絮先后来沈看望过红河谷，带来承德知青的深情厚意。上海的野兔，北京的缺月，哈尔滨的微风，曾先后特意赶到医院慰问红河谷。广东的大石头，背着沉重的电缆绕道来到红河谷家，带来广东网友的真诚问候和关爱。西里村回国探亲时也专程来沈看望红河谷，板筋把放假的女儿也带来了，天娇专程从盘锦赶来。看见小板筋和年轻的西里、天娇，红河谷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家住沈阳的牛虻等一批年轻网友在我们不认识红河谷的时候就到红河谷的老家易家沟看望过他了，后来又到医院与红河谷团聚过。居住在海外的沈阳网友秋枫和山里人也先后到医院看望过红河谷，给予他手足般的关爱和帮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一位网友到来的时刻都是红河谷欢乐的节日！这些关爱给予红河谷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红河谷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可以陪网友去饭店，坏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交谈。秋风和柳絮来沈时，红河谷已经病得不能下床了。当他俩与红河谷告别的时候，红河谷竟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并以极快的速度滑到了床边，放下双腿准备穿鞋下地……可是他没能穿上鞋----那股瞬间的激情只够他从床里移动到床边----他又痛苦地回到了无奈的现实里……无论他葆有怎样的青春热血，久病缠身的肉体却让他无法随意地行动--病魔把一个热血沸腾的汉子禁锢在床上，是怎样的一种折磨！

网友们在一年多里，先后给红河谷捐款三次，总计一百多人次（有些网友多次捐款），捐助金额约合8万元人民币，解决了红河谷医疗费用上的燃眉之急，帮助他赢得了最后的写作时间。最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对于普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红河谷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一段时日。这期间，他忍受着身体的巨痛，在网友们的热情关爱和鼓励下，以顽强的意志争分夺秒见空插针地完成了他留给后人的《追随红太阳》一书，了却了他的一份心愿。

勇士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在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钢铁汉子红河谷也想到过死。他说--疼得真想把腿砍掉！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可能要选择一了百了的办法。不管我将来死了也好，活着也好，我都是永远感谢这些知青网友们的。这53年的生

命，我一直在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奋斗着的。我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尽管我一辈子没什么出息，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但是我所涉及到的问题，我都尽力地去做了。去年癌症转移不能动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想过了，死亡之前得有一种预兆：不能吃；不能动；折磨你，毁掉你生存的信心。一个伟人的母亲说过：人生是个赌场，发牌的是上帝。无论上帝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都要出好每一张牌。我的孩子总算走出了这步。去年，我生病，孩子生意失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网友们帮助了我，给我带来了希望。我是个给一点火光就能燃烧起来的人，一生都在永不停息地努力奋斗着，从中学时学无线电，直到最后学习网络。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能遇到网上这么多的朋友，是我最大的欣慰。全国这么多知青，有谁能得到我这么多的厚爱？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在这个时候，仅仅说一声谢谢是远远不够的。谁到了我这个时候，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了。有时我想，谁能需要我点什么呢？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来，给生病的朋友们吧。可是又一想，我是癌症患者，我的器官不能用啊，连这最后的一点路子也没有了……（沉默许久）算了吧！

也许有来生，来生再与大家在一起吧……

如果这次，还能给我一些时间，就是上帝对我的最高奖赏了。我的这一生也太累了，一直有种孤军作战的感觉，这儿闯一下，那儿闯一下，也没闯出个什么来……太累了……人为什么要死呢？生活太累了，该休息了，那不就是死吗？我每天都在听胡发云的《我们曾经年轻》，再好的乐曲也有停顿的时候。

红河谷的脆弱只是寒光一闪，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仍然是坚定而顽强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表现得更加执著和勇敢。

最后的红河谷

2002年12月10日，医生对红河谷进行了最后的交待并给了他特殊的证明，凭着这个特殊的证明，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购买吗啡。红河谷明白，医生已经给了他最后的宣判--无论他的病情怎样发展，医生都无能为力了。在这样的时刻，红河谷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搏！这一搏，没有美丽，只有苍凉和悲壮。

一个被病魔的巨痛折磨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的人，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仍然冷静地思索着，顽强地抗争着……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做到这些，健康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最后的写作历程非常非常艰难！疼痛使他无法握笔，打一针吗啡只可以维持二三个小时不特别地疼，他利用这段疼痛减轻的间歇赶快打字，最后的许多文字都没有手稿，他实在写不动了，都是咬着牙直接打在笔记本电脑里的。

红河谷每天连续几个小时抱着笔记本电脑，不知道死神何时光临，惟有只争朝夕！有朋友说，《追随红太阳》一书出得太快了，若是再晚一些，红河谷或许还可以多活一些日子--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实是残酷无情

的。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是多么的焦急，他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为了抢时间，一切工作都紧张地进行着--旧照片汇总、新照片拍摄、设计封面、写序、联系印刷厂等工作多管齐下。红河谷的一些同学和网友们在不同的城市里忙碌着，但这些人都远没有红嫂辛苦，红嫂是一位好妻子，她瘦弱得像一个年轻姑娘，却每天跑很多地方，走很多路，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得尽量快些并尽量圆满，她是红河谷最后生命中的一座靠山。

居住在美国的网友蕾拉捐助了书籍印刷所需的全部款子，并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从美国打来电话。蕾拉，这位网友中唯一的姐姐给了红河谷最宝贵的亲情和临终的温暖。红河谷用孩童式的语调幸福地对我们说："我有个姐姐了，蕾拉是我姐姐，我唯一的姐姐。"--是的，红河谷在家里是老大，蕾拉给了红河谷无人可以替代的关爱和亲情。

胡发云答应为红河谷的书写序，红河谷非常地高兴。胡发云是红河谷崇拜的作家，也是在红河谷生命后期多次打来电话关爱他鼓励他的人。微风为红河谷的书设计了封面，需要把那么多的照片和资料浓缩在小小的封面上，微风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构思，最后的设计方案使红河谷非常地满意。华知和老三届两个知青网站为红河谷设立了专门的网页，网友们写下了许多诚挚的留言。

为了尽快地完成印刷工作，印刷厂的工人大礼拜不休息，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文字和封面的印刷。文字部分是在沈阳印刷的，封面是在哈尔滨印刷的，微风和风尘44一起把几百套封面寄发到沈阳。巧的是两地的印刷完成时间刚好相遇，顺利地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装订成书。

2003年1月29日下午，几百本崭新的《追随红太阳》一书运到了红河谷家。在这之前的许多天里，红河谷已经进食困难，只靠打点滴来维持生命，时而有些神志不清。为了完成给网友们签名的心愿，红河谷自己决定停掉第二天的点滴，因为点滴一打就是一整天，无法活动。在此之前，红嫂还特意上街给红河谷买来一支新钢笔。

2003年1月30日上午，红河谷没打点滴也没吃任何食物，执著地准备在自己的书上为网友们签字。他面庞清瘦，脸色黄里透黑，黑而粗的胡须很长很乱，门牙断掉了两颗，显得十分苍老。细细的胳膊，抬起时吃力而虚弱。腿和脚肿得很粗，皮肤发亮。红河谷虽然十分虚弱，但精神还好。因体力不支，说话不多。也许是因为要签字了比较兴奋，竟然同意喝点果汁。

红嫂扶他坐起，用书为他在床边支起一个可以写字的台子。红河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举起软弱的手臂伸了伸，郑重地握起钢笔，马上又放下了。他活动了好半天手指，重新拿起笔，又停了好一会。正常人很容易做的事情，他做起来竟如此吃力。他握着笔，好久写不出一个字来。终于正式下笔了，一个"赠"字写得很大很漂亮，然后是蕾拉的真名，三个字顺利地连续写出来。下面是王世新的签名，然后是年月日。第一本书签字成功！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这十几个字的分量的。写完这十几个字的红河谷已经把所有的力气使完了，签后面二本的时候，他已经有些精神恍惚了，字迹变得模糊而重复。在给微风签字的时候，他久久地呆坐着，看了"赠"字好半天。没有人敢说话，怕说话的声响惊扰了他。也没有人知道他要写什么，只能静静地等待。好长时间以后他问"微风两个字怎么写？"我们赶紧把地址本递上去，让他照着抄。每一笔都写得很慢很慢，停顿半天，再写下一笔。一个字与另一个字之间是更长时间的间隔。静默，静默……艰难得似乎呼吸都要停止了。

时间过得很快，字签得极慢。签了三本，红河谷已经累得坐不住了，红嫂扶他躺下。他紧闭双目，神思恍惚，意志和病魔在进行着激烈顽强的抗争……一个小时之后，他急着要脸盆，开始呕吐。竟吐了小半盆，喝进去的果汁远没有吐出来的液体多。吐完之后大便一次，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排便。之后他说感觉舒服多了，又重新开始搭台、签字。这次，他更认真更专注了，但错误仍很多。签了几本之后，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我们问他："还能签吗？不行就盖章吧？"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无力地躺下，不再提签字的事。

如果他还有力气签字，是绝对不会同意不签的。圣诞节前他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写完一百多张贺卡，那时虽然艰难，还能坚持，这次他是彻底地没有气力了。那些贺卡几乎是他最后的绝笔了。写字对于弥留之际的红河谷来说是无比艰难的。他多想在自己的书上为朋友们亲笔签名呀！遗憾的是他终于没能全部完成这个心愿。

用了一天的时间，红河谷只签了几本书，这时的他更虚弱了。第二天是除夕，重新开始打点滴。晚上，儿子回来了，红河谷与儿子说了最后的话，就再无力说话了。初二以后，连点滴也很难打进去了，连续两天只能打进去半瓶液体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点滴流得非常地慢。再后来就不能喝水也打不进点滴了，只是空耗着残存的生命。

初五晚上，清平打电话给红嫂，说初八才能去看望红河谷。好多网友通过QQ 、电话和E-MAIL让清平转达他们对红河谷的问候和祝福。清平在给一位网友的信中说："红河谷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在耗着生命最后的一点精气，他若能坚持到初八，我将再去看他最后一次。"

这位网友回信说："病重病危的人都差不多的：说话、点头等常人不以为意的动作他们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听话的能力还有，如果你初八再去，不必让他说话或回答问题等等，他听到你的声音就应该很高兴了。"

初八下午，清平很晚才赶到红河谷家。一进门就看见比前几天更瘦弱的红河谷闭着眼张着嘴躺在床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一个那么坚强硬朗的汉子竟被病魔消蚀得气息奄奄了……清平记着那位朋友的话，想着许多朋友让她转告的问候和祝福，相信红河谷一定能听懂她的话。于是，清平对着闭着眼张着嘴的红河谷说："红河谷，我代表网友来看你，他们问候你，希望你健康起来！"接着，清平把让她代好的网友名一一说了一遍，之后又把能想起来的网友名也唠叨一遍，她知道，无论是否对她说过，朋友们都会记挂着红河谷的。红嫂问："你听懂了吗？"红河谷用力地点头，动作很大，嘴使劲地抿着，从紧闭着的双眼的眼角处溢出了两滴眼泪，泪没有滚落下来，像两颗珍

珠一样停留在他的脸上。几天的空耗，他身体里已经没有多少水分了，这两滴泪是他物质生命最后的精华。红嫂说，几天以来他流了三次泪。一次是儿子回来的时候；一次是一位来看望他的老者在他面前痛哭的时候；一次是清平转达了网友们的问候的时候--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流泪。

红嫂和红河谷的亲人去厨房吃饭的时候，清平单独陪着红河谷。他的手和脚是凉的，其他部位是暖的。清平一边抚着他的手和胳膊一边对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许多没有病的健康人没做到的事你都做到了。书顺利地印出来了，慢慢地就可以寄给所有的朋友们了。你的主要愿望已经实现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依然闭着眼。清平又说，我知道你还有许多梦想没来得及去做，你很想做完这些事。这时，他非常用力地点头，张开嘴，啊了两声。清平接着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懂你的意思，没有人能把一生的梦想全都实现，能把主要的梦想完成就很了不起了。这时，红河谷的表情变得平和了一些。

红河谷的亲人们简单地吃过饭，又来到红河谷的床前。他睁开眼，双手使劲合拢起来，把清平的手握得很疼，谁也没想到他还有这么大的力气。红嫂说，他可能是要坐起来，于是他弟弟过来把他扶起。红嫂喂了他几勺水，竟喝进去一些。红嫂说，好几天喂不进水了，有时候喂进去是白色的水，吐出来是红色的水。红河谷坐了一会，他弟弟又重新扶他躺下。他弟弟揭开被，我们看到水肿已经蔓延到他的后背了。在腿上按一下，如果不用手去抚弄，深坑都无法平复。

初十上午，红河谷的腿脚以及腹水全消了。下午5点半红嫂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后来，他示意想翻身，红嫂帮他翻身时，他开始大口地喘气，之后就瞪大了双眼。红嫂用手在他眼前晃动，没反应，再摸脉搏，没有了。红嫂立即打120，仍然期待着医生能救他……回头再看时，红河谷的眼睛闭上了，嘴却张得很大。他一定是还有好多话要说有好多事想做呀！人类在病痛和灾难面前是多么地卑微和无助！

红河谷是一个执着追求热爱生活的人。他一直期待着有医生能妙手回春。他还想继续写作，并"希望大家能利用晚年的宝贵时光，把印在脑海里的那段东西留下"--这是他在《追随红太阳》一书中对所有知青朋友的期望。

当我们重读他的文字凝视他的照片的时候终于明白：红河谷在编书时坚持采用他年轻时的照片，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深深的眷恋和回忆，他写书是对青春岁月的一种纪念和诉说。他走了，而他的书则长留在了海内外朋友们的手中和心里。人类的物质生命没有太大的差别，多则百年，少则几天，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人的精神生命却差别很大，有的人可以活在人们的心中甚至万古流芳。古往今来的学友之情恐怕都无法与知青插友相比，梁祝的同窗之情也难能借喻于知青间的情谊之厚重绵长。在艰难的环境下同甘共苦的经历中熔铸而成的生死与共的友情，将超越老知青们的生命而长存。

武汉网友聚会记实——2001

武汉网友聚会记实__前奏

号子

武汉聚会虽然已经过去几天，我依然沉浸在聚欢的快乐中。我和老公时不时的谈起聚会的情景，聚欢的喜悦还常常挂在我脸上。

秋枫在去年就说过要来武汉看我。我一直没有把这当真。今年七月的某天，忽然接到邱枫依妹’看望号子’，我受宠若惊才意思到真有怎么一天。而老例在年头就已经和我挂勾来武汉见面。为了大家能够都聚一块，于是乎在这段时间我和各方网友不停的飞妹，共商聚会的日子。

10月14日这个聚会的日子终于敲定。它是以老例为根本，以秋枫、小路、杰夫为三个代表在一个中心武汉汇合。不知道是哪个糊涂的误解老例9月到武汉，闹的老例满坛飞贴，一封封来信叩首致歉。秋枫和我反复磋商着行程路线，既不能错过14号也不可浪费路程时间。其间各路网友也奔这14日而来。小路和杰夫且不说是早定好的，J妹在欧洲就预订来汉行程，邻近14号帆灵机一动确定飞来武汉，西妹妹是半路杀出来的，在武汉前两天才买到票，老乡更是火速行动，前一天还在武汉之外发贴。

事情就有那么悬,武汉这边老胡16号必须抵达天津领奖15号离汉，老知青13号才能回来。武汉这边也是仅有14号这天才能聚。看来14号这天是铁定的黄道吉日。

从14号的头一个星期起，我就正式进入安排聚会巨细角色。接待方案是论证一个推翻一个。武汉的网友们出策出力，要选最深刻最热烈的接待方式。直到12号晚上11点才敲定接待计划，几方落实。

13号早上7点是第一批网友小路、杰夫到，12号晚上我已经兴奋的不能入睡。天还没有亮就爬起床，拾掇家里

清洁。尊敬的路政委真照顾我，特定要“走路”在火车站见面。快7点我还在想’走路这小子办事可靠吗?’，7点多我下楼去扔垃圾，忽听电话铃响，飞奔上去接电话，可惜没有接住.我赶紧手机’走路’，那电话里面第一声就是’我逮住了他们两个’，顿时我心中的第一个石头落了地。

（下面接杰夫的《武汉网友聚会记实》）

——

武汉网友聚会记实

杰夫

拦路打杰（劫）

闻讯各路人马即将汇聚武汉，作为武当山下的我绝不能错过这世纪大聚会，立即向号子政委申请参加FB，同时也中了金钩大侠越洋勾魂J（因为在聊天室中她让我一定去FB）。身不由己早已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就如同小孩子盼着过年呢。

10月12日下了班赶快打扮一番，收拾一下拎起挎包就奔车站坐上南下的火车。蜷腿而卧在三人座椅上晕晕乎乎的一夜无话，天亮时分已经是进入武汉地界。车过汉江大桥后手机响起接听，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方自我介绍说：我是行者，奉号子的命令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先来打劫你。哈哈原来是走路的，早就在他的家有过交往。我说现在马上就要飞渡长江了，如何认识你或见到你，我们的暗号是？行者说他上身浅兰你呢？我是上身漆黑，到时我们再电话联系云云……

火车缓缓的进入武昌车站，我站在窗边看着接站的人们。此时我见到了一个穿着浅兰上衣的小伙子正在张望，手机又响起，他在找我，我说看到了他。下了车我一边和他通话一边向他走去，我挥着手他看到了我，我们终于见面了，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站在了我的面前。他就是行者走路的人，在小路家是个活跃人物。他对我说把你打劫了完成了一半任务，下个目标是等7点中的小路。得，我这个受害者也入伙吧和行者一起拦路。

等待过程中给小路打过去一个电话，说是火车正在往武昌这边开呢过江了。忙乱中忘记问她几车厢，又一次打问后火车进站了，我和行者向11车厢走去。车门口一位玉树临风的女子正准备下车，脑海中的北侠小路就是她没错！小路！一声呼唤握住了破路姐的手，我们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没有初次见面的拘束。介绍行者和小路见面哈

哈这是谁接谁啊？我道是反客为主了。在小路面前我感到好像路不平，为什么小路老是站在高处？我站在低处？原来破路姐比我高，面对她我要挺直了腰才能和她平齐。

行者向指挥中心的号子汇报：拦路打劫成功！我们直奔号子家去了。

温馨号子家

的士很快驶到理工学院门口，精干热情的号子向我们走来，娇小的身躯透着火热，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号子姐，虽然我们俩人一直在一起值班但是从来没有谋过面，今天两位战友的手握在了一起。

干净的号子家号子的家属甩哥把我们迎进客厅，甩哥给我们沏茶倒水不亦乐乎。号子问我们想吃什么早点？小路急不可耐的说：要吃热干面，多少年没有吃了想死我了（呵呵还有一个比小路更馋的，这是后话）。我们的甩哥又去买早点，我们一边吃着具有武汉特色的早点一边看着由胡云发老师编导的全部由武汉知青表演的大型歌舞的VCD。演出具有专业水准，可以和草原恋歌媲美，看着武汉知青的大合唱让我又一次想起胡发云老师写的死于合唱这篇小说。我建议朋友们有机会都能看看这场歌舞。

中午时分号子设家宴招待我们，厨房内漂出阵阵煨汤的香味，可以说武汉的排骨藕煨汤天下第一，记得我曾和号子在聊天时调侃说何时我要真正的尝尝号子煨的汤，今天号子兑现了。据说甩哥因为工作原因不喝酒的，今天为了陪我这个酒吧老板也破例端起了酒杯，拿出了珍藏许久的金福六美酒。我和甩哥、行者一起享受着温馨。我和小路都撑了满碗的藕汤，那藕真面啊，那排骨真香啊！（你们流口水没有？清雅，馋死你！）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武汉聚会纪实（二）

杰夫

对饮艳阳天

到了宾馆后俺的头有些大了，两个眼皮直打架只好小寐一会。梦中忽听号子叫门说是坦克（TK）来了，哈哈这得起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思想家。

小路的客房内一个高大的男子正在和小路、行者聊天呢，我想这就是华知著名的思想家TK吧？走到他面前问道：是坦克吧？他望着站了起来：你是杰夫？哈哈！两双大手紧紧的握在一起。（由于，后面握手的地方还多着呢，手再粗糙也会磨光的。）TK他一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湖北汉子，在他深邃的眼睛里透着智慧，具有着学者风范，坚毅的脸庞掩饰不住内心的火热和对朋友的热情。我们互相问候着，交谈着。时间过的真快，已经是5点了，路姐她的兄弟要为她接风洗尘所以另有宴会；号子姐还要继续办理这次聚会的各种事宜，因此我就跟着坦克了。豪爽好客的坦克一定要带我去艳阳天大酒店先行FB一下，俺也是个直性子说走就走。我想走路看看江城的新变化因此我放弃了打的。

远远的望去蛇山上的黄鹤楼在雨后的夕阳下泛着红光，干净的街道上不时在我们身边走过对对相拥的情侣，俺这个山里出来的土包子真有些眼晕了。

我和坦克就像亲兄弟一样无拘无束的交谈着工作、学习、生活、子女。来到了名振江城的艳阳天大酒店。落座后坦克多次征求了我的意见点了多种小菜，并且拿来一瓶湖北名酒稻花香。我们边吃边喝边聊，顺着路上的话题回忆着过去青春年华的好时光，华夏知青网站朋友们的趣事，也谈论911以后的事情。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与坦克在一起真是受益匪浅。酒越喝越高兴，话越说越投机，不自觉中指针走到了8：30，一瓶白酒已经让我俩喝干了。真是惬意啊，我们哥俩坐上了回去的的士。车内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中国队与卡塔尔队比赛，我们刚一上车就听到郝海东踢进卡队一个球。我问司机比分多少，那个司机说3：0。乖乖！真神了中国队真是刷卡刷到这份上了简直无人可敌了。回到宾馆我和坦克边看足球边谈，那坦克也是个球迷啊，别看他是个学者，可说起体育也是头头是道啊哈哈。今个真高兴，见到了朋友，喝了美酒，看了足球，中国刷卡，好事都在这一天聚齐了。

各路豪杰会师惠苑14日凌晨4时20分。一夜没有睡的号子政委，在网上参加完广州那里的聚会后，就打车过江到汉口，将顺江而下的米军南加知青协会会长秋枫和秘书长夫妇接到惠苑宾馆。

秋枫会长是位生在南方长在东北的汉子，身上具有着东北人的豪情。一夜的车马奔波早已是疲劳之及，洗漱后倒床就雷声阵阵，好在我能够适应各种噪音，和着秋大哥的酣声我也迷瞪过去了······14日晨9时10分。手机响起，接听原来是华知的老友老老乡已经从180公里外的江汉油田赶到这里来了。我告诉了他我们的具体位置，坐等。10多分钟后听到敲门声，终于见到了网上已经有近2年交情的兄弟老乡。原本老乡不准备来的，因为最近他的身体不好，医生还让他住院呢。我鼓动他说什么也要来一趟武汉，见见路姐、号子姐和各路豪杰，机会难得百年不遇，别守着你的一亩三分地了，不来会遗憾终身的。老乡心动了，最终下了决心来到了我们的中间。

在华知和老三届有三网，网呆、网拍、网傻。老老乡给我们讲了他上网的故事后，应该评他为网疯。他说他为了上网从不下楼出门，饿了快餐面，困了沙发上迷瞪一下，偶尔下楼左邻碰见他打招呼问他什么时候出差回来的？老乡说一直在家没有出差啊。邻人不解，从来没有听到他房内有动静。唉，真网疯也！（老乡，把你的故事整理一

下说与大家听听啊，别懒。）

14日中午11时30分。走廊里人声嘈杂。一会门外走进来一位文弱书生用一口岭南普通话对我们说：“猜猜我是谁”？呵呵我心想从广州飞来的四人有老例、帆、缺月、村长。帆是上海人，虽说是多年在重庆工作，口音也不会变去许多，经推理这位白面书生不是别人肯定是老例。我拉住他的手：你是刀匪老例！他也反映很快，你是杰夫！只有你和由于叫我刀匪（由于兄弟你该荣幸吧，刀匪还惦记着你呢）。真看不出来那些具有匪气的文章会出之这文弱书生之手，在我的想像中老例应该是个彪汉的模样呵呵真是出之我的意外。接着一位刘欢像他的胖弥洛佛走进来，他一把拉住我的手，“杰夫，老朋友了”。“呵呵南界王你好”！帆，我的老朋友，他是检查组的队长也是网拍，既是xx的监护人也是想戒网可又戒不下来的南界王。又进来两位女士，前面一位雍容华贵这就是大律师京都大侠手执金钩的J，我一声J（姐）好！帆又要执行队长职责了呵呵顾不了那么多了。后面那位那就是村长了，村长静静的站在一边，美丽的大眼睛透着清纯望着屋里的人，就像20多年前高中时的她是那样的文静。“村长好！会长好”！“你怎么会知道是我”？哈哈大名鼎鼎的村长谁个不知哪个不晓？那张著名的克隆照片流传盛广。

缺月和村长说肚子造反了，找地方吃饭去。村长也不知道听谁说的武汉的小吃如何的好吃，因此在广州空着肚子上了飞机，就是要到武汉吃豆皮吃热干面。具透露村长饿坏了，见到爬山虎都想采下来吃，唉，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在去吃饭的路上，村长见到路边摆摊烙饼的，馋的她口水都流出来了。热干面端上来后村长边吃边说好吃好吃，真是囫囵吞枣都不知道什么滋味了，吃罢村长说她的肚子内就像伸出一支小手一样把面条往肚子里拽呵呵，广州的朋友为何不让村长吃饱？该当何罪？她可是我们的村长、盲联协会的会长，我们的冒号！赶快写检查交到村委会办公室里……

____



武汉聚会纪实（三）

杰夫

东湖磨山之游

在宾馆门口我们登上了一台中巴车，准备到东湖磨山去玩，这一项目都是武汉的网友们安排好的。经号子介绍在车上我见到了网名老知青的老夏，老夏他在华知不怎么发言，有的时候扔下一句话就走了，总是很神秘的留下悬念，今天总算看到了真面目，他高大的个子非常和善，一路上他给我们介绍着武汉的风光。

车沿着湖光山色的东湖大道行驶着，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我们这些外地人都非常的兴奋，当车走过李白放鹰石雕

前老例不仅感叹到：噢原来在这里啊。我和老例交谈着，他说武汉东湖的风景真好，湖面真的好宽大啊，景色也是那么的美丽。车行使到一个弯道处，号子告诉我们说著名的作家胡发云先生将在前面等候我们，与我们一起游湖浏览东湖的美丽的景色。果然前方有几人在等我们，车停了下来，一位身穿红色衬衣壮实的汉子上车来。经号子介绍这就是写了《老海失踪》《死于合唱》等等多篇小说的胡老师，同时还有他的夫人李虹为了见见我们这些外地来汉的网友，不顾身体的不适也来到这里，真是令我们感动。在一个园林门前车停了下来，在胡老师办理进园的手续时我们也借这个机会下车。路边是一大片荷塘，这时我们的村长高兴的很，哎呀，有没有莲子啊？真想采些来。我们说这都是什么季节了哪还有啊。村长一个劲说真可惜真可惜！陪同我们的老马说在荷花盛开的时候这里漂亮极了，成熟的莲子是不让采的，让它回归自然落入荷塘内。村长感叹的说如果夏天来这里那一定是一片清香了。

车把我们拉进一处庭院，走进院内不时飘来阵阵的桂花香。大家围坐在一起，胡发云老师代表武汉的朋友欢迎我们来到美丽的东湖，随后让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互相认识。让我们又结识了不少武汉的朋友，这里有号子的同学准备上网的琥珀，有湖北作协的刘晓航先生，有研究哲学的教授马里布先生（大家对坦克说这回你可有对手了）。当胡发云的夫人李虹介绍自己时她说，她在网上看到知青朋友们对她的关心特别的感动，为此她不顾胡老师的劝阻一定要来和朋友们见见面，通过我们感谢所有关心她的朋友们。

恳谈会后大家都来到庭院一起合影留念。为了不落下一个人临时请了一位小年青为我们拍照，说来有意思，手里有相机的都不愿意放弃这个时机，把照相机堆在那个小伙子的脚下，那个小伙子这次可过足了当摄影师的瘾了，喀嚓喀嚓的留下我们的笑声。随后我们自由的活动浏览着院内盆景，赏花观荷。这时的村长像个孩子似的九曲桥上留下她青春的脚步，残荷下留下了她的倩影，垂柳下有她的笑声，香气正浓的金桂树下令她想起家乡的种花老人。缺月j不时的为我们拍照，也把美丽的景色收进暗箱内，一卷胶卷一会就让她拍完了。秋枫大哥也不停的喀嚓，南加知青协会的饶秘书长的夫人用摄像机把我们一一留进记忆中，路姐的数码相机不停的闪着，坦克也不甘落后，好像是众多摄影家在进行户外采风呢。

我们来到磨山脚下，这是东湖旅游区新近开发的景地。在一排描述楚国开国以来的著名故事石雕前，我们回顾着历史。这些石雕记录着楚国的文武工商农耕水利所有著名典故，遗憾的是我没有全部记住这些故事，只记得“问天”，“楚武王与邓嫚的故事”。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霸王别姬呢，仔细一看不是的。故事讲的是武王出征前突然感到胸口剧痛，安现在的说法武王心脏病发了，他对夫人邓嫚说怎么办？出征命令已经发出身体又不好了？邓嫚对武王晓之以理，为了国家的大事不能只顾自己的个人私事，令必行！武王听候不顾病体决然出征。果然武王病逝征途中，临终前命令秘不发丧。征战大军井然有序的继续前进杀奔敌国，敌国见此强敌只有出城投降。想想现在的一些冒号们没病还要在高级病房内泡着显威风摆谱，他们该如何面对这些古人？作为古汉语讲师的老例认真的看着这些故事，我们在金戈铁马的雕像前留影，行者不停的为我们拍照。老老乡说虽说他是武汉人，但是许久没有回来了，没想到东湖变化是这么的大。最可怜的是南界王空背有摄像机但是却没有了电池不能把这美景拍摄下来。

我们这时又登上了租好的游船，五个人一条船，三条船划进湖区。我和号子政委、南界王、村长、缺月坐了一条船。微风吹佛着湖面，清亮的波浪拍击着小船，远处的磨山映在水面正是青山绿水心旷神怡。说笑中感觉我们又回到了少年。果然在邱会长和胡老师坐的船上传来我们熟悉的歌声《让我们荡起双桨》，《共青团员之歌》。歌声顺着湖面和着波浪回荡在湖区。他们一首歌一首歌的唱着，引得我们也想唱，可是我们离开了歌篇就记不住词了，所有我们就当了听客，不过我们的嘴也没有闲着，我们吃着胡老师船上送过来的水果，含着也忘记谁买的糖块，哈哈我们可真是回到了童年。记得小的时候学校组织游园家长都要为我们准备些当时的好点心，现在我们重温着远去的时光呢。大家互相用相机拍下这难忘的湖中荡舟，岸边的游客对我们这些老小孩们也是刮目相看。

恋恋不舍的离开了东湖，我们难忘这美丽的湖光山色，难忘这优雅动听歌声，难忘这桂花的芳香。

武汉聚会纪实（结束语）

杰夫

聚会高潮签名运动

中巴车回到惠苑宾馆。上了楼我们就来到二楼的宴会厅。此刻武汉的朋友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们那就是由湖北省美术院的金忠群教授召集过来的武汉一中的老大哥们。宴会厅内摆上了两大桌子，我们陆续就坐，开场白由胡发云老师发言，他代表武汉所有的知青朋友欢迎我们。接着由金忠群教授代表武汉一中的老大哥们欢迎我们，并且把一中知青纪念下乡30周年的回忆录《曾经沧海》赠送给我们每人一册。书中记录着这些大哥大姐们下乡时的酸甜苦辣，还有很多当时下乡的旧照片。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但是毕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了。秋枫会长代表我们这些来客感谢武汉朋友盛情的款待。在座的每一位都自我介绍了工作单位和网名，此时这里没有了地位之分，大家都是华夏知青的一分子，都是战友、朋友。

秋枫会长拿出了他从重庆带过来的真正的五粮液白酒，这瓶酒还带有识别真伪的工具。每个朋友的酒杯里都倒上了他的情意，喝上一口，啊！真爽！绝对的没有搀假。大家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食着美味佳肴，互相交流着感情。

我和老乡、坦克看着这老大哥赠送的书不禁想到一起了，就是请这些武汉一中的大哥们给我们签名留念。我们拿出笔先请金教授为我们签名，随后大哥们都一一为我们签了名。我觉得不如称此机会让在座的所有朋友都为我签

上名留念，我就一路转了下去朋友们都把名字签上了。最后我查了一下有28人签的名字，想想看吧这次武汉聚会有多么的庞大吧。看到我们在请签名其他的来客也都加入了签名，你给我签名，我给你留下墨宝，此时大家也都互相知道了真实名姓。当我请老例为我签名时我想还是请他为我签上他的刀匪这个网名吧，因为这是我和由于给他起的，当时在大田茶吧老例也欣然接受的。老例郑重的书下“刀匪”二字，别人是没有的。

宴会仍然继续着……

这时胡发云老师拿起了麦克风为大家唱起了歌，他为大家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伏尔加河》，他那浑厚的嗓音和具有异国风味的曲调在厅内回响……嘿喉嘿呦……嘿喉嘿呦……歌声渐渐的远去，我们沉浸在这美好的歌声之中了。南加知青协会的会长秋枫大哥也登场为大家演唱。小路不停的为大家拍照，饶秘书长的夫人把动人的场面摄录下来。

在宾馆门前，我们和武汉的朋友一起合影留念。

卡拉OK同唱一首歌在卡拉OK包房内我们几十个朋友坐在一起唱着歌，气氛是那么的热烈。大家都尽情的歌唱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朋友的热情。用村长的话说，那些知青大哥们的嗓音都是那么的好，都具有专业水准的。武汉一中的老知青和号子的合唱尤其是号子的银铃般的嗓子让我们叹服。坦克和缺月合唱了一首流行歌曲什么名字我没有记住，只是记得缺月说这首歌是林海雪原教给她的。我和村长同唱了《青藏高原》村长她能把这支歌的结尾拔上去，唱的非常之好。饶秘书长也拿起麦克为大家演唱；秋枫大哥用他专业的歌喉为大家唱了好几首民歌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劳顿多日的号子和甩哥静静的坐在一边欣赏着兄弟姐妹的表演，他们夫妇太累了，真是要好好的感谢他们。老例和老乡轻轻的为歌手和着拍子低声随唱。

如果这次卡拉OK评选最佳歌手和表演奖那就首推我们的影视歌集一身的队长、南界王破帆先生。可爱的帆临唱前对大家说我要献给朋友们一首我经过一年磨十剑的拿手歌曲《北国之春》。随即即兴表演了他的成名作品。

音乐响起,帆拿起麦克行了一个西洋剑客礼后嘴中传出叽喱哇啦，考尼鸡娃的东洋语这是第一剑；随着身体的旋转脚踏乾坤来一太极剑迎风刺天；又对我们彬彬有礼地行其华山君子剑委婉动听；谁知他一手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像银河泄地一样洒向听众；这一阵狂风暴雨之后帆扭动着他肥硕的腰间一招玉女十九剑左顾右盼看我们有什么反映没有；音乐间奏期间帆频频向我们施礼“塞赛，塞赛大家的鼓励”。随即他一变脸武当剑太子朝圣柔中有刚的舞将过来；他唱的如醉如痴犹如舞着醉剑；最后以越女剑的收势结束了这首歌。为了表达大家对他的鼓励又接着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真美啊，可是要比小邓强多了。众看客被他的表演所折服了，歌唱的好！掌声四起。真没想到我们的少将学者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啊，我们华知真是人才辈出啊。

由于大家玩的高兴，帆唱的卖力都没有感到困顿，一个个意犹未尽还沉浸在欢乐之中。此时已经是午夜2点多

了，我们这些夜猫子也没有睡意大家聊着天，帆捧着肚子感到肚子饿了。他下了楼他外面打探有无夜宵的地方，回到楼上告诉我们在对面楼下有一个火锅店还开着门。大家就奔到那店里要了一个火锅，我和老老乡又对饮起来。帆喝着汤吃着饭；缺月小路边吃边聊，这一晃就到了凌晨4点了。回到楼上后来据老乡说他和帆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听到他开始打雷了，呵呵难怪他那么心宽体胖呢。

15日中午时分，村长要先坐车到家乡去看看，我正好也要乘坐1点的火车，老乡也要回汉口看看老母，因此我们一道向坦克、小路、缺月道别奔向火车站……

后来的故事缺月说了。余下的号子补充。也可以参看小路的日记和照片。

再一次感谢号子、坦克、行者、胡发云、金忠明以及所有武汉的朋友。

本贴跟从标题:

杰夫

谗他们啊！老例18:40:37 10/18/01 (无内容)

我不馋，我减肥还不行？三叶虫19:50:04 10/18/01 (无内容)

我小时侯到过武汉，印象最深的是豆皮、烧卖和大油条！金马鹿14:36:27 10/18/01 (无内容)

以下的N集绝对不许再出现排骨藕汤字样！想谗S谁咋地？！banjin 22:07:54 10/17/01 (无内容)

杰夫你原来不在武汉啊？skyheart 21:44:19 10/17/01 (无内容)

我才不馋呢。下回我到号子家喝个够。清雅21:11:07 10/17/01 (无内容)

我和你一样哈喇子流到脚后跟也不说馋！由于21:39:47 10/17/01 (无内容)

呵呵缺少那个气氛啊清雅小姐！哼！哈哈杰夫21:21:12 10/17/01 (无内容)

别的没见有什么成绩，就感到你握了这个握那个，便宜占不少！由于20:23:13 10/17/01 (30)

就是占不了你的便宜！！！号子21:27:15 10/17/01 (242)

这次我也要占便宜了，用搓把手打磨一下，握一下就让他们记住！由于21:51:56 10/17/01 (46)

杰夫的手象大夹钳，你决占不到便宜的。号子22:30:07 10/17/01 (34)

那是号子的先生的外号，请见号谱的家里照片有解释。杰夫20:50:33 10/17/01 (无内容)

秋宵雨色候嘉宾——《武汉聚会纪实》插曲（一）

号子

手机后我迎候校门口，一会儿三位大侠风卷而至。见面一阵热烈，上得楼去以武汉早点款待。大家一边看着武汉知青艺术团三十周年表演的VCD，一边侃侃而谈。我在家不停的忙这忙那，家里电话就没有停，老胡来电、金老师来电、TK来电。TK一再邀请三侠客去省博物馆。我没有批准。

十点左右我送大家穿过校区，去电脑城光顾。他们归来时小路已经喜获丰收。（买了大堆D碟）

中午酒足饭饱咱们杀向惠苑大厦。看到金老师为大家联系的宾房，我十分满意。有金老师和胡老师这两位老大哥扛大樑，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下午TK亲临宾馆陪同，5点时分我和小路一起离开。

根据小路三弟的安排，坐“麻木”上他家中。这在武汉来说就是不太远的路程，最多两站地。“麻木”停靠比较方便，能够送至家门口。“什么是麻木？”小路很奇怪，“麻木”这可能是湖北又一特色。武汉的“麻木”都是有营运执照的，还有专门的行驶路线。原来“麻木”只是残疾人的行动交通工具，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都穿梭着“麻木”，解决了不少职工下岗就业。我们站在宾馆的马路边，一招手身边驶来一个“麻木”，“麻木”是一个三轮的机动车，后面座位是一个包厢，可以坐两个人，司机在前面上面有个凉棚。我告诉小路为什么叫“麻

木”，“车一开动，全车振动，时间长了坐客感觉发麻，木无知觉。因此而得名“麻木””。

送走小路我赶紧落实火车票，票很紧张，总算订到。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8点，吃着晚饭我上机挂着。聊天室广州那边的嘻笑声传来。我首先给她们一个惊吓，告诉火车票告急。听到一片焦虑声，心里美滋一阵才告诉她们实情。

人们说到好事多磨。这次咱见会长大人一面也真不容易。秋枫通知我从宜昌来武汉要在半夜三点，且不能在武昌下车，只能在汉阳下车。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他，不论什么时间到，在哪儿下我都去接。这可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呀。记得上次我从重庆回汉，宜昌涨水停航，中途转汽车到宜昌，也就晚上1点到家。这次怎么会这样？！好在老公没有等我开口就主动承担保驾护航的任务，要不然这半夜出去是怪可怕的。为此我也从心眼里感激他。在关键时候助我一把。

晚上我尽努力趟在床上休息，可是怎么也不能睡着。闹钟调到2点，还没有闹我就起了床。梳洗完毕手机呼唤秋枫，可怎么唤也没有回音，看来秋枫已经进入梦香。他回国后马不停蹄的跑遍半个中国，一路奔波也怪辛苦的。2点半终于接通手机，秋枫告之要3点到3点半到。我叫他在看见城市灯火时手机通知我。我和老公走出家门，晚上喧闹的城市万籁俱寂，宁静的夜空飘着点点小雨。感觉有些凉，可我心怀一颗火热的心气宇軒昂走上迎宾之路。我在惠苑大厦下车，老公只身去接客人。我进小路房间她还趟在床上等候。我让她赶快关灯睡觉，我去大厅守侯。三点半我不停呼老公手机，只听手机响不见人接机，我坐立不安着急会出什么问题。事后老公告诉我，果然是出了点事，秋枫的包掉在中巴上，他们的一直追到汉口，好在追回包才化险为夷。快4点才接通手机，对面传来“人已经接到”，这时候我心中的第二个石头落了地，“扑通”一声挺沉的。

约一刻钟后，红色的士停靠宾馆门前。我力马冲上去，迎面一中年男士下车，我一眼认出是秋枫。秋枫和我两双滚热的手紧紧握到一起。“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和秘书长及夫人一一握手。辛苦了，远方的客人。要谈第一眼印象，感觉米军是显得老态点，这是和同龄人相比。生活的沧桑已经深深的刻在这些洋插队人的脸上。

紧锣密鼓游三镇——《武汉聚会纪实》插曲（二）

号子

我一边带三位上楼一边商量第二天的活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明天9：30见面，10点准点出发，下午1：30必须赶回来，参加集体聚会活动。安排三位入房后我到小路房间和衣倒下。近天的疲劳一时的舒畅使我很快进入睡域。醒来时已经是早上八点多钟。小路和我一起到菜市场端回来大提小包的武汉特色早点豆皮、面窝，送到尊贵们房间。进房间看见一明星似的人物，杰夫一介绍才知道是网友“老乡”。如今城乡差别可没有了，“老乡”比我这个城市土客稀更时髦。

早餐毕，（武汉叫过早）我陪米军周游武汉三镇。汉口是武汉的老商业区，逛街是首选。桑塔那到汉口的步行街附近的停车场歇下。我们徒步到步行街。步行街开街已经一年我来这里也只是第二次。我们看着时间紧紧走完半条街，沿街有几座代表武汉风土人情栩栩如生的人形雕塑，每每走到一处我们必定进入角色和雕塑人共喜同忧。你看秋枫坐在竹床上和雕塑人下棋还那么认真，愣还琢磨那盘棋局，再看我们三个坐上了热干面板摊，等着伙计（雕塑）在大锅旁下面端上。那秘书长夫人硬要帮忙挑水人（雕塑）提那沉重水桶。他们快步如捷，喜形如色，此时此刻我感受到洋插队的青春气息，正如邱枫所说“青山在，人未老”。

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在车上观另个商业新区中山公园及广场，而后直奔汉阳归元寺。一路上我一直惦记着广州这拨。车上我联系到缺月知道她们已经到武昌正送老例到会议的住地，马上要到惠苑大厦。这下子我可是最后一个石头落地，三路人马全部到齐。

汉阳归元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创建。取名“归元”，出自佛经《楞严经》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即归真，就是超出生灭之界，还归于真寂本源的意思。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我还是15年前来过归元寺。每年春节时节，归元寺香火旺盛，挤满供奉的人们。“数罗汉”是人们游归元寺罗汉堂的趣事。传说人们任意从一尊罗汉开始，顺序往下数完自己的现有的年龄，这最后一尊罗汉的身份、表情和动作，便可昭示数者的命运。我儿子原来每年春节也随她小姑去“数罗汉”，所数罗汉单片保留至今。后来高二后他也不信这些了，没有想到倒遇到一个好运。这次秋枫也“数罗汉”了，并且请讲解员解了罗汉单片。要知那罗汉单片如何解说？问客请找秋枫本人。

出来归元寺已经12点多，赶到宾馆门口是1点钟。我们在热干面小馆要了几碗热干面，乘着看热干面雕塑伙计的余兴，囫囵下肚。米军说有味道，我也不知道是宽慰还是饿了。反正我是不爱热干面的。

回到宾馆，走到楼道里，就听见房间里人声嘈杂。我断定广州那拨已经来到，于是再按耐不住，在走廊里大声高呼“老例”。刚进门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直射而来，是村长没有错，这哪象村干部哟，明明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例伸过头来让我识别，他一开口我就认准，尖嘴猴腮但眉清目秀，和帆是有根本区别的。缺月不说话也能够

认出来，只是和语音有特别的反差，雍贵和清秀溶为一体。到底帆将军不愧大帥风度，安然坐着接见我。哇嗨，一时间房间开了锅，我们陶醉在喜相逢的惬意中。

风黑淅沥看老母——《武汉聚会纪实》插曲（三）

号子

准两点一辆白色旅游中巴，满载19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网友，来到风景如画的东湖旅游区之一——磨山。

东湖四季皆可游览，素有“春兰、秋桂、夏荷、冬梅”之美誉。秋高气爽，桂荷相映，香气扑鼻，我们沉醉在桂荷飘香之中。磨山楚文化旅游区是东湖风景区建设了一批以楚文化为内涵的风景点，我们饱览着根据历史典籍和传说塑造的楚之始祖祝融塑像及楚史壁塑，它们造型有致，处处渗透着古色古香的楚文化气息。远处遥望气势磅礴的楚天台，更显现出八百年楚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和博大。

东湖湖水浩渺、明净；朱德亲笔题词：“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我们登上三艘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湖面游畅，是老胡那条船开始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愉快的歌声满天飞……”这歌声在湖面回旋，荡气回肠，令人神往。

晚上的聚会热闹非凡，武汉一中的老高三知青大哥也参加我们的聚餐。他们给我们带来武汉一中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纪念专著《曾经沧海》，这些文字记载了我们这代人的知青生活。就席后，大家互相介绍，聚餐开始。一时杯光交错，大家共同祝福。席间２８个人唱出共同的声音“我们曾经年轻，象蓝天象白云……”

全体聚会人员合影后，我们转入KTV包房。人未坐定歌声就起。我也乘机作乱，“大家赶快抢麦！”歌手是一个赛过一个，歌声是一个胜似一声。

秋风和秘书长要去看望一个在美知青的母亲，这早已经是列入行动计划之中的，可一直抽不出时间。大家歌正唱到兴头上，他们不要我带路，准备自己去。我哪里能够放心他们单独去，这夜黑路偏，人生地不熟。况且这小区很大且有三四个门，也不太好找。这鞍前马后可是我的责任。这个小区应该是我熟悉的地方，跑学校时也经常过来穿穿。可下车后一打听，那栋房子还在前面。老天也偏不作美，打下沥沥小雨。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四个顶着雨，沿路寻找那栋高楼。原来那栋楼在新启建的西区，离小区大院还隔着两条马路。待大姐接到我们时，我们四人已经快

成落汤鸡。踏着一条泥泞的小路，走到大楼下时已经是晚上10点40时。心里暗想，不是我这个地陪有点平时跑学校的基本功，米军还不知道上那儿去撞南墙。

楼道的电梯已经停了，院大门也快关了。大姐和值班师傅一一招呼过。上楼去，年迈的老妈妈已经守候在家。看到儿子身边来的亲人，老人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此时我想到自己对外地儿子惴惴不安的挂念，这老母亲对儿子的思念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大姐端来茶水，送上糖果，大家和老妈妈唠起家常。时间太晚，我们不能久留，照个相留个影，给儿子带去母亲的笑容。

告别老妈妈，我们返回宾馆时，歌星们已经转战进住房，时钟指向11点半。

情真意切拜知友——《武汉聚会纪实》插曲（四）

号子

在房间我们共商了明天的行动计划。西MM直呼主要的是吃，咱这会儿才真正认识了头号馋猫。这是她自己跳出来的，不是我们栽她身上的。我临离开宾馆前郑重宣布，“明早8：30准时起床，起晚的没有豆皮吃”。

这一晚上我睡得特别舒坦。

清早踏着晨风匆匆赶到宾馆，楼道上正碰到秋风，原来秘书长夫妇提早走了，我真遗憾没有能够来送行。

喊醒睡眼蒙胧的小路，方知他们昨天到火锅店尽欢到半夜3、4点。事后帆向我诉苦，下午聚会餐上没有吃饱。在此我强烈建议，FB的形式需要改革。FB的寓意是闹个情绪，犯不着跟肚皮过不去。闹和吃不能两者兼顾。

早点仍是豆皮、面窝伺候。西MM看见豆皮，高兴得一蹦一跳。帆GG还是那么悠哉，一边用餐一边办理公务。秋枫执意要去拜访两位知青大哥，我只有再把地陪的工作进行到底。我官僚的安排，早上吃过后继续睡觉补补瞌睡，等我们回来后一起上黄鹤楼。

金老师是中国画画家，在湖北美术界任有各种官职。同时金老师也是知青中的活跃人物，这次聚会活动金老师亲自出阵，查看宾馆条件，妥贴的为来宾联系了住行。在这里再次谢过。

我们到达时，金老师夫妇已经迎在门口，我们直接进入画室。画室一壁挂满新书的国画，一壁书柜琳琅满目。

宽大的画桌摆放在靠窗户的房中间。金老师说这窗户应该朝南边开光线才柔和利于书画。金老师的夫人琥珀是我校友，在学校里面孔很熟悉，上次为秋枫寻找知青资料我们才有缘真正认识。

金老师拿出他们一中知青刚回乡和老农民一起的照片，琥珀也翻出她下农村前为了能够改天换地，到大寨学习的相片和学校革委会介绍去大寨的证明，还有她知青时候的日记本。都是好东西呀，一定要好好保藏，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品。金老师又给我们看了他书的一些知青国画，介绍了画中的寓意。我们还看到金老师的一些经典之作，其间我深捂出，一幅好画不光在它的画景还在于它的意景。当天金老师还亲笔书画反映知青的国画“归”，送给秋枫，给远方的客人留作纪念。

告别金老师，又赴刘老师家，已经是中午11点。在路上我和秋枫达成一致共识，一定坚决不能吃饭。刘老师是武汉的一个知青作家。到屋后，刘老师照例又是把我们带到他书房，据胡老师介绍，刘老师在武汉是收藏知青文学最完整的一个。书柜里知青的各种书籍摆放一层层。我们一边听着刘老师对知青书籍的介绍，一边翻着那些书爱不释手。后来我和秋枫干脆一起动手，急急抄下那些没有见过面的书目。呀，时间不早了。我们只能说再见。

拜访的时间虽短，但我感觉收获很大。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沧桑，把我们这些知青连接起来。

插曲认真汇报笨嘴拙笔到此，以后都是集体活动，主曲还是看杰夫的。

二零零一年十月

附：

网友大见光花絮

作者：老例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有幸经历了知青网网友大见光的活动，从新加坡到广州到武汉，第一次见到众多素未谋面的老朋友，感触良多，由于俗事缠身，难以细细述说；而见光的经历，在杰夫、天涯浪子、号子、路姐等人的大作中已得到甚为生动详尽的描绘，于此，我就以“花絮”的方式，作一些简略的补充。?

一、机场“探监”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到知青网友是JJJ。JJJ途径新加坡往欧洲公干，在新转机，停留八小时，可惜来不及办签证出不了海关。于是，我就赶赴机场跟JJJ会面。好不容易找到会面的地方，那是机场二楼大厅旁一个餐馆的一排柜台，分隔成一个个对讲间，就像电影上所常见的探监场所。隔着厚厚的玻璃，但见JJJ嘴巴张合，不闻其声，看样子是柜台上的对讲设备出毛病了，于是我就指手划脚地示意JJJ叫里边的工作人员来处理。JJJ会意地点点头，收拾起随身物品，缓缓往里边去了。等了好一会儿，不见JJJ回来，我有点急了；再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JJJ回来，我有点慌了；又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JJJ回来，我可六神无主了。JJJ蒸发啦？！

无意中发现旁边有一条小走廊似乎绕到这餐馆后面，看前后左右无人，便钻进走廊，心想是否能转进餐馆后头甚至里头。转了两个拐弯，眼前豁然又是一个大厅，又见一排似曾相似的柜台，还有一位似曾相似的JJ端坐在柜台后面－－不就是JJJ吗！原来这餐馆位于大厅中央，两头各有一排柜台供不能出海关的过境旅客会客。而JJJ便以为我让她转到这边来会谈，于是就发生了我在那边干站，她在这边干坐的情形了。

“会谈”就在隔着玻璃的情形下进行，双方各握一个话筒，却又面对面的，蛮滑稽，真有“探监”之感，不同的是，探监的律师是在“外头”的，可这回的“探监”，律师却是在“里头”了。这话一投机啊就忘了时间啦，不知不觉就聊了两个多小时，JJJ依然神定气静，我可有点撑不住了，原因当然主要是JJJ精神比咱老例好多了，次要原因就是这会面场所的设施安排有点儿不公平：里边有座位而外边却无。?

二、夜游珠江

回到广州当天，木头兄因次日要上京，便在当晚宴请我和林子。这木头兄啊，令人叹为观止！但也只能叹为观止，还真不敢下笔记述。待各位日后找机会亲自体会吧。宴后木头兄驱车载我们赶去白云鸟、大石头、JJJ、破帆晚宴处，然后到珠江边跟南风、西里村长、晓露会面，一起珠江夜游。这是一个临时生发的念头，转换了两个地方才登上游船。江面晚风习习，两岸灯火璀璨，船上欢歌笑语，好愉快的游程！上岸时大家还余兴未尽，又通过手机跟远在东北的板哥调侃，直逗得板哥郁闷不已（这郁闷很快就成为知青网坛的时尚传染病，至今仍然猖獗）。分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将所遇上的第一辆出租车让给村长先行，在阵阵“村长再见”声中，但闻出租车司机大哥颇为恭敬的一声问候：“村长，您要到哪儿？”

三、会师白云深处

广州网友的会师地点，“理所当然”在白云鸟家。之所以说“理所当然”，除了白云家宽敞外，主要还是白云

是出名的热心肠好领导。如何界定白云的“热心肠”呢，就以她接JJJ机为例吧。接机，很简单的事啊，不就到机场把人接回来吗？可你要知道白云可是从广州出境到香港机场给JJJ接机的呀！这么个古道热肠，还真前所未闻。

我是早上就跟着林子提前到白云家打前站，即先行进行会师饮食的筹备工作。主要工作当然是林子、白云啦，我的任务则是到厨房转转，在客厅坐坐，较为艰险的是到阳台跟狗狗交谈（被抓了一爪子）。中午时分，网友陆续浮头：知了、风絮、鹿鸣、南风、西里、JJJ、狗尾巴草、老狼、晓露、叶子、大石头、帆、老知、特酷、大骝、天涯浪子、学海、三更罗……呵呵，都是相知神交已久的老朋友啊！一见如故，见面就侃、就逗乐、就寻开心……

见识了大骝那名震网坛的“口哨”与歌喉，真可谓穿云裂石、石破天惊、惊天动地、地动山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呵，是我被震晕了）。也见识了美丽的老狼和青春常驻的老知，奇怪，他俩都是清远来的，莫非清远那一方水土有何奥秘？还见识了大石头的大将风度，在一片喧闹声中，居然便将其浑圆的身躯摔进小客厅的躺椅，美滋滋会周公去了……

夜深了，仍有大石头、帆、学海、风絮、JJJ、南风、西里等流连不去，品茶畅谈，谈起一位JJ上网趣闻，极逗，说是该JJ将鼠标从桌面拉到桌下云云，哄笑之后，我有感而发地谈起自己的经验：怎么会将鼠标拉到桌底下呢，我就懂得用鼠标垫子托着往外拉……

四、要见网友先练歌

武汉历来是南北交通枢纽所在地，这回知青网友大见光也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当地网友有胡发云老师及夫人李虹、号子、杰夫、老老乡、老知青、TK、琥珀、行者，还有金画家、刘作家等，以及多名原武汉一中的老三届知青；来自美国的有秋枫、晓风、长虹等；路姐则专程自京南下，此外就是从广州北上的西里、JJJ、帆和我了。

由于要在武大开会，我跟网友相处的时间只有半天，游玩了东湖磨山风景区，晚上则与武汉知青会餐团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网友的歌声了。在东湖泛舟时，已有网友放歌湖面，正式的歌声大比拼，当是始自晚上聚餐时胡大哥所唱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纤夫曲》：“哎哟呵，哎哟呵，齐心合力把纤拉！哎哟呵，哎哟呵，拉完一把又一把！拨开茂密的白桦树，踏开世界不平路！……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对着太阳唱起歌，哎达达哎达，哎达达哎达……”胡大哥那低沉、雄浑而又有力的歌声深深感染了在座的网友们，大家不由自主地轻声伴随哼唱起来。随后，美军秋枫、晓风，以及杰夫、一中老三届知青等相继献唱，要命的个个歌声都一级棒，令我们在物质会餐（丰富的晚宴）同时也得到更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大会餐。

宴后转战卡拉OK厢房，在此，除了秋枫、杰夫等继续引吭高歌外，号子、西里、JJJ、帆等也都加入了“歌战”。杰夫、号子的帖子对此已有精彩的描述，我就不多说了。要交代的是，我可是始终不敢加入“歌战”，只能

在底下装模作样地张合嘴巴，以示“伴随哼唱”（杰夫就信以为真啦），但心里可真是懊悔极了，因而也暗自下了决心：下回见网友前，非得下苦功练好唱歌不可！







香山游记（仿板筋体）

宇鹏大哥早就主动应承，要领俺虫二见识见识当年虫老太太上学的“香山慈幼院”，只因一个多月以来，“把一切献给党”了，呆坐在电脑前码字儿，党不许俺动窝，一直拖到昨天3月25日周日，虫二灵魂归窍，香山之游遂急速启动，宇鹏、王老五、小路、缺月、疏桐等相互展开了紧张的穿梭“电联”，至周日成行。其中故事多多，现择其要者略记于次：

一、宇鹏彻夜等待“第二只靴子”

宇鹏夫妇是香山别墅的常客，轻车熟路先行于周六抵达入住。但因气象预报称第二天将降温十余度，且可能有大风扬沙天气出现，小路回应的信息颇为含混：明天看天气再说吧。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来自于羊城的风絮小姐，刚刚飘到北京，路办有心陪她，若天气好一起游香山当然极好，碰上大风，让南国水灵灵的弱女子去抗咱北方的风刀沙剑，又如何使得？可宇鹏急啊，他已经在香山等着了，这帮后援一旦撤火，岂不将大哥与嫂夫人晾在半山腰？还是王老五古道热肠，电话里拍着胸脯说，实在不行我明天开车到香山接你和嫂子回家。宇鹏又不忍劳动兄弟，推托再三，最后与老五约好，当晚再通电话。老五却在这一点上大意了，他觉得第二天肯定天气不会太差，晚上竟没打电话。于是宇鹏睡在山中，魂牵闹市，弄了个彻夜失眠！真好比传统单口相声《扔靴子》中那老头，楼上的小伙子干脆把两只靴子一块儿扔在他头顶上，倒也罢了，偏偏扔一只轻放一只，弄得他等第二只不着，心里能不牵挂通宵？

教训一：第二只靴子一定要比第一只扔得更响，才能让人睡个踏实觉！

二、413室友相见

周日果然天气晴朗，虽气温降了一些，但绝不至于影响出游。虫二抓耳挠腮等待路办的车，说九点到九点半之间到，可生生等到了十点以后。车终于款款来到，与风絮小姐握手言欢，大家都已知道我俩“住同一间屋”，可虫

二其实还没与她见过面呢，从此与她以“室友”相称。车行在四环路上时，板筋打进电话来了，他哪想得到路办掌着方向盘，她的电话早已被虫二接管，听了俺的糙嗓子必然是一愣，小心翼翼地问：“是小路的电话吗？”俺理直气壮地答：“没错。你是谁？”等互相通名报姓后不禁大笑。板筋怕的就是没人领他玩，可今天偏偏就是如此。他只得央求俺下了山一定将情况说给他听听，其实也就是分享点精神残汤剩菜之意吧，虫二暗自狞笑：板筋啊，你也有今天！板筋听说俺的室友风絮又住在了粤北宾馆，转悲为喜，称下周一便赶赴京城，他也去粤北，申请也住413！

教训二：谁说13号不吉利？！

三、开着汽车蹦上台阶

路上宇鹏不断打来电话，告知王老五、缺月、疏桐已到。无奈小路有先天迷路症，开到香山公园门口了，竟不得其门而入！先是俺听错了宇鹏的电话指示，误将北门当正门，一头扎进了跑马场，倒回来开到东门时，又错过了向香山别墅拐弯的路口，将车直开到台阶之下，发现时已欲退不能了。前后都被别的车夹击着，急得小路冲着每一位司机大叫：“师傅，你来帮我倒出去，行吗？”那兵荒马乱之中谁会理你？小路只好咬紧牙关，从车缝里杀开一条没血的路，这时已见宇鹏小跑着寻了过来，笑道：“你们和老五犯的是同一个错误，他也开到台阶底下来了。我跟他说，你有本事就蹦上去得了！”教训三：买车一定要买能蹦台阶的！

四、慈幼院遗址？恐怖片场景？

香山别墅即当年的香山慈幼院遗址，里面尚存两座原有的建筑。俺进去以后，迫不及待地先里外看了个遍。两楼间以半地下的通道相连，都是青砖的三层楼房，外形完整，可惜里面的地板和天花板都已经朽烂。听服务员介绍，这两楼名叫兄弟楼，是当年的男生宿舍，宇鹏夫妇入住的新楼处，原有两座同样的旧楼叫姊妹楼，即是虫老太太她们的女生宿舍。虫二默默凭吊了一番，还在院中摘了一根松枝，回去要献于虫老太太墓前的。疏桐将她可爱的女儿东东（冬冬？不然像是网语……）也带来了，她们娘儿俩进了破旧的楼房，小路恶作剧地大叫一声，将疏桐吓得花容失色，说这里可以拍个恐怖片了！虫二立刻记下了这个提议，说不定哪天真能派上用场呢！

教训四：游览废墟类时不得高声，否则今后影视方面，主旋律影片恐将进一步丧失市场！

五、色香味俱全的午宴

宇鹏夫妇早已在香山别墅的餐厅定好了菜，等我们一进餐厅，刹时就上来满满登登一大桌子！松鼠鱼金黄，荷

兰豆翠绿，红烧牛尾是沉重的赭石色，还有缺月最为欣赏的枣，闪着紫红色的油光。其他俺虫二就数不上来了，反正十来口子人，愣是没吃完三分之一！可宇鹏与嫂夫人执意不许别人插手，他们已在房费中一并结了账，弄得大家心里老大不忍！

教训五：AA制虽是洋鬼子发明的，网友们应该对其取拿来主义态度！

六、五哥的车呢？

酒足饭饱开车离开香山别墅时，首先发生了小路开车下台阶的惨案：大概是她悟透了，宇鹏说叫开车上台阶，那是不可能的，但下台阶难道还办不到吗？于是路办倒车时，十分镇静地将后轮开下了半尺高的一个坎，车下发出“咔嚓”一声不算太巨的响，再想重上台阶，已难做到。虫二急忙号召车上的风絮、宇鹏下车减重，路办咬牙瞪眼，就是开不上去！五哥弃了自己的车，奔将过来救驾，路办袖手站到了一边，虫二及众位寻来砖石塞到轮下，才勉强将车开回正路。那车何罪？前几日刚劳板筋起早贪黑修了一把，这下子是否又出了什么毛病俺可不敢担保！路办重新成为我们伟大的舵手，率先出了香山别墅，一拐弯后视镜里不见了五哥的奥迪，忙停到路边等候。路办嘴里念念有词，是多少多少号吗？要不就是多少多少号，对吗？虫二见她盯的怎么净是桑塔纳、捷达啊？这才想起，这小路师傅虽说是开车的，可从不认得车的品牌及型号，人家只认颜色！忙告诉她五哥的车是奥迪，就是前面有四个环的那种，接着就欢呼起来，那不是吗？虫二定睛一看，什么呀！奥迪倒是奥迪，可是A6啊！这才想起打电话，王老五在电话里说，我已经到了香山植物园了，进停车场等着你们呢！天！原来路办一走神，五哥的车早超到了前头，我们却没一人发现！忙驱车追到植物园，疏桐和缺月正站在门口笑眯眯地候着呢。缺月说，我们就是要赶到前头来抢着买票的。五十块钱一张的门票啊！这如何使得？

教训六：要想抢先付帐，眼神必须得好！或者说，眼神不好，可以作为抢不着付帐机会的正当理由。

七、虫类生存须知

原来游香山植物园才是宇鹏蓄谋已久的重头戏：里面新建的热带雨林温室大棚，在春寒料峭的北国，真算得上是神仙世界！各种千奇百怪的灌木、乔木、开花或长刺的草本植物，那简直是应有尽有。棚内不时有雨雾从天而降，还有俺老孙家的水廉洞，瀑布下游着色彩艳丽的鱼群。小小的雨燕在游人身边自由地飞翔，鹦鹉站在树枝上，互相大叫着吓唬对方……这些倒也都罢了，只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提出：一是王老五在一棵“光棍树”下摄影留念，二是竟有一间展室标名为“食虫类植物”！疏桐和她家东东（还是这么叫有趣！）乐得到处寻找能吃“虫二叔叔”的草，很快就找到了，那叫“猪笼草”，上面长着不少“篓子”，说是虫类一旦爬到口上，就会滑进去，然后

上面的一个小盖子立刻关闭，俺虫二就化在里面了！55555……据说这家伙还能吃掉蛤蟆大小的东东呢！哼哼哼……

教训七：虫类要提防身边的各种陷阱！

八、我的CALL机是多少号？

从热带雨林重新回到阵阵寒风的京郊，大家已经都显出倦怠之态，特别是宇鹏，别忘了人家一夜没合眼，就等老五那靴子（电话）不来啊！于是齐向门外走去上车。五哥看了一眼路旁一间茶室（或画室？）门楣上的匾额，那上面横书四个大字："诗心画立"，承认先头虫二说的或许有理。当时我们刚看到这四字时，琢磨了半天，难解其意。俺瞎猜那第四字"立"，恐怕在古文中通"意"字？爱写字的文人常常弄点小玄虚，就欺负今人不识字之古音，害你以为发现了错别字，其实反倒漏怯。顺手将这事记在此处，盼有古文字功夫扎实的网友赐教于虫二与俺五哥！这回路办的车上除了俺与室友风絮两位老乘客外，又新上来了缺月。宇鹏夫妇及疏桐母女都上了五哥的车，他们都去城东边的方向，我们几个往三环西北一带走。缺月上车没多久，就打起电话来，直问"我的扩机是多少号？"惹得虫二又是一阵大笑。原来她要找她儿子，那小缺月在家上网，电话打不进去。可再怎么也不该连自己的呼机都记不住号吧？虫二幽了她一默："这是不是今天最后一个节目？"教训八：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号也不能忘！

九、不说再见

五哥已领教路办之迷路本事，发车前曾追问了一句："要不要我在前面带你一段？"小路豪气干云地答道："不用！"可没想到见了第一处环岛，她立刻就麻爪了，不知道该从那边出去！幸亏五哥还紧跟在后面，连忙开到头里，打灯示意，我们才哈哈笑着跟了上去。很快就到了四环，只见那奥迪车后窗里露出疏桐的半张笑脸，向我们挥手作告别状。小路说："你们看疏桐还招手逗我呢！"她竟然也朝前头招手，咧着嘴跟人家傻笑。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一起发现，伟大的舵手小路同志犯了这一天中的最后一个错误：原来我们就应该在这地方与前面五哥的车分道扬镳的，他们是上的西四环，而我们本该拐向北四环的啊！可咱这位迷路的羔羊硬是跟着奥迪后头上了西四环！五哥马上发现了我们的错误，打转向灯就要往路边停车，没想到小路和缺月两人一商量，决定不理睬他，"嗖"地一下就超了过去，将错就错，顺着西四环就扎了下去。最后我们是从万泉河路那边驶入三环西北角的，过蓟门桥虫二下车，后面路办是否再次迷路，俺就不得而知了！

板筋，快帮俺数数，教训几了？管他呢，最后一个教训就是：不说再见的网友情谊重于山，可也不能把人家的真诚挥手道别，当成逗你玩儿啊！

请大伙儿打分，看俺的仿板筋体形似否？神似否？还是一看即知为假冒伪劣？

2001年3月26日



往日知青今安在，岭南微风万树春

——老三届盛大聚会礼赞

二月的春风沐浴着岭南的大地，火红的木棉花开遍了羊城广州。在这个春光无限的时节，老三届网站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顺利召开了。

抛开了繁琐的工作和家务，抛开了往日的忧愁和云烟，我们，他们和你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世界的五湖四海，奔向一个目标：老三届团聚大会。走来了，走来了！

四十年前，我们，他们和你们。迈着青春的步伐，走向了祖国的广阔天地。在兵团，在海岛，在农村，在深山；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烈日炎炎的海南岛，在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我们，他们和你们用青春的生命书写了“老三届”的诗篇。

往日如云，往事如烟。我们，他们和你们，跨着人生的脚步，走过了无尽的坎坷和辛酸。在工厂，在学校，在部队，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朗朗读书的校园，在百炼成钢的军营，在鱼龙混杂的人世中。我们，他们和你们用一生的汗和血书写着“老三届”的续篇。

还有那些同学—我们心中永远的怀念，青春的生命洒在了“广阔天地”里。没有战斗的硝烟，也没有厮杀的呐喊，他们在黎明前死去了，默默地掩埋在地头田间。这是“老三届”的烈士，在我们心中同样是流芳百世的英雄汉！

特殊的年代，铸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中国的“老三届”。我们，他们和你们无法去做选择。无论你的人生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万泉流水归大海，仍然还是不能改变“老三届”的名称！

这样一个群体在历史中浓缩，这样一个会场在地理中放大，老三届网站六年庆在广州开幕了。

中海酒店、君子兰酒店是赴穗老三届知青的下榻之处。我与大家素昧平生，只是仓促见过“老狼”一面。心中坎坷，不知如何应对才好。进入酒店大堂，没有看到会务组的人员，向前台打听，说已有人入住，并告诉了我大家的房号。

往日在虚拟世界中漫游，发帖、跟帖、追帖好不快活！神灵般的网名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老狼、乡音、草民、余一、蓦然、郁琪、老灯火、安宁、中条山、古朱、绿韵、老青年、行空、等等、等等，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呵呵！长成何等面目这次必一睹芳容。

看到许多老村民的痕迹，阅读着他（她）们的文章，猜想着他（她）们的近况……。西里村、林子、老知、破衣、严涛、宇雨、大石头、南风、李苗等等、等等，未闻其声也未见其人，呵呵！他（她）们还好吗！有下落吗！这次必打破沙锅一问到底。

我被老狼安排和余一同屋，几十年没有过集体生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网上读余一的文章，感觉是名艺术家，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略有花白的“贝多芬”发型，花边白衬衣，幽默又不失文雅的谈吐。我认定了是位好朋友！

见到了乡音大姐，在网上常常看到她那永不知疲倦的身影，从早到晚都坚守在“旅游路线”上。对我们关护备至，居然长我五岁，不可不称之为老三届的大姐。

见到了安宁、绿韵、老灯火、古朱、飘逸、梅子、哥巴、后知、中条山、等等、等等，都是一见如故。

在酒席间，见识了古朱和余一的海量。老三届同学不乏性情中人！所谓杯酒识“英雄”。我喜欢李太白的“将进酒”，郭小川的“祝酒歌”，呵呵！那日他们来京，必以烈酒相迎，不醉不归！

在餐桌前，我结识了“破衣”，风闻他夫妻都是武学高手，我们谈到了太极拳和密不外传的功夫，并相约下次见面“推手”交朋友。

一个“马列主义者”—宇雨，满脸知识分子的严谨。我们谈到了革命祖师“马恩列斯毛”和边缘科学“人机工程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下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

蓦然果然不是“暮”然，诗词行云流水如同少年。在网上回帖写成“暮然”，大有得罪，请诗人宽宏原谅！

会场里远远地看到了“西里村”、“白云鸟”“老知”等老村民，彷徨之际不敢上前搭讪，只能在心中向他（她）们祝福。

结识了李苗，瘦瘦的身躯，学问大师的气派，环境保护关乎国计民生，可要好好研究啊！

林子，我这次想要见面的老网友，一篇“北京印象”，使我认识了你，身体的原因不能圆我们“见面”之愿，希望康复后来京重温“北京印象”！

郁琪，是我最近才看到的名字，可是一打听，入村比我早的多，看到那寓意文笔皆佳的文章，我认定她是一名教师，见面果不其然！

老狼，我的西北老乡。虽然你让我这把年纪还去为会场扛“矿泉水”，我还是感谢你为筹备大会做出的“严重”贡献！

大会在热烈激情的氛围中进行，大家在特殊的情感中交流互动。新老网友、知青朋友们欢聚一堂！

会上想起一个小故事：两年前去西安探亲，有天座出租车进城。看到司机师傅已近花甲年龄，问道：“老师傅开了几十年车了”？师傅回答：“刚学的本子，开车半年有余”。惊愕之下问道：“这个年龄不在家养老，还要为生活奔波，什么原因啊”？师傅说：“我是老三届的老高三学生，今年59岁，工厂不景气提前退休了，工资太少，只能出来二次创业”。好个二次创业！这不正是老三届的骨气和豪气吗?!我们，他们和你们，老三届同学走过了人生的漫长道路，正如宇雨在大会上的发言：“今天能够来到广州参加大会的知青很幸福，能够衣食无忧地生活。还有许多甚至是大部分的老三届知青，正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确，还有太多的“司机师傅”，太多的“河南”，太多的下岗工人，太多的……。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聚会，是莫大的荣幸和快乐！

我们，他们和你们，天下老三届、同学一家亲！广州的盛大聚会是温暖的微风，希望能够吹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吹进老三届知青的心房；希望老三届网站能够二次创业成功，从公益逐步走向慈善事业。斗胆改动大文豪杜甫的一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老三届”尽欢颜！

往日知青今安在，岭南微风万树春。我们，他们和你们都是往日的知青，愿岭南的微风让“老三届”枯木逢春！

2007年4月5日 写于北京

认识孙伟

认识孙伟，因为一本知青歌曲集《青春咏叹》。

最早，是木头在饭桌上摇头晃脑斟词酌句，知道吗？知青网上一个热情洋溢的音乐家！

跟着不久，是老例三番五次在电话里催促订购歌集，迫不及待，满怀敬意，了不起！了不起！

到了今年初去云南，板筋特意提醒，到了昆明，一定要找机会见见孙伟。那小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三个平日里都颇为骄傲的男人，异口同声赞誉另一个男人。一个名字叫孙伟的男人。

深为惊诧。

忘了什么书上什么人说的，一个人的才德之高下，其准确的评定不在异性，而在同性间。

未曾认识，先声夺人。

见到孙伟，正是昆明下了冬来第一场雪的那个黄昏。

雪停了，气温却更低，地面留着雪融后的潮湿光亮，空气裹卷着风，冷冽肃净。那个名叫孙伟的男人，非常准时地等侯在云南大学的校门前，衣裳单薄，风尘仆仆，极平凡，极朴素，仿佛刚从山野田间走过来，带着风的粗砺泥土的腥气，带着庄稼的青涩溪流的欢畅。

曾经无比熟悉的痕迹。一眼就辨认出来了。

手上的书，是给我带来的。就是那本知青歌曲集子《青春咏叹》。我刚从西双版纳归来，答应要给在那里认识的几位知青捎去。在电话里对孙伟提出这个要求，回答得毫不迟疑，没问题，会给你准备好的！声音爽朗豪气，像对多年的老朋友。

街灯在暮色缠绕中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一团一团的光晕，金黄而温暖，落在歌集素简无华的封面上，落在眼前这个男人黝黑瘦削的脸膛上。他迎着我朗朗一笑，扬起手中的书，如同邻队里那个熟悉的知青，从铺满晚霞的乡间小路向我走来，大声嚷道，给你带歌本来了……

书与人，交融一体，沉甸甸的，从一个遥远的时代走过来……真实，而又陌生；疏远，而又亲近。

竟一时茫然失措。

西餐厅里的灯光温馨迷人，轻慢柔和的音乐水一般流淌。

他悄声说，头一回到这样的地方来哟！说着吐吐舌头又笑了，霎时间，舒展开一种顽皮天真，还有少许的羞涩与窘迫。

顿时惊怔。

眼眶一热，急忙转过了脸。寒风凛冽的街头上，来往行人匆匆，都赶着回到温暖的家。这个城市已经变得很繁荣，我熟悉的那些人，日子大都过得安稳富裕。

突然自惭形秽。

头一回极之不满自己的穿着，帽子太张扬，靴子太时尚，围巾太洋气……更不该约在了这间过分讲究的西餐厅，太熟练地叮嘱咖啡要加奶牛扒只能六成熟，太熟练地摆弄各式刀叉小心翼翼地将餐巾掖在胸前……惶惑中不禁怀疑，多年来自己去习惯了一种精致细腻的生活方式，是否刻意掩饰那一段曾经粗糙曾经苍白的人生痕迹？是否试图抹去那一段缺少温情不懂优雅不懂爱的青春记忆？

那个晚上，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话。

我们不像第一次见面，而像多年的老朋友。他非常健谈，敏锐机灵。他喜欢朗朗大笑，豪放中，竟又见一种孩童般的纯真与顽皮。

相见恨晚。

我们率性地说话，面对面地开怀大笑，不再顾忌服务生的眼光。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理解我们呢？

自然，我们谈的一切几乎都与知青有关。他急于想知道我刚从西双版纳走来，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我告诉他，我见到了仍然留在那里的知青，男的，女的，北京去的，上海去的，夫妻双双的，携儿带孙的……我们一见如故，坐在竹楼里，坐在水库边，喝着醇香的普洱茶，吃着地道的傣家烤鱼。我们也说了很多话，说了今天，说往日；说了欢乐，说哀愁；说不尽的五味杂陈，悲喜交集；说不透的种种委屈，满怀遗恨……然后，还看了老照片，照片上的人多么年轻，河水一般清澈的目光，阳光一般灿烂的笑容……然后，还唱了歌，没唱完，却问，记得吗？记得这首歌吗？是这样唱吗？语气急切而惶恐，仿佛担心双方眼里的风霜已经太重，头上的银发已经太多，早就无情带走了青春年代里那些糅合了欢乐与悲伤、甜蜜与痛苦的记忆和声音……

我说着，急切，不择言辞，终于哽住……泪水，浸透心胸。

他听着，无言，眼里盛满忧伤。

当然，我们还谈了艺术。

音乐、舞蹈、戏剧、文学……一样敏感一样熟悉一样热爱的话题，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旧日到今日，多少的欢悦、伤感、遗憾和失落，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假如有机会合作，定能排演出一台精彩节目……

而谈得更多的，是他那知青歌集的梦想。

才知道，薄薄一本的歌集能编成多么的不容易。岁月流逝，世事浮沉，那些仅仅在口头流传的歌曲几近湮没，不得不耐心地四处寻找线索，一个人一个人地联系，将那些零碎的散落于天南地北的记忆，一点一点整理出完整的曲谱和歌词，仿佛在大海中拣拾珍珠，一颗一颗地串缀起来，将一代人的青春烙印重新复原，将历史的真实面貌重新呈现人世间……

他告诉我，在争取出第二集了。

我无言以对。

我知道，这意味着又要重新面临出版的重重困难，面临经济上更大的困窘与压力。他已经下了岗，打着一份劳累的繁重的工资微薄的永远没有周末的工作，离艺术非常遥远，却威逼艺术的生存……

夜深了，外面的风似乎刮得更紧了。餐厅里的灯光仍然温馨如梦，音乐仍然柔和如水。

面对面注视着这个叫孙伟的男人，内心无比惊异。那瘦小的身躯里，到底蕴藏了多少的热情和能量？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又如何能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对艺术、对人生的真诚和执著？

这个不再年轻的男人，从一个荆棘遍布的时代走过来，仍然纯真，仍然热情，仍然生气勃勃，魅力夺人，令餐厅里所有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女人黯然失色。

我始终不敢对他说，那本《青春咏叹》的歌集高高摆在书柜上，我几乎没有翻阅过。

但我知道，我熟悉那里面的一行行音符和一句句歌词。在山里的煤油灯下，我曾给知青中的朋友，还有不是朋友的知青，甚至根本不认识的知青，制作过不少精美的手抄歌本。当知青点越来越冷清后，那些生动的音符和词，在我越来越秃的笔尖下和我的心一样沉寂。一直到今天，我几乎拒绝在任何场合下再唱它们。

我总以为，文字还能以其形式的含蓄和隐晦与真实保持距离。而音乐，毫无提防便逼近心灵，让人不得不残酷地直视昔日的丑陋与悲哀、伤害与痛苦……

一位年轻朋友无意中翻到，惊异着问，你们一代人的流行歌曲？就这样薄薄一本小集子？

听着，心猛然一揪。

是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精神痕迹，就浓缩在这本薄薄的小歌集里了吗？

我们很快又分手了。

我回到了我居住的城市。但我们仍然在电话里不断谈那本歌集的出版，不仅仅是关系，是金钱，还有强制性的删节，还有无法防范的盗版……说不完的阻力和困扰，说不尽的烦恼和焦虑。最后，他总是大声说，没事的，一定能做好！接而，是那永远感染人的朗朗笑声。

好几次我想说，算了吧？

我将那些《青春咏叹》寄往了西双版纳。我忘不了告诉那些刚相识的知青朋友，编撰这本知青歌集的人，也是一个知青，名叫孙伟，至今仍在为了出版歌集的第二集努力。这桩事，他孤独地毫无怨言地坚持不懈地做了整整八年……

到了有一天，那个当教师的上海知青又从遥远的西双版纳打来电话，说她那本《青春咏叹》给一个北京知青借走了。那个北京知青一直留在很偏远的基层农场里，他从别人口中听说了这位上海知青有这本歌集，连忙翻山越岭，跑老远的路赶来借回去……

那是岭南的初夏，一场暴雨刚过，空气清朗，我正走在城里最繁华的街头上，满眼的摩天大楼霓虹灯，满街的

云裳熏风青春倩影，在那一瞬间远远退去倏然消失……我又看到了西双版纳阳光下那漫山遍野如军列肃立的橡胶树，看到了热带丛林里突如其来的豪雨中那条弯弯曲曲荆棘横挡的泥泞小道……还有，场部老房子前那个苍老佝偻的背影，郊外路旁那座荒草深掩的孤坟……

我紧紧捏着电话，再说不出一句话。

泪水纵横。

豁然明白，那个叫孙伟的男人为什么不会放弃他所做的一切。那是因为他内心里，始终还装着这些人，装着这些人心中深藏的愿望，装着整整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欢乐、迷茫、痛苦和忧伤……

木头说得好，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音乐家，追求艺术的纯真与坚毅永远刻印在他身上。

老例感觉得对，他是了不起的，在做一件不辱于历史真实的事情。

板筋的断语很精辟，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铁骨豪情扛道义。

——写在孙伟编撰知青歌曲第二集的艰难历程中

林子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54

蓉城行日记

（一）

2003年8月19日　夜

按照每晚的习惯，我又点击“华知老三届”聊天室，进不去。于是找“前门”、绕“后门，还是进不去！我只好在等待中溜达于其它的网站。

我的qq开着。

突然qq小鸟般的鸣叫了，和我同样徘徊在聊天室门口的嘉木送过话来，我俩开始闲聊，她告诉我，珍珍要来成都了，你什么时候来呢？我想起来了，早几个月我就和嘉木说过，我想去成都走走，我自己非常清楚，就自己现在的生存状况，似乎不适于再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闲情逸致的旅游中，但是，我确实郁闷得久了，很想出去看山看水，透透气！我信口开河的对嘉木说：“我明天就去弄火车票，乘上火车给你打电话。”又请嘉木询问成都便宜的住宿房价，嘉木却满腔热情的对我说，就住她们家。当下，嘉木再次给了我与她的联系地址，我立即在网上查找火车时刻表。

一旁的小笛韵（我女儿）乐坏了，她永远是她老妈出行的怂恿者，也是贴身小秘书。这女儿和我做伴儿旅行是最好的搭档，我带着她去过上海、杭州、桂林、厦门、峨嵋，乐山，也去过成都，只是这孩子旅游多半以吃为主，再次去成都的愿望就是想去吃火锅、抄手、赖汤圆。

我在网上查到了火车时刻表，这时“华知老三届”聊天室的门也开了，匆匆进去遇到猴子（sw），问了他女儿最近去蓉城坐的火车车次，核对了我查到的时刻表和票价，小笛韵高兴的拿出自己的中学生学生证，两人财迷兮兮的合计：一张硬座140元，加学生半票70元，单边车票210元，来回车票420元。一共准备去蓉城7天，每天花费100元，共计1120元。小笛韵说：她老爸给她的夏令营费用600元，她全部挪用移交给我。核算之后对旅费支出满

意，就决定出发了。小笛韵高兴地立马就去睡觉，说明天早起去买火车票，这时他老爸还在絮絮叨叨劝阻之中。

（二）

2003年8月20日　晴

上午：我和小笛韵来到火车站，我的天那！售票厅的各个窗口都排着长龙！我给松云姐打电话想约她一起去成都，顺便走走买票的后门，可是电话不通。无奈，我们只好分头选择两条“长龙”，跟随队伍缓慢向售票窗口移动。轮到我买票了，才知道闹了个大笑话！这年头那里有中学生的半价票？原来中学生半价票的待遇是我三十年前的优惠。售票员也许看我太老，问了句：“要卧铺票吗？”小笛韵一旁说：“不要！”我一想，也好，让孩子艰苦一点，我三十年前那会儿，不也是坐着硬座跑了祖国大地的许多地方的吗？我也说：“不要。”售票员递出两张硬座火车票，我们的经济核算就此也超支了70元。

中午：拿到火车票离开售票口，我一看：天！是中午13：07分发车！，再看手表：10：45分！，我拉着小笛韵火速上了公交车，同时打电话给他老爸，我们家“JC”晕了一分钟后，无可奈何的答应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11：30分到家，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打点行装，我还得交待书屋的小张照顾以后几天的生意。12：00，“JC”车到了，我们直奔火车站，在汽车上，“JC”抓紧时间耐心细致的讲述了出行的注意事项，我暗暗好笑：我们家就是这样－－角色错位了。

下午：匆忙登上火车，利用火车运行的漫长时间，我开始和成都的网友逐一联系。既然出来了，我自然是要“一网打尽”的。近几年离开单位后，似乎已经没有和现实中朋友经常聚会的兴趣了，反而在三年来的网络生活中进入了一群新朋友的圈子，奇怪的是，这个朋友圈子的友好和诚挚竟以快于现实几倍的时间建立起来了，并且这群朋友越来越成为了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大有不见不聊不快的感觉。即将要见到的网友除了嘉木和地下水外，板筋和慢半拍我还没有见过面。

不再受供职和俸禄的羁绊后，身心自由了许多，只要你不再给自己核定什么指标任务之类的，行动也就自由了许多。我想，充分准备的旅行比随便出游的旅行可能获得的预期收获更多，但是不可知因素带来的乐趣也许就不多了，难得我年近半百还有后者的“旅行冲动及冒险心理”，心态还不算老。

（三）

2003年8月21日　雨

昆明至成都1100公里，火车运行约19个小时。在硬座上渡过一个夜晚，在年轻那会儿不觉得怎么，如今年纪大了，感觉这路漫漫，夜茫茫的，还真有点难熬，好在出行总是乘兴而去，加之网络生涯练就的夜猫子习性，醒着的时候多，瞌睡的时间短，没怎么睡觉，天亮就到成都了。

难道我是“懒农”？成都，竟飘着纷纷秋雨迎接我？在迷漫湿气的灰色中，气温丝毫不减，依然闷热。后来板筋把成都特色的天气冠名为“郁闷”。

走出检票口，我四处朝“高海拔”人张望，在人群中寻觅慢半拍的身影。慢半拍是我在“四十情怀”的网友，在qq上聊过多次，也算是挚友了，彼此在网上见过照片，知道我和他的身高落差很大，他大概1.82米吧。这次的成都之行对我的形象大大不利，接下去要见的板筋据说1.86米！唉哟我的妈呀，我怎么就要银识这么些个高个子银呢？

我还在脑海里努力想着慢半拍那些教我混火车的帖子，就见一位很显年轻，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细皮白肉的书生打着雨伞走了过来：“这不是***吗？”他直呼我的真名，再仔细看，真是慢半拍！但是他比照片英俊许多，身着淡黄色的短袖衬衫，在我面前一站，果真感到他的伟岸。

我们一同走出车站，他问我：“旅程如何安排？”我说：“不知道。”真的，我心中一片茫然，我说：“大概两项吧，看网友逛大街。”这个回答把他也弄得不知所措。我们得先找个住宿的地方，因为嘉木的女儿可可明天返校，总得让人家母女好好过完假期啊，我实在不好意思去挤她们。没走多远就到了成都大酒店，再看酒店对面，居然是一个很大的图书批发市场！我喜出望外，这下有点正当理由了，来成都的一个潜意识跳了出来，我其实还是务正业的，来蓉城一带搜山，二带打猎。

我们选择成都大酒店“下榻”，就在我慢了半拍那会儿，慢半拍就抢先支付了住宿费。到了房间后，我给嘉木家里挂电话，准备告诉可可我们今晚不来惊扰她们母女了，等可可返校后再来。嘉木家里，一位男声接了电话，自称“赵小弟”，嘉木当天有事要下午才返回成都，按照她的安排，我们清晨到成都就把行李放她们家，当晚就住她们家。“赵小弟”接电话，让我感动不已，我想，嘉木想得真周到，还安排朋友在家里等我们，还是我的本家，我哪里知道，“赵小弟”原来是嘉木的先生！后来，赵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羞惭，全然是“赵大哥”嘛！

因为时间还早，我敦促慢半拍去上班，并邀约他参加晚上的“接风宴”，哪知他因身体原因竟有个不吃肉的毛病，也罢，朋友聚会总是要参加的。和他再见后，我和小笛韵修整自己。

修整完毕，在小笛韵带领下，我们直奔春熙路，去寻找赖汤圆。到了盐市口一带，我们觅到了6、7年前曾经“下榻”的四川宾馆，那次春节去峨嵋，绕道成都就住在这里，那是真FB啊，我带着小笛韵住了单间，住宿一晚花费近500元！钱这东西真是身外之物，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小笛韵也记忆犹新，一路感叹，再寻觅我们当年

累次去过的小吃城，想再品味那种烧酒精炉的小火锅和七碗八盘一大堆的各色小吃，却记忆中断了，好在在赖汤圆的专卖店除了小火锅也有一大堆小吃套餐，我俩便美美的吃了一顿。

下午，见到嘉木和板筋夫妇了，他们一块到酒店接我们。板哥啊，怎么会那么高大呢！是一位典型的、伟岸的、浓眉大眼的、像山一般让人觉得靠得住的北方汉子！身旁的板嫂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很漂亮！可是后来几天的相处，我觉得用漂亮来形容板嫂似乎不准确，我更愿意用美丽来赞美她，确实她的面貌、体形、性格、人品只能用美丽来囊括，美丽是从一种内在的气质洋溢到外表的，而漂亮可能是一扎眼的功夫。

晚宴开始，宾主款款会齐，“赵小弟”来了，原来是位慈祥敦厚的先生，慢半拍来了，地下水因有事，缺席。满桌的川菜均由嘉木主点，FB啊FB！在蓉城网友的盛情下，我开始不守“胖节”了，后来嘉木总结我太有“吃福”，我觉得开头这一场饭局就是福源。

（四）

2003年8月22日　晴

昨晚的“接风宴”果真扫去了旅途的困乏，一夜的歇息，清晨倍觉清爽。

今天我们只有半天自由活动时间，正赶上周末，下午，地下水和嘉木要来接我们去吃火锅。

我抓紧时间买了返程的火车票，小笛韵还想硬座返回，我可是改变主意了，在昆明上火车时，关于硬座问题就遭到她老爸的强烈反对，我可不愿回去再遭谴责。买了火车票，我们去图书批发市场。

这个图书批发市场让我吃了一惊！一二层正规书还多，三四层盗版书居然堂而皇之的摆放在书摊上，折扣自然也就“公平合理”了，比昆明便宜。每每购进盗版书的时候我都很难受，一方面痛恨自己助纣为虐，实在不想毒害青少年，一方面又利欲熏心抵抗不了折扣空间的诱惑，盗版书通常是盗版畅销类书较多，其中别字连连，畅销书最多的读者恰恰是青少年，我觉得这是小笛韵她们的不幸，由于长辈们对商品大潮的曲解，致使文化变成了垃圾，这些“废气”毒害的却是自己的孩子！在书市里，我发现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另一个版本，这是一本蓝色封面的版本，而我在昆明购进的则是黄色封面，该书封面上赫然写着：未被删节的版本。我也被“未删节”诱惑着，于是就买了一本。接着又选购了一些，约40多本书，200多元钱，回来一算，有些折扣竟低到3折！

成都是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在盐市口的书店里又使我大吃一惊！几层楼的营业厅内，几乎站满、坐满阅读的人，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少儿书柜前后左右，竟有席地而坐，阅读入迷的孩子们若干！后来听嘉木介绍，可可她们同学聚会甚至会选择书店，孩子们在书店门口汇合，又各自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柜流连，到约定时间了，大家一起

吃一餐饭后散伙。这在昆明真是闻所未闻！小笛韵也听得看得咋舌，再问问嘉木阿姨成都的高考录取线，她不敢吭声了。盐市口书市也有批发业务，这里和车站的图书批发市场两个风格，这里的书品位高，真正是在做一种文化生意，而车站附近的书市实在是"废字"处理。遗憾的是我没有在批发业务员上班时间光临，没有得到这里的书讯。

下午，地下水终于浮出水面，地下水曾经到过昆明，见到老地主、孙伟和我，也是位豪爽开朗的大汉。在昆明，他用方言表演的毛主席诗词让我和孙伟笑翻了，银家是搞地产的老总，公务繁忙，早睡早起，偏偏我们那聊天室又是夜猫子习性，常常弄得他为了表达一句："我想你们"破例在聊天室等上一阵，待感情流露使我们的感动刚涌上来时，他却又"拜拜"睡觉去了。他和板哥对孙伟钟爱有加，一个和孙伟在方言表演方面颇有共鸣，一个老在琢磨这会唱歌，会作曲，会写诗的猴头到底啥样？于是，随着毛肚、羊肉、鸭舌等等各类蔬菜的同烩，一个关于"吃猴脑"故事的杜撰就在边吃边聊中诞生了，地下水、板哥夫妇、嘉木夫妇以及蜀帮的健美教练夫妇和我们母女团团围坐在火锅桌旁，七上八下，七嘴八舌，话声、笑声加入了餐馆闹腾腾的嘈杂。关于"吃猴脑"故事的灵感肯定是那个鸳鸯火锅的形状钩起的，这鸳鸯火锅和昆明的不同，昆明的鸳鸯锅是一口圆形锅一分为二，好似东西半球一样，成都的鸳鸯火锅是"天圆地方"的，那锅是方锅，中间用圆心隔断，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天圆地方"之说，是后来到青城山看到鸳鸯井，井栏一方一圆，井水一清一浊，才知道"鸳鸯"的含义的。大概喜欢一个银就要把他吃下肚，席间，地下水又电话向远在昆明的猴子表达了"我们想你"的问候。

小笛韵继品尝赖汤圆之后，实现了她的第二愿望，吃了顿美美的，正宗的成都火锅。

入夜，归宿嘉木雅居，虽然是客，却是宾至如归。

是网友自然不能断了聊天室情结，板哥、嘉木和我围坐在嘉木的电脑旁，赶快把"吃猴脑"的故事传扬，巧合啊，巧合！几乎天天到聊天室报到的猴子却不知哪里去了，被吃者sw不在，更助长了我们的杜撰，玩笑开得好好开心！聊天室里有一群见过板嫂的朋友，"套袖""套袖"叫个不停，我问嘉木啥意思？嘉木告诉我，"媳妇"的别称。形容媳妇就像冬天穿棉袄需要在袖口至手肘处套上的那半截袖子。大骝也在聊天室，得知我在成都后，立马做了虚拟导游，我的旅游线路顿时清晰了许多：都江堰——青城山——三星堆——听川剧。

我们母女的打扰，致使嘉木在自己家里在野外使用的气垫床上歇息了四宿。

（五）

2003年8月23日　晴

早在qq的初次相遇上，嘉木就告诉我她在现实中人称"女侠"，和我这网络女侠同道，果然如此，来到蜀地，

这女侠的名头大了！她居然可以让我们游都江堰和青城山不花门票钱！

板哥驾驶着北京牌照的白色轿车，身旁坐着板嫂，我们母女和嘉木坐在后排，一路欢快地向都江堰驶去。这板哥也算是成功人士之一，有香车，有美女，还有豪宅（据说在成都短期供职是租的高级公寓）。我多次看到菜虫嘉木以及板哥自己的帖子里写到板哥的车技，如今身临其境真不含糊，这车开得就像路上没有接头似的，真真“溜得滑”。可这板总有点“入侵者”派头，老要违反一下银家成都的交规，后座上小笛韵也在评说成都交规的怪异，这下可好了，这爷俩找到共鸣达成共识，乐得板哥什么事都在照顾小姑娘。板哥风趣幽默，板嫂一旁应答着，这东北话听着就是经典小品。

我们到达都江堰，陈科长早在离堆公园门口恭候了，在陈科长的热情陪同下游览了这个中华民族史上，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守李冰率众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我们先看了宝瓶口，宝瓶口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前山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持，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传说中是李冰降伏孽龙伏在离堆之下，离堆公园内有纪念李冰父子的伏龙观，“观”为道家庙宇，原来李冰是道人。出了伏龙观，沿着分沙堰步行，只见内江，外江分在两旁，走到鱼嘴分水堤，但见岷江水从万山丛中急驰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到此却乖乖的分出清浊，归顺两旁，致使内江外江竟一边是沙砾，一边是清流，古人这般巧夺天工的才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再走过安澜索桥，又看了建在山丘的二王庙，对李冰父子的崇敬已一揖倒地。

陈科长奉任局长的命令要好好接待我们，中午又为我们设一饭局，几样爽口地道的川菜让我们再次感受成都人的热情，午餐之后，我们乘人力车（昆明称“摇头的士”）来到岷江边的一个酒吧长廊，在那里等待任局长安排的下一顿饭局。

滔滔岷江水从宝瓶口流经这里，造福成都平原。坐在长廊里，喝着香茶，听着水流的轰鸣，看着滚滚而去的江水，脚足的疲惫轻松了许多，江面吹来丝丝凉意，又使人神清气爽了许多。和板哥的网络相识在这里延续，就在这长廊里，我有机会好好的和板嫂畅谈了。板嫂是板哥的福气，是板哥十分优秀的“套袖”，她有一头黑棕色的头发，俏丽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皮肤很白，鼻子口唇部分比宋丹丹好看，但是讲话的神态极像宋丹丹，她很健谈，和我谈到了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她的过去，哪里是我网友的妻子，倒像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近距离的交谈使我看她越来越美，终于忍不住问她是否有俄罗斯血统？她笑着回答：没有。我们常常以为漂亮的女人多半都会矜持骄傲，而板嫂则是和蔼亲切。旅途中他们夫妇细小的互相呵护，时时都透着女性的贤淑和男性的刚毅，这是一对美丽的夫妻。

任局长和陈科长到了，他们可真会“导吃”，几盘麻辣海鲜和几样小菜下着啤酒，把川味的麻辣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又把所有菜肴烩成一碗，加入红苕粉条，端上来再吃，把小笛韵吃得回昆明几日还念念不忘，这孩子不知

哪来的酒量，我敬主人们的酒都由她代劳了。

夜幕降临，有一些绿色的灯光打到江面上，水面翻腾的浪花变得光怪陆离，啤酒廊走来一起又一起的流浪“音乐家”，他们很年轻也很酷，男士头发一般女式打扮，拿着萨克斯，黑管、话筒，肩背简易音响，挨着桌子要求表演，，一旦客人点歌，就地就开小型演唱会。我们的邻桌恰巧点歌了，我们在旁边沾了光。据说流浪歌手的心愿就是遇到隐藏在灯红酒绿中的“星探”（即相马伯乐），这种歇斯底里的吼叫谈不上多少美感，也不知“星探”们是在哪种灵感下发现歌星的材质的，不过，我真希望“星探”能解救他们逃离窘境。

愿造福于子孙万代的岷江水，冲刷蓉城的贫瘠，给成都平原带来风调雨顺，吉祥安康。

（六）

2003年8月24日　晴

青城山清晨如约起来，在嘉木家门口等待板筋和板嫂，不一会儿板筋的白色轿车到达，我们一行5人直奔青城山而去，途中遇上一场雨，心里有点悬，还好到青城山时虽然天气还湿漉漉的，但总算没有落雨了。

蜀中山水有“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雄，三峡天下险”之著称，这四景之中我只去过峨眉两次，如今站在青城山下，放眼望去，即刻被山上的植被所倾倒了！只见山上层峦叠嶂，古树参天，灰色的天幕在墨绿的古树晕染下，只觉得越发的遮天蔽日，虽是上午却不见晨光明媚，眼前呈现的分明是偌大的一幅水墨山水画！整个世界此时只剩下了浓厚的青黛和碧绿，空气中的湿度把色彩的界限抹开，浑然在一起的青绿影影绰绰把个“幽”字烘托得淋漓尽致！

川黔的山水果真迷人！在高海拔的云南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因为离天很近，在低海拔的江浙一带可以看到小桥流水，因为离水很近，在中海拔的川黔才是真正看山水的最佳境地，这里的环境太适合山川风化，水木衍生了。山之雄伟在于包容的浩瀚，在川黔的大山里，你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植物共存，而每一种植物又有自己的生存自然，这些植物随着自己的适应性构筑了大山的层次，使巴山的胸襟广博而厚实；水之渊博在于映照的碧透，在川黔的流水中，有滔滔轰鸣的江水夹带泥沙俱下，其声势活脱脱就是川人的泼辣，也有依傍青山的河流，倒映蓝天碧树，画舟载两岸翠啼，是骚人墨客的情趣，还有一条白涟自山的顶峰飞溅而下，水汽升腾，溪流到处，春暖花开，温泉怡人，令游客流连忘返。水的善变使蜀水显得更精灵清澈。山中听水声，观树木，参庙观，胸中空空荡荡，思绪飘飘渺渺，红尘迷迷茫茫，确实隐逸山水，回归自然的心思便油然而生。

青城山的名人足迹实在太多了。我们乘缆车上了山顶，在上清宫首先看到的是蒋介石先生亲笔题词，在总裁“上清宫”的墨宝下，板哥带大家用大家用川音念着“蒋总裁”拍了一张合影，也算对蒋先生的瞻仰。在上清宫

门对面，横有一照壁，上书道家思想经典“大道无为”。道家崇尚自然，讲究顺其自然，竟然在道观之中我们还尝到了青城山老腊肉，没有佛家的自律，没有佛家那种明黄大红的宗教浓彩，在一片清幽青翠的山林中，我觉得我有点被道家的清新点拨了。

上清宫里有位壮年在卖埙，板哥早就想买一个，我们一行人都去试了一下，却怎么也不能把那埙乐吹奏出来，这个形体像鸡蛋一样的乐器在肚子上有几个眼，类似笛子，用气在顶部，可是吹奏很难，我们不是吹得只剩气音本声，就是吹得像鬼哭狼嚎，只有板哥还略略吹出一点埙音，那卖埙的壮汉实在看不下去，做了示范，他说吹埙要面带微笑，上唇下唇微圆，气从丹田而出，心静气自然静，平缓舒坦。他吹得是古曲，气流推出音律，一阵幽怨的类似箫笛的音律在宫中荡漾开来，呜呜咽咽似乎道出了道家追寻淡泊和清凉的意境。

上清宫还因为国画大师张大千居住了两年而更负盛名。我曾看过一本《张大千》传记，书中说大师在青城山居住了约两年，两年中大师在此画了1000余幅山水、花卉水墨画，书中评说，大师自青城山之后，其艺术生涯进入了他盛年创作高峰。青城山青翠欲滴，高树密林，暮鼓晨钟，道观清凉的景观和大师的长须飘拂，一袭黑袍，青鞋布袜，清风道骨的形象真有些合二为一呢。上清宫内的“麻姑池”和“鸳鸯井”题词就是大师所书。

我们在上清宫吃了午饭，当然点了“青城山老腊肉”，非常可口。这1600米海拔的山顶实在太湿润了，餐桌餐椅表面竟是细蒙蒙一片水渍，屋檐、树枝下也在滴着水滴，我们几个凡夫俗子很惊讶居士、隐士们能这样湿凉的居住环境里生活。在殿上和大师居住过的几间房屋里挂了许多水墨画，据也是俗人的一位卖画人报价，有上至几千元，下至100多元的花卉动物山水水墨画，不知是谁的作品，板哥在一幅小鸡图前流连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下手，那卖画人起先热情倍至，给予优待，让我们观看了大师的碑刻，后又推出另一幅不好看的小鸡图，说前者小鸡图要4000多元，而后者只要200多元，便宜。看我们迟迟不掏钱，他热情便瞬间荡然无存了。在“天下幽”的道观中遇此卖画人，实在败兴！

离开上清宫，板嫂建议：不坐缆车了，坚决步行下山！我们大家肯定附和了。

一行人走出上清宫大门，再回头望望，门柱上一对联曰：“境入上清，半点红尘飞不到；坛关无垢，满天花雨洒香来。”果真“半点红尘飞不到”吗？如今，游人如炽，哪里还有“飞不到”之地？到是“满天花雨”还是四时如约而至，道家的“大道无为”也是各人心中不同的领略罢了，还是应了“心静自然凉”，“心远地自偏”吧！此时，板哥也来了一句总结：“无钱不来青城山，有钱还来青城山。”大约我们是有小钱来了青城山，我想，倘若我有大钱，确实也要再来青城山的，悟道之事无穷无尽啊。板哥的总结获得十分赞同，我们哈哈大笑，沿着山道一路下山了。

据说，青城山景区内有36峰，72洞，108景，前两个数字皆是9的倍数，后一个数字是天干地支搭配的数字，这

又是玄机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实在感叹我辈学问的荒芜。我们只有半天时间了，不可能峰峰洞洞景景齐观，只能顺着主要山道见观即拜谒，不能再去看“旁门左道”了。

走路的游人真不少，老老少少，三五成群，坐滑竿的反倒是小姐、年轻太太和年轻先生居多。我从高原来，昆明海拔和青城山差不多，我感到脚力轻松极了，只是这密林深处毕竟还在成都的湿闷气候之下，加之虽然是下山，却也有些七高八低的阶梯小道，一路走着，依然汗水不断，混合着空气中的湿润，头发、衣领全是湿的，凉风习习，顿生清凉，又在满山的碧绿、油绿、墨绿中行走，透过树枝观一点青灰的天空和山峰，我又置身在偌大的水墨画中了，心境的舒坦自不必说。

道家崇尚自然，道观经常是依山而建，依洞而生的建筑，我们中途歇脚的一个地点就是建在一个大山洞里的道观，再往山下走就到了天师洞，沿途围绕名人的古迹真不少，有道家创始人张道陵张天师的降魔挪笔槽、试剑石、手植银杏树……有唐玄宗手诏碑、唐雕三皇石像……还有军阀吴佩孚等人的题字……一座青城山真是留存了了古往今来名人志士，骚人墨客，伟人枭雄的种种遗迹，各类情操以山为证。一路上道人也络绎不绝，我觉得比在娥眉山看见的和尚多，我脑海里老想着金大侠那些对“牛鼻子老道”的描写，那令人厌烦的“牛鼻子”没有看见，到在天师洞遇见几个“高鼻子”的洋道人，也不知他们信奉道教是真是假？一个个青衣黑背心，头发也盘在顶上，还背着道家挎包，在一个水帘下，小笛韵还去看他们在水中打坐。在天师洞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俊俏的道姑，宽大的道袍越发陪衬了她的俏丽，盘在头上的发鬏让我看出了妩媚，唉！我到底还是凡夫俗子，在山水中似乎摆脱了尘垢，看到人，我又生出尘念了。

一日的青城山之旅不能忘怀，有钱，我还返青城山，也许那时要多住些日子了，青城山丰富的人文景观非一日能游览尽兴，何况爬这类地海拔山非常的适合于我。

回到成都，板哥带我们到大蓉和瓦缸酒楼美餐，又“FB”了！这里真是名声在外，餐厅外排队等候，餐厅里桌桌满席。这回板哥给每人点了一根筒子骨，那菜单上的广告是：“骨折志不折，傲然而立，敲骨吸髓，自尊享受。”哈哈，我觉得这个“FB”理由好笑极了，我们带着一次性的薄膜手套，含着一根吸管，感到味道不如“架势”好，其实我们家里也经常“敲骨吸髓”，小笛韵和她父亲是主力，这种家常吃法一经上了宴席，味道自然就多了人工添料的香浓，到不如家里熬出来的汤那么鲜甜滋润了。后来我回到昆明一个月，听说成都大蓉和到昆明来开分店了，我想起成都大蓉和餐厅的爆满，不知道在昆明会怎样？昆明人的生活习性和成都人相似：懒散悠闲好吃。昆明人也会喜欢大蓉和的。

辞别了板哥板嫂，看到板嫂疲乏的样子，心中实在不忍，想着嘉木也是多次去过青城山，由衷的感谢“川帮”各位主人盛情相陪。明天是星期一了，主人们不能再陪我们玩耍，我和小笛韵安排了去三星堆博物馆游览。

（七）

2003年8月25日　晴

三星堆来到蓉城已经第五天了，按照往返计划，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今天做了紧凑安排，上午我和小笛韵到三星堆博物馆，晚上我借花献佛，在顺兴茶馆操办一个答谢“宴会”，请蓉城网友陪我看川剧表演。

才到蓉城的第一天嘉木就问我们去不去三星堆？对于这个博物馆我居然孤陋寡闻，嘉木笑了：“卖书的居然不知道三星堆？”我羞惭了，后来在聊天室大骝又重点指示要去三星堆，我这才觉得我非去不可了。细心好客的嘉木给我们写了线路图，我们按图索骥来到著名的三星堆博物馆，在历史的展示中又得到一次震撼，观古思今，感慨万千。

三星堆博物馆是建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上的一个展览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陶器、骨器的现代博物馆，对于这个博物馆的更多资料则是在我回昆明之后查阅到的，恰巧在国庆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猜测节目又使我丰富了三星堆印象，对历史的敬仰更让我对三星堆记忆深邃了。

资料上介绍：“1929年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车水溉田时无意碰醒了沉睡3000年的三星堆文明，随着一大批精美、奇绝、神秘的国宝级珍稀文物横空出世，一连串惊天之谜接踵而来。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引起了海内外的震惊和轰动，神秘的古蜀国也从此揭开了它谜一样的面纱。‘世界第九大奇观’三星堆文物所散发出的宗教神秘魅力，不但改写了中国古代文化史，而且改写了古蜀国的历史。”在三星堆遗址上于1992年奠基建立博物馆，1997年10月开放，馆区占地30公顷，由展厅、祭祀台、人造湖山、广场几部分组成，主馆内展厅分了7个部分，馆内外建筑和布局显示了地貌、史迹、文物造型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观感上比一般展览馆更具光彩。

厅内的展出的文物很漂亮，不像我以前看到的类似展览，尤其看到青铜面具时，那份更接近现代人的英俊使我一扫以往对周口店人、元谋猿人的不良印象，觉得这才应该是我们的祖先呢。这使我联想起早在娥眉和乐山见到的大佛，那时就很欣赏蜀国人的艺术眼光，他们总是把菩萨塑得和现代审美眼光很接近，男菩萨一个个天庭饱满，地角方圆，肤色白皙，眉清目秀；女菩萨又是身材婀娜，长袖飘飘，露着的小腹微微凸出，腰非杨柳而丰腴。真让人仰慕不已。三星堆的面具真奇怪，有两类：一类是“有眼无珠”－－眼睛里没有瞳孔；一类又是眼长如柱－－眼球竟然是两跟大圆柱，并且望眼镜似的伸向前方！出土的参天的神树让人敬仰感叹。历史的陌生以及历史文化留下的思索突破了展馆的局限，叫人余味无穷。

然而，看出土文物的感受并非是现代人或者同代人的共识。小笛韵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嘴里嘀咕着“花100多元来这里，是这次成都之旅最不值的。”对孩子的浅显我只能摇头，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内疚，因为我也是到了成都才知道三星堆的辉煌的。遥想我在孩子那么大的年纪，许多的知识来源于父亲很随意的茶余饭后或是

边吃边谈，边走边说，那时父亲有知识可以熏陶我。我的知识令人羞愧的少，客观的文化断裂以及自己耽误的时机，使我们的无知让自己的孩子减少了知识获取的途径，我不能给予孩子更多的知识介绍，在旅游的千千万万母女中能在名胜古迹面前给孩子导游一点历史文化知识的母亲有多少？但愿孩子以后做母亲的时候，能给她的孩子边走边说，文化不要再发生断裂了。

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而且也不是节假日吗？走出主馆大厅，我们去看了古蜀乐演奏的厅堂，居然没有人等候，再走过馆厅前面约500米大道，道路两边各种出售旅游纪念品、胶卷和小吃的摊位上居然游人也寥寥无几，想起在主馆里我们也只遇见了两三起团队旅游，像我们这样自己来看展览的散客几乎没有，从成都到三星堆没有直达车，必须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到广汉，再从广汉换成中巴车途径三星堆，在这样著名的景点周围，竟然没有一个显著的汽车站！这一片冷寂的场面叫人诧异，大概凡是文化深奥的景点都只是专业研究的专利。成都距三星堆仅35公里，且博物馆还濒临西鸭子河畔，气候怡人，为何这个世界著名的景点就这样尴尬？是历史遗忘我们？还是我们要遗忘历史？我相信，即使遗忘或者不感兴趣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识和能力来认识这段辉煌的历史，知识的局限使我们观赏不出这些文物的灿烂华光，我想，国民素质的提高果然任重而道远！

（八）

2003年8月25日　晚

顺兴茶馆从三星堆回来后，小笛韵实现了她的第三个蓉城旅游愿望——吃了一顿龙抄手。孩子的旅游目的简单而可爱，对景点的好恶也是真挚而坦率。

晚上，我借花献佛，请了慢半拍、板哥夫妇，嘉木夫妇在顺兴茶馆举行个“道别宴会”，衷心感谢“川帮”对我的盛情接待。

从三星堆走进顺兴茶馆，仿佛从蛮荒的远古走近了市俗的现代，顺兴茶馆的宾客满座和三星堆的冷寂孤僻形成了强烈反差，对于旅途中的我，这样的反差恰巧成了巧合，我从自然的青城山走来，领略盘古开天地的风化，走在都江堰堤上，感叹鬼斧神工的巨人力量，在浑厚的三星堆中蜀乐中冥想历史的辉煌，再回到营营众生的乡俚民俗之中。我还是我，却经历了一次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洗礼，这一趟蓉城之旅——值！

顺兴茶馆具有浓郁的成都民俗文化，这里有成都小吃，有老式的厅房建筑，外走廊的墙上有形象逼真的浮雕，餐厅里有戏台。每晚这里都上演颇具特色的川剧、小品、皮影以及绝活变脸。有穿长衫的男人，手里摇着叮当作响的掏耳朵的一串工具穿梭在席间，请求惠顾，还有倒茶的小伙子，给他一点小费，他即刻为你抖擞精神，十分卖弄地来个“苏秦背剑”式的到水，滚烫的水顺着铜壶长长的嘴自后脖、后背流下，客人自然一片啧啧声。

我们边吃边看戏台，台上正演出一个川剧小品，一个俊俏的小媳妇在变着招数让自己似傻非傻的丈夫吹灯，那灯可是一盏油灯，只见那傻哥哥一会儿把灯顶在头上，一会儿含在嘴里，一会儿顶着灯翻身，一会儿顶着灯钻桌椅，任媳妇怎样的出其不意点亮灯或者吹灭灯，他都能反其道而行之，夫妻间的幽默、风趣、逗乐尽显其中，夫妻间的亲昵恩爱又在地道诙谐的成都方言中，似骂似嗲的表演中透彻出灵秀。那个小媳妇是成都女儿的概括，肤色白皙，相貌清丽，身材玲珑娇小，刀子嘴，豆腐心，心思灵巧，手脚麻利，看她的表演就像一幅成都女儿的速写。

我第一次看到了实地演出的皮影戏。压轴的戏是喷火和变脸，带着鼻套的大鼻子花脸一出口，夹着松香的火苗就窜出一米远，技艺惊人。担任变脸绝技表演的是两男一女，变脸就在一转头之间，既神速又怪诞，最后回到“庐山真面目“时，茶馆情绪掀到了****，台下观众报以热烈掌声，演出到此结束。

我的蓉城之行也降下了帷幕，第二天，在朋友们的送别下，我和小笛韵踏上了东去的列车，回到了昆明。

短暂的7天，这一线的旅游在我一生的旅游中也算是经典之游了。成都就像中国的一个缩影，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有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有厚重敦实的文物古迹，有以食为天的灿烂文化，有松散闲适的生活节奏，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守着富饶的地理资源，依赖平庸的思想精神，一代一代，在“知足长乐”的思想境界中繁衍生息着，历史的沿革和沧桑的变化悄悄的在人们身边溜过，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的文化却不能走出成都的山山水水，人文习俗在这里依然固若金汤。

听说四川人“麻将瘾”惊人，“冲壳子”惊人，这也是中国特色，各自为战的“长城”游戏和议论别人长短的聊天是人们不变的根种，渺小的人物和博大的山川共存，清秀的景致和嘈杂的人声形成反差。
地太广了，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有着别人没有的自然景观，同时也有多少年难以解救的贫瘠。活着的就是幸福的，幸福的就是富有的，富有就是安居乐业。

成都，真正的中国水墨画！能与雄峻的山川并列，跳出画面的只能是大佛，在一片泼墨草书的文化中，人，只是一芥末，常常不如一条渔舟显眼，也许在人们的眼里，自始至终仍在敬畏自然，什么时候人们的能力足以使山河造福人类时，李冰父子的“疏导”就显灵了，我们不再依赖，我们不再懒惰，我们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那时成都将更加美丽，中国也将更加美丽！

这是蓉城之行留下的美好祝愿！



聚会·征婚启事

老同学H请我参加酒会，说是同学，其实是在同一个地方插队的难友，她住河上游，我住河下游。在草原生活了二十二年后，我们两家同一年回的北京，她住牛街，我住宣武门。回京后，离的不远，偶尔串个门，聊聊天，相同的命运让我们互相挂念，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的交情仅此而已。

我按时赴约，以为不过是知青间的聚会。走进富丽堂皇的酒店，豪华的大包间摆了三大张桌子，老老少少穿戴整齐，喜气洋洋，H穿了一身藕荷色的丝制旗袍，一下子让她年轻了十岁，这个年纪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撑起硕长秀丽的旗袍来的。一大屋子几十口人，让我迷惑不解，莫非是她家女儿要办喜事？姑娘女婿忙来解释，他们让我看墙上挂的横幅："祝妈妈生日快乐！"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孩子们为她祝寿。

照像机不停地闪烁，摄像人员很专业地将镜头推向老寿星和每一个人。

1968年H只有十六岁，掐指算来今年59。我责怪她不事先说明，潜台词是没带生日礼物。她说约了队里的几位知青，昨天都说有事，今天来的都是些亲朋好友，大家借机会聚聚，老人讲女过59，男人才过60，所以孩子们一定要今年为她祝寿。

我一向讨厌过生日，每年到了那一天，妻子不过念叨念叨。今年孩子们也一定为我过生日，说六十是什么大寿。在一家不错的饭店，孙男弟女来了二十多人，孩子们大都开着车，知道我不喜欢喝酒，大家滴酒未沾，几个孙子辈的小儿吃了喝了唱了闹了，玩的不亦乐乎，祝寿宴上大家举着茶杯，喊了声生日快乐，仅此而已。

酒宴开始了，大大的圆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啤酒白酒葡萄酒，果汁饮料样样俱全，主持人是多才多艺的大女婿，四个姑娘四个女婿（包括一个准女婿），挨个发表热情洋溢充满了感恩的讲话，在北京谁见过这样的阵势，宾客们交头结耳议论纷纷：现在找这么个大家庭可不容易，这是人H修来的福呀。大家说着喝着唱着，宴会很快达到了高潮。

酒是飘着金箔的上等好酒，我喝了，满上，来人敬酒，一饮而尽，来者不拒。我记不清有几年没这样喝过酒，我从来都是浅尝辄止适可而止的呀！卡拉OK在北京风靡一时，可我有近十年没有唱过歌了。我醉了，心里不服，让

照顾我的小伙子找来话筒，我要发表祝酒辞。

彦吉嘎河从南往北流，在金星大队部门前拐个弯流向了芦苇荡，金星大队是全公社最穷的队，只有不足万头牲畜，大队部是两排土房，倒的倒，塌的塌，兵团和知青全走了，只有H和Y两口子住在其中一间又矮又破的土房子里。我每次骑马到公社，回来时都要路过他们家站一站，进去看一眼。H冬天穿件男式的旧棉袄，夏天穿件男人的蓝布上衣，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屋里更是破烂不堪家徒四壁。Y十有八九要热情地挽留我，多半说吃完饭再走，一块喝二两。我从没在他家吃过饭，当然更没喝过酒，一是离我们大队还有五十多里的路程，主要是看他们太穷，于心不忍。

倒是我的街坊同是北京知青的某人，有一阵子当大队通讯员，每星期到公社取报纸，回来路过他家八成要与Y喝上几杯，酒足饭饱后才肯回去。

Y豪爽大放，结交朋友特别广，除了牧民外与坝前林东人混的格外熟，有一年我去林东遇到了Y，他把我带到一位朋友家，让人家为我们炒菜烫酒好好地吃了一顿。Y给我的印象永远在做梦，在计划，在憧憬，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回北京后唯一一次与朋友冬天去西乌买卖羊下水还赔了本。不论在草原还是回了北京，都是H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着，从不说嘴，她要再说嘴，一家六口人就得喝西北风去。

祝福的话说过后，我建议干杯，把手里的白酒一饮而尽。酒壮怂人胆，我突然有要唱歌的冲动，要小伙子为我点了苏芮的《牵手》。音乐响起来了，不错的音响，我随着伴奏，看着歌词，唱了起来：“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突然，灵魂附体，天呀，他们，他们又来了……

一个瘦骨伶仃穷困潦倒年轻的男知青骑马路过金星大队，他不经意地走进那间破得不能再破的土屋……

年轻漂亮皮肤白皙的大个子姑娘H年龄最小，可她的爱情故事早在知青间传开了，H、Y，合了分，分了合，想不到有那么多知青甘愿为Y当说客，从草原劝到北京，大家不看好的一段姻缘终于成真。人言可畏，人们不客气地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等着戴绿帽子吧，一个草原版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诞生了。

在大队没有固定的工作，生了孩子生活更难，四个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1979年分到了宝日格斯台牧场，有了固定的工资，落实知青政策不过如此，依旧离不开人烟稀少的大草原。再见到H已经过了好几年，她在一个冬天，独自一人到公社卫生院，买了一些治冻伤的药，说Y的脚冻坏了。没想到Y的脚冻的那么厉害，直到春暖花开去旗医院截了坏死的脚趾。

“我的妻，对不起你，从来没让你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从来没有……”“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敢信，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不去想

该不该回头……”突然，我那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下来，哽咽着唱不下去了，好在有年轻人接着。

“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我手举麦克，泪如雨下，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实在大煞风景。

回到北京，运气依然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Y不是下岗，而是根本就没有工作，接收的单位是假接收。依然是妻子在外面奔波，干临时工，养活着丈夫和四个女儿。

“我的妻，对不起你，从来没让你住过一间宽敞的大房子……”几年后，命运似乎开始垂青这一家人，牛街拆迁，一家六口住了几年的不足五平米的小屋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分到了新的宽敞的楼房，女儿们也慢慢长大了，工作了，生活逐渐富裕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Y却突然脑出血撒手人寰。

“我的妻，对不起，从来没给你过过一次生日，你总说只要孩子们幸福健康我就知足了……”四个女儿都大了，个个如花似玉，三个女婿个个有能耐，比儿子还孝顺，最后一个没成家的女儿也将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小外孙子长的虎头虎脑活泼可爱。

“我的妻，对不起！你无怨无悔，跟着我，含辛茹苦抚养着我们四个女儿，孩子们如今长大了，你也该享享福了。我们这一生，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该上学的时候没学上；该在城市生活却在牧区呆了二十多年；回城又赶上下岗、失业；到了晚年该享福的时候，我却……”几个女婿见我失态不敢来敬酒，老大来了，他喝酒，让我吃肉，我明白，心里都明白。

“我的妻，对不起，抛下你一人，当你感到孤单寂寞，你是不是又用不停地干活来排解……”我醉了，真的醉了，大约有十年没有喝醉过。我没醉，谁说我醉了！大有“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的气概。

“来点欢快喜庆的！”有人大声说。“我学了几首红歌，刚表演完，我唱……”“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突然一曲熟悉的音乐响起来了，太熟悉了，即便多年不唱，这些歌词也能脱口而出：“北京的金山上光茫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三姑娘来了，那个爱说爱笑的姑娘，搂着妈妈，亲着妈妈，不断唱歌的姑娘，忽然坐到我身边，悄声对我说起了话。“冷叔，拜托您，如果有合适的，请您帮我妈介绍一个……”她满脸严肃，绝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的没错，母亲含辛茹苦把四个女儿养大，陆续成了家，日子过的都挺好，一大家人和睦幸福，不缺吃不缺穿，妈妈的存折上这辈子也没有过这么多的钱，女儿百依百顺，可是亲情毕竟代替不了爱情。

摄像师从头到尾很敬业地将笨重的机器移来推去，全面准确地记录了H走向知天命的这一天。

“我的妻，对不起，今生没能照顾好你，让你吃尽了人间苦，谁让我们是后娘养的……”把妈妈留在身边，让

她为自己看小孩尽享天伦之乐，不失为体面又实惠的方法；把妈妈嫁出去，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无私！懂事的姑娘再三托付我，冥冥之中好似Y也在注视着我。这是女儿的心愿，也是他的心愿。

在知青这个群体中，因为种种原因，不少知青英年早逝，鳏寡孤独者并不少见，如今生活好了，追求爱情不只是年青人的专利，亲爱的读者，如果您身边恰巧有一位单身男士，就试试他们的缘分吧！

我的电子邮箱：lm.1968.8.13@163.com

2011-06-30

冷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92



七绝 8.19知青联谊会有感

（一）

龙凤双河翡翠湾，知青相聚尽欢颜。

四十余载酸甜苦，一笑惊鸿万里天。

（二）

小城十里夏如春，翡翠湾前遇故人。

蝶恋鲜花情意切，簇拥姐妹泪湿襟。

（三）

轮回日月看星辰，各奔东西硬打拼。

四十功名尘与土，新芽老叶总归根。

（四）

回眸往事过云烟，历历朦朦现眼前。

霜打寒袭梅绽放，香飘四溢在人间。

（五）

几首小诗抒我心，知青情谊最纯真。

劝君更饮一杯酒，今夜无眠对月吟。

中条山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75



诗朗诵：

我们走过的路

——为温哥华2013年知青春节联欢会而写

（一）

一群年轮横跨60岁上下的人在这里聚集，

那就是我们，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温哥华知青。

我们，是这样一批特殊的人：

在襁褓时，我们用平稳的心跳，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和阵痛；

幼年时，我们用天真的眼睛，体验了新中国建设的喧华和成长；

童年时，我们用无暇的心灵，去感受父辈们在大跃进时的激情和疯狂；

少年时，我们用未成熟的身躯，去体验当政者人为造成的饥饿和灾荒；

青年时，哦，到了我们的青春年代，那就说来话长……

（二）

怎能忘，1966年夏天的时光，

我们正憧憬着对未来美好的理想，

却等来“炮打司令部”的一声巨响。

大批判、大串联、

绿军装、红袖章。

学校里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

到处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我们的青春变得热血沸腾，

我们的年龄更使我们慷慨激昂。

“指点江山”是当时我们的权力，

“激扬文字”是那时我们的特长。

我们淋浴着狂热的东风，

自以为必将成为共和国未来的栋梁！

（三）

一个“至高无上”的声音打破了我们的遐想，

“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

动员、报名、选择，彷徨，

南方？北方？草原？边疆？

哦，走了，走了，

情愿的，不情愿的都走了，

在锣鼓喧天、父母眼泪的交响曲中，

我们终于离开了城市，离开了家乡，

像一支支断了线的风筝，

飘到我们梦里都没有到过的地方。

（四）

我，去了东北的松花江畔，

你，到了内蒙的大漠蛮荒，

她，留在江南的偏僻小队，

谁，又漂泊到云南的傣族寨乡！

怎能忘，那过去艰难的岁月，

岁月中，我们曾经如此的痛苦和迷惘；

怎能忘，我们青春时迟到的萌动，

萌动中，我们多少次进入爱情的梦乡；

怎能忘，我们中间曾有过的不堪的堕落，

堕落中，我们几乎失去了对人生的希望；

更难忘，我们在磨难中学会了思考和忍耐，

忍耐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天边的曙光！

（五）

1976年10月的一声春雷，

使共和国的大船转动了航向。

我们被掀起的巨浪一波波席卷，抛回到了故乡。

在那里道路依旧，风景如常，

但时代和人生的轨迹从此变得不一样。

有些人，像鲲鹏展翅，拼搏中幸运地飞进学府的神圣殿堂；

有些人，如蛟龙出世，奋力着在商海的漩涡中乘风破浪；

更多的人，则随遇而安，脚踏实地在建设自己的小康；

也有人，在中年的潦倒中倒下，墓碑在黑暗中早已被人遗忘……。

（六）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聚集，

脚下的城市与故乡已相隔一片浩瀚的海洋。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忘不了，知青经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割不断，知青同一血脉的天然情谊，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给我们金色的晚年增添一份色彩和亮丽，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我们血色的青春再作一次庄严的祭奠和敬礼！

也许此时,我们彼此还不相识，

但鬓上的同一片白发，已经构成我们见面的标记；

也许此时,我们还不知道各自的人生故事，

但那饱经沧桑笑声已融化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因为欢乐的人群中有我，还有你，

今天是我们好时光，因为生活中还有同龄的知心朋友可以去信任和珍惜。

让我们用歌舞相伴，一起度过这难忘的幸福时分，

让我们用生命歌唱，继续演奏我们知青一生的传奇！

——创作于2013年1月，在温哥华2013年知青春节联欢会上朗诵

徐彬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0



友谊长存的凯歌

——记贵阳16中老三届离校暨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会

飞雪中

我们相互搀扶

走近省老干活动中心

寒风里

迎宾的同学在大门口

笑脸相迎

胸卡上

我发现了熟悉的名字

你是——翟德林

同时伸出的手

紧紧地　紧紧地

握在一起

从彼此的脸庞上

我们都找到了

当年的踪影

接待处

一声声亲切的提醒

请——签上你们的大名

接过尚有体温的笔

那浓浓的友情
顿时溢满我的心里

大厅里
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
张嗣一　　王安平

久别重逢的朋友
情不自禁地
紧紧拥抱在一起

展板前我浮想联翩
仿佛又回到那
难忘的知青岁月

多媒体画面
浓缩了那段历史
让人思绪万千

风雨中　我们共同走过
苦难不曾压垮你我
挫折中我们学会了思索

虽然历尽坎坷
但对祖国的热爱
却丝毫也没有减弱

听　乐声悠扬
看　舞姿婀娜
台下台上　笑语欢歌

这哪里像一群花甲之年的老人
我分明看见的是
当年的姑娘和小伙

白发苍苍的老师走上舞台

面对40年前的学生

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

让我们洒一杯酒

祭奠长眠在异乡的伙伴

悼念早逝的同学

让我们干一杯

为了40年的友谊

更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让我们干一杯

大家相互叮咛

珍惜生命　好好地活

让我们再干一杯

彼此相约十年以后

再次唱响友谊长存的凯歌

2009-1-5于凯里

注：今天把五年前的旧作洒出来，完全是因为几天前刚参加本校老三届上山下乡45周年纪念餐会的原因。短短5年，又有几位同学不幸离开了我们，大家唏嘘不已。再过5年，就是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了，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地聚首，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

2014-01-03

王安平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5

banjin南下拾零

第一章 跋

船骂帆懒，帆说：没有风啊……用浆吧。浆说：……（莘莘）

那俺就划拉划拉？可别嫌慢啊！

近来banjin流窜京渝一线，会友多多、感慨多多、教训多多、收获亦多多。疏桐、滴水美文连篇令俺叹为观止，可恨小路和帆，信誓旦旦要炮制巨篇以襄盛举，至今不见只字片言……

莘莘在俺讨伐帆的帖字后面跟帖：“船骂帆懒，帆说：没有风啊……用浆吧。浆说：……”俺就借来做俺“巨篇”游记的跋来此添乱，算督促路、帆二位“懒笔”！……（没准由此诞生一位划时代的大作家？也未可知）

一旦路、帆出笼，俺就“撒Y子”撤喽！呵呵！

第二章 “我是写下集的……”

一夜之间从北风萧瑟的东北来到京城，感到风都是暖的。一出站，还没等仔细品味“吹面不寒杨柳风”，就被小路“劫获”……装车完毕，趁警察叔叔尚未上班，在小路指引下违章而去。呵呵，刚想找找文人的感觉，就被小路拉下水，又作了一回匪类。

感慨一：……看来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

此次，虫二兄住粤北宾馆，为方便“骚扰”俺也凑过去住。

柜台里两位值班小姐虽然睡眼惺忪，但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俺“打折”的要求：“我们没有授权……”

俺看看小路“阿姨”——

“…………”

小路“阿姨”似乎并不心痛俺的血汗钱！不行，俺要为捍卫每一滴血奋斗到底，不惜牺牲小路“阿姨”……的面子！

“俺也是剧组的编剧……”

“编剧早就来啦，就住我们四楼！”

“他？他是写上集的，俺是写下集的……”

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小姐拿起电话，拨通了她们的“头儿”。

“……又来了位写下集的……一样优惠？好，160。”

哈哈！搞掂！办手续上楼，并为因四楼装修不能和“剧组同仁”同甘共苦，自己孤独的高居五楼而接受小姐们的道歉。

感慨二：……原来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第三章 “导演来啦……”

滴水岩下午到京，俺和小路去机场接。新机场的停车场俺不熟悉，绕了一圈才将车停妥。看看表，一分不差，正好是“滴水落地”的时间。

焦急的等待中表针在一分一秒地度步，叫人怀疑它是否停摆啦……终于，攒动的人群中出现了聪明绝顶的滴

水！欢呼！！

一路上，俺尽车夫职责，顺利来到粤北。一身布褛的滴水，（滴水——又名“大石头”）笑容可掬地站在总台前……整个一大导演的气概！

这回小姐们笑的象朵花：

“您好！”

“俺们导演来啦……”

“160！”

根本就没再请示“头儿”！

感慨一：貌似忠厚，好处多多！

滴水乘胜追击，三几句就和小姐的老板拉上了同乡，接下来就要和老板通话……大堂里洋溢着浓浓的乡情。

办着手序，有一位小姐不无遗憾地说，我今天要是把我最喜欢的书带来就好了，可以请你们签个名！　　马上另两位一起响应……

“…………”

感慨二：有空时练练签名还是很重要的……

第四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晚间，北京网友王爷摆开夜宴，请各位网友一聚“小肥羊”。正赶上俺要去友谊宾馆见一日本鬼子。只好和虫二滴水小路暂时分手，杀奔西郊……一路上俺还在百忙之中苦练“狗哈腰捡了一把屎”、“杀YOU拿啦”……

谁知道见面之后发现，那鬼子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真TMD“八嘎压路”！俺的语言天份被他浪费啦！要知

道这句话和“咪西咪西”可是俺三岁时就无师自通的。三岁啊，俺容易吗？！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子？！不整个叫俺“英雄无用武之地”吗？“八嘎”！

教训一：呆在北京的鬼子多数会说中国话，应该早向滴水学习“鸟语”，关键时刻用的上！

语言没了障碍，谈判顺利完成，那鬼子想请俺“咪西咪西”，俺心里挂着“小肥羊”，哪有那份闲心啊？就告辞出来直奔电梯。电梯关门的一刹那，见那鬼子还在鞠躬如仪，不禁想道“便宜了这小鬼子”！

出门打“的”直奔“小肥羊”……俺问司机：“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吗？”“会！”“俺起个头，预备唱！”……“叫鬼子气着啦？”“没有，俺突然想唱！”

教训二：当初真应该好好学外语，不能满足三岁的水平。

第五章 小鬼擦车

在王爷电话指引下，俺顺利在“小肥羊”下车，远远就见王爷从里面接出来，热烈握手，相拥进入餐厅。喝！高朋满座……围桌而坐的有：王爷、江湖、老虎、知天命、知秋、梅影几位“秋日”网友；还有滴水、小路、虫二……要命！还有俺的“债主子”素面！

话说这素面，本是华知和秋日的“两栖网友”，俺糊里糊涂不知咋的就欠了她一次擦车！前几天过三八，俺好心送礼，又被她强行“讹”上了“一顿暴撮”！！偏偏今天就叫俺碰上了她！大刀应该向哪里砍去俺还真有点含糊了……

教训一：进入只有一个门的饭店包间前绝对要搞清楚里面都有谁！

今天的聚会还真热闹，天南地北一通神侃……滴水的美文已有介绍，俺不赘述！这素面一边忙着嘴里，一边忙着手里（小路说：素面最爱有二，其一是席间照顾大家；其二是飞车），百忙之中还不忘了不断地招呼俺：“擦

车！擦车！！”着实叫俺感动又不敢动……

由于俺的到来，“人齐啦！”……宴会气氛达到高潮……一时间，“网事与美酒共酌，友谊和杯盏齐舞……”（偷自滴水美文《华知秋日齐相聚，网上网下皆神侃……石头北行记》第一章，第N行）

约10点，宴会散席。嘉宾们步出宴会厅，素面穷追不舍地与俺讨论有关擦车的问题……俺正顾左右而言它，准备伺机逃窜……突然转机出现啦！俺看见素面的车在灯影里，两只雨刷高高立起……哈哈！

“你的车被人擦啦！”俺不无幸灾乐祸地叫起来！

“不可能！”

“你看！”

“？！”

原来一只有一米多高的小鬼，正用一块脏西西的破布在狠狠地“蹭”素面的捷达！转眼的工夫素面就不见啦……车那边传来素面绝望的呼声：

“别擦啦~~~”

俺赶快钻进小路的车……不过发现，她的车也被擦啦，好在还用了一点点水……

教训二：啥事不能老念叨，老话不有“心想事成”这一说吗？

哦！可怜的素面！可怜的车！

第六章“俺要读书！”

逃回粤北，虫二兄送来笔记本，就在滴水房里架起来。滴水是南王爷，巡视了他的领地之后，咱哥仨开侃！

虫二不疾不徐地侃侃而谈，滴水不温不火地“潺潺不绝”（哪是滴水？简直就是个“泉眼”，取之不尽，“流”之不绝！）

“从文革初起到当今世事，从人种的发展到民族的形成，从中国失去的历史机遇到究竟是大一统好还是分化为

几个小国好……都不知道谈了多少话题……虫二学富五车，时时旁证博引，我和板筋听的入神……”（偷自滴水《华知秋日齐相聚，网上网下皆神侃……石头北行记》第一章第M节）。其中只有“我和板筋听的入神”一句不确，看官听了：是虫二和滴水你来我往。板筋一人入神！

感慨一：书到用时方恨少，确是真理！

尤其是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许多事件人物，俺晕若木鸡！看看人家脑袋里都装的啥？！俺看看聪明绝顶的滴水，又看看聪明不绝顶的虫二……

“俺要读书！”　　总算说出了一句跟本次“学术讨论会”刮点边的话！

奇怪的是：看起来他二人平时都较忙，哪来时间读那么多书，想那么多事？

聊天室那边友人在追问：你们聊啥？滴水答：女孩！追问更甚……呵呵！

感慨二：回去俺也要买本书来读读……

想着明天还要见到同样学富五车的王老五、疏桐、呼仑河和缺月……这一晚，俺在梦里逛书店来着！

第七章 航天桥集合

逛了半宿书店还真看好了几本书，不过交了钱拿到手一看咋都是“小人书”啊！太小看人啦！一急就醒啦，咳，看“小人书”出身，也怨不得梦中的营业员……

爬起来，给2C的网友打一电话，找刘鹏修小路的车。在三点才上床的网友指引下，俺驱车直达修理厂。小伙计三下五除二，麻利的将车修好，还不收俺的钱！得意而返，到了航天桥才想起忘了道谢！嗨！都是晚上逛书店白天不精神惹的祸！悔得什么似的……

感慨一：网络时代“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网友！”

招呼了滴水拉上小路，俺们直奔航天桥。别说，俺们还真是先头部队……片刻一车静悄悄地停在车后，南北王爷会师，江湖小路握手……电话联系，五哥分队正在接近集合地点，知天命、老虎挟素面已进驻301医院……

片刻缺月操舵，五哥导航，一辆“时代超人”滑行而至。车门开处下来一位先生三位丽人。在小路介绍下，大家握手言欢。来的是：王老五、疏桐、呼伦河和缺月。一行三车到301汇合了知、老、素三位，换乘了知天命开来的奥迪，补充了小路买来的“肯特鸡”。收获最大的是素面，缴了俺的车钥匙！谁叫俺又遇上了素面？

感慨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不过，不用擦车反坐车，还谈不上是祸！

第八章 素面？卤（鲁）面！

这素面一上了车，全无淑女遗风，我们的车“窜”出辅路上了快车道……知天命车好，车技好，头车的位置也好，一溜烟就找不见了。只见素面变卤（鲁）面，脚下加油，口中念念有词，我们耳边生风如同坐上了阿拉伯魔毯……前面一个红灯，“卤”面咬住了知天命的车……此时小路才缓过一口气，给滴水和俺分发“肯特鸡”。俺有些渴（许是紧张之故？听人说紧张了会口渴），就先要了一杯咖啡，还没等俺将吸管插入杯盖的开口中，灯变了，车动了，俺的努力白费啦！直到下一个红灯停车，俺才成功地完成插入吸管的不懈努力。下面的道路由于修四环，坑凹不平，俺使尽混身解数也没喝成咖啡----楞没找着嘴！

教训一：想喝咖啡要先找到嘴！

进入山区，路徊峰转，车在“卤”面手中灵活地弯来转去，充满了阳刚之气，毫无脂粉之色。不知其他两位如何，俺是死死盯住路面，不敢有半点疏忽……早春的京郊也的确没啥景色可以欣赏，枯黄的山，多弯的路……这山路咋这么多弯啊！……呵呵，看来俺是吓着啦！咋就记住了那么多弯……你看人家呼伦河的游记：“车右边高高的

天幕上就出现一带蓝灰色剪影，那是山。在这种状态下的山，总给人一种巍峨的神秘感。”（偷自呼伦河的游记：《初逢北京城相聚妙峰山(二)——第N行》多美啊！

小路不愧是“政委”，在自己紧张之余仍不忘作“政治思想工作”：

“咱们不追他，让他们跑……”！

“叫他们在前面等咱们……这是对他们的惩罚！”

阿Q！谁信啊！到郊外还是要疯一下……不过

教训二：方向盘最好是在自己手里……

妙峰山终于到啦，有惊无险，感谢素面，俺也喝到咖啡啦！（奇怪，车一停，又是一个斯文的素面走下车来……）

第九章 “一片青草地……”

去妙峰山的路上，素面驾车跑到得意处提议和滴水猜谜……滴水不知厉害，居然欣然应战。（俺看他要倒霉！）

“一片青草地，打一种花。”

“…………”

“能不能猜啊！~~~”素面得意的催促。

“……提示一下”

“没（梅）花啊！”

“哈哈哈……哈！”

“再猜一个？”

“是脑筋急转弯的谜啊，好啊，再来一个！”滴水似乎有了把握。

“不能白猜，赌点啥？”

“好啊！”

“赌张机票？”

“好！”

“又一片青草地，还打一种花！”素面声音里透着兴奋……

“…………”半天没有答案，飞机票在向素面招手微笑啦。

“给谜底吧，我认输……”滴水风度可佳地“尖头漫”了一回。

“哈哈……欠我一张机票！”（答案暂不公布，不怕输机票的DX上！）

教训一：罗马就是这样输掉的。

“接着来！”滴水不甘心。

“来了一群羊……打一种水果。”

“…………”

“草没（莓）！又一张机票！”在机票的刺激下，素面几乎没给滴水思考的时间就公布了谜底。接着下一条又清脆地跳出来……素面今天想改卖机票的啦？

“又来了一只狼！还是水果。”

“羊逃（洋桃）”话音未落，滴水应声而答！

“…………”该素面“长考”了……“标准答案是……羊没（杨莓）。”

“算你对了吧……”

“赢回一张机票吧……”

“不算，这回没讲赌机票！”

滴水是“尖头漫”到底了：“呵呵……”

“哈哈哈！”

其实，机票听起来是挺贵的东西，但它毕竟和航程有关……俺知道赌的机票没定从哪起飞，也没定到哪落地！呵呵……

教训二：无论是买还是赢机票，一定要选定起点和终点！

第十章 娘娘庙前的赔本买卖

一回俺去滇池西山，自龙门而下，见前面一群人围着一块突出于岩头的石头在顶礼膜拜，并在拜后伸手摸摸那块石头。俺也随队鱼惯而进，依样画葫芦了一回。当俺“礼毕”，陪俺来的昆钢“地陪”哈哈大笑：“你干吗去摸？”“？！俺‘跟广大群众在一起’啊……”“你看都是什么人摸？”“……咋全是女的？”“那是生了孩子在求奶！”“哈哈哈！”

教训一：跟广大群众在一起不一定对！

这回随“路办”上妙峰山前，2C的DX就问俺：那是娘娘庙，你去烧什么香？！

管它呢，到什么庙烧什么香吧！

庙门前很多卖香火的，俺选了一对看起来挺老实的老夫妇，他们不太招揽，俺就照顾老实人啦！（虽然还没搞清妙峰山是啥道场，但怜老惜贫似乎挺符合古今中外各种宗教的教义的……）他们推荐给俺的都是些又细又小的

香，不象别的摊儿拼命在喊：“烧高香，走红运！”卖力地推荐那那种一米来长的“高香”……

“给俺一把大的。”俺拿起一捆单支就有筷子粗的香。

“那个太贵，这儿有便宜的……”

“多少钱？”俺想：真是老实人……

“30。”

“来一把。”

“送你一把小的吧。”

“不用啦！”

扛着俺“请”来的香，继续爬山。

“多少钱买的？”江湖问俺。

“30。”

“呵呵，我的13，老虎的15……”

俺一比，完全一样。连“品牌”都一样！

“？！神佛脚下的诈骗犯！”

教训二：不和广大群众在一起也不一定对！

俺明白啦，所谓“童叟无欺”真正的本意是：不欺骗老头和小孩，没说不欺骗你们这些青壮年人啊！

“双倍的奉献有双倍的回报！”“路办”及时做了俺的政治思想工作……真是好“政委”！

第十一章　犬不吠正

对于狗，俺好食其肉，一直被小路等“动物爱好者”嗤之以鼻；不喜闻其吠，好象关于犬吠的成语有“蜀犬吠日”，还有那谁、谁、谁的狗咬哪位圣人之说……

俺虽非圣人，可也有权利喜欢狗肉煲，不喜欢叫狗对着俺咬啊！

此次妙峰山烧香过后，众DX分头踱下山来，俺和老虎同行，见一饭店，其后院隐藏在公路边的护坡下，有3、4米深的院内栓着一条大黄狗，正眼开眼闭地在晒太阳。（不知是否昨夜因为在聊天室熬夜，所以大白天睡觉？）

“这狗挺肥……”俺靠在公路护栏边，欣赏着它。

不想那狗突然爬起来，低声哼着小调，冲俺走过来……

“呜……汪！”开唱！“汪，汪，汪！”连成一片，边叫边扑，挣的那条铁链哗啦啦响。远远的听着，知道的，是这狗欺生，不知道的还以为鬼子进庄了！可恶！听见狗叫，老虎也踱过来与俺并肩而立。那“狗东西”看看“山大王”，又转过它那狗头继续冲俺狂吠……

“它咋不咬你？”俺问老虎。

“咬我？吃了它！”老虎作“恶虎扑食”状。

感慨一：软的欺硬的怕，不算好犬！

听到狗吠声，缺月和疏桐（或者是呼伦河？对不起，俺没记清，叫那狗气的……）款款走来。

“别叫，听话……”声音不大，语气安详甜美，态度自信坚定。

奇迹发生了，那“狗东西”居然转过脸去，停止了吠咬，静静地看着两位……旋即又转过头来盯着俺狂吠！TMD！真真狗东西一个！

和俺相隔数米的缺月她们又说话了：“别叫啦，听话！”　　还是那么轻轻的一句，那狗又停住了，并向她们行注目礼！喝！真是怪啦！这娘娘庙前的狗，难道……不对啊，老虎也是条汉子啊！

感慨二：看来狗也通人气，谁叫你看着它那眼神就象见了一锅狗肉煲？！

第十二章　五哥请客

这题目一出，俺就觉着咋那么熟呢？好象“旧邻居家的女孩儿”，又好象是那“同桌的你”……多年不见了，街头偶遇，一时还真叫不出名来！

管它呢，先说五哥！早早小路就警告俺：五哥可是真正的哥！“老高中的，你不兴没大没小！”妙峰山归来，五哥要请我们的客，并说早在网上就定过了。俺按关东的规矩“大哥优先”，跟着五哥的车进了航天桥边的XX大酒店。进得大堂，凭经验俺觉着，这里宰起来可不会轻啊！

五哥、呼伦河、疏桐、缺月、滴水、小路、素面，后赶来的江湖、老虎和素面的公子加俺，团团围坐，相互介绍了工作单位，交换了名片，话题就如同泉涌般展开了……五哥、呼伦河、疏桐、缺月几位满腹经纶，滴水、小路、素面妙语生花。大家一会儿捉对儿撕杀，一会儿混战一处……热烈、热闹、热情、热……真热！

感慨一：FB万种，真情最重！

席间话题聊到上网族的百态，大家一致推举小路是“网痴”。俺联想到广播中将疯狂上网和吸毒并列而谈，突发奇想：开家“强制戒网所”！好主意呀！大家不断完善之，最后创意方案是：

1．前门，开强制戒网所；收费帮助各类网字头的：呆、傻、痴、孽、狂、疯、瘾戒网。

2．采用“江湖郎中”推出的“厌恶疗法”，非药物解除网瘾。一个疗程恢复，两个疗程断根。

3．后门，开“上网培训班”，采取“本期学不会，下期免费学”的教学大纲，包交上网！为强制戒网所培养源源不断的病员！

商机无限啊！广大知青战友们！这是符合中央号召的“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新生事业！

感慨二：久病成良医啊！

哦！写到这儿，俺终于想起来了，好象有首歌叫《五哥放羊》！呵呵，不管咋地，今天俺五哥是请客，不是放羊！

但愿五哥给个机会，让板弟也请你们一回。

第十三章 序

在莘莘的帖子启发下，《banjin南下拾零》出笼已经一周有余，虽然只写了在北京的48小时，可累的俺够呛！想收收不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俺找不到结尾的方式！

俺记得小时候看大部头书的时候，人家在结尾时总要说点啥……可题目叫啥呢？“跋”叫俺用在头里啦，这一个字的“尾”咋办呢？请教的结果，有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山人”告诉俺：那“跋”就是用来结尾的，你还找啥？……哈！一字师啊！

感慨一：怪不得俺找不见尾，原来它在“头儿”上呢！

谢谢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人”！也谢谢“华知论坛”、“如歌的行板”、“温馨酒巴”……谢谢大家为了不叫俺难堪，忍住笑，由俺胡闹！

假如你闯入了逆行道，别人会咋样呢？一边骂你，一边给你让道！直到你被警察抓到！“两分，50元”，看样子是躲不掉！呵呵，别说，俺这次还真是叫“警察”抓住的……

查了俺闺女的签有“胜利小学三年三班”字样的字典，在第8页有：[跋]“……2，写在文章、书籍等后面的短文，多是评价内容的。”哈哈，俺又放心啦！俺那东东算啥文章、书籍？既然“跋”已经用过了，俺就用“序”来结尾吧……

让这个“序”做为俺banjin向各位DX虚心学习的开始吧！

感慨二：让爱你的人批评或指出你的错误原来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2001年3月

沈阳会见大石头

大石头（又名“滴水”）来沈阳了，给我一通电话说近两日可能有空可以一晤。后又接短信，住在沈阳的塔湾街77号，毗邻警官大学和沈阳军区的某个干休所。地址虽不清晰但是想必是个“大院”，应该是好找的。本来那天应该去承德的，只好推掉，迎接大石头了。

这个塔湾，板四爷还是有些印象的，想当年在沈阳冶炼厂实习，就住在距塔湾肉联厂一站地的冶炼厂宿舍内。当时一共十人都是秃小子，每月开了饷就乘5路车进城到太原街一带暴搓一顿。一回，吃的是馅饼，回来的路上由周同学负责买票，其余的不胜酒力，大多伏在前座靠背上打鼾。塔湾肉联厂是终点，我们要下的那一站就开始验票：“票！”“后面”“票！”“后面”。。。前面的哥们被叫醒了都向后一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那卖票的姐姐已经面露温怒，到了周同学，他一言不发递上一沓子被他那吃过馅饼的油手捏了一路的车票。。。“臭流氓！十个人坐车一张票？！”卖票姐姐的尖詈悍骂在夜半末车空荡荡的车厢里格外刺耳。

“那。。。那什么，你好。。。好。。看看”周同学，有些口吃。卖票姐姐一捻，被油浸透了粘在一起变得透明了的几张车票好不容易分开来两张。“那也不够！”“那。。。那什么。。。你再看。。啊。。看看？”又一捻，又出来几张，“不够！！”姐姐的声音已近似某种野兽的嘶叫，看来，她是被周同学的结巴激怒了，以为他是在戏耍她。天地良心，我们周同学千灵百怪，若不是因为口吃的拖累不能上台讲话，早就有可能提干了！“呃。。呃。。那。。什么。。。你。。。就不会。。。那。。那。。什么。。好好数数？”可怜的周同学涨红了脸结巴的更厉害了。这时候睡觉的全部被吵醒了，车厢里爆发出哄堂大笑。。。“你。。。那什么。。。你不识数？”此起彼伏的学着周同学的辩解！“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周同学涨红的脸上，随后一连串的国骂从那卖票姐姐的樱桃小口中喷出！那开车的司机关上车门就要开车，想把我们这一群拉到终点站交给“工人民兵”去“木头炖肉”。那哪成？几个人奔过去把他从驾座上抻出来，打开了车门。

那司机，拳打脚踢很不服帖，这下可点燃了火药桶，十个人齐上，七手八脚一顿下子，那司机已经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要说那卖票姐姐真是骁勇，摘下装废票的白铁桶，甩起来就在哥几个的头上猛抡。那铁桶是个半圆柱体，两头各有一个耳朵是挂在车帮子上的，有些锋利哦，片刻，已经有人出血了。不知道是谁，当胸一脚，就把那卖票姐姐从敞开的车门踢下了车。她坐在地上拼命的喊救命，于是有人拾起那个铁桶下去，几下子就叫她住嘴了。把那

个司机拖下车，还有人余怒未消，就用那个铁桶子围着这辆长龙5路车遍砸了一遍车窗。

第二天，冶炼厂的苏大肚子来了，草草地问了一下“你们昨天坐五路车了么？”就说：“这两天，走道上班吧，五路车停了，人家要抓到凶手才肯开车！”于是乎，我们大概有半个月是走路上班的。想那苏大肚子也不全是为了保护我们，一旦出了事，他也不好交代，所以干脆不认账是最聪明的。

言归正传，板四爷40分钟从鞍山驱车到了沈阳，在塔湾街头上那个家乐福前面堵车近40分钟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大石头。他说还找了清平和红嫂，又等了一会，终于在家乐福接了她们，还有清平的妹妹浪花，一起到大石头住处门外的“老知青“饭馆，吃了一顿。红嫂就是红河谷的遗孀，板四爷问了一下，红河谷的儿子目前公司还很顺利，效益也不赖，红嫂说：红河谷没福气啊，要是活到今天该多好。

因为还要驾车不敢喝酒，板四爷的情绪一直没能很好的调动，大石头也不向早年那么能言，清平倒是很兴奋，席间言谈甚欢。饭后有合影，不过在大石头机器里，等着他发吧。2010，掐指一算距千禧年已经十年过去，很多当年的活跃分子又隐入江湖，重归平静，像大石头这样到了一地还能想着呼朋唤友的也不多了啊。

邀约大石头有机会再来辽宁一定到鞍山，去千山故地重游一番。返程又是修路，乱七八糟，好像还闯了个红灯也未可知。

2010-07-18

图文版请移步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4815d01001lo2.html

banjin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

芬芳的黑土地

十五日晚乘机到了沈阳，十六日和用户准备试验方案，忙了一天后，看到晚上有点点空闲，就打电话给各位朋友，约大家见个面。

夏天是东北最惬意的时候，花草繁茂，几场阵雨过后，气温降到22度，气候干燥宜人。

比天气更好的是东北的朋友们。因为我住的地方相当偏远，为了来看我，板筋从鞍山过来，花了二个多小时，在路上堵车就近一小时；清平、红嫂、浪花她们汽车就坐了四十多站，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什么叫朋友，就是大家虽然分开了很久，但是一见面却象从来没有分开过，谈话之间，还是那么亲切，没有什么客套，感觉就是接着上次的话题继续在聊。因为路远，见面二小时后板筋他们要走了，我实在是依依不舍。想起和板爷在广州、北京、东北的聚会，共游千山，极为快乐的那些时光；想起和当年和红河谷的会面，网上也有真情，但愿红嫂生活得更好些；想到和清平网上网下的相遇和她处处以姐姐自居；还有浪花特地的造访，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实在是一刻千金。

朋友们走后，我继续做准备工作，核对地图，确定试验地的座标，安排工作步骤。

第三天一早离开沈阳开往试验地点。在出发前检查各种设备。

清晨，我们一直向城外进发，路边还睡着赶马车的农民。

在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试验地。这里是一大块庄稼地，碧绿的玉米惹人欢喜，今年应该是丰收了。

黑黝黝的土地显示着主人的勤劳。

几朵野花，很有生命力，还有蜜蜂来采花粉。

设备调试工作紧张进行。

在旁边，有个老农看着我们，一问才知道他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忙说打搅了打搅了！

那老农笑呵呵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感谢党的政策好，感谢邓小平，我七十岁了，能看到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是我的福气啊。"

我敷衍地跟他打着哈哈，继续低头干活，可他后来的话叫我一下子噎住了，他说，"如果是在过去，我要是来看上一眼，那就得叫人给打趴下。"我奇怪的问，这是为什么？他说，他是个富农子弟，土改时家里定了富农，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受人欺负，村里最脏最累的活都是他干，工分还只拿一半，62年他实在吃不住了，怀揣15斤省粮票，10块钱，在东北各地到处流浪。打到四人帮后他才回到家里。承包土地后，因为他在外多年，各种农活都干过，所以庄稼收成很好，收入也不错，也成家立业了。我说，希望以后日子更好吧！

连续二天的野外工作，第一期设备调试大纲完成。用户也提出了一些意见，需要我们继续完善。

黑土地就暂时告别，我要再来的。

2010-07-19

大石头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8

我们还有几个八年

网海浮沉，网事悠悠。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网名，携带着它背后那个鲜活个体的若干信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网际风格。一些人如流星般闪亮，亦如流星般迅忽，绝尘而去，匿迹销声。一些人曾经非常活跃，而后潜入深海，难得出来冒一小泡。一些人沿着蜿蜒的小路始终时紧时慢地向前走着，尽管居无定所，总能开创出一块可耕的田园或营造出一间温馨的小窝，硬是把现实中的天涯维持成虚拟中的咫尺。种种聚散分合，暗淡了桃源的梦幻，彰显出文字之外的真性情。当灿烂的烟花散尽，存留心底的是若干个义气的男女哥们儿，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

7月16日下午5点，红嫂、浪花、清平与大石头、板筋在沈阳塔湾附近的一个老知青饭馆聚会。我与红嫂虽然同居一城，但我们常常是借外地网友的光才有机会见面。

大石头找的这家小饭馆十分简陋，但通风极好，免去了本老土忍受高档饭店缺氧的痛苦，暗自庆幸。从敞开的窗子望出去，有一些自种的蔬菜，倍觉亲切。板筋屋前屋后去找老知青，没找到。服务员很年轻，大厨也没多大年纪，老知青躲在幕后，难得一见。

在饭桌上大石头问我，到广州想吃什么？

我说，荔枝。

大石头说，早几年就好了。板筋去过我的荔枝园。当时养了20多只狗，还有藏獒。

板筋说，我们哥几个说要吃狗肉，把大石头吓得赶快跑了出去，搬一大半肉回来。

大石头说，你最好把狼狼吃了。

板筋说，我如果把狼狼吃了，它妈就能把我吃了。

席间，说起红河谷。大石头说，红兄是个好人啊。听此话，一股悲凉袭上心头，我没敢接话。大家沉默数秒，聊起另外的话头。

两位大侠故事多多，聊也聊不完。

大石头说，去北京的机会最多，小路每年只给我一个指标。

我说，每年一次可以了，我们八年才见你一回。

算起来，上一次见到大石头和板筋都是零二年的事了。

八年的岁月痕迹在相见的瞬间稍纵即逝，一切仍如八年前一样。大石头还是瞪着两只明亮的小眼儿，一脸的顽皮和无辜。板筋仍似一棵桉树，多数时候装深沉，偶尔露出笑面虎的模样。

八年聚一次，来去匆匆。

余生，我们还有几个八年？

2010-07-18